

变形的陶醉

作者：斯·茨威格 译者：赵蓉恒

主人公是奥地利某小镇上的一个邮政局的女职员，名叫克莉斯蒂娜。小镇上的生活单调沉闷，邮局里的工作枯燥乏味，菲薄的薪金，寒碜的环境，缺乏生活情趣，毫无生活享受，注定了在贫困中苦熬岁月，瞻望前途，黯然神伤，突然间飞来意想不到的佳音：她的阔气的姨妈和姨夫将从美国前来。克莉斯蒂娜的生活于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丑小鸭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公主，不仅地位发生变化，吃穿用度也随之改变，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用品，高级衣衫，豪华饭店，乘车兜风，全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克莉斯蒂娜的生活。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顿时大变，这样令人惊愕出人意料的变化怎能不使她心醉神迷，恍若置身梦中。

序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0节 第11节 第12节
第13节 第14节 第15节 第16节
第17节 第18节 第19节 第20节

序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茨威格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便已经享誉全球。法西斯上台后，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的著作被禁被焚，可是在五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作家的著作及各种文字译本的销售量时，名列前茅却是这位当时在德语国家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斯·茨威格。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为了纪念斯·茨威格百岁诞辰，联邦德国S·费歇尔出版社重新出版斯·茨威格的著作之后，在德语国家掀起了一股新的斯·茨威格热。在中国，斯·茨威格的翻译介绍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同步。从二十年前《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四篇优秀小说的译文面世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对斯·茨威格的热情便经久不衰。到九十年代，读者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更多地了解斯·茨威格，希望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创作道路，感情生活，心路历程，他多方面的成就和他悲剧结局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邀请德语界的前辈翻译家和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秀，在三年之内，译出斯·茨威格的诗集、剧本、传记、论文、日记、书信，向读者全面介绍这位心地善良、纯朴谦逊、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优秀作家。他憎恶强权，同情弱小，鞭挞兽性的残暴，赞美人性的美奂。他和我一起经历了本世纪的浩劫。他已匆匆离去，却给迎来旭日东升的人们和沐浴明媚阳光的一代留下一笔极为可观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呈献给诸位的《斯·茨威格集》中的各卷。

斯·茨威格一向谦虚谨慎，总说自己才力不济，只能写作中短篇小说，无法驾驭长篇小说，直到一九三八年才正式发表他生前完成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爱与同情》（原名：《心灵的焦灼》）了新的经济和历史体系，对前人的批判只是为了论证这一体，可是实际上，他在七年前便已经开始写作长篇。

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斯·茨威格写信给他的妻子弗里德里克，他正在写一篇小说。写作起先很顺利，后来突然搁置起来，这便是我们现在收集在本卷中的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

使他未能完成这部小说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事件：一九三一年夏天之间的不一致性。通过对哲学和伦理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和清，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埃尔文·里格尔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在断头台上丧命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多纳德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信件，激起了斯·茨威格浓厚的兴趣，使他产生撰写玛丽·安多纳德传的计划。大量的研究工作就此开始。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斯·茨威格的作品被禁，他的寓所遭到搜查，斯·茨威格立即决定离家去国，流亡英国。接着一个流亡英国的犹太少女闯入他的生活，充当他的秘书，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便发生婚变，这时斯·茨威格创作了他的第一本正式发表的长篇小说《爱与同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一九四〇年夏天斯·茨威格才和作家贝尔托特·费尔特尔一起，把《变形的陶醉》改编成一部电影手稿，一九五〇年作家瓦尔特·封·荷兰德尔和导演维尔弗里特·弗朗茨根据以上电影手稿改写成电影脚本，由弗朗茨把它搬上银幕，片名为《偷去的岁月》。斯·茨威格的小说原作直到一九八二年才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来予以发表。

小说的主人公是奥地利某小镇上的一个邮政局的女职员，名叫克莉斯蒂娜。小镇上的生活单调沉闷，邮局里的工作枯燥乏味，菲薄的薪金，寒碜的环境利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应当，缺乏生活情趣，毫无生活享受，注定了在贫困中苦熬岁月，瞻望前途，黯然神伤，突然间飞来意想不到的佳音：她的阔气的姨妈和姨夫将从美国前来。克莉斯蒂娜的生活于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丑小鸭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公主，不仅地位发生变化，吃穿用度也随之改变，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用品，高级衣衫，豪华饭店，乘车兜风，全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克莉斯蒂娜的生活。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顿时大变，这样令人惊愕出人意料的变化怎能不使她心醉神迷，恍若置身梦中。斯·茨威格这位善于描写心理的大师抓住这外界的变化，刻划主人公内心的骚动，写得层次分明，真实可信，足见作者认人之深。

在斯·茨威格辞世之后四十年，人们从他的遗稿中找到的这部《变形的陶醉》。这是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他为世界文学宝藏创造的一块珍奇瑰宝。

张玉书

1999. 11. 11

畅春园

01

这部长篇小说是斯·茨威格的遗稿，于一九八二年由法兰克福S·费歇尔出版社首次出版，本译本曾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书名译为《富贵梦》。

奥地利的每个乡村邮电所都差不多：知其一而尽知其他。它们都是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①仰仗同一笔经费、用同样寥寥可数的陈设装点起来或不如说划一起来的，处处显示出官府财政衙门那种不耐烦的神气，就是走到极为偏僻的、嗅得到冰川气息的蒂罗尔②山村，也处处清一色地散发着一闻便知的奥地利旧衙门气味：冷冰冰的烟草味和积满尘土的文牍霉味。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布局：一道中间装着玻璃板的木板墙把房间按严格规定的比例分成两半：一边谁都可以进来，另一边则是公务重地。国家不怎么欢迎它的公民在人人可以进入的那一侧滞留较长时间，这一点从那里既无落座处也不提供任何别的方便上看，就一目了然了。在公众区域内，惟一的家具多半只是一张颤巍巍的、瑟瑟缩缩倚墙而立的斜面写字台，铺在那块破旧不堪的油布，被不可胜数的斑斑墨迹染成了乌黑色——虽然谁也记不起那嵌进桌面的墨水瓶中除了积满灰尘、干得无法蘸写的一团浓浆之外还见过什么别的东西。如果这张桌上的笔槽里偶尔放着一杆钢笔，那也肯定是断了笔尖的，根本无法书写。对于美观，节俭的国库也像对陈设一样毫不关心：自打共和国③从墙上取下了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以来，现在顶多可以把贴在肮脏的石灰墙上那些刺眼的广告画说成是屋内的艺术装饰品了。这些大红大绿的招贴，还在那里为早已过时的展览会招待观众，或者为彩票招揽生意；在某些边远局所，甚至还有宣传购买战时公债券的④。这些廉价壁饰，充其量再加上一张无人理睬的“禁止吸烟”的张贴，便是国家在公众室内表现出的全部慷慨了。

①弗兰茨·约瑟夫时代，指奥地利皇帝（1848-1916）、匈牙利国王（1867-1916）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统治时期。

②蒂罗尔，奥地利西南州名，地势高，阿尔卑斯山横贯命境，一九一八年南部划归意大利。

③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奥地利成立共和国。

④此时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八年。

界栅另一侧的景象，倒颇有几分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里，国家在一块小小的地盘上十分密集地、象征性地、清清楚楚地展示着它的权力和幅员。屋子一角放着一只铁钱柜，从窗户加了铁栅可以推测，那柜里的确经常收藏着可观的财富。一架有活动底座、擦得锃亮的黄铜莫尔斯电报机，是室内的豪华奢侈品。相形之下，旁边那台放在黑色镍制托架上的电话就逊色多了，仅仅这两件为屋子增添着某种喜气和敬畏感的物品就占据了较大的空间，因为是它们接上铜丝以后把这个偏僻的小镇同全国广大地区联结在一起。不过这样一来，其他邮政用品和器具就只得委屈一下了。称邮包的磅秤、信袋、书籍、文件夹、账簿和登记册，还有哗啦作响的存放邮资的圆筒、天平、砝码、黑的蓝的红的和淡紫色的铅笔、回形针、夹子、绳子、印油、海绵、吸墨器、胶水、小刀、剪子和裁纸刀——这些邮政业务所需的五花八门的用具，乱糟糟地堆在写字台上两尺见方的小块地盘上。在那许多抽屉、柜子里放着多如牛毛的、不断更新的大叠大叠纸张和表格。然而这种表面的铺张和阔气，实际上只是眼睛的错觉罢了。原来，国家对于它这些不值钱的用品，每一件都是暗中记录在案，毫不含糊的，从用剩的铅笔头到撕破的邮票，从残破的吸水纸到铁皮洗手池中水漂走的肥皂片，从公务室照明的灯泡到锁门的钥匙，无论是在使用着的还是已经报废的，国库都要求它的雇员——登记造册，不得有半点马虎。铁炉子旁边挂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印的详尽的物品清单，上面加盖了公章，再加上一个字迹潦草得无法辨认的署名，这就使它具有了权威的力量，它用铁面无私的数字，将邮务所内哪怕最小、最不值钱的公务用品全部开列出来。凡是清单上没有的物品，一律不得放在公务室内。反之，清单上开列的任何物件，则必须放在室内，随时可以拿到手。这是公务、规章和法度的要求。

严格说来，这张打印的物品清单还应该包括一个人。这个人每天早晨八点钟推开窗口玻璃板，使那些原本没有生命的用具活动起来。他打开邮袋、加盖邮戳、支付汇款、开收据、称邮包，他用蓝红黑各色铅笔在纸上书写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他拿起电话听筒、摇动莫尔斯电报机手柄。但也许是出于某种照顾吧，这位多半被公众称为邮政助理或邮务官的某君并未列入这张硬纸清单。他的大名记录在另一张公文纸上，放在邮政管理局另一个科室的另一个抽屉里，然而同样是经过严格审查、核实，有案可查的。

这间笼罩在雄鹰纹章的神圣气氛中的邮政办公室，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自然界永恒的生灭法则，碰到国库的围墙也会撞个粉碎；屋外四周树木从开花到秃枝，小孩长大成人，老人离开人世，旧房衰败坍塌，新楼拔地而起，可是公务所却以它永世不变的气派，昭示着它那超乎自然的神奇力量。你看，在这块领地上的每样东西，不论是用旧了的或丢失的，还是磨损变形而报废的，经过向上司呈报之后又补发同样的一件，从而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作出榜样，显示出国家的优越性。内容更换了，外形却依旧，墙上挂着一份日历，每天撕掉一张，一周七张，一月三十张，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变成一张薄纸，用完，就报领一本新的，同样纸型，同样大小，同样规格：这就是说，新的一年来到了，可日历还是原样，桌子摆着一本分栏结算账册。左边一页数字写满了，就在右边一页接着写上累计数字，这样一页页写下去。到最末一页写满，账册用完，便开始一本新的：同样类型，同样大小，同前一本毫无区别。今天消失的，明天又出现，千篇一律，就像每天上班那样，所以，那同一张木板桌面上总是摆着那些东西，毫无变化，老是那些一色一样的纸张、铅笔、直尺、表格，无休止地在更换，但始终是同样的东西。在国库属下的这间屋子里，既无所失亦无所得，主宰这里的是没有花开花落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或者不如说是一成不变的、持续不断的死亡更为确切。在这批形形色色的物品中，所不同的只是损耗和更新的疾徐，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使用一星期，然后便有一支新的、完全相同的取而代之。一本邮政记事册可使用一个月，一只灯泡三个月，一本日历一年整。为藤椅规定的更换期是三年，为坐在这把椅子上蹉跎岁月的某君呢，估计是三十至三十五年，届时将有另外一位某君被安插到这把椅子上，说到底，没有什么差别。

一九二六年，在离维也纳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距克雷姆斯市①不远的一个小村——克莱因赖芙林的邮务所里，“公务员”这个可更换的设备部件是位女性，而且，由于本所属于邮政系统一个较低的等级，她的官方职称叫做邮务助理。透过窗玻璃，只能窥见她那使人顿生

爱慕之心的文静的少女侧影。她嘴唇略嫌单薄，脸色苍白，眼圈下面一抹淡淡的灰色；晚上，当她照例打开那驱除昏暗的电灯时，如果细看，会发现她的前额和鬓角已有一些皱纹了，然而无论如何，同窗台上的锦葵和她今天放在铁皮洗手池里的一大把杜松枝比较起来，她终究是克莱因赖芙林邮务所诸多物品中最富生机的一件，看来至少还可以让公家使用二十五年。那手指苍白的娇小的手，还要成千上万次地将那格格作响的玻璃板推起、放下。它还能以同样机械的动作，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封信扔到邮戳台上，几十万、几百万次地将蘸了黑色印油的黄铜邮戳砰砰盖在邮票上，也许那熟练的腕子会越来越灵巧、越来越机械化，动作会越来越变成下意识的、越来越不受中枢神经支配，几十万封都是不同的信，然而终究是信；邮票也不是同一张，但都是邮票，日子不断过去，今天不是昨天，明天不是今天，可都是同样的一天：从八点十二点到十二点，从两点到六点。在这宇宙万物不断新陈代谢、新旧更迭的年月里，公务却始终不变，永远是老样子。

①克雷姆斯，多瑙河畔奥地利古城，在维也纳西七十多公里。

在这万籁俱寂的夏日上午，坐在小玻璃窗后面的头发浅黄的女邮务助理也许正沉浸在这一类遐想之中，也许她只是在慵懒发呆。总之，她那无所事事的双手已从桌上滑落在怀里，一动不动地交叉着，显得瘦削、疲惫、苍白。在这赤日炎炎、火烧火燎的七月天的中午，克莱因赖芙林邮务所不必担心有多少事要做，早班邮件已经处理完毕，信件早已由那个嘴里时时嚼着烟叶的驼背邮差辛特费尔纳送到各家各户，天黑以前工厂不会再送包裹和货物样品来办托运，要说写信吧，农民这会儿是既无兴致又无时间。他们靠头上戴着大宽檐草帽遮蔽烈日，此时正在镇外老远的葡萄园里耙地。孩子们现在也不上学，光着腿在小河里追逐嬉戏，邮务所门前那一块块鼓鼓的路石，在中午时分灼热似火的骄阳下空荡荡地静卧着。现在要能在家里小憩，做个清梦该有多好！放下来的百叶窗提供了人工的荫凉，纸张、表格都在它们各自的抽屉和架上入睡了，电报机和电话机，在朦胧的金色光线中懒洋洋地、有气无力地微微闪光，寂静宛如一层厚厚的金色尘雾覆盖着所有物品，只有蚊子发出的像小提琴一般尖细的嗡嗡声和一只褐色黄蜂发出的像大提琴一般低沉的嗡嗡声，在关闭着的几扇窗户间演奏着一种小人国的夏日乐曲。这间凉快的屋子里惟一不停地运动着的東西，是挂在墙上两个窗子之间的镶着木框的挂钟。它每秒钟轻轻嘀嗒一声，就吞掉一滴时间，但是，这微弱、单调的声响与其说在唤醒人，不如说催人入睡。女邮务助理就这样在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半麻醉状态中，在她四周那个小小的沉睡的世界包围中木然闲坐着。她本想做点手工活，这从她准备好的缝衣针和剪刀便可以看出来。但那没有完成的针线活皱成一团滑落在地上，她不想把它拾起来，也懒得费这点力气。她浑身放松、呼吸十分平缓地仰身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尽情地领略着这种无所事事怡然自得之感——一种不可多得的美妙感受。

这时，突然“嗒”的一声使她猛地惊醒过来。接着是更响亮、更清脆、更急切的嗒、嗒、嗒声。莫尔斯电报机像挣脱羁绊的小鹿东突西撞，闹钟也丁零零响起来。这意味着：一份电报——克莱因赖芙林镇的稀客——在钟鼓齐鸣中驾临了！女邮务助理猛的一下摆脱了懒洋洋、软绵绵的精神状态，一个箭步来到电报机旁，装上了纸带。她几乎还没有看清电码头几个字，便觉心潮腾涌，热血一直升到发根。因为，自打她在这里工作以来，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电报纸上！她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读着这打好的电文，一点也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呀？有什么事？是谁从蓬特雷西纳①给自己拍来电报？“奥地利，克莱因赖芙林，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竭诚欢迎，随时等待你，日期不拘，行前电告抵达时间即可。祝好！克莱尔及安东尼。”她寻思着：等着她去的这位安东尼是谁呢？是女的还是男的？是哪个好友同她开个好玩的玩笑吧？可是接着她突然想起，好几个星期前妈妈就对自己讲过，说姨妈今年夏天要到欧洲来，对了，她是叫克拉拉②呀。还有安东尼，这准是她丈夫的名字，只不过妈妈一直管他叫安东。唔，现在她记得更清楚了，几天前不正是自己亲手把一封瑟堡③的来信交给了妈妈，而妈妈总是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丝毫没有透露信的内容吗？然而电报分明是打给自己的，这又怎么解释？难道竟是要她上蓬特雷西纳到姨妈那儿去？这可是从来没有说起过的呀。于是她盯着这张还没有贴到信纸上去的纸条、这份她在这里接到的第一封打给自己的电报，一遍又一遍地、好奇地、将信将疑地、心神慌乱地、茫然不知所措地读着这张奇怪的字条。不，决不能等到中午了。她得马上去问妈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下狠心拿起钥匙，锁上邮局大门，向街对过自己的住处跑去，激动中竟忘记关上电报机的制动手柄。于是，在这间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那黄铜电报机打字键就在空白纸带上不断嗒、嗒、嗒地空打下去，仿佛气呼呼地对人们忽视它的存在表示愤慨。

- ①蓬特雷西纳，瑞士旅游、疗养胜地。
- ②克拉拉，即克莱尔的德语称呼。
- ③瑟堡，法国科唐坦半岛著名港口。

电报的迅速每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往往比人们的思想还快。你看，像一道无声的白晃晃的闪电照进奥地利死气沉沉的公事房的这几行字，是仅仅几分钟前才在距此有三国之遥的恩加丁①地方，在龙胆般纯净的天空下，在那使人神清气爽的、淡淡的蓝色冰川的阴影中写的，现在，发报人填写的电报表格还墨迹未干，而电报的内容和呼唤已经如迅雷一般袭入一颗震惊的心了。

- ①恩加丁，著名的疗养胜地，蓬特雷西纳即属上恩加丁。

那个地方发生了如下的事情：安东尼·凡·博伦，荷兰籍，多年定居美国，在南部诸州经营棉花生意。好了，这位安东尼·凡·博伦，一个脾气温顺、不动感情的人，严格说来是个地道道的凡夫俗子，刚刚在皇宫宾馆那阳光灿烂的、有着一色落地玻璃窗的露台上用完了早点。此刻他正在给这顿早餐锦上添花，悠然地抽起他那装在特制密封烟盒里从原产地带来的、粗大的深褐色哈瓦那雪茄。为了带着一个抽烟行家那种老练的、赛过“活神仙”的感受品尝最为沁人心脾的第一口烟，这位略微发胖的先生把腿高高抬起，放在对面一张藤椅上，然后展开《纽约先驱报》那巨帆般的大张方纸，在行情、汇率、经纪新闻的茫茫字海上开始遨游了。他的夫人克莱尔，从前的称呼是极为普通的克拉拉，坐在他斜对面，在百无聊赖地把每天早晨的柚子切成小块。她根据多年的经验，知道想用谈话攻破她丈夫每天早上树起的这堵纸墙是毫无成功希望的。所以，当头戴褐色小帽、长着红喷喷的脸蛋、举止有些滑稽的旅馆侍者突然拿着晨邮径直冲她走来时，她心里对此毫无反感，托盘上只有一封信。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内容显然使她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她竟然忘记了多次的教训，开口去打断她丈夫的早读了：“安东尼，你听我说一句话。”她请求道，报纸纹丝不动。“安东尼，我不想打扰你，我只要你听我说一句话，这事挺急呢。Mary①——”她无意间用英语说出这个名字来，“Mary刚刚来信说她不能来了。她说她真的很想来，可就是心脏不好，唔，简直很糟糕。医生说，海拔两千米的高原她会经受不住的。这件事根本不能考虑，可是如果我们同意，她想让克丽丝蒂娜来我们这里呆两个星期。你一定还记得吧，是最小的、头发金黄的那个孩子，战前有一回你还收到过她一张照片呢，她在一家邮局工作，还没有正经休过假，如果现在她提出申请，马上就能得到批准。信上又说，孩子在过了这么些年后能‘到你身边给你、亲爱的克拉拉，和敬爱的姨爹请安’，当然是太高兴啦，等等，等等。”

- ①Mary，即德语Marie（玛丽）的相应的英语称呼。

报纸仍然不动，克莱尔急了。“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不要让她来呀？……到这里来呼吸几天新鲜空气对这可怜的孩子恐怕是不会有有什么害处的，说到底，这也是应该做的事。我既然已经到了这里，无论如何总该见见我姐姐的孩子，我们同姐姐家简直没有什么联系了，我打算让她来，你不反对吧？”

报纸微微一动，发出一点点窸窣声，一个圆圆的、蓝莹莹的哈瓦那雪茄烟圈从报纸的白边后面冉冉升起，然后，才听见那沉重、冷漠的声音：“Not at all, Why should I? ①”

- ①英语：一点不反对，我怎么会反对呢？

这一言简意赅的表态，结束了这场谈话，同时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中断了几十年的联系，就这样又重新恢复了。因为，虽然姓名里的“凡”字——在荷兰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姓氏罢了——听起来简直有点贵族味道①，虽然夫妇间是用英语交谈，但这位克莱尔·凡·博伦夫人不是别人，正是玛丽·霍夫莱纳的妹妹，从而毫无疑问地是克莱因赖美林女邮务助理的姨妈。她在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以前就离开了奥地利，这是一个不大光彩的故事中的一段插曲。这件往事，如今只在她脑海里留下依稀的记忆（人的记忆力总是很照顾人的），她姐姐也从未对女儿们讲过事情的细节。但当时这一事件的确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如果不是某些聪明人的妙手扭转了局势，从而使这耸人听闻的事件得不到新的资料补充，就不知道还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

果了。那时的克莱尔·凡·博伦夫人不过是菜市区一家华贵时装店的时装小姐克拉拉，一个普普通通的时装模特儿。然而，当时体态轻盈、顾盼多情的她，竟把一位陪伴夫人前来试衣的将近半百的木材厂老板弄得神魂颠倒。短短几天内，这位养尊处优的富商阔老，以一个惟恐赶不上末班车的人那种拼命狂奔的劲头，迷恋上了丰腴、活泼的金发时装女郎，而他那种即便在富有人家也算得上是异乎寻常的慷慨大方，又使他的追求进展得颇为神速。不久之后，十九岁的时装小姐克拉拉，就已经可以穿着原先她只有资格在镜子前穿上给好挑剔、多半眼光很高的顾客观赏品评，如今已是自己财产的那些最最漂亮的衣裳和皮外衣，坐在旅馆的讲究马车里在大街上兜风了。这怎么能不使她的正派亲友们感到十分气愤？她愈是穿得华美，这位韶华已过的恩主就愈加喜欢她；而这位被突如其来桃花运弄得神魂颠倒的老板愈是爱她，就愈加流水般地花钱打扮她。短短几个星期，她就使他销魂到如此地步，以致他已经在位律师那里极为秘密地办理离婚手续，她只差几步路就将成为维也纳最富有的女人之一了。——可就在這時，得到匿名信告急的老板太太采取了一个断然的鲁莽行动，搅乱了一切，她为三十年的平静婚姻突遭破坏、为自己像一匹瘸腿老马被甩开而妒火中烧。盛怒之下，她买了一支手枪，突然袭击了这对正在一家新开张的旅馆幽会的、年龄悬殊的情侣。狂怒中她二话没说，瞄准这个破坏她的幸福婚姻的女人连开两枪，一枪未命中，另一枪击中她的上臂。虽说事后证明伤势很轻，但随枪声而起的这类事常有的结果却十分令人难堪：慌忙跑来的邻居、从打破的窗子传出的大声呼救、砸开的门、这个晕倒那个昏过去、抢救的忙乱、请医生、叫警察、作案情记录，在这一切之后的，便是那好像不可避免的出庭审判，由于害怕丑事传扬，所有的当事人都忧心忡忡。幸而有钱人不光在维也纳，而是处处都有诡计多端的律师，善于遮掩令人恼火的各种桃色案件，他们当中久经考验的老手、司法顾问卡尔普鲁斯快刀斩乱麻，立时制止了事态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向进一步扩大，他客客气气地把克拉拉请到自己的办事处。她来了，穿着极为入时，臀上缠着花哨的绷带，满怀好奇地看一份律师拟就的合同书，该合同书要求她在提审证人之前动身去美国，在那里，除得到一笔一次性的赔偿金之外，如果她不把事情张扬出去，将可以连续五年每月月初从一位律师处得到一笔钱。在这件丑事发生之后，克拉拉本来也无心继续在维也纳当时装女郎，加之现在她又又被家里赶了出来，所以，平心静气读完了写满四大张纸的合同书，迅速估算了钱的总数，认为数额高得出人意料，又顺口加了一条一千盾的要求。这笔钱人家也同意给她了，于是，她莞尔一笑，在合同上签上字，接着就远渡重洋，对自己的决定丝毫不后悔。在飘洋过海途中，就出现了好些择偶的可能，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机遇：在纽约的一家旅馆里她认识了她的凡·博伦，当时还仅仅是荷兰某出口公司的小小的代办商。然而他当机立断，用她带来的这一小笔他万万没有料到竟有一段罗曼蒂克来源的资本，在美国南方开始了独立经营。三年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五年后有了一所房子，十年后有了一份相当可观的产业，这份产业在战争期间，不像在欧洲，战争会把你辛苦挣来的东西残酷地践踏成齑粉，而是在其他各大洲大大增值了。现在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而且精明能干，已成为父亲商号里的得力帮手，所以二老可以在多年辛苦之后心安理得地、无忧无虑地作一次舒坦的欧洲旅行。说也奇怪：此时此刻，当瑟堡那平缓的河床从朝雾中逐渐显现出来，在闪电般迅速的一刹那间，克莱尔骤然感到自己对家乡的感情大变了。在内心深处她早已成了美国人，而现在仅仅从眼前这片土地已是欧洲这一事实，她就感受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强烈怀念：夜里她梦见那些带栏杆的小床，她和姐姐童年时就肩挨肩地在那上面睡觉，此刻，成百上千件细小的事情又在脑海里浮现，猛然间，她为自己多年不曾给她那贫穷、寡居的姐姐写过只言片语而深感羞愧。这种感情使得她坐卧不宁；于是船一靠码头她就发出一封信，附上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邀请姐姐到这里来。

①荷兰姓氏中的“凡”（van）同德、奥贵族姓氏中的“封”（von）发音接近，因而说有点贵族味道。

现在既然要将这一邀请改为向外甥女发出，凡·博伦太太轻轻一摆手，一个穿深褐色号衣的侍者便流星般迅捷地跑到跟前，略微示意之后，就去取来了电报单，然后紧了紧号帽，拿着填写好的电报单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奔邮局而去。几分钟后，电码符号便从嗒嗒响的莫尔斯电报机跳上屋顶，进入那微微摇曳的铜线，比铿铿的列车还快，较之扬起滚滚黄尘的汽车更是迅速无比，仅仅一个电火闪光，这信息便驰过了千里导线。瞬息间，它越过国界；瞬息间，它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重峦叠嶂、蕞尔小国列支敦士登、千壑万谷的蒂罗尔，瞧，这几个神奇地幻化为电波的字眼已从冰川之巅啾啾呼啸着直奔多瑙河谷，在林茨进入了变换器。只休息了几秒钟之后，用比说出“快”字更快的速度，这条信息便通过装在克莱因赖芙林邮局屋顶上的接线柱冲

入那惊恐的接收机，又在那里进而闯入一颗惊讶、惶惑的心，把它淹没在一股巨大的好奇的热流之中。

横过街口，又拐一个弯，走上那昏暗的、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克丽丝蒂娜便到家了——这是盖在一座狭小的农家宅院上的、仅有一扇矮小窗户的合用阁楼。毗邻的一道冬天能挡雪的长长前伸的人字墙，使最顶层白天也见不到一线阳光，惟有在黄昏时分，间或有一抹淡淡的孱弱的光爬上窗台，才能照到那盆天竺葵上。所以，这间幽暗的阁楼小屋里总是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一股来自发霉的屋脊和床单的气味，陈年的怪味如同霉菌那样附着在屋梁上。在以往的太平年月，这间简陋小室也许只当储藏室用。然而战争年代的严重房荒，使人非常知足，只要能容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旧柜子支在四堵墙中间就谢天谢地了。甚至那张祖传的皮沙发，也因为太占地方而廉价卖给了旧货商，这件事，后来证明是大大失策，因为，现在每当霍夫莱纳老太太那双水肿的脚出问题，就只剩下床是她惟一的休息处所了。

这两只肿成大嘟噜的病腿缠着法兰绒绷带，下面露出股股十分危险的青筋，这些累赘，是这位劳累过度过早衰老的妇女在一家战地医院当了两年管理员、成天守在一间潮湿的小屋里留下的纪念。有什么法子，得挣钱糊口啊！打那时起，她一走路就气喘嘘嘘，每次干点力气活或是心情激动时，这个肥胖的女人会突然感到心口阵阵疼痛。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因此，帝国被推翻^①以后，她那个在政府供职、有个参事头衔的小叔子在当时还很混乱的局势下及时为克丽丝蒂娜捞到个邮务助理位置，就是莫大的幸事了。虽说薪金微薄，又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小镇，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总意味着生活有了一点点保障，上有片瓦，下有喘息之地。大小刚刚够栖身，或者不如说，这是让人习惯于将来钻进那口更狭小的棺材。

^①指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

在这间狭窄的小屋里，总散发着一股酸不唧唧的潮气和一股病人长期卧床的气味。而旁边那极小的用作厨房的隔断里，经过关不严实的门，飘来一阵阵淡淡的、刚热好的剩饭的气味和雾气，好像有一块烧焦灼纱布在冒烟。克丽丝蒂娜进屋后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使劲一把推开窗子。砰的一声，床上老太太惊醒了，轻声呻吟起来。她没有法子，只要有一点点响动就要呻吟，恰似一个散架的柜子，只消有人走近它，还不等碰到就会咯吱作响一样：一个患风湿病的身子，凭经验知道每个动作都会引起疼痛，从而预先感到恐惧。老太太先哼了几声，在这必不可少的叹息之后，才慢慢清醒过来问道：“什么事？”那昏昏沉沉的感官，即便处于半睡眠状态也知道现在还不可能是中午，还不可能是吃饭时间。一定是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这时女儿把电报递给了她。

老太太那只饱经风霜的手，吃力地伸向床头柜去摸眼镜，因为每个动作都引起疼痛，好一阵才在一大堆乱糟糟的药品下面找到了那副钢边眼镜，把它架到鼻梁上。但是于清华大学，后去美国留学。归国后任大学教授及英文刊物，老人刚一弄清这张纸的含义，那沉重的身躯便像触了电似的猛然一震，接着浑身上下在喘息中起伏不停，上气不接下气地踉跄几步，最后以她那压倒一切的体重扑到克丽丝蒂娜身上。她冲动异常，紧紧抱住吃惊的女儿，浑身哆嗦着，笑着，喘着，想说话又说不出，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两手紧紧捂住胸口，大口大口吸气，一分钟光景只是呼哧呼哧喘息。然而接着，从她那颤动的、无牙的嘴里便突然迸发出一连串混乱的、含糊不清的话语，这是一些瑟瑟缩缩、结结巴巴吐出的支离破碎的片言只语，又不断被杂沓的、得意的笑声所淹没，她完全表达不清自己的意识，而只是一个劲儿结巴着、比划着，同时泪水已经沿着面颊流进那干瘪的、不断抽动的嘴里。她把一大串激动的话语杂乱无章地、连珠炮一般灌进被这副狂热得可笑的景象弄得茫然不知所措的女儿的耳朵里去：谢天谢地，这下子可有了好结果啦，这一回她这个不中用的病恹恹的老太婆可以安心归天了，可不正是为了这件事，她上个月，就是六月间，才去朝山进香，在那儿，她只祈求了这件事，希望克拉拉，她的妹子，从美国回来一趟，趁她还没死，来关照一下她这个可怜的孩子。好了，现在她可心满意足了。瞧，白纸黑字就在那里——她不光写信来，不光是写信，她还舍得花这么多

钱拍电报，让小克丽丝特①到她住的宾馆去，还有，头两个星期就寄来一百美元了，唔，她，克拉拉，从来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从来就是个好心肠的人，还有呢，她女儿不光可以用这一百美元做路费，不光是这样，还可以用这钱在去那个高级疗养地看姨妈之前添置衣裳，把自己打扮得像位贵族小姐一样。是啊，在那儿她可以大开眼界了，她将看到那些体面人，那些有钱人怎么过舒服日子。谢谢老天爷，她就要头一回同别人一样过上好日子了。这个嘛，我敢当着神明说，她可是完完全全应当享受的。过去的日子究竟给了她点什么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干活、上班、受苦受累，还得伺候她这个不中用的、愁眉苦脸、一身是病的老婆子，这个早就半截入土、最好快快归天的老太婆。她，小克丽丝特，因为母亲的缘故，还有那该死的战争，把自己整个青春白白糟蹋了，一想到女儿最好的年月被耽误掉，她老婆子的心都要碎了！现在好了，孩子有指望了。你可得恭恭敬敬对待你姨父姨妈，要懂礼貌，要为人谦虚，一点不用怕克拉拉姨妈，姨妈有颗金子般的心，人真好，唔，等她自己这个老太婆入土以后，姨妈肯定会帮忙，让克丽丝特离开这个憋气的地方，离开这个乡巴佬窝。唔，弄得好，没准姨妈会提出来让她跟着一块儿上美国去。要是那样，她完全不用考虑她老婆子，绝对不用，赶快离开这个穷国家，离开这些没一点好的人吧，一点也不用考虑她。她老婆子总能在救济院找到一个地方的，而且，还能有几天呢……哦，现在她可以安心死去了，现在可什么都好了。

①克丽丝特，克丽丝蒂娜的爱称。

全身浮肿、从头到脚被头巾、衬裙裹得严严实实的老太太，一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步履艰难，拖着粗笨沉重的双腿，在屋里来回蹒跚，踩得地板咯吱作响。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她那块红色的大手帕擦拭眼睛，因为这意外的喜讯使她泪如泉涌，她越来越起劲地比划着，欣喜若狂，以致不得不一次次停住，坐下哼一阵，擤擤鼻涕，喘够了气，然后再重新絮絮叨叨说下去。她总是不断地又想起点什么别的，于是聒聒说个不停，一会儿嚷一会儿叫，一会儿哼一会儿哭，为这终于来到的喜事激动万分。待她折腾到精疲力竭的那一刻，她猛然注意到：应接不暇地听着她这滔滔不绝的欢欣话语的克丽丝蒂娜，竟面色苍白、腴腆地木然站在那里，两眼露出一小半是惊诧、一多半是慌乱的神色，完全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才好，老太太生气了，她再次使劲从椅子上猛地站起，凑近克丽丝蒂娜，紧紧抓住茫然不知所措的女儿的手，用力吻她，又使劲把她紧搂过来，不住地摇晃她的身子，好像要把她从睡梦中摇醒似的：“哎，你干吗一声不吭呢？这难道是别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你这是怎么了，小傻瓜？瞧你愣得跟块木头似的，一句话不说，一声不响，这可是件大喜事呀！你倒是高兴起来呀！哎，你究竟为什么不感到高兴呢？”

在办公时间内，规定严禁所有邮局职员擅离职守，就是最要紧的私事，在财政部的法规面前也是微不足道的，这叫做职先于人，公大于私。因此，克莱因赖芙林的女邮务助理在仅仅几分钟短暂的中辍之后便又规规矩矩坐在那块玻璃板后面了，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找过她，一张张散乱的公文纸和先前一样懒洋洋地躺在无人问津的桌子上，那架刚才还使她热血沸腾的电报机现在已经关上，默然无声，在昏暗的屋里闪着黄色的光。谢天谢地，谁也没来过，什么事也没耽误。女邮务助理这时可以安心地仔细回想一下这个使人迷茫的消息了。在突如其来的惊喜引起的忙乱中，她根本还没弄明白这条从电线中突然降临到自己身边的消息究竟是令人难堪呢，还是使人高兴。逐渐地，纷乱的思想才理出个头绪：她要离开这里了，要第一次离开母亲，出去两个星期，也许更长些，到生人那里去，不，是到克拉拉姨妈那里去，到一个高级宾馆去找母亲的妹妹。她要去度假了，这是真正的、不打折扣的假期，好多好多年了，可以得到一次休息，见见世面，看点新的东西、另外的东西。她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其实这的确是件好事，母亲是对的，确实，她为这事感到这样高兴是对的。老实说，这的确是许许多多年来她们家得到的最好的消息了。第一次可以摆脱套在脖子上的公务笼头，自由自在，看一看新的面孔，见一见世面，这难道不是喜从天降？猛然间，母亲那惊奇、骇怪，几乎是怒气冲冲的声音又在她耳边响起：“哎，你究竟为什么不感到高兴呢？”

母亲是对的，她问得确实有理：为什么我不感觉高兴呢？为什么我竟无动于衷，为什么这喜讯竟不能打动我、震撼我的心？她一再细心谛听，看看是否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这一突然从天外飞来的喜讯会有一点点热情的反应，然而没有。她感到的只有纷乱的心曲，只有将信将疑，胆战心惊。真是怪事，她想，为什么我竟高兴不起来？当我成百次从邮袋里取出风景明信片来分装，看到灰濛濛的挪威海湾、宽阔的巴黎林荫大道、美丽的索伦托港湾、纽约的摩天大楼时，不是每次都要感慨一番吗？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呢？什么时候我也能去一去这些地方？难道自己不正是在许多漫长、冷清的上半，梦想过有朝一日能摆脱这毫无意思的苦力

活，挣脱这消磨时光、无异慢性自杀的工作吗？我梦想有一天能好好休息休息，有充足的、完整的时间，不是总那么支离破碎，使人动一动就受限制，寸步难行；梦想哪天能改变一下这千篇一律的日程：先是催命的闹钟逼着你起床，然后是穿衣、生火、取奶、买面包、做饭、盖邮戳、写单据、打电话，回到家马上熨衣服、做饭、洗涮、烧水、补衣裳、伺候病人，最后总是累得要死，躺倒便睡，这样的梦我做过一千次，正是在这里的这张桌旁，在这个破败不堪的牢笼里，这种梦做了简直有几十万次了，现在呢，梦想蓦地来到自己眼前，就要去旅行了，要走了，要得到自由了，可是——母亲说得对——为什么我竟不感到高兴？为什么我竟不立即表示愿意去呢？

她两眼呆滞，耷拉着双肩坐着，面对似乎变得陌生了的冷冰冰的墙壁出神，不断地等待着，等待着，期望在强烈的召唤下，心里会不会有一点迟来的喜悦的冲动。她不知不觉地屏住呼吸，像孕妇细听自己腹内胎儿的最初躁动那样，俯身侧耳谛听着，然而什么动静也没有，寂然无声，空空荡荡，像一座没有鸟儿啼叫的树林。她，这个二十八岁的姑娘，这时搜索枯肠地拼命回想人高兴时究竟是什么滋味，吃惊地发现自己竟记不起来了：就像一个人儿时学过一种外国语，后来忘光了，只记得从前曾经会过这种外国话。她回想自己最后一次感到高兴在什么时候，苦苦思索着，低垂的前额上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渐渐地，她想起来了：似乎从一面磨毛了的模糊的镜子中，逐渐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两腿细长、头发金黄的小姑娘，穿着棉布裙子，调皮地摇晃着肩上的书包，还有十多个姑娘在她周围欢蹦乱跳：她们这是在维也纳市郊一个公园里玩棒球。又有一次，一阵阵欢呼雀跃，一串串欢声笑语，不断随羽毛球腾空而起。现在她记起来了，这笑声是多么轻巧、多么自然地喉咙里迸发出来，它一直是自己最亲近的伴侣，它简直就在你的皮肤下面躁动，在你的血液中激荡、翻滚；它在喉咙里是多么轻啊，简直太轻巧了，你只需轻轻一摇，它就连珠炮般从嘴唇滚落下来。在学校里，她必须两手紧扶坐凳、紧咬嘴唇，以便在上法语课时不致因为听到一句滑稽的话、看到一个可笑的动作而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这是因为，当时随便一件芝麻大的事，都会激发出那种洋溢着天真无邪、喷射出青春火花的小姑娘特有的欢笑。某位老师说话打个磕巴，照镜子时做个鬼脸，一只猫滑稽地甩甩尾巴，一个军官在街上瞅你一眼，总之，每件芝麻大的小事、每件什么意义也没有的滑稽事，都会引发这样的欢笑，简直可以说是浑身装满欢笑的火药，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能使欢笑爆发出来。这种轻快、调皮的笑总是犹如即将离弦的箭一般，甚至在睡梦中，它也在那张稚气未消的嘴边描绘出一道喜气洋洋的花纹。

突然间，这一切无影无踪，眼前变作一团漆黑，好像谁一下子把灯芯掐灭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下午，她去游泳，在更衣室脱衣时，她十六岁少女矫健的裸露的肉体，像一道闪亮的电光刷地映入自己的眼帘，它是多么丰腴、白皙、生机勃勃、轻盈柔嫩，是多么健康啊！然后，她纵身入池，浑身顿时凉爽万分，她拍打着水花，不停地游着，后来又同女友们坐小木船你追我赶——那六个黄毛丫头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现在还在她耳边回响，接下去便是小跑着回家，快，快，她是那样步履轻捷，因为，显然又耽误了时间，她不是还得帮助妈妈收拾行装吗？后天她们就要到康普山谷避暑地去了。于是，她一步跨三级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冲进房里。可是奇怪，她一进屋，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就戛然而止，而且两人都竭力扭头不看她。刚才她听见父亲异乎寻常地大声讲话，而这会儿他却带着很不自然的专注神情读起报来；母亲一定是哭过，因为她这时慌忙把手绢攥成一团，赶紧走到窗前去了。出什么事了？他们吵架了吗？不，这不可能，绝对不是，看吧，父亲现在突然转过身，把手放在母亲瑟瑟抖动的肩上，她还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温存呢。但母亲并不回头，在父亲默默无言的抚摸下，她浑身颤动得更厉害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两个谁也不理会她，谁都不看她一眼。事隔十二年之后的今天，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感到的疑惧。他们是在生她的气吗？难道自己捅了什么娄子？她战战兢兢——小孩在严父面前总是胆战心惊、觉得一无是处的——轻手轻脚地溜了出去，来到厨房里。在那儿，女厨师波塞娜告诉她：住隔壁的勤务兵格查——当兵的知道底细——说，仗已经打起来了，要把这伙该死的塞尔维亚人剁成肉泥！奥托是后备少尉，得上前线，还有她姐夫，他们两个都得去，所以父亲和母亲这样烦躁不安、心慌意乱。果真，第二天一早她哥哥奥托便身穿步兵狙击手的灰蓝色军服，肩上斜挎着军官背带，马刀柄上飘拂着金黄色的穗子，直挺挺站在屋子中央。他这个中学助理教员，平时多半穿一件皱巴己的礼服式黑色外套，这种表示威严、庄重的黑颜色，使这个面黄肌瘦、满脸蛋黄色绒毛、留着平头的细高挑小伙子简直显得可笑。可现在呢，当他穿着紧贴腰身的笔挺军装，嘴角带着使劲做出的严峻神情出现时，在亲妹妹的眼里他几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于是她脸上带着黄毛丫头那种傻乎乎的、稚气的得意神色抬头瞅着哥哥，拍着手叫起来：“嗨，好家伙，你可真帅呀！”话音未落，平时那样温柔的母亲便使劲推了她一把，使她的胳膊肘撞到柜子上。“你真不害臊，这个没心肝的东

西！”然而母亲的勃然大怒，仅仅是想发泄郁结在心头的痛苦罢了。闸门一拉开，她便抽抽搭搭痛哭起来，凄厉的哭声使人心胆俱裂，她绝望地扑向年轻小伙子，死死抱住他不放，儿子使劲把头扭开，力图做出一副男子汉的神态，一面讲些为祖国、尽义务之类的话。父亲看下去，转身走开了，于是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只好咬咬牙，使劲挣脱了母亲发狂似的拥抱。突然，他急急忙忙吻了吻母亲的脸颊，匆匆握了握很不自然地、僵直地站着的父亲的手，对她克丽丝蒂娜呢，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倏地从她身旁过去了。不一会儿，他佩带的长刀叮当声便从楼梯传来，逐渐远去。下午，姐夫来告别，他在市府当职员，现在是辎重队的中士。这比上午的告别容易，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谈话间颇有得意之色，把事情说得好像儿戏一般，讲了些逗笑的话安慰大家以后就走了。可是，他们两人身后却留下了两个阴影：怀孕四个月的嫂子和拖着孩子的姐姐。从此，每天晚上她们两个就同家里人一起坐在饭桌边，而每次大家都觉得似乎灯光也比原先黯淡了。每当克丽丝蒂娜讲点什么好笑的事情，大伙就对她怒目而视，使她到晚上躺在被窝里还觉得脸上发烧。她想，自己多不好、多不严肃、多幼稚呀，不知不觉地她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而家里呢，从此笑声绝迹、夜难成眠。只是在夜里，当她偶尔醒来时，能听到隔壁屋里一连串像雨夜屋檐滴水那样听了疼人的微弱声响，那是睡不着觉的母亲跪在灯下圣母像前一连几小时为哥哥祈祷。

接着到了一九一五年：她十七了。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老了十年，似乎有一种腐蚀剂在他们身体内咬噬着，父亲变得瘦小干瘪，脸色蜡黄，躬腰驼背，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十分吃力。大家都明白，他在为生意清淡而忧心忡忡。还是从祖父时代起，六十年来，整个帝国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波尼法齐乌斯·霍夫莱纳父子这样精致、灵巧地加工羚羊角和制作猎饰的工匠来了。他甚至为埃斯特哈西①家、施瓦尔岑贝格②家，以及其他大公家的官邸府第制作猎物装饰，往往是带着四五个助手，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干净利索地从清早干到深夜。但是，在这个人们只把枪口对准人而不是瞄准野兽的屠戮生灵的年月，他家接连几个星期都无人问津，而正在坐月子的儿媳、病中的外孙全都要花钱啊。这个逐渐变得寡言少语的老人越来越佝偻了，到了那一天，当家里收到从伊松佐河③的来信，第一次不是儿子的笔迹而是他那个连队的上尉所写时，老人完全垮了。不用看他们就明白：准是在连里身先士卒、英勇捐躯、永垂不朽一类话。家中自此越来越寂静；圣母像上的灯光熄灭了，母亲不再祷告了；她干脆就忘了添油。

①埃斯特哈西，匈牙利贵族，在哈布斯堡王朝中官居显要。

②施瓦尔岑贝格，十九世纪以来的奥地利望族，官居显要。

③伊松佐河，流经今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注入亚德里亚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边境地区曾有过多次激战。

一九一六年，十八岁，家里多了一个时时挂在嘴边的新字眼：太贵了。母亲、父亲、姐姐、嫂子满腹愁肠，每天躲进纸票堆的小天地里，一起筹算着怎样打发穷日子。肉太贵，黄油太贵，一双鞋太贵。她克丽丝蒂娜呢，差不多连大气也不敢出，害怕空气是否也会太贵了。那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似乎也被吓跑，躲进囤积者的私窝，藏到哄抬物价者的巢穴里去了。谁想弄到一点，必须追踪寻觅才行，买面包得求爷爷告奶奶，买一小把青菜，要走杂货商贩的后门，买鸡蛋得自己下乡，买煤得用手推车到火车站去推。成千上万啼饥号寒的妇女为争购一点生活必需品每天疲于奔命，所得却日渐稀少，偏偏父亲又有胃病，需要特殊的、对身体有益的食品。自打他从店门上把“波巴法齐乌斯·霍夫莱纳”这块招牌取下，把铺子卖了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同谁说话了，只是当他以为没有人听见时，常用手紧紧按住肚子哼哼，本来早该去请医生，但——太贵了，父亲每次都这样说，于是悄悄地把痛苦咬牙咽到肚里去。

一九一七年，十九岁了，除夕过后两天他们安葬了父亲，存折上的钱刚够把衣服染成黑色。生活费越来越昂贵，他们已把两间屋子出租给一对从布罗迪逃难来到这里的夫妻，可是不论你怎样像机器人一般从清早忙到深夜，总是入不敷出。最后，在政府某部供职的参事叔叔为她们在科尔诺伊堡①医院找到了工作，母亲做管理员，她自己做办事员。医院要是不那么远就好了，天蒙蒙亮就得坐进冰窖般的没有暖气的火车车厢，天黑以后才能回来。到家后就是打扫，擦洗、缝衣服、补袜子，直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累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再也不想醒来。

①科尔诺伊堡，奥地利多瑙河畔城市。

一九一八年，二十岁了，战事继续不断，还是没有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日子，还是没有

时间照照镜子，上上街。母亲开始每天哼哼：长时间在医院那间潮湿的房间里守着，她的腿浮肿起来，但她简直就没有多少余力来同情母亲。因为她自己也是疾病缠身，在同一所房子里住的时间太长了；自从她每天要用打字机登记七八十名惨不忍睹的伤残病号以来，她内心渐渐变得麻木不仁了。有时，那个出生在巴纳特^①地方的矮个子少尉架着拐杖（他的左腿被炸飞了），蹒跚地来到她的办公室，他那金黄的头发就像他家乡的麦子一样，但在那张还稚气十足的孩子脸上却已经有了饱受惊吓的皱纹了。他满怀思念故乡之情，操着一口“老施瓦本”土话向她讲述他的村庄、他的狗、他的马群。唉，这个可怜的游子！有一回，他们在花园里一条长凳上接吻了，两三个平淡的吻，同情多于爱。然后他说，一旦战争结束他就同她结婚。她心灰意懒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他的话；她根本就不敢想，这战争哪一天会到头。

^①巴纳特，当时属奥匈帝国，今一部分属南斯拉夫，一部分属罗马尼亚，农产、矿产均丰。

一九一九年，她二十一岁，战争倒真的过去了，但贫困并没有结束。它不过是龟缩起来，被淹没在一大堆战后法令的紧锣密鼓声中，狡黠地悄悄躲进了那个由大把大把印油未干的钞票和公债券堆砌成的掩蔽所里罢了。所以，很快它就又钻了出来，瞪着黑洞洞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饿虎扑羊一般吞噬掉战争阴沟中劫余的一点点渣滓。整整一个冬天，数字后面跟着一大串“零”的纸票雪片似地漫天飞舞，几十万、几百万片降落下来，然而到了焦灼者的手里，每一片、每一张千元钞就立即化为乌有。在你睡觉时，钱已在化成水了；当你换上破旧的、加钉木底的鞋又一次向售货摊跑去时，钱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人总在疲于奔命，而又总是处处晚到一步。生活变成了算术，不断地加呀，乘呀，算来算去，算了又算，数字和数目没完没了，像一个大漩涡。这个大漩涡把人的最后一点家当也都席卷而去，吸入那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它夺走了母亲脖子上的金项圈，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家中桌上的织花台布。然而不管你扔进多少东西去都是白费，这个黑魆魆的无底洞是填不满、堵不死的，你每天织毛衣直到深夜，把所有的房间都租出去，自家两人挤在厨房里睡也无济于事。只有睡觉，还是你能享用的惟一东西，惟一不花钱的东西。夜深了，由于辛辛苦苦奔波而消瘦、苍白的童贞之身，还可以颓然扑倒在床垫上六七个小时，把这个暗无天日的年月暂时忘掉。

再往下是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二十二、二十三岁，不是常被称为风华正茂之年吗？然而谁也没有告诉她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怎样用这一点点越来越少的钱打发日子？这时稍稍好了一点：那位参事叔父再次帮忙，亲自到邮政管理局他的牌友那里去了一趟，讨来了一个临时性的邮务助理工作。虽说地点在克莱因赖美林这个主要住着种植葡萄的农民的穷乡僻壤，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候补职员的位置，一只铁饭碗。微薄的薪金刚够她一个人用，但是，因为姐夫家里没有地方住，她得把母亲接来一块儿过，一块面包掰成两半吃。这样一来，每天仍旧是白天省吃俭用，晚上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每根火柴、每颗咖啡豆、每块面包渣都得算计着用。可是无论如何，总算能喘口气，勉强活下来了。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岁，还算得上年轻吗？已经在开始衰老了吧？几道皱纹悄悄爬上了鬓角，时常感到两腿发软，春天也莫名其妙地头疼。不过总的说，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甚至渐渐地在好起来。手里的钱包又硬鼓鼓的了，她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个邮务助理的头衔，姐夫也在每月月初寄那么两三张票子给母亲。现在似乎应该渐渐注意使自己活得像个年轻人了吧。母亲甚至经常催她上街，去娱乐娱乐。到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她在邻村举办的一个舞蹈训练班报上了名。按节拍跳舞，学起来可并不容易，因为疲劳已经深深钻进了自己的血液，她有时觉得似乎自己的关节不知什么时候冻僵了，就是热烈的乐曲也无法融化坚冰，使她四肢重新灵活起来。她费劲地练习那些规定的舞步，但不管怎么苦练，总是打不起精神，情绪总是上不来。她第一次体会到：太晚了，青春已被战争消磨殆尽、毁坏无遗。自己身体内肯定有某一根弹簧绷断了，这一点男人似乎有所察觉，因为没有人追求她，尽管她那皮肤细嫩的脸庞，加上一头金黄的头发，使她在那一群粗手笨脚、脸长得像苹果一样圆、像苹果一样红的乡下姑娘中间犹如鹤立鸡群，颇像位贵族小姐。这批战后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女孩虽然长相不好，却并不安分、并不是耐心等着男人看中她们。她们追求吃喝玩乐，觉得这是她们的权利，而且追求得异常强烈，似乎她们不光要享受自己的青春，还要代替那几十万葬身战乱的青年补享青春的欢乐呢。二十六岁的她怀着一种吃惊、奇怪的心情发现，这伙后起的年轻人举止是多么自信，行为是多么贪婪，眼神是多么自命不凡、狂妄鲁莽，她们走路时卖俏地扭动腰肢，神态得意忘形，对小伙子们最轻狂的动手动脚，她们是那样毫无顾忌地嘻嘻哈哈大笑，在回家的路上，她们每个人又是那样厚着脸皮同男人偎依着，一个接一个离

开正路转身朝树林子那边走去，这真使她感到恶心。同这批贪婪而粗野的战后青年一代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苍老、疲惫、无用、受压，无心也无力去同她们竞争。更进一步：她希望可不要再有什么争斗，可不要再辛苦奔忙了！她只想过点舒坦日子，安安静静地做个清梦，做做分内的工作，浇浇窗前的花，不想再要别的，不希望得到什么。可不要再惹什么事、追求什么新奇玩意儿、寻求什么激动人心的经历了，被战争夺去了整整十年青春、已经二十六岁的她，这时甚至连一展笑颜也觉得心灰意懒、精疲力竭了。

想到这里，克丽丝蒂娜不由得低声叹息。只要想一想她青少年时代这一切可怕的事，她就会浑身无力。母亲折腾什么劲儿啊，全是胡来！现在离开这里，去找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姨妈，同一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相处，这算什么呢？可是一转念，我的天，她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母亲希望她走，这样能使老人家高兴，她总不好硬顶吧？而且，干吗要硬顶？人已经没有这个劲，顶不动了！女邮务助理慢吞吞地、万念俱灰地从写字台最上一格抽屉里抽出一张业务记事用纸，小心地将它对折起来，又垫上一张格子纸，然后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用漂亮的工笔细楷给维也纳邮政管理局打报告，申请批准她因家事现在就开始她法定应该享受的休假，并恳请从下周起派人接替她的工作。然后，她又写信给姐姐，请她在维也纳替自己办理瑞士签证，借她一只箱子，再来一趟商量商量照看母亲的事。此后的几天，她就慢条斯理、耐心细致、一桩一件地为这次旅行做准备，既没有欢欣，也没有期待和热情，似乎这些事并不是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她现在成天做着的惟一的事情：上班、尽职。

准备工作进行整整一个星期了。每天晚上都在缝补浆洗家中的旧衣物，非常紧张。此外，她姐姐，这个瘦小懦弱的小市民，觉得用寄给她的美金买东西太可惜，最好还是把这笔钱存起来，于是她从自己的衣物中借些给妹妹，一件桔黄色的旅行大衣、一件绿色的衬衫、一枚母亲当年蜜月旅行时在威尼斯买的精巧别针和一只小藤箱。她说，这些就足够了，山区人也不讲究什么穿戴，而克丽丝蒂娜如果真是缺点什么，在当地买岂不更好，动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邻村的小学教师弗兰茨·富克斯塔勒帮她扛着那只扁平的藤箱到火车站，他说什么也要帮这个忙，以尽朋友的责任。一听说她要走，这个瘦弱、矮小的男人就立刻来到霍夫莱纳家主动提出愿意帮助她们。他那一双蓝眼睛，总是怯生生地藏眼镜后面，不敢正眼看人。霍夫莱纳家的人是他在这个种植葡萄的偏僻小村里惟一的朋友。他的妻子一年多以前就病倒住进了国立阿兰德结核病院，如今已是病入膏肓，所有的医生都摇头了。两个孩子分别由外地亲戚抚养；这样一来，他几乎每天晚上独自一人坐在他那两间冷冷清清的屋子里，不声不响地埋头摆弄一些莫名其妙的小玩意儿。他把花草制成蜡叶标本，用娟秀的工笔美术字，将拉丁文名称（红墨水）和德文名称（黑墨水）整整齐齐写在风干了的扁平花瓣下面；自己动手把他心爱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的一套桔红色封面平装书用绘有彩色图案的硬纸装订起来，并用一支修得非常尖细的绘图鹅毛笔，极为精细地在书脊上摹仿印刷字母描出书名，逼真得让人真伪难辨。晚上，当他知道邻居都已入睡，便对着自己复制的乐谱拉奏一阵小提琴，虽然弓法有些生硬，却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拉的多半是舒伯特和门德尔松的曲子；有时候，则是从借来的书中抄录最优美的诗句和最精辟的妙语，把它们抄在白色的四开细布纹纸上，每抄足一百张，就用有光纸包装，订成一册，又贴上一张彩色小纸签。他像一个抄写可兰经的阿拉伯人那样，喜欢那些纤巧秀丽、时而刚劲质朴、时而龙飞凤舞的字体，因为他能体验那默默无言的欢欣，这种无声无息的喜悦能把自己内心的激情和心血活生生地显现出来。对于这个谦卑、沉默、清心寡欲，在自己居住的简陋住宅前没有花园的人，书就是他家里的鲜花，他喜欢把它们在书架上排成色彩斑斓的林荫路，他带着老花农爱花那样的喜悦，珍爱每一本书，像拿贵重瓷器一般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自己瘦削、贫血的手中。他从不跨进村里酒店的门，像虔诚的教徒害怕邪恶那样厌恶啤酒和香烟，每当在屋外听到窗内有人吵架和醉汉们粗鄙的喧闹，就立即愤愤地疾步走开。自从妻子病倒以后，他就只同霍夫莱纳家有来往。他经常晚饭后到她们那儿聊天，或者投母女二人之所好，用他那并不圆润、却在激越中富有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声调给她们朗诵文学作品，他最喜欢读的是本国作家阿达贝特·施蒂弗特^①的《田野之花》中的段落。每当在朗诵中抬眼看到低头侧耳细听的少女那金色的头发时，他那羞怯、有些拘谨的心胸，便总是蓦地开阔起来，看到她那凝视谛听的神态，他感到了有知音。母亲觉察到他心中的爱慕之情在不断增长，一旦他妻子那不可避免的命运降临之后，他定会向女儿投来新的、更大胆的追求的目光。然而女儿呢，已经变得倦怠异常，对此毫无反应：她早已不再会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①施蒂弗特（1805-1868），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以描写自然风光见长。

这位小学教师把箱子扛在稍低的右肩上，根本不理睬那群小学生的哄笑。箱子并不很重，但他一路上还是得憋足全身的劲，才能跟上心烦意乱地匆匆赶路的克丽丝蒂娜，她没有料到和母亲的告别会使她如此揪心，老太太不顾医生的斩钉截铁的禁令，连续三次跌跌撞撞地跟在女儿后面跑下楼，一直送到门厅，似乎她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想紧紧拉住女儿，这样一来，女儿也顾不得时间紧迫，三次把浮肿的、声泪俱下的老母亲扶上楼去。接着，最近几周里经常发生的事又发生了：老太太由于过分激动，又是哭泣又是诉说，突然一口气接不上来，她不得不呼哧呼哧地将她抱到床上躺好，克丽丝蒂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母亲的呀。现在，焦虑、负疚的感情猛烈地刺痛着她的心。“天哪，要是母亲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好！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样激动过呀，到那时我不在怎么办呢，”她忧心如焚地自言自语，“另外，要是她夜里需要点什么谁拿给她？姐姐要到星期日才能从维也纳赶来。面包店那个姑娘，虽说满口答应每天晚上过来陪伴母亲，可这个人根本靠不住；碰上舞会，她会连自己的妈妈都扔下跑掉的。唉，我真不应该走，不应该那么听妈妈一说就轻易动心啊。旅游，这只是那些家里没有病人的人家的事，同我们这样的人是无缘的，何况又那么远，不可能随时回来；东游西逛到底能给我些什么好处？心里总惦记着事情，每时每刻都想着母亲的病体，哪里还有心思玩乐？夜里没有一个人在那身边，她按铃楼下又听不见，或者人家听见也装没听见，这怎么能行？房东夫妇并不高兴我们住在那里，要照他们的意思，老早就赶我们搬走了。那个女职员呢，那个林茨人，虽然我也求了她，请她中午、晚上过来瞧一眼，可人家只‘嗯’了一声，这个冷冰冰的干瘪女人，你根本不知道她这个‘嗯’究竟是表示来呢还是不来。我是不是干脆回个电报谢绝姨妈更好些？我去与不去，究竟对姨妈有什么要紧？说人家是为我们好，这不过是妈妈自己安慰自己罢了。如果真的想着我们，早就会时不时从美国写封信来，或者像成百成千的人做过的那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寄一包食品来。——我经手的邮包简直数不清了，但这位亲姨妈却从没寄过一件东西给她的姐姐呀。唉，我真后悔不该当时心肠一软听从妈妈，要是我能作主，现在我还可以回绝的。这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怕的慌，现在我真是不该走呀，真不该离开家呀。”

走在她身旁的这个头发金黄、举止腼腆的矮小男子，一边匆匆赶路，一边不断鼓起勇气，喘吁吁地安慰她。他说，她完全不必担心老子以天为自然之物，庄子以“无为为之谓之天”。荀子进一，他一定每天来看望她母亲。没有谁比她更有理由安心享受休假了，这么多年她可没有清闲过一天呀。如果现在去度假是玩忽职守，他早就会头一个出来劝阻她。放一百个宽心好了，他会每天告知她家里情况的，每天给她个信儿。他急匆匆、上气不接下气地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一个劲安慰她，而这样的苦口婆心也确实使她心里感到舒坦。其实她根本没有仔细听他讲些什么，她只是感觉到：这世上还有一个她可以信赖的人。

在火车站，开车的信号已经发出了，这个谦和的送行者很不自然地、窘态毕露地清着喉咙。她早觉察到他局促不安、想说什么又没有勇气的神情了。终于，他抓住了一个时机，讪讪地从上衣兜里抽出一件叠好的、白生生的东西。请她包涵级》、《保加利亚经济的发展》、《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点东西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赠品，不过是一点小意思，也许会对她有点用处吧。她惊喜地摊开这张长条手工纸，原来竟是一张她这次旅行经过的从林茨到蓬特雷西纳的狭长地图，可以像手风琴风箱那样叠起来和伸展开。铁路沿线的河流、山峦和城市用黑墨精心地绘出，山脉按高度浓淡不同，其海拔米数用极为纤细的数字标出，河流用蓝色彩笔、城镇用红色彩笔画在图上，各城市间的距离则在地图右下方单独列表注明。这一切同地图绘制部门出的教学挂图毫无二致，但却出自一个小小的代课小学教师之手，而且是花费了多少功夫，倾注了多少心血，一笔一划精心仿制出来的啊。惊喜中，克丽丝蒂娜不由得涨红了脸。看到她高兴，这个羞怯的男子便悄悄胆壮起来。他又取出另一张精致的地图，这一张是长方形的，周围印着烫金花边：这是恩加丁全图，是从联邦政府审定的瑞士大挂图上临摹绘制的，每条哪怕是最细小的路径都精确地描画出来了；只有一处地方，即图的正中，有一座楼房周围用红墨水画了个小圆圈，从而突出地强调了它的特殊重要性。他解释说，这就是她将要下榻的宾馆，是他在一本旧游览手册中查到的，有了这个，她每次外出都可以认识路径，不必担心迷路了。她深为感动，对他充满感激之情。看来这个热心肠的人多日来一定不声不响地花费了不少精力，从林茨或维也纳图书馆弄来各种资料，十分耐心细致地整夜整夜用特意购买的画

笔和削了又削的铅笔，悉心描绘和着色，而做这一切，惟一的目的是以自己这点微薄的力量使她得到一点真正的愉快和实惠。她尚未登程，他就预先在心里替她把路上每一公里都盘算一遍，陪伴她先走了一遭，她将要踏上的路程和她的命运，肯定在他脑海中不知萦绕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了。当她此时感动地向这位由于自己今天居然有这样大的勇气而余悸未消的男人伸出感激的手时，仿佛是初次看到他那双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它们具有一种柔和、善良、天真无邪的蓝色，当她现在注视着他时，这种色调突然由于深沉的感情而显得异常深邃了。于是她立时感到一种从他身上发出的、自己还从未体验过的温暖，一种她从来没有对任何男子产生过的好感和信任。在这一瞬间，一种在她心中迄今一直是朦朦胧胧的感情突然变成了决心；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热烈地、充满感激地久握他的手。他也感觉出她态度的变化，因而脸上发烧，手足无措，呼吸急促，呼哧呼哧地不知说什么才好。可是正在这时，火车已像一头黑色怪兽喘着粗气来到他们旁边，它猛烈掀动两旁的空气，差点把她手中的那两张纸吹跑，只剩下几分钟了。克丽丝蒂娜匆匆上了车。车开了，她从窗口只能看到一块随风飘拂的白色手帕，迅速地消失在雾霭迷茫的远方。这以后就只剩下她一个人，许多年来第一次独自一人了。

她疲惫不堪地蜷缩在车厢的一角，随着列车驶入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挂满雨珠的车窗外是一片灰濛濛的田野，开始时还隐约可见一片片小村落，像受惊逃跑的动物一样在晚霞中飞快掠过，到后来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感到列车在一片茫茫雾海中奔驰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这个三等车厢的隔间里只有她一个人，所以她可以在长凳上躺下，这一躺倒，才深深感到自己有多么疲劳了。她试着想点什么事，然而单调的车轮铿锵声却总是一再搅乱她的思路，而睡魔像一顶紧箍帽压在她隐隐作痛的额上，越勒越紧。这是乘火车旅行途中那沉甸甸的、使人麻木的睡意，它一旦缠住你，就好像把你紧紧捆在一个黑糊糊的、装满煤块的口袋里，不住摇晃，叮当乱响，使你昏昏沉沉，直至失去知觉。在她已经麻木的、只是被列车拖着走的身体下面，车轮铿锵滚动，像被追赶的奴仆一样又急又快地奔跑；在她向后仰靠着头的上方，时间在流逝，无声无息，不可捉摸，无法量度。她精疲力竭，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在一股黑压压的漩涡急流中不断下沉，以致当第二天早晨车门哐啷一声打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宽肩膀男人表情严肃地突然站在她面前时，她一下子从睡梦中惊跳起来。她用了两秒钟时间，才使自己那麻木的感觉恢复正常，明白了这个穿制服的男子并无恶意，并不是来逮捕她，把她带走，而仅仅是来查护照罢了。她用冻僵的手指把护照从皮包里取了出来。这位海关职员看了看护照上贴着的照片，又看了看她那忐忑不安的面孔，将两者迅速作了比较。这时，她浑身颤抖起来。从大战时起，那种莫名其妙、然而却十分顽固的恐惧便深深扎进人的心里，一直传导到每根神经末梢，人们时时害怕不知什么时候会违反那多如牛毛的法规中的某一条，一遇事就惊悸不已；谁都经常会不是触犯这一条，就是违反那一条法律。可是那个官员却和蔼地把护照还给她，还顺手行了个举手礼，然后不像先前来时那样猛力推门，而是轻轻带上门走了。克丽丝蒂娜本可以再躺下睡觉，不想这冷不防的一阵惊吓，把睡意完全驱散了。她带着好奇心，走近车窗向车外张望。这一看，便顿觉神清气爽。原来，冰凉的窗玻璃外面，刚才（是刚才吧？睡神是没有时间观念的）还是一马平川，在远处地平线附近融入一片灰濛濛的雾霭之中；而这会儿（她不明白为什么变了，又是怎样变的）却只见气势磅礴的群山拔地而起，这些硕大无朋、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奇景弄得头晕目眩，瞪大惊奇的双眼，第一次观看无比雄伟壮观的阿尔卑斯山景色。这时，恰好一道破晓的霞光穿过东方一个隘口，在由众多的山峦之巅组成的冰场上，幻化为无数色彩绚丽的光带，这些未经云雾滤过的光是那么纯净，那样雪亮，真是耀眼夺目啊。她不得不闭上一会儿眼睛。可也正是这刺目的光亮使她睡意全消，她猛地打开车窗，以便更直接地感受这奇妙的美景；车窗一开，一股清新爽人、冰凉彻骨、夹杂着微湿的瑞雪气味的气流扑面而来，穿过她那惊诧地张开的嘴唇，一直深深涌入肺腑：她从来还没有这样大口大口地呼吸过如此纯净的空气啊！沉浸在幸福中的她不由得舒展双臂，让这清晨的浓郁琼浆深深地渗入自己全身每一个毛孔，她高高挺起胸脯，渐渐感觉到这畅饮入怀的玉洁冰清的液汁，在驱使一股沁人心脾的暖流沿血管徐徐上升，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奇妙的感受啊！惟有此刻，当全身洋溢着朝气时，她才心明眼亮，真正看清了外界的美景。她左顾右盼，一一观赏；她那喜气洋溢的、亮晶晶的目光好奇地顺着每一道花岗石山坡自下而上缓缓探寻，一直扫视到直插云天的山峦峰顶，新的奇观比比皆是，一一奔来眼底：这边是飞溅着白色浪花、翻腾着呼啸着滚滚泻入谷底的瀑布；那边是宛如鸟巢嵌镶在岩石裂缝中的、精致小巧的石头房屋；另一处，一只雄鹰骄傲地在高耸入云的群峰间翱翔、盘旋。而在这一切之上是那天仙般纯净的、使人陶醉的碧蓝天空。她做梦也不曾想到蓝天会有如此巨大的、令人神往的魅力。第一次从自己那个狭小的天地中脱逃出来的她，一再瞪大眼睛凝视这难以置信的景象，凝视这些一夜之间、一觉醒来便神奇地突兀在眼前的山峰。上帝

创造的这些硕大无朋的花岗石城堡，它们矗立在这里已经几万年了；看来它们还要在这里呆上几百万、几万万，每座堡垒都岿然不动。而她呢，要不是这次偶然的旅行，就会在丝毫不知道世上竟还有这样美妙无比的东西存在的情况下，某一天悄然死去，肉体逐渐腐烂，最后化作一捧尘土。你呀，你就这样守在这一切的旁边生活过来了，从未见过它们一眼，也几乎从未产生过见见它们的愿望；你呀，你在那个稍一伸展手足就会碰壁的小天地里浑浑噩噩地虚度了多少岁月啊。现在呢，只是走出了一箭之地，眼前就展现出一个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猛然间，岁月蹉跎的感觉第一次钻进了她迄今万念俱灰的心胸，在气象万千的大自然面前，人第一次体验到旅行所具有的陶冶内心、塑造灵魂的威力：这种力量能一举荡涤你身上积满的尘垢，将那纯净、生机盎然的身躯重新投入变幻无穷的造化的洪流中去，与自然融为一体！

多年的坚冰第一次被打破了，一个完全从旧我中超脱出来的人激动地、万分好奇地把绯红灼热的面颊紧紧贴在窗框上，面对一派自然美景久久伫立。此时此刻，她不再有任何一个意念回顾往事。她忘记了母亲、邮局和小镇，忘记了小皮包里那张奔泻的山泉的地图子总结名辨思潮的发展成果，把名辨分为“名、辞、辨”三，忘记了昨天那个自己。此时她只有一个心思：尽情痛饮这美味的琼浆，尽情领略这瞬息万变的美景，把每一幅宏伟壮观的全景画都镂刻在心上，同时尽情地开怀畅饮这清冽的空气，这山间的空气像杜松一样辛辣而甘美，使人心潮澎湃、意气风发！从这时起，以后四小时的旅程克丽丝蒂娜一刻也不曾离开窗子，一直心驰神往地向窗外凝眸谛视，完全忘却了时间，以致当火车停下来，乘务员用陌生的、但却异常清晰的地方口音呼叫她前往的目的地站名时，她不由得心脏猛烈跳动，大吃一惊。

“我的老天！”她一个猛劲把自己从飘飘欲仙的纵情享受中拉回现实中来。她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可是还一点没有想过怎样向姨妈请安，见面时该和姨妈说些什么话呢。于是她急忙伸手去够箱子和雨伞——千万别落下东西！然后紧紧跟在别的旅客后面下了车。

这里，早就像军人一般整整齐齐排成两行侍立在车站上的、头戴五颜六色小帽的搬运夫们，车子一到就哄然散开，冲向新来的人，抢着寻找主顾。整个站台上熙熙攘攘，为旅馆招徕顾客的呼叫声和迎接客人的寒暄问好声响成一片。惟独她形单影只，无人问津。她心急如焚，偷偷四下张望，心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然而没有人，连个影子都不见。别人都有人来接，都知道自己的去处，惟独她孑然一身。瞧，旅客们已经在向宾馆派来的像严阵待命的炮队一般排列成行、五颜六色、锃光耀眼的汽车簇拥过去，月台上人群已逐渐稀落了。这时也还是没有人来问她一声，她完全被人遗忘了。姨妈没来，也许她已经离开了，要不就是病了，唔，也许人家已经电告她不必再来，而电报迟到了。我的天，可别连回家的车费都不够就糟了！不过没法子，现在她只好鼓起最后一点勇气，朝一个头戴印有金光闪闪的“皇宫宾馆”字样的圆帽的侍者走去，细声细气地问是否有一家姓凡·博伦的住在他们宾馆里。“有的，有的。”这个宽肩、红脑门的瑞士人操着较重的喉音答道，接下去，他又说，啊哟，他可不是奉命来车站迎接一位小姐的吗，就请她快上汽车吧，行李票交给他，他到站口去领取就行了，克丽丝蒂娜脸红了。这句话刺痛了她，她现在才觉察到自己手上提着的那只微微晃动的小藤箱是多么惹眼，多么像乞丐用的那样寒酸啊！相形之下，在所有别的汽车旁边，一只只有如刚从商店橱窗运来的崭新、锃亮的大衣箱，间杂着大小五色斑斓的、用昂贵的俄罗斯皮革、鳄鱼皮、鳞皮和光滑的羔皮制成的箱子，赫然堆放着，十分耀眼夺目。她顿时感到自己同那些人之间的差距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前了。一阵羞惭猛地揪住她的心，快，赶紧撒个谎吧！于是她说，别的行李要随后才来。哦，那么现在就上车走吧——身穿讲究的号衣的侍者一边说着——谢天谢地，他并没有任何惊讶或是轻蔑的神情——就打开了车门。

一个人的羞耻心在某一点上被刺痛，那么，它的余波会在不知不觉中迅速传到全身哪怕最远处的神经末梢，只要轻轻一碰，偶尔一想，都能使一度感到羞愧的人重新感到数倍于前的痛楚。遭受了这第一个打击之后，克丽丝蒂娜便不再那么兴致勃勃、无拘无束了。她趑趄了几步，跨进了宾馆接客用的豪华富丽的轿车，在半明半暗中，她发现车里还有别人，不禁一惊，脚步迟凝起来。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她只好硬着头皮往里走，迎着刺鼻的香水味和俄罗斯皮革的涩味，从不耐烦地缩起腿来的人前经过，缩着肩、眼皮也不敢抬、战战兢兢地在最末排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经过每一个人面前时，她都尴尬地细声细气急急匆匆地寒暄一句，似乎想用这句客套话来为自己来到这里表示歉意，然而谁也不理会她，或许是因为这十六双眼睛在审视她之后得出了不满意的结论，要不就是坐在车里的这批罗马尼亚贵族，在他们用十分刺耳、异常粗鲁的法语兴高采烈地谈笑风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蜷缩在车子犄角里的这个可怜虫。她把藤箱紧挨膝盖横立在自己前面——她没有勇气把它放在旁边的空位子上——因为怕这些人用讥笑的眼光瞧她，就低低地弯腰坐着，在到宾馆去的整条路上一次也不敢抬头张望；她只是一个劲地瞅着地面，看着座位底下。可是，太太们华丽昂贵的皮鞋又迫使她联想到

自己那双粗笨不堪的鞋子。她看见太太们丰满光洁的腿，在敞开的貂皮大衣下摆下面神气地交叉着，一对比自己的，便痛楚难言；她还看见绅士老爷们穿着的图案新颖的毛袜。就是这阔绰世界的底下部分，也已经使她满面羞惭了：在自己不曾梦想过的珠光宝气之中她简直无地缝可钻呀！每次偷觑都带来新的痛苦。在她斜对面，一个约莫十七岁的少女抱着一条中国种的细毛小哈巴狗。它悠然自得地伸着懒腰，背上裹着的那件坎肩还镶上了毛皮滚边，绣着一行题词；姑娘那小巧的、染了粉红指甲的手，轻轻抚弄着小狗的细毛，手指上已闪烁着一颗光彩夺目的钻戒了，就连靠在角落里的高尔夫球棍，也装有光滑的浅黄色新皮套，每把漫不经心地随便放在车上某处的伞，都有形状不一、异常精致的伞柄——看到这个，她不禁下意识地急忙用手遮住自己那灰不溜丢的、值不了几个大钱的角质伞把，要是谁也不想看她一眼，谁也没有发现她现在第一次感受到的事情该多好啊！她噤若寒蝉地缩成一团，每当身旁爆发一阵哄笑，就感到脊背发凉。但她不敢抬头瞧瞧，不敢看一看这笑声是否真是冲着她来的。

所以，当熬过了这一段痛苦的时间，车子来到宾馆那砂石铺的前院时，她感到自己得救了，像车站铃声一样清脆的一阵叮当铃声响过之后，一大群身穿各色号衣的侍者便随这信号蜂拥到车边。随后出现的是接待部经理，他身穿黑色礼服，头缝梳得笔直，由于规定要表示出他与侍者身分有所不同而稍稍有些矜持地走过来。头一个摇头摆尾、叮当作响地从车门跳出来的，是那条中国种哈巴狗；接着出来的是轻松愉快地大声絮叨着的太太们，她们下车时将皮大衣高高提起，露出肌肉健壮的小腿；她们走过的地方，身后掀起一股浓烈的香水气味，几乎令人晕眩。现在，要是按社交礼节，绅士们理应让羞怯地站起来的少女先下车吧，然而，或许他们已经洞察了她的出身，或许他们压根就没有看见她，不管是哪种情况，先生们头也不回目不旁顾地从她身旁走过，下车向接待部经理走去了。克丽丝蒂娜提着那只非常讨厌的小藤箱留在后边，一时进退两难。她想，还是让别人走远一点些吧，这样做可以使自己不太引人注目，但她迟疑得太久了。当她小心翼翼地走下汽车踏板（这时也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宾馆侍者跑过来帮她）时，那位穿礼服的先生已经毕恭毕敬地带着那些罗马尼亚客人走远，仆人们扛着小件行李紧紧尾随在他们后边，侍从们已经开始在车顶上砰砰砰、十分熟练地卸那些沉甸甸的箱子了，谁也不理睬她。显然，她满腹委屈深感屈辱地想，人家是把她当成一个女佣人了，至多把她看成那些阔太太的贴身使女，唔，这太明显了，你看，那些侍从完全旁若无人地抬着行李在她身边穿梭，已是把她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了。最后，她实在受不了这难堪的处境，鼓起身上的仅剩的最后一点力气，硬着头皮一步一步磨蹭着进了宾馆大门，来到登记接待处。

可是，谁敢在旅游旺季和大宾馆的接待经理搭腔呢？他俨然是一艘豪华大船的船长，赫然站在指挥台前，顶着问询的狂风，坚持着自己的航向。十几个客人在他前面静立等候，等着这位大权在握的人答话，他一面右手作记录，一面用眼神和手势将侍从箭也似地派遣出去，同时，电话听筒不离耳，时而左顾时而右看地回答着各种询问，这是一个经常保持中枢神经高度紧张的万能机器人！在他的威严面前，就连老爷太太们尚且要等候片刻，何况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羞羞答答的洋场新手？此时在克丽丝蒂娜眼里，这位左右着混乱局面的先生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她怯怯地退到后面壁龛处静候，等待这喧闹的场面过去。但是，手中那讨厌的藤箱却越来越重，她徒然地四下张望，找不到一条长凳放箱子。当她环顾四周找地方时，却似乎隐约感到——也许只是幻觉或过度紧张引起的神经过敏吧——大厅那边的安乐椅上已有人向她投过来嘲弄的目光，他们明明在窃窃私语，在取笑她。她突然觉得手指瘫软，那的确是讨厌透顶的沉重负担随时可能滑落地上。然而，正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位头发染成金黄色、打扮得很年轻、穿着非常入时的太太健步朝她走过来。她从侧面细细地打量了克丽丝蒂娜一阵，才大胆地动问道：“你是克丽丝蒂娜吗？”当克丽丝蒂娜几乎是下意识地轻轻吐出一个“唔”字时，姨妈便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脸，身上散发出淡淡的脂粉香。可是她呢，在尝尽了孤苦无依的滋味后终于感受到了一点善意的温暖和亲切，于是就那样激情满怀地扑到原本无意热烈拥抱她的姨妈怀里，使得姨妈把这个举动理解为亲人久别重逢时的儿女深情而深深感动了。她慈爱地抚摩着外甥女不住耸动的肩膀：“啊，我也是太高兴你来了，安东尼和我，我们两个都高兴极了。”然后，拉起她的手，说道：“走，你一定想去稍微梳洗梳洗吧，听说你们在奥地利乘火车条件非常差。你只管去收拾、打扮一下好了——不过时间别太长，午饭锣声已经响过，而安东尼又是不喜欢等别人的，这是他的毛病。——哦，我们什么都准备齐全了，门房马上就引领你去看房间。好了，你动作快点，不必过分讲究，这里人们中午穿衣服是很随便的。”

姨妈一招手，一个穿号衣的小厮便飞跑过来接过了箱子和雨伞，然后去取钥匙。电梯没有一点声音，飞快地到了三楼。小厮在走廊中间停下，开了一间屋门，然后就脱帽退立一旁，这一定就是她的房间了，克丽丝蒂娜向屋内走去。但刚到门口，她便愕然停步，以为走错了地方。原来，对于一个习惯于在贫穷寒酸的环境中生活的克莱因赖茨林镇的小邮务助理来说，不

论怎么努力也不能一下子把自己的思想拧过来，敢于相信这个房间竟是给她预备的。这是一个异常宽敞、阔绰豪华、光线充足、裱着色彩艳丽的壁纸的房间，一大束阳光像冲出一道水晶闸门那样，从大开着的两扇阳台门瀑布般倾注进来。金色的光流恣意地冲刷着屋子里每一个角落，屋里每件东西都沐浴在这洋溢满室的金灿灿的万道光华之中。磨光的家具亮如水晶，黄铜和玻璃器皿耀眼夺目、晶莹闪烁，甚至绣花地毯也葱绿滴翠，饱含生机，恍如自然的青苔。整个房间就像天堂之晨一般朝气横溢，她惊呆了，被这突然出现的、无处不在的、耀眼炫目的光亮弄得眼花缭乱，不得不稍稍等待一下，直到吃惊得戛然而止的心脏又恢复了跳动，这才有点不好意思地赶紧跨进屋里夫上了门。第一件令人惊异不止的事情是：世界上竟还有这些东西！竟然会是这样光明美好！惊叹之余，接下便是第二个念头，那个多年来总是同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念头：这一定很贵很贵，得多少、多少钱啊！这里一天的花销，肯定比她在家一个星期，不，一个月挣的钱还多！她难为情地——什么人才有资格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这里住啊——环视一下四周，蹑手蹑脚地一步一步在昂贵的地毯上轻轻迈步。然后，她才开始怀着十分敬畏的心情、同时也充满炽热的好奇，走近这一件件贵重物品。她首先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床铺：真的可以在这样清爽、雪白的床单上睡觉吗？还有那印花绸面鸭绒被，摸在手里是那样的轻柔。手指一按，灯就刷地亮了，把屋子每个角落都涂上了一层温暖宜人的粉红色调。新的发现——接踵而来，洗脸池和梳妆台洁白、锃亮，上面摆着一套镍制洗漱用具；安乐椅既深又软，坐下去你得费点力气才能从它那富有弹性的座子上站起身来；磨光的上等木料制作的家具，同墙纸那春意浓郁的油绿色相映成趣，非常和谐。瞧，在这儿桌上，为了欢迎她而在一只高脚玻璃杯里插上了一束盛开的火红的四色石竹花，这简直就是从一支水晶号角中向她吹奏出一支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欢迎乐曲！这富贵华丽的景象是多么像梦境一般美好！想着自己可以观看、使用、享有这些东西，在这里度过一天、八天、十四天之久，她心中充满了预先感到的巨大喜悦，便轻手轻脚地、战战兢兢地满怀柔情走近这些自己从未见过的用具，摸摸这个摸摸那个，一样接一样，沉浸在接二连三的狂喜之中，直到突然像踩着蛇那样猛然后退一步，差点摔倒在地。原来，她竟糊里糊涂地将壁橱的门碰开了——于是从虚掩着的二道柜门上的一面意外出现的镜子里映出一个真人般大小的人像，活像玩具盒上画的吐着红舌头的魔鬼！——她大吃一惊，原来这就是她自己！真是太残酷了，这是整间陈设极为高雅的房间里惟一刺眼的东西！这当头一棒使她两腿发软，因为她毫无精神准备，猛然看到自己那样黄得俗气的、毛里毛糙的旅行大衣，那顶压扁了的草帽，还有草帽底下那张惊慌的面孔。“哪里溜进来的一个女贼呀，快滚出去！别弄脏了这房子！到你应该呆的地方去！”她仿佛听见镜子在厉声呵斥她。真的，她惊愕地想道，我怎么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异想天开，厚着脸皮想住这样的房间，在这样的世界上生活！这多丢姨妈的脸呀！她说什么来着，叫我别过分讲究了！好像我有多少漂亮衣服似的！不，我不下去了，还是呆在这里吧，还是回家去吧。可我怎么躲起来，怎么趁别人还没有看见我，还没有感觉我讨厌就及时地、迅速地离开呢？由于躲避镜子，她不由自主地使劲往后退，一直退到阳台上了。她双手死死抓住栏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楼下。只要一狠心，就万事大吉了。

这时，下面锣声又一次示威似的响起来，我的老天！她想起来了——姨爹姨妈还在下面大厅里等着自己呢，而她竟然还在这里瞎磨蹭。脸也没有洗，甚至连那件令人作呕的处理品大衣都还没有脱掉。她急急忙忙打开藤箱，拿出她的洗漱用具。可是当她把卷在一块橡皮垫里的东西摊开来，放在光滑的水晶板上，看着那质地粗糙的肥皂、那粗笨的小木刷和其他几样一眼看去就知道不值几文钱的盥洗用具时，她似乎感到又一次把自己那副小市民的寒酸相暴露在别人那充满优越感的、讥诮的、看热闹的眼光面前。女仆在收拾房间时会怎样想呢？她准会马上到楼下服务员中间取笑这位叫化子般的客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宾馆就都会知道了，而她不得不每天从他们身边经过，天天如此，心慌意乱地赶紧低下头，让人家在自己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议。唉，姨妈对此是毫无办法的，这是掩盖不住的，是一定会漏馅的。无论在哪里，她每走一步都会捉襟见肘，使任何人都能看见她衣服和鞋袜遮掩住的赤裸裸的寒碜和卑微。但现在只能是只能进不能退了，姨妈在等着，她还说姨爹是个急性子。穿什么好呢？天哪，怎么办？她先是想穿上姐姐借她的那绿色的人造丝女衬衫，可是，昨天在克莱因赖芙林还是她全部衣物中最高级的东西，此时在她眼中却变得又粗陋又俗气了。不如穿那件白衬衣吧，它还不大引人注目，另外再把花瓶里那些花拿上，举在胸前，也许那火红的艳丽色彩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按这个想法做了之后，她便低垂眼皮，忽匆匆从楼梯间的客人们身旁走过，飞快地跑下楼去，——仅仅为了摆脱怕别人细看自己这一畏惧心理的纠缠。这时的她面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头重脚轻，两鬓之间阵阵晕弦、疼痛，恍惚间觉得自己是眼睁睁地堕入了万丈深渊。

姨妈在大厅里看见她来了。真奇怪，这孩子是怎么啦，瞧她三步并作两步飞跑下楼，又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十分狼狈地从别人身边跑过去！看来是个毛毛躁躁、慌里慌张的孩子，瞎，真应该事先了解了解！哎哟，老天，她现在怎么又那样傻乎乎地站在大厅门口不动了呢？兴许她是近视眼，要不就是有点什么别的毛病吧？“喂，孩子，你这是怎么啦？你的脸色很难看啊！你哪里不舒服吗？”

04

“不，不。”直到现在还是心神惶乱的克丽丝蒂娜结结巴巴地说。——你看，都这时候了，大厅里人还是多得要命，瞧那边那个手持长柄眼镜、穿一身黑色衣服的老太婆看着她时那副表情！也许她正在瞅自己这双粗笨可笑的鞋吧。

“那么就走吧，孩子。”姨妈一面说着，一面把手臂伸到她的胳膊底下去挽她，她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动作竟帮了被吓得左右不是的克丽丝蒂娜天大的忙！因为书《三十八卷。参见“伦理学”“教育”、“文学”、“法学”中，这样一来克丽丝蒂娜便大树底下好乘凉，得到一块遮盖布、半个藏身所了。至少姨妈用她的身子、她的服饰、她的仪态，为她在侧面作了屏障，亏得有姨妈陪伴，慌了神的她才能比较像样地穿过饭厅走到桌边，在那里，那位神情冷漠的姨爹已经不动声色地在等着，待她们来到跟前，他那宽大，肌肉松弛的脸上堆起一抹和善的笑意，站起身来，一双眼圈发红然而却异常明亮（像荷兰人常有的亮眼睛）的眼睛亲切地看看外甥女，把一只粗大、饱经风霜的手伸给她，他所以高兴，主要是因为现在不必在摆好了餐具的桌旁再等下去了。原籍荷兰的他，很讲究吃，尤其喜欢吃得多，吃得舒服。他讨厌别人打扰他进餐，从昨天起私下就担心来人会是个难对付的、爱虚荣、好打扮、说话不看场合的轻桃鲁莽的女孩子，她会喋喋不休，问长问短，搅得你吃不成一顿安生饭。现在看到外甥女这样腼腆、俊俏、苍白娇嫩而行为拘谨，他心里舒坦了。他一眼便看出，同她是容易相处的。于是，他和蔼地看着她，兴高采烈地为她鼓劲：“唔，这会儿你第一件事是必须吃饭，然后我们再说话。”他对这个瘦削的、怯生生的女孩子印象不坏，她简直连头也不敢抬，同那边那些疯丫头可不一样。他讨厌透了那帮小姑娘，因为不论她们到那里，吵得人心烦的唱机总是紧随其后，她们总那样放肆、那样旁若无人地在房间里走路，而在他的荷兰老家可没有一个女人是这样，虽然弯腰时有点气喘，他仍亲手为她斟酒，并招呼侍者可以上菜了。

啊呀，穿着袖口上了浆的衬衫、脸上带着同样僵硬而冷漠的表情的侍者，怎么一下子竟摆上来这么多山珍海味呀？这些她从来没有见过的餐前小吃、冰冻橄榄、五颜六色的凉拌菜、泛着银光的鱼、大盘大盘堆得高高的莴菜、厚厚的奶油、细嫩的鹅肝酱和粉红的大马哈鱼片——这些都是珍馐佳肴，吃起来鲜嫩可口，又不难消化。可是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和形式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放在面前的十几样刀、叉、匙、盘、碟，究竟该先用哪一件来夹取这些从未尝过的东西呢？用小勺还是用圆勺？是用这把小巧玲珑的刀还是用那把宽刃刀？怎么下刀切东西，才不至于在这个花钱雇来的督察员——侍者，以及这批老练的邻座面前暴露自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样高级的饭店吃饭呢？怎样避免笨手笨脚出洋相？为了赢得时间，克丽丝蒂娜磨磨蹭蹭地慢吞吞地打开餐巾，一面从低垂的眼皮下偷偷斜睨姨妈的手，以便依样画葫芦地学着来。可是与此同时她却也不得不一一回答姨爹关切的询问，尤其是他操一口艰涩难懂的荷兰式德语，再加上中间夹杂着大量英语词，她得十分在意地听才行。在这场对付两面夹攻的战斗中，她必须鼓足最大的勇气，努力奋战，但同时她那自卑心理又仿佛听到自己背后的窃窃私语声，感到了人们讥诮的或怜悯的目光。她提心吊胆，生怕在姨爹、姨妈、侍者和大厅里四座眼前泄露出自己的寒微和土气，在战战兢兢、极度紧张的心情中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甚至还要谈笑风生，这种恐惧和紧张使她这半小时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就这样一直奋力坚持到了吃水果，这时姨妈终于发现了她的窘态，感到迷惑不解：“孩子，你太累了，我看得出的。不过也不奇怪，坐欧洲这样糟糕的火车走了一整夜啊！唔，不要不好意思，到你屋里安安稳稳睡上一个钟头，然后我们出去走走。喏，别担心，什么事也误不了，安东尼饭后也总是要休息一阵子的。”于是她站起身，挽起了她的臂膀。“走吧，现在就上楼去睡吧，睡一觉你就有精神了，我们就可以出去好好散一会儿步了。”克丽丝蒂娜感激地深深喘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关上

房门，在屋里躲一个小时了，这意味着赢得了一小时啊。

“怎么样，你喜欢她吗？”刚一走进自己房间，夫人就问她的安东尼，这时他已经在解开上衣和背心扣子，准备午睡了。

“很可爱，”胖子打着呵欠回答道，“一张可爱的维也纳型的脸……唉，把枕头递给我。……确实非常可爱、非常文静。只是——I think so at least^①——我觉得她的穿着差了点……唔……我说不出来……我们那里已经压根儿没有人穿这种衣服了……我觉得，你如果想在这儿把她介绍给金斯雷家和别人，说她是我们的外甥女，那她总得再穿得体面些吧……你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衣服里找几件出来帮帮她的忙呢？”

①英语：至少我是这么想。

“你瞧这是什么：我早把钥匙拿出来了。”

凡·博伦太太微笑了，“刚才我见她穿着那身难看的衣裳那样费劲地走进宾馆大门，简直吓了一跳……真叫人够难为情的。你还没看见那件大衣呢，黄得跟散黄的鸡蛋似的，真是难得见着的宝贝玩意儿，可以送到一家出售印第安人奇装异服的店里去陈列了……可怜的孩子，她自己一点不知道自己的装束简直跟己西的印第安人差不多。可是我的老天，她又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他们在奥地利，全都给那该死的战争折腾得一塌糊涂，你不也听她说了吗，她还从来没有去过离维也纳几里以外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见过世面啊，Poor thing^①，看得出来她在这里感到很不自在，连走路都不敢迈大步……不过你放心吧，交给我好了，我会把她打扮得像模像样的。我带的东西够多的，缺什么我还可以到这儿的英国百货店去买，不会有人看出什么破绽来，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让她美美地、痛痛快快地过上这么几天舒服日子呢？”

①英语：可怜见儿的。

当满脸倦容的丈夫已经在睡榻上小寐时，凡·博伦太太打开了放在他们住的这套房间的前厅里像雅典神殿中的女像柱一样高高耸立的两个衣箱，开始对里面的衣物一一过目。在巴黎的十四天里，她没把时间完全花在博物馆里，而是在时装店度过了不少时光。挂在衣箱里的那么多衣服中，中国绉纱、丝绸、高级亚麻织品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她把十多件女衬衣和西服一件件、一套套地取了出来，又一一放了回去，斟酌着、考虑着、盘算着，这是一次绞尽脑汁、然而说到底也是挺有意思的挖潜。她的手指在闪闪发光的黑色衣服、在细柔轻盈和富丽庄重的高级衣裙、料子之间翻来覆去地挑选了许久，才决定应该拿哪几件给小外甥女穿。最后，圈手椅上堆起了一大摞色彩斑斓、花团锦簇、柔如轻纱的各式衣裙，以及各式各样的丝袜和内衣。她一只手就把这一大堆东西轻轻托起，然后抱到克丽丝蒂娜屋里去。但是，当姨妈捧着这些使人喜出望外的礼物来到外甥女房门前，轻轻拧开门柄时，她第一个印象却是：屋里没人。窗子大开着，窗外景色展现在眼前，几把安乐椅都空着，书桌旁也不见人。她正要把衣物放在一张安乐椅上，这才发现，原来克丽丝蒂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她不会喝酒，席间为了掩饰窘态过急地干了几杯，姨爹又好心地逗她，不断给她续上，于是她饭后便感到头重脚轻，昏昏沉沉。她本来只想在沙发上坐一坐，整理一下纷乱的思绪，把一切理出个头绪来，但刚一坐下，睡神就在不知不觉中轻轻地把她的头按倒在坐垫上去了。

熟睡的人那种对自己懵然无知、可怜巴巴、只好任人摆布的神态，在醒着的人看来，不是惹人怜爱，就是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当姨妈踮起脚尖走近克丽丝蒂娜身边时，她的怜爱之心不禁油然而生。这个受了惊的孩子，在睡梦中把两臂搭在胸前，好像在保护自己。这一十分平常的姿态令人感动，而那吓得半张开的嘴，同样稚气得惹人疼爱；眉毛也由于惊心动魄的梦魔而向上扬起。唉，姨妈这时突然像领悟了什么一样，心想，都已经睡着了，可怜的孩子，连睡梦里也还在担惊受怕呢！再一看，她的嘴唇有多苍白啊，牙龈竟也毫无血色，这张实际上还很年轻的、充满稚气的熟睡的脸，竟同长年累月不见阳光、卧病在床的人一样苍白。可能是营养不良，加上不得不过早挣钱糊口而疲于奔命，她是太劳累，简直精疲力竭了，可人还不满二十八岁呀。可怜见儿的！注视着在天真无邪的酣睡中泄露了真情的外甥女，一种类似羞耻的感情不禁在这个和善的女人心头蓦地升起。我们两个真是做得太不光彩了：她这样劳苦，这样贫穷，被生活折磨成这副样子，我们早就该帮助她们一下了。看看吧，自己在海外做了成百件慈善事业，施舍茶点啦，圣诞赈济啦，东西都不知给了谁，而自己的亲姐姐、亲骨肉，这些年反倒给忘了！其实，不是只消一两百美金就能收到起死回生的效果吗？当然啰，她们也应该寄封信来提醒一下才是——唉，这种死不认穷的骨气，这种至死不求人的心理是多么愚蠢！幸亏事

情还能补救一下，至少现在自己还能出一臂之力，给这个柔弱、文静的孩子一点点生活的乐趣。她不知怎么的，这时老是不由自主地不断怀着新的激情一再注视这张带着奇异的梦幻神态的面孔——这是她自己的画像吗？它从童年的回忆中浮现出来了，她突然想起那张镶在金边相框里挂在自己儿时床头的母亲早年的相片，这神态是不是更像她一些？或者是自己从前在外国寄宿学校时那孤独凄清的情景此时又从记忆中复苏了？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这个已经不年轻的女人这时心中充满了柔情。她轻轻地、温柔地抚摩着沉沉酣睡的姑娘那金黄的头发。

这一下克丽丝蒂娜汤然惊醒了，长时间侍奉母亲使她养成了一种习惯：哪怕最轻微的响动也能立刻使她惊醒。“唉呀，是不是已经很晚了啊？”她内疚地、结结巴巴地说，所有的雇员身上那无法驱走的、惟恐迟到的惧怕心理，多年来一直伴她入眠，又总是在第一声闹铃响起时一惊而起。每天睁开眼后的第一瞥总是投向闹钟：“我会不会迟到？”每天的第一个感觉总归是惧怕，总归是害怕因为睡过了时间而失职。

“哎呀，我的孩子，瞧你吓得那个样子，快别那样！”姨妈安慰她说。“到了这儿就有双倍的时间，时间多得你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打发呢。要是你还感觉乏，只管再躺一阵——我可不是来打扰你的，一点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拿几件衣裳来给你瞧瞧，也许这里面有你喜欢在这儿山里穿的吧。我从巴黎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对我来说它们只是压箱子，没意思，所以我想，最好还是你帮我穿一两件吧。”

克丽丝蒂娜脸红了，感到浑身发烧。姨妈他们果真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们果然第一眼就觉察到她的寒酸相会给他们丢脸——他们两个，姨爹和姨妈，肯定已经在为她感到寒碜了。可是姨妈又是多么亲切、温存地来帮助她啊，她不是在尽量掩饰自己是在施舍，尽量不伤害她的自尊心吗？

“我怎么可以穿你的衣裳呢，姨妈？”她结结巴巴地说，“这些衣裳我穿起来恐怕太华贵了吧？”

“胡说！你穿上肯定比我更合适，安东尼早就嘟嘟囔囔嫌我穿的衣服同年龄太不相称了。他恨不得我穿得跟他在哈恩丹①的姑奶奶们那样：又厚又重的黑绸礼服把人遮得严严实实一直到皱领②以上，并且按新教的规矩把衣领扣得紧紧的，头上还得戴上过浆的白色女式小帽。要是你穿上这一堆东西，他会觉得比我穿要好上一千倍。好了，来看看吧，说说你今晚最喜欢穿哪一件？”

①哈恩丹，荷兰贝尔根地方的小城。

②皱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许多人常戴的一种宽而硬的轮状皱领。

于是她信手拿起——早已湮没无闻的时装女郎做示范表演时那种动作的灵巧劲儿，此刻又突然回到她的腕间——一件薄如轻纱的连衣裙，敏捷熟练地抖开放在自己身上比试。这件象牙色的衣裳色调柔和，镶着日本花边，看上去春意盎然。第二件拿起来看的，是黑油油的绸子加红彤彤的火苗印花。第三件是墨绿色的，镶了银白色滚边。三条连衣裙克丽丝蒂娜都觉得穿上像天仙一般美丽，以致她简直不敢想自己可以希冀、可以享用它们。因为，怎么能做到把这样华贵艳丽而又薄得几乎一碰就破的衣服穿在自己那毫无保护的身上而又不时时刻刻感到胆战心惊呢？穿着这色泽美丽、宛如轻纱的东西怎样走路，怎样行动呀？穿这种衣服难道不要经过训练吗？

可是，她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女人啊！虽说不敢希冀，然而爱美的天性却依然迫使她用炽热渴求的目光看着这些高级衣服。她的鼻翼激动地起伏着，手也莫名其妙地颤抖起来，这是因为，她的手指多想轻轻地模一摸这些衣料呀。她好不容易才抑制住自己的冲动，姨妈从早年当时装小姐的体验中，深知这种贪恋的目光，深知这种凡是女人看到奢侈品时都摆脱不了的强烈冲动；看到这个文静的金发姑娘眸子里突然迸射出来的火花，她不禁微笑了，这炽热的目光忽闪忽闪地从这一件衣服跳跃到另一件，犹豫不决，飘忽不定。在这类事情上十分老练的姨妈心里明白，不管她选中哪件，事后都会后悔不该撂下别的。看着看着，她心中不由得升起给着了迷的女孩子再加一把劲、再添一把火的欲望，觉得这倒是件挺有意思的乐事。“唔，我说你不用着急，我把三件全留给你好了，你从这里挑一件你觉得最中意的今天穿，明天再试别的吧。丝袜和内衣我也都一块儿给你拿来了——现在只缺点化妆品，让你那没有血色的脸蛋红润一些。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们这会儿就去百货商店，把你在恩加丁需要的东西全部备齐。”

“哎呀，姨妈，”又吃了一惊的女孩子吓得慌忙喘着气说，“我怎么可以……我怎么能让你一下子破费那么多呢！这间屋子对我来说也太贵了，真的，只需要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就足够了。”然而姨妈只微笑不语地打量她。“现在，”她带着命令的口吻说道，“我这就领你到

我们的美容师那里去，让她给你化化妆，打扮打扮，像你这样的长头发，在我们那儿只有印第安人才有，我告诉你，待会儿你的头发不再耷拉在脖子上了，你会马上感到脑袋非常轻松自在的。不，别犟了，这些事我比你懂，你就听我的安排，甭操心了。现在你准备一下，我们的时间是足够的。安东尼这会儿在打扑克，他每天下午都要玩这玩意儿。晚上，咱们得把你打扮得焕然一新去见他，走吧，孩子。”

在大百货公司，各种包装着衣物的纸盒应声飞也似的从架上取下摆到她们面前。一件棋盘格图案的卫生衫被选中了。另外又挑了一条鹿皮腰带（系上它，腰肢的线条就格外分明），一双浅褐色的、还散发着新皮那种冲鼻香气的结实皮鞋，一顶运动帽，几双不同颜色的紧腿长袜，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小件物品。——这样，克丽丝蒂娜就可以去到试衣室，像蜕皮似地把自己那件讨厌的衬衫脱下来，而随身带来的穷酸相，也就这样一起被塞进纸盒消失了。眼不见心不烦，看不见这些可恨的东西，她立即感到浑身轻松得出奇，似乎她的全部惧怕心理也永远被藏匿到纸盒子里去了。在另外一家商店里，又添置了几双便鞋、一条真丝头巾以及诸如此类使人心花怒放的东西；初见世面的克丽丝蒂娜，对这一新的购物奇迹惊叹不已：买什么都不问价钱，买什么都不怕“太贵”，你只管挑、只管要、毫不费神，不假思索，转眼大包小包就都捆好，并且还由百货商店派人在你不知不觉间飞快地送到你家里去。你还没敢开口要，你的愿望就实现了：简直使人感到神秘莫测，然而却令人陶醉、令人心旷神怡、美不可言。克丽丝蒂娜心甘情愿地投身到这个奇迹的漩涡之中，听任姨妈摆布，每当姨妈从钱包里掏钱，她就怯生生地把头扭开不看，竭力去听别人说话，竭力避免听到价钱的数字，因为姨妈在她身上花的钱真是太多太多了，多得难以想像！她多少年的开销加在一起也没有这半个小时多呀，不过等到她们走出了商店，她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万分感激地、瑟瑟发抖地拉起恩人的手臂，亲吻这只善良的手。姨妈见她这副受宠若惊的惹人怜爱的模样，微笑着说：“现在轮到头上了！我带你到一个女理发师那里去，利用你理发的时间我去找两个朋友，估计不在，我把名片放在那儿也就行了。一个钟头后你就会面目一新，那时我再来接你，你可以好好注意一下她怎么替你打扮。唔，就是现在你也已经大大变样了。理完发我们出去散散步，今晚我们要痛痛快快地玩玩呢。”克丽丝蒂娜的心怦怦跳着，顺从地跟着姨妈来到一间瓷砖墁地、镜子闪闪发亮的理发室。屋里充满了甜蜜的暖意，弥漫着香皂和各种香精那惬意的、宜人的清香。旁边，一架电吹风机像山风一样呼呼地唿哨着。女理发师是一个机敏的翘鼻子法国女人，她细听着姨妈向她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克丽丝蒂娜听不懂多少，也不想去弄明白它们的含义。她这时蓦地体验到一种新的乐趣：听任摆布、排除意念、坐等纷至沓来的意外惊喜。理发师让她在舒适的转椅上坐下，姨妈走了；她轻轻靠在椅背上，合上眼睛，尽情领略着这使人感到异常舒坦的昏昏欲睡的滋味，耳边响着理发推子的咔嚓声，脖颈上有一种钢铁的凉丝丝的感觉，听着这个活跃的女人在低声絮叨一些她听不懂的话。她呼吸着柔和、浓郁的香雾，听任别人灵巧的手指和甘美的发油、香水从自己的头发和脖子上轻轻地、麻酥酥地掠过。千万别睁开眼睛，她想，也许一睁眼这一切全都是幻觉吧，千万别发问！尽情品尝这舒适的假日滋味吧：自己总算也得到休息了，不是伺候别人，而是被人伺候了。好好把两手舒舒服服地放在怀里，听任别人为自己服务，服务到自己身上，可得好好品尝一下这种少有的、懒洋洋地躺在靠椅上让人服侍的感受，充分品尝这浑身酥软、飘飘欲仙的滋味，这是一种奇妙的感官享受，几年、几十年不曾体验过了；她闭着眼睛，置身于这一片温煦的香气包围之中，回想起上一次：她，一个小女孩，躺在床上，已经发了几天高烧；后来烧退了，妈妈给自己端来了雪白香甜的杏仁酪，爸爸和哥哥坐在床沿上，每个人都在替她操心，为她操劳，都是那样温柔善良，隔壁的金丝雀喳喳叫着，唱着调皮的小曲儿，床铺多么温暖、柔和，用不着去上学了，人人都对自己体贴入微；玩具就搁在被子上，可她躺得太舒服了，懒洋洋的不想摆弄它们；唔，最好还是闭着眼睛好好体验一下这种无所事事、一切全由别人代劳的滋味吧。二十几年来她不曾回忆起孩提时代这次慵倦懒散、一身舒适的经历，现在呢，这种感受又突然出现了。人的皮肉是有记性的，那感受过温暖的前额是有记性的呀。手脚麻利的女理发师问了几次诸如“您还想再短些吗”这样的问题，但她每次都只回答一句：“随便吧。”然后有意避开不看举在她身边的镜子。不，千万千万别搅扰这种神仙般无事一身轻、一切听凭人安排、自己悠然超脱于一切欲念和行为之外的美好感觉啊！虽说支使别人——这辈子第一次支使人，像老爷太太们那样发号施令，按自己的心愿做这做那，也有它迷人的吸引力。现在，从一个小巧的磨光玻璃瓶中，香水正喷洒在她的头发上，刮脸刀片无比轻柔地在她的皮肤上痒酥酥地擦过，她顿时觉得头上轻松得出奇，后颈项裸露在空气中，立时感到一阵新鲜和清凉。其实她何尝不想向镜子里瞅上一眼，可还是抑制住自己没有这样做，因为闭着眼睛能延长这梦幻般的陶醉、销魂之感呀！她正沉浸这样的心情中，早已又有另一位理发女郎像家神^①般轻盈地在她身边坐下，为她修指甲，与此同时，原先那位理

发师在她的头发上烫出秀美的波浪。这两件事，她也服服帖帖地听任她们摆弄，然后，勤快的女美容师说了声“Vous etes un peu pale, Mademoiselle②之后，就用各种口红、眉笔、胭脂、K 孔齏健 9.疵济 20.乃 眨 餐 簧 幌 澜 厮 炒 幼 拧 U 庖 磺 校 谗 僇 耆 懦 烁 髦 钟 睢(6) 质 媯 沟 幕 机 枞 弧(2) 坏 男 木 持 屑 瓢 醇 撒 置 挥 铉 醇 蛭 幌 闫 s 緇 的潮湿空气麻醉了，几乎弄不清这一切究竟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呢，还是在另一个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全新的“我”身上。她只是宛如梦中一般，紊乱而虚幻地经历着一次奇遇，同时也有点害怕会突然从这个美梦中惊醒。

①家神：传说悄悄帮人做家务的轻盈、小巧的神仙。

②法语：小姐，您脸色有点苍白呢。

05

终于，姨妈回来了。“太好了。”她带着行家的口气对美容理发师说。按照她的意思，理发师又从这些脂粉、眉笔、口红、香水中包装了一部分给克丽丝蒂娜带走，然后，姨妈决定两人一起去散步。克丽丝蒂娜站了起来，但仍不敢照镜子，她只觉得脖子后面异常轻松。当她迈开步子往外走，不时偷偷地低头看一眼那平整、笔挺的裙子，那花哨的长袜，那光亮、雅气、合脚的皮鞋时，她感到自己的步履矫健多了。她娇滴滴地依偎在姨妈身上，听姨妈给她说道西，讲解看到的一切。是啊，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呀：面前是一片悦目耀眼的绿色，群峰突兀，错落有致，眼界开阔；半山坡上，傲然耸立着座座豪华城堡——宾馆；一路上，华贵的高级商店在炫示着它们橱窗里的高级商品；皮大衣、首饰、钟表、古玩，这一切同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的高山所呈现的那种孤独凄清的威严并存，令人感到多么奇特、多么陌生啊！套着漂亮笼头的马儿也煞是好看，狗也十分可爱，还有人，这些把自己打扮得像阿尔卑斯山的山花一样五彩缤纷的人们，他们多好看啊！到处是明媚的阳光，一切都笼罩在无忧无虑的气氛之中，一个她梦想不到的没有工作的世界、没有贫穷的世界！姨妈告诉她山峰的名字，宾馆的名字，同她们擦肩而过的一些名流、要人的名字，她满怀敬畏地聆听着，又满怀敬畏地抬头仰望这些名人，心中愈来愈感到她居然有幸跻身其间是个奇迹。她一边听着，一边惊奇自己竟然有资格在这里漫步，这种事竟然也得到人家准许，越想越觉得心里犯嘀咕：在这个地方经历着这些事情的，究竟是不是她自己？正当她神思恍惚、耽于遐想的时候，姨妈终于看了看表。“我们得回去了，现在离晚餐只有一个小时，安东尼最讨厌的就是不守时间。”

当她回到宾馆，打开自己的房门时，屋内已被晚霞涂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过早降临的夜幕，使一切显得朦胧而寂静。惟有开着的阳台门后那一块四四方方的天空还保留着它那深邃、饱满和醒目的碧蓝护君主立宪政体，是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主要著作有《耶，而在屋里，所有的颜色都变得迷离恍惚，色影融合在一起了。克丽丝蒂娜走到阳台上，面对着一派大好风光，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幅在自己眼前迅速展开的大自然的彩色画卷。首先是浮云渐渐失去它们那耀眼的白色，接着便逐渐从一抹淡淡的红晕变成浓重的鲜红，仿佛那巨大的星球的急速降落也使它们这些原本高傲地俯机地面、对万物皆无动于衷的白云受到感染而动了情似的。接下去，片片阴影从山坡后蓦地升起，它们白天瑟缩在树木后面，单薄、零散；此刻却啸聚在一起，稠密、勇敢，洪水般黑压压地从谷底急速涌向山巅。面对这一景象，这颗被强烈震撼的心灵在担心着：这一片黑暗会不会连山峰峰顶也立时淹没，而使这壮观的全景突然变得黯然无光、空荡虚无呢？——确实，一阵轻微的寒气，一股看不见的气浪，已从谷底悄悄向山上袭来了。但是，群山突然又泛起一层灰白的寒光。瞧，在那一直还清晰可见的蓝天上，一轮明月已经露出脸来，它像弧光灯一样在巍峨群山的两个峰峦间冉冉升起，又高又圆，于是，刚才看到的那幅五颜六色的画面，就逐渐化为一幅幅影像，成为仅有黑白两色的影影绰绰的轮廓，间杂着不断眨眼的点点繁星。

克丽丝蒂娜完全忘记了自己，完全忘乎所以地陶醉在这对自己十分新奇的情景中，怔怔地凝视着面前这块硕大无朋的调色板上戏剧性的、出神入化的变幻发愣。犹如听惯了柔和的小提琴和长笛声的人初次听管弦乐队合奏时感到两耳轰鸣，这大自然突然披露给她的宏伟壮观、色彩绚丽的画卷，也使她全身的感官震颤起来。她一手紧紧抓住栏杆书》、《毛诗》、《三

礼》、《孝经》等经籍，促使古文经学走向，两眼紧紧盯住眼前的景象看了又看，她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全神贯注地看过风景，从来没有这样在自然面前心驰神往，从来没有这样全身心沉浸在自己的感受之中。她的全部生命力，此时都凝聚在两只惊异的眼睛里，她观看着，赞叹着，心灵好像已经离开自己而飞向远方，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忘记了自身，忘记了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幸好这所设备齐全的房子里有一位报时的警卫——那面毫不徇情的铜锣，它每到就餐时间就提醒客人们想到应该准备一下去飨宴了。当第一串锣声响起时，克丽丝蒂娜就惊醒过来了。姨妈再三叮嘱，叫她千万要准时，啊呀，赶快，快收拾一下去吃晚饭吧！

可是，这么些花里胡哨的漂亮衣服，究竟挑哪件好呢？这堆东西此时都一件挨一件地摆在床上，像蜻蜓翅膀一样微微闪光，深色的那件在自身的黑影中闪亮义中有决定意义的观点的重要著作，发出诱人的光彩。最后，她选中了象牙色那件今晚穿，这是最素雅的了。她满怀深情地将它轻轻拿起来，不禁又是惊叹：原来这东西竟如一条手绢或一只手套那样轻，她迅速脱下绒线衫和沉重的俄国皮鞋，脱去厚运动袜，把一切厚的、重的全甩开，急不可耐地想快快体验一下这薄如轻纱的衣服。啊，没有一处不柔软、纤细，处处像风一样轻。仅仅把这贵重的新衣服拿在手里，也会使你的手指由于敬畏而颤抖；仅仅轻轻地摸它一下，也就够使人身心舒畅了。她很快脱掉自己穿来的硬布内衣，新的、柔软而贴身的织物有如泡沫一般轻柔而暖和，麻酥酥地滑落到自己的肉体上。她情不自禁地想开灯看一看自己，但手已经伸到了开关上又缩了回来，最好还是让期望的心情来延缓一下这种享受吧，也许这宛如轻纱的织物只是在黑暗中才觉得出绒毛般的柔软细腻，说不定它那柔情蜜意的魔力会被强烈刺眼的光亮驱散呢。好，穿上内衣、长袜，还有穿连衣裙。她小心翼翼地——这可是姨妈的东西啊——钻进这光滑的丝织品，真是妙不可言：它像一股清凉的波光粼粼的细流沿肩膀簌簌流下，然后就服服帖帖地挨着自己的肉体，你根本感觉不到已经穿上了它，而仿佛是披着轻风，让空气的嘴唇轻吻着微微颤动的身躯在行走。唔，快点吧，不要过早地沉醉在享乐里，还是麻利些，穿着整齐了看看自己的模样吧！于是她急忙穿上鞋，摸几下，走两步：一切就绪，谢天谢地！好了，现在就来——她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照一照镜子吧。

手一拧开关，电流便刷地冲进灯泡，一道雪亮晃眼的光，使泯灭了屋子又赫然出现在眼前：瞧那繁花似锦的墙壁，瞧那擦拭得光彩照人的桌椅（382—前320）。战国时齐人，与尹文齐名，宋尹学派主要代表。瞧这个新的、高贵的世界。我们的女主人公瞪大好奇的双眼，怯怯地暂时还不敢马上站到镜子正面去，而只是从侧面偷偷斜睨了一眼这块会说话的玻璃，因为从斜角往里看，它只能照见阳台后面一小条屋外景色和这屋子的一小部分。真要试衣了，还缺乏最后一点勇气。她会不会比刚才穿着那件借来的衣服更显得可笑呢？会不会每个人包括她自己在内都能一眼识破这场借衣演戏的骗局？这样想着，她只敢慢吞吞地从侧面移步，逐渐接近镜面，似乎可以通过这种谦恭温良的表现来软化、愚弄这位铁面无私的法官。现在她已经面对这块明镜，离它很近了，可是仍旧双眸低垂，害怕抬头看这决定命运的一眼。正在这时，一楼下锣声又一次当当响起来：一点不能再迟疑了！她毅然鼓起勇气，像跳水运动员起跳之前那样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坚决地抬起头来正眼面对这块无情的玻璃。这一看，她立刻惊呆了！这猝不及防的一惊使她本能地倒退了一步。这是谁啊？这位窈窕的女郎是从哪里来的？但见她上身微微后仰，半张着嘴，瞪大眼睛盯往自己，目光里显然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惊异神情。这难道竟是自己吗？不可能！她并未说出这几个字，她有意不说出声来。但心里一想，嘴唇已经不由自主地动起来了。真奇怪啊：对面镜中小姐的嘴也蠕动了几下！

她惊得目瞪口呆，就是在梦里她也不敢想像自己会这样美，这样年轻，这样花枝招展；她从未见过这红红的、线条分明的嘴唇，这秀美的弯弯细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由李季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49，这金色秀发之下光亮的颈项，从未见过这闪闪发光的衣裳映衬之下自己那裸露的皮肉。她步步逼近，想在这一幅活动的画面中认识一下自己。虽然明知镜中就是自己，她却不敢承认这另一个我是真实的、持久的，恐惧不断地在她额间突突跳动，她害怕再靠近镜子半步会由于某个动作不慎而使这美好无比的图像化为乌有。不，这不可能是真的，她想。人怎么可能这样摇身一变而面目全非呢？因为，假如这确是真的，那么我岂不是很……她止住了，不敢想那个字，但这时镜中人猜出了她的心思，开始会心地微笑了，从一丝笑意逐渐增强，直到笑得那样满面春风。接着，一双欢笑的眼睛率真地、骄傲地从镜内端详着自己；那轻松自然的红红的嘴唇似乎在高兴地承认说：“是的，我是很美的啊。”

这样观看自己，惊叹自己，赞赏、发现自己，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自我陶醉感顾盼自己的身影，初次觉察到自己那获得了自由的胸脯在丝绸下面诱人地高高隆起法家战国时重要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看到自己在彩色辉映中的苗条身材和柔和线条，看到自己的双肩那么轻巧洒脱地裸露在连衣裙外面，像怒放的鲜花一般——这一切是多么让人心醉神迷

啊！一种好奇心突然升起：她很想看看这个意外新奇而苗条的身子运动中的姿态。她徐徐把身体转向一侧、同时往后扭头，考察这一动作的效果。此时又一次同镜中的姐妹那骄傲而满意的目光相遇，使她胆壮起来。她迅速后退三步，原来快动作也是美的！现在她大胆地蹑起脚尖，做了一个高级的舞蹈旋转动作，短裙飞舞起来，镜中人又微笑了：“妙极了！你身材多么苗条，体态多么轻盈啊！”她不禁感到关节一阵阵发痒，翩翩起舞的欲望有那样强烈的诱惑力，在她筋骨里压抑不住地阵阵躁动，她疾步跑回屋子中央，然后又健步朝镜子走去，镜子在微笑，在用她自己的眼睛微笑。她从四面八方，从各种角度观察、研究自己，向自己的影像献殷勤，这个发出迷人魅力的新我，能向她提供新的、无穷无尽的自我陶醉的乐趣，这人穿着美丽、青春焕发，一次又一次笑容满面地从镜子深处朝自己走来。她恨不得热烈拥抱这个新人，这个正是她自己的新人，她于是步步前移，离镜面愈来愈近，近到两人的眼珠都快要碰到一起了，两对眼珠，一对是她自己的活生生的眼珠，另外一对是镜中那影像的，她那灼热的嘴唇已轻轻地吻到镜中姐妹的嘴唇，以致由于呵气的缘故，一刹那间她感觉自己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一场自我发现的精彩表演：她不断做新动作，从而不断看到变了形的自我的各个新的侧面。这时楼下锣声第三次敲响了。她猛然惊醒过来，我的天，可不能让姨妈等自己啊，她一定已经在那里生气了。于是她赶紧披上大衣——那轻便的、颜色鲜艳的、用珍贵皮毛滚边的晚大衣。然后，在伸手拧电门关灯之前，她又向这令人心醉的镜子投去贪婪的告别的一瞥，是呀，再看一眼，再看最后一眼吧。又是那双熠熠闪光的眼睛，又一次看到那张既陌生而又是自己的嘴，沉浸在无比激动的狂喜之中！“太美了，太美了。”镜子对她微笑说，她娇羞地、欢腾雀跃地逃走了，出门后顺着走廊一直跑到姨妈的房间，清凉、柔软地随风飘舞的连衣裙，使她感到猛跑是一种快乐。她觉得自己好像被波浪托着，又像驾起了春风疾速前行，从孩提时起她还不曾这样轻捷、飞快地走过路呢！现在我们看到：一种变形的陶醉在一个人身上开始了。

“这件衣裳你穿上太合身了，简直同量尺寸做的一模一样，”姨妈见了她说道，“是啊，只要人年轻外篇，为慎懋赏伪托，在装束上就不需要多少异想天开的花招啰！一个裁缝只要在在他替人遮丑时才感觉棘手，而如果他要他显美，他是丝毫不会感到为难的。不过说正经的：这一件你穿上实在太体贴，我差点都认不出你来了；现在我才发现你的身材非常好。不过你的神态得再轻松点，你走起路来总是——我直说你可别见怪——那么心虚胆怯，老是猫着腰，战战兢兢缩成一团，像只挨雨淋的小猫。你还真得好好学学美国人走路的样子，轻松、自然，像顶风船那样高高昂起头。老天爷，要是让我能再年轻一回有多好哟！”克丽丝蒂娜脸红了。看起来，她的确一点没露馅，她现在的样子并不可笑，也没有一点土气。她这样想着时，姨妈继续对她的打扮评头品足，她用赞许的目光把克丽丝蒂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真是无可挑剔！唔，只是脖子这儿还缺点首饰。”于是她在自己的首饰盒里翻起来。“喏，这串珍珠项链你拿去戴上！哦，别担心，别害怕，傻丫头，这不是真的珍珠，真的那串放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个保险柜里了，我们确实不想把真的带到欧洲来送给你们这里的扒手。”这串珍珠凉丝丝的初戴很不习惯，它滴溜溜滚到克丽丝蒂娜那微微打战的裸露的脖子上。戴上后，姨妈退后几步，来一个全面的品评。“无可挑剔！你穿什么都好看。我要是个男人，一定很乐意好好把你打扮一番的。哎哟，走吧！我们可不能让安东尼再等下去了。他见了你一定会惊呆的！”

她们一起下楼去，这件新衣裙充分显露了她美丽的线条，穿着它缓步走下楼梯，克丽丝蒂娜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全身轻飘飘的，好像什么也没穿。详“精神现象学”。②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哲学运动的名，简直不像是在走，而像是在飘，她感到似乎楼梯是一级一级地、平滑地向上朝她迎来。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她们遇见了一位穿晚礼服的长者，他有一头整齐的白发，头缝分得像刀切一般笔直。他彬彬有礼地向姨妈打招呼，站住让两位女士先走。就在从他身旁经过的短促瞬间，克丽丝蒂娜感到他在特别注意地看自己，这是一个男子对女人的赞赏和几乎是敬畏的目光。这目光使她顿时两颊发热：在她以往的生活里，还从没有哪个有地位的男人，哪位真正的绅士，这样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同时又带着这样明显的赞赏目光向她致意呀。“这是埃尔金斯将军，也许你在战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吧。他现在是伦敦地理学会的会长。”姨妈介绍说，“在带兵的那些年里，他休假时去过西藏，在那里有一些大发现呢。他可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我要郑重地介绍你和他认识，认识这佼佼中的佼佼者，经常出入宫廷的人。”克丽丝蒂娜欣喜万分。一个多么高贵、多么见多识广的人啊！他初次见面就不蔑视自己，就不把自己看作跻身上流社会的旁观者，一个乔装打扮混进来的女人，不，他向她鞠了一个躬，像对一个贵族、对一个与自己身分相当的人一样。到这时候，她才感到自己取得合法地位了。

接下去，她的自信又一次得到鼓励而增强起来。她们还没有走到桌边，姨爹就同样大吃一

惊：“啊呀，哪里来的这位漂亮小姐！唔，半天不见“道”与“理”相区别，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以参验言辞，你就变得这么标致了！真是好看得要命——哦，对不起，我是想说：你真是好看极了。”克丽丝蒂娜再次感到自己由于浑身舒服而脸上泛起红晕，暖洋洋、麻酥酥的感觉一直沁入肺腑。“哟，姨爹，难道你也想恭维我不成？”她试图说句打趣话。“哪里，哪里！”老先生哈哈笑起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开始装模作样了。他那揉皱的衬衣前胸一下子被绷得平平整整，长辈的架子不见了。那双眼圈发红、夹在腮帮子两嘟噜肥肉中间的小眼睛，闪着好奇的、几乎是贪婪的光。少女出乎意料的标致，勾起了他的兴趣，使他乐不可支、异常兴奋，忽然变得伶牙俐齿了。他一边细细打量她，一面滔滔不绝地对少女的外貌发表了一连串行家的评论，弄得姨妈只好笑着挥手示意，叫他快别再那么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说下去，可别再讲这么多花言巧语，要向她献殷勤嘛，恐怕还是年轻人更合适些。这时，侍者们已经肃立恭候在一旁：他们像圣坛旁的侍童一样，毕恭毕敬地站在桌旁等候发话。克丽丝蒂娜心想：真奇怪啊，中午我怎么会那样害怕他们，害怕这些举止有礼、少言寡语、说话低声细气的男人？难道他们努力做的不正是要使客人感觉不出他们在旁边呆着吗？这样想着，她吃起来胆壮了。畏惧消失了，长途旅行带来的辘辘饥肠在大声报到了。她觉得饭菜从来没有这么香，津津有味地吃着易于消化的调料丰富的馅饼，吃着摆在一圈布置得精美绝伦的青菜当中的烤肉，还有那又嫩又酥的、人们不断用银制刀叉周到地布在她面前碟子里的美食，她什么也不用操心，什么也不用想。至于惊奇嘛，现在可以说已经丝毫没有有了，因为，凡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异常美好的呀，而最美的事就是她有幸能坐在这里，来到这灯火辉煌、高朋满座却又鸦雀无声的大厅，置身于一群衣着考究、十之八九非常显赫的人物中间；她是什么人啊，她……啊不，别想这些，人家允许你在这里呆几天，你这几天就别再想这些了，最使她觉得美味无比的要算葡萄酒了。这酒一定是用得得天独厚、饱尝南国阳光的葡萄酿造的，一定是来自遥远、幸福、美好的国度；盛在水晶般的薄酒杯中，它像琥珀一样透明，呷在口中甘甜清冽，像油一般滑润，咽下时咽喉无比舒畅。起初，克丽丝蒂娜只敢慢悠悠地、腼腆地微微呷两口，但后来，姨爹看到她显然喝着舒服，就兴致勃勃地不断灌她，她也抵挡不住诱惑，让他一杯又一杯地为自己斟满。于是不知不觉中，她不由自主地拉开了话匣子，笑声轻快得像开了瓶塞的香槟酒一样从她的喉咙里突然地迸发出来。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那欢快的泡沫竟是那样无忧无虑地横溢在言语之间；好像有一个恐惧的箍子，原先紧紧地裹束着她的心胸，而现在突然绷断了。也真是，为什么在这里要感到害怕呢？姨爹、姨妈，他们大家都这样好。周围这些温文尔雅、风采熠熠的人多漂亮、多讲究，是的，世界是多么美好，人生是多么美好啊。

姨爹叉开腿，舒适而心满意足地坐在对面：外甥女突然迸发的欢快情绪使他非常开心。他想到，要是自己能再回到青年时代，能紧紧接着这样一个欢快活泼、迸射着青春火花的女孩子，该有多痛快哟！他十分快活为自己主要的哲学活动方式，但否认关于分析真理和综合真，神清气爽，暮气全消，甚至有点过于放肆了。一向冷漠迟钝、爱发牢骚的他，现在却从被唤醒的记忆里把各式各样的笑料都抖搂出来，甚至连有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也搬出来了。他下意识地想点一把火，暖一暖自己这把老骨头。他像一只公猫那样发出舒服的呼噜声，穿着上衣已感到热了，腮帮子泛起不应有的红晕：你看，他突然像约丹斯画的豆王^①，那样，两颊被舒适和美酒涨得通红。他不停地向她祝酒，开怀畅饮，而当他正想再要一瓶香槟酒时，对他今晚的表现忍不住暗暗发笑的女监督——姨妈，把手放在他胳膊上，提醒他不要忘了医生的嘱咐。

^①约丹斯（1593-1678），尼德兰画家，曾作名画“豆王节”。荷兰民俗，每年一月六日庆祝“豆王节”，谁将点心里的豆子找出来就是“豆王”。

这时从隔壁大厅里传过来阵阵有节奏的喧闹声，铙钹的嚓嚓声、军鼓的咚咚声、笛子的嘟嘟声和小号的嘎嘎声响成一片，又好像有人在拼命拉风箱：这是伴舞的乐曲响起来了。老先生把他的巴西雪茄放在烟缸上，朝克丽丝蒂娜挤挤眼：“怎么样？瞧你那眼神儿，你是想去跳舞吧？”

“我只同你跳，姨爹。”她笑嘻嘻地献殷勤，（我的天，我该不是有点喝醉了吧？）她喉咙里老有一种滑稽的痒酥酥的感觉，不得不随时笑出声来，每句话总是伴随着一阵不可抗拒的银铃般的朗朗笑声。“别说得也太绝了！”姨爹嘟哝着笑道，“这里有很帅的小伙子，三个人岁数加起来也没有我大，哪一个都比我这头腿脚不灵便的老笨牛跳得好十倍，不过，好坏看你的，要是你不怕我老头子出你的丑，咱们这就去跳吧。”

他像毕德麦那时期^②的绅士那样温情脉脉、风度翩翩地把手伸给她，她拉起他的手，嘴里不停地说着，笑^②毕德麦耶时期，德国文学史上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年的一段时期，毕德麦耶

派表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生活。着，笑弯了腰，直起腰来又是一阵欢笑。姨妈也乐不可支地紧随在她和姨父身后走向舞厅。厅内乐声大作，灯火辉煌，色彩缤纷，座无虚席，宾客们向她们投来好奇的、和气的目光，侍者立即为她们摆好桌椅，每个人都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兴高采烈、那样殷勤好客，不需要多大勇气，你就可以纵身跳入这珠光宝气、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中去。安东尼姨爹的确不是一位跳舞行家，他胸前皮下脂肪堆积成了厚大的肉块，在背心下面随着每一个舞步上下颤悠，这位头发灰白、举动迟缓的先生领舞犹犹豫豫、笨手笨脚。可是，有音乐节拍可循，用不着他。这音乐切分音很多、震耳欲聋、狂热急速、令人晕眩，然而节奏却非常鲜明准确，是一种摄人心魄的魔鬼乐曲，敲在点子上的每一下饶钹，那震耳的声浪冲打着人的腮窝。但接下去，柔和的提琴声便悠然飘起，使你浑身上下每个关节都感到轻松舒坦，你只觉自己被这向前猛冲的节拍剧烈地摇晃着、翻滚着、揉搓着、催逼着不住地跳舞。这伙人像着了魔一样，演奏得极好，他们的外表也真的像魔鬼，像一群身穿号服、腰系锁链的魔鬼；这伙皮肤黝黑、穿着带金黄色钮扣的咖啡色上衣的阿根廷人，没有一个不在发狂似地演奏。瞧那边那个瘦子，戴着一副烁烁闪光的眼镜，狂热地在萨克管上吹出叽叽嘎嘎的声音，好像在烂醉如泥地开怀痛饮；他旁边那个胖子，满头鬃发，可以说比他更狂，他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激情弹琴，那样子让人觉得他似乎是在胡乱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敲击键盘；再看他的邻座，使劲咧开大嘴，连最边上一颗槽牙都露了出来，带着莫名其妙的狂怒在那里狼命撞铃敲鼓，谁都像被蝎子蜇了似地、像触电似地在椅子上来回挪动、折腾，像猴子一样摇头晃脑，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吹打着。然而，这劈头盖脸而来、弄得人天旋地转的噪音——她在跳舞时有这种感觉——同时却又非常精细准确，如同缝纫机的操作一样；所有这些黑人舞蹈似的夸张动作、咧嘴假笑、尖声夹白、手舞足蹈，还有那些震耳欲聋的呼叫和打趣，全都是对着镜子、照着乐谱一丝不差地排练出来的，这种做作的狂热，演技实在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舞厅里那些腿长腰细、因厚施香粉而脸色煞白的太太们，对这一套伎俩似乎是清楚的，你看，她们对这天晚上都要重复一遍的狂热不是显然无动于衷吗？她们脸上挂着脂粉涂的笑容，抹了红指甲的双手微微颤动着，懒懒地依偎在男舞伴的臂上，她们那怔怔直视的眼神说明她们心里在想着别的事，或许什么也没有想。惟独她这个外来者、舞场新手、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佬，不得不竭力掩饰自己的激动，不让人觉察自己狂喜的眼光，因为，只有她一个人被这蓄意挑逗、鲁莽冲撞，渗透了玩世不恭的狂热的音乐搅得全身血液滚滚翻腾。等到这阵吹吹打打、大声鼓噪的音乐戛然而止，周围突然一片寂静时，她不由得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仿佛好不容易脱离了险境。

姨爹呢，他也得意地喘着粗气，现在他终于有时间擦拭额上的汗水，好好歇歇气了。他拉着克丽丝蒂娜回到桌旁，步履间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态。这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姨妈已经为他们两人要来了清凉可口的冰镇桔汁。刚才克丽丝蒂娜还只是用神经感觉到、还没来得及形成思想和愿望：要是这会儿能喝上一杯法暑润喉的清凉饮料该有多痛快呀！而现在呢，压根儿不用她开口，一只漂着冰块的银杯已经摆在自己面前了。这简直是个童话世界，在这里，人的愿望总是在说出口之前就实现了：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怎能不幸福啊！

她兴冲冲地尽情吮吸这清冽、微带辣味的冰桔汁，似乎想用这根细细的麦秆吸尽世上一切甜美的琼浆玉液。她快活得心脏突突直跳，手指也痒痒的，很想施与一些温存。她情不自禁地四下观看，搜寻着爱抚的对象，以便把她洋溢满腔的幸福匀一些给别人分享，让自己心中灼人的感激的热流也能流出去感染别人。这时她看到了姨爹，这个好心肠的老头子，他坐在一把很深的安乐椅里，显得有些狼狈，不断地呼哧呼哧喘气，用手帕擦脸上的汗珠。为了使她愉快，他使出了最大的气力，也许已经劳累过度了，所以她自然由衷地感激他。她轻轻抚摩着他那支撑在椅子扶手上的、满是皱纹的又硬又重的手。老人顿时笑逐颜开，重又精神振作起来。他明白这个刚刚从休眠状态苏醒过来的年轻、羞怯的生命这时做出这个不能自持的举动意味着什么，而以慈父般的欣慰心情，领略着她眼神里饱含的感激之情。但是，仅仅感谢他而不同时感谢姨妈，难道是公正的吗？这一切全都是姨妈给的呀！能到这里来全靠姨妈，姨妈给了她慈爱的保护、给了她一身花枝招展的衣裳，使她在这富有的、梦幻般的世界里感到无比安全。想到这里，她伸出左手去拉住姨妈的手。于是，她同姨爹姨妈两个都更加贴心，笑盈盈地坐在灯火辉煌的大厅中，像一个偎依在圣诞树下的孩子。

这时音乐再次响起，这一曲比先前低沉、柔和、舒缓一些，那旋律宛如庄重的、闪光的黑色丝绸长裙在地上飘逸：这是一支探戈舞曲。姨爹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说，这回她可得原谅他了，他这个六十七岁老头的腿脚，对付不了这种灵活多变的交际舞啰。“不，姨爹，我也不想跳了，在这儿和你们一块儿坐坐比跳舞好一千倍呢。”她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一边说一边双手一左一右亲昵地拉着姨爹和姨妈。同亲人脉搏跳动在一起，置身在他们的庇护之下，她感

到万分舒适、万无一失。可是正在这时，有人在她面前鞠了一躬。这是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一张英武的脸膛被山区太阳晒得黝黑，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身上穿着一件有雪白衬胸的晚礼服。他按德国人的习惯，咔的一声并拢脚跟立正站好，十分得体地——操一口地道的北德口音——请求姨妈允许他同小姐跳舞。“真是荣幸极了。”姨妈微笑着说，心中为她的被保护人今晚一鸣惊人感到自豪。克丽丝蒂娜吃了一惊，膝盖微微摇晃着站了起来。在这么多漂亮的、服饰华美的女人中竟被一位不相识的高雅男子选中，使她感觉好像一把小锤敲在心上，既震惊又欣喜。她从惶惑的胸中长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就把微微发抖的手搭在这位高贵男子的肩上了。从第一步起她就感到这位技巧极为纯熟的舞伴领起舞来既轻松又果敢。她只需随着他那几乎觉察不出的推动，身子便跟他的旋转动作及各种舞步浑然一体；她只需驯顺地依随那令人神往的柔和节奏，脚步便仿佛着了魔似的完全合拍了。她从来没有这样跳过舞，竟能跳得如此轻松自如，连她自己感到十分惊讶。仿佛她穿上了这新衣服，摇身一变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仿佛她曾在一个被遗忘的梦中学过、练习过这种紧随和依偎的动作，要不，她怎么能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同另一个人的意志完全合拍呢？她突然觉得自己的步履和舞姿像在一个甜美的梦中一样稳健；她的头微微后仰，就像靠在一个软如浮云的枕头上，半闭双眼，绸衣下胸脯微微起伏着，飘飘欲仙，似乎身不由己，像羽毛般轻飘飘地在大厅中浮游。有几次，当她暂时从这种仿佛在波涛翻滚的海洋随波漂游的感觉里抬起头来，看到自己近旁的陌生面孔时，她似乎觉得那人威严的眸子里露出满意的、会心的笑意，于是每一次她也都更亲切地握紧那只陌生的、领舞的手。她心底蓦地闪现出一种朦胧的恐惧，一点小小的悸动，掺和着痒酥酥的、几乎是情欲般的感觉：哎呀，要是这双坚硬的男性的手更紧地捏住你的手腕，要是这个有着一张高傲的、饱经世故的脸的陌生男人突然紧紧抓住你，把你猛地搂在怀里怎么办？你还有力量反抗吗？难道自己不会完全解除武装，如同现在只不过是服服帖帖地跳舞一样，到那时百依百顺地扑到他怀里？在不知不觉中，这些一半属于下意识的思想里包含着欲念，也缓缓流入她那越来越放松、越来越驯服的四肢了，这时，人群中已有少数人开始向这一对配合得完美无缺的舞伴投来注意的目光，而她呢，在移动舞步时再次强烈地感到被人钦羡、受到围观那种飘飘然的滋味。她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温顺地同领舞的对方配合默契，同他的呼吸、动作完全融为一体。同时，今晚新发现的、对自己肉体的爱，似乎穿过无数刚张开毛孔源源不断地涌进她的心房，使她的心灵饱含激情，准备迎接新的，从未体验过的感受。

舞毕，这位头发金黄的高个子男人——据他自我介绍，他是格拉德巴赫^①来的工程师——彬彬有礼地伴她回到姨爹桌旁。在他把手臂从她身上拿开，那小小的接触面上的暖气骤然消失的一瞬间，她立时感到全身变得柔弱、渺小，似乎由于接触中断，新获得的力量也随之部分流失了。坐下时，她还有些神思恍惚。她心里充满幸福感，向姨爹微微笑着。姨爹亲切地招呼她坐下来，但激动中她一开始竟没有发现他们桌旁还坐着第三者：埃尔金斯将军。现在，他彬彬有礼地站起来鞠了一躬，他是特地来请姨妈介绍他同这个可爱的姑娘认识的。此刻他挺直身子、毕恭毕敬地站在她前面，威严的脸低垂着，就像对一位尊贵的夫人那样。克丽丝蒂娜吓坏了，赶紧稳住自己慌乱的情绪。老天爷，同这样一位出身高贵、声名显赫的人物说什么才好啊？姨妈说所有报纸都登过他的照片，他甚至还上了电影呢！可她没想到，反而是埃尔金斯将军首先向她表示歉意，请她原谅他德语说得很差。他说，他虽然在海德堡上过大学，可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唉，光阴似箭，不服老不行了，要是他斗胆请她跳下一个舞，那么她这位跳舞如此出色的小姐是一定会海涵他这个老朽的吧：他的左腿里还有在伊普雷^②作战时留下的一块弹片呢。不过说到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要想办成一点事情，只有宽大为怀才行，克丽丝蒂娜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直到过了一阵，当她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同他跳舞时，她才吃惊地发现社交应酬对她来说竟一下子变得这样轻而易举！我究竟是什么人？她不寒而栗地想道。我究竟是怎么啦？为什么这一切我突然全都会了？我的舞姿多么美好，动作多么轻捷，可我本来是笨手笨脚，动作生硬的，这一点舞蹈老师是说过的呀。现在呢，倒像是我在带他，而不是他在带我了！还有，我的谈吐又是多么流畅，也许根本就不那么傻气！你瞧，这个大人物不是在和颜悦色地听着我讲吗？究竟是这件衣裳、这里的环境使我变得判若两人了呢，还是这一切能

力原本就在我身上存在着，仅仅因为我一直胆小、太拘谨而没有外露？母亲不是经常数落我，说这是我的毛病吗？也许这一切压根就不那么困难，也许整个人生比我想像的要容易万倍，关键是要有勇气，要自爱、自信，做到了这一点，就会有神力自天而降了。

①格拉德巴赫，德国一城市。

②伊普雷，比利时西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这里有过几次激战。

舞罢，埃尔金斯将军又带着她缓慢地、从容地在大厅里巡行。她骄傲地挽着他的胳膊，感到在自己昂然直视前方时，颈项十分挺拔有力，自己也由于这昂首挺胸的姿态而更年轻、更美丽了。在谈话中，她直率地向埃尔金斯将军承认自己是初次来到这里，恩加丁最脍炙入口的地方，马洛亚和锡尔斯玛丽亚①还没有去过，埃尔金斯对她这一表白的反应显然是高兴，而不是瞧不起。“既然如此，那么你能否赏光，明早同我一起坐我的车子去马洛亚看看呢？”“那简直太高兴了。”她受宠若惊地说，同时满怀感激——她从哪里突然来了勇气？——几乎是伙伴式地紧握这位高贵的老者的手。自从众人简直是争先恐后地向她献殷勤，自从她看到，在这个地方，一次匆匆的晤面也会完全变成热情坦率的交谈；而在那边，在她所生活的那个狭小天地里，人与人却互相嫉妒，看见别人面包上的黄油和手指上的戒指就眼红，她便愈来愈感到这个今天早上还对自己充满敌意的大厅像自己的家一样亲切温暖，愈来愈对自己充满自信了。她欢天喜地向姨爹姨妈传达了将军对自己的盛情邀请，可是，别人并不给她多少说话的时间。那个德国工程师再次来请她跳舞，他毫不避讳地横穿大厅，大步朝她走来。通过工程师，她结识了一位法国医生，通过姨爹又认识了他的一个美国朋友，此外还认识了许多许多人，他们的名字她在激动无比的欢欣中差不多完全没有听清楚，这也难怪啊，她十年里也没有这两个小时内接触这么多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情趣高雅的人们。他们请她跳舞，敬她香酒、甜酒、邀她出游，约她爬山，谁都情急意切地想认识她，谁都以殷勤好客的热情宠爱着她，这种殷勤和热情，看来这里所有的人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你简直成了大明星了，孩子。”姨妈悄悄在她耳边说，她为自己的被保护人今晚轰动全场而颇有得意之色。直到看见姨爹在那里使劲憋住呵欠，两位女士这才觉察到，老头子已经逐渐感到累了。他一开始虽然也硬充好汉，不肯承认自己其实已很明显的疲劳，但终于顶不住不认输了。“对，恐怕我们三个都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别想一口吃个胖子。明天又有一整天时间，We will make a good job of it②”克丽丝蒂娜又看了一眼这间奇妙的大厅，但见各种枝形吊灯、烛形电灯把大厅照得通明透亮，空气在乐声和熙攘的人声中微微震颤：她此时觉得好像自己是刚刚浴罢归岸，浑身清新凉爽，每根神经都在欣喜地颤抖，每个毛孔都无比舒坦。她感激地拉过老人的胳膊，微微托起，迅速俯身下去，怀着无法抑制的激动心情吻了吻那只满是皱纹的手。

①马洛亚和锡尔斯均为上恩加丁疗养地，锡尔斯玛丽亚是锡尔斯的一景。

②英语：我们要好好过一过。

又是独自一人在房里了，她惊奇、迷惘，对自己、对突然又笼罩着周围一切的寂静感到吃惊：现在她才觉出在松松的衣裙下自己的皮肉烧得滚烫滚烫。猛然间她感到这屋子像笼子一样狭窄，自己那由于过分兴奋激动而热血翻腾、心潮澎湃的身子，绷得太紧了。于是她嗖的一声推开了阳台门，顷刻间，雪后的清新空气便像决堤的激流，猛烈冲刷着她裸露的双肩，现在她不再觉得憋得慌，呼吸又恢复正常，变得自然、均匀了。她信步走到阳台上，轻轻打了个寒战，一时又沉浸在幸福里：因为自己这个炽热的、激情满腔的身子突然面对寥廓空旷的夜景，可以让自己这颗弱小的凡人之心，在这浩瀚的莽莽苍穹之中单人独马、左奔右突地自由跳动了！这里也是一片寂静，但是同屋里那种用人工的厚墙制造出来的寂静相比，这自然的寂静有着压倒一切的宏大气势，这里的鸦雀无声不会令人感到窒息，而是使人心胸开阔、轻松舒畅。先前映着火红晚霞的群山，此时静卧在自身的黑影之中，像一只只蜷伏着的硕大无朋的黑猫，人只能瞥见星星点点的积雪，像黑猫的眼睛忽闪忽闪地发亮。差不多快到圆月了，在一轮明月的乳白色光辉中，空气几乎纹丝不动。月亮像一颗表面稍微有些粗糙的黄色大珍珠，在远处钻石般闪光的群山间浮游，凭借它那淡淡的、清凉的光，人只能依稀辨认雾濛濛的山谷的轮廓。以前她还从未感受过这种不是凡人一般沉寂、而是神仙一般肃穆的夜景，它具有如此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易如反掌地就把人的心灵征服了。但是，此刻她的全部激情都已悄然流入这万籁俱寂的夜色之中，她屏气凝神，久久地、久久地谛听着这无边的夜的宁静，让自己在情感上同它融合为一。正听得出神，突然像天外飞来一般，仿佛有一块青铜隆隆翻滚着进入了这凝滞不

动的空气：原来是下面山谷里响起了教堂钟声，左右两侧的岩壁，惊慌地将这铜球不断地推挡回去。克丽丝蒂娜也猛地一惊，好像被钟锤击中了心窝，然后又凝神细听。铜钟的响声再次隆隆滚入雾海，接着又是一下，又是一下。她屏住呼吸一下一下地数着：九、十、十一、十二：半夜了！这可能吗？这么久才刚到半夜吗？这就是说，她来到这里不过才十二个钟头！来时她是那样羞涩、胆怯、惶然不知所措，内心何等枯干、渺小、卑微啊！从那时到现在真的才仅仅一天？不，才仅仅半天吗？在这一瞬间，这个感情的震撼一直达于内心深处、幸福的热流在胸膛间奔腾激荡的人，初次体会到：人的心灵是用一种多么神奇、多么精妙而柔韧的纤维织就的啊！你看，只需一桩经历，就足以使它无限地扩大，从而能在它那本来很小的空间里容纳下整整一个世界。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就连睡眠也与原先迥然不同：它更为深沉、致密；更加使人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是一种沉甸甸的酣睡。醒来时，克丽丝蒂娜不得不从最深处、从以前从未达到过的深度，把完全被酣梦淹没的感官打捞起来，而沉没在深水中的知觉，只能吃力地、缓慢地、好像从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里一点一点捞上来。醒来后她第一个心理活动是：不知什么时间了？还没有睁开的眼皮感觉出：亮亮的，屋里一定有光，一定是天亮了。紧随这个朦胧模糊的感觉而来的是恐惧的念头（这恐惧一直伴她进入深沉的梦乡）：糟了，要耽误上班了！绝不能迟到！接下去，十年来深深嵌进脑中的思想链条便自动地、下意识地一环扣一环转动起来：闹钟马上就要响了……现在可不能再睡着了……职责，职责，职责……快起床，八点就上班，而上班前还得生火、煮咖啡、取牛奶、烤面包、收拾房间、给妈妈换绷带、为午饭作准备，还有什么呢？……今天我不是还有件事非做不可吗？……哦、对了，要把钱给杂货店老板娘送去，她昨天就来催过了……不，千万别再打盹睡着了，作好准备：闹铃一响马上就起来……可是，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闹钟这么半天不响？……是坏了，还是忘了上弦……为什么老不响，屋里不是早就亮了吗？……哎呀，我的老天，也许我已经睡过了头，现在已经七点了、八点了、甚至已经九点了，人家已经在窗口骂开了，就像那一回我因为身体很不舒服去晚了，他们马上就要去局里告诉我的状……而现在正是大裁员的时候啊……老天保佑，可千万不能迟到，不能睡过头啊……害怕误了时间这种恐惧心理，多年来咬噬着她，像鼯鼠一样一直钻进她的睡梦——这块黑糊糊的土地——的最深处。这种恐惧此刻使她在睡眠惺忪、神志模糊中感到揪心的疼痛，以致她身上那最后一层薄薄的睡意骤然消释，眼皮猛地一下睁开了。

哟，我这是——她惊骇地、怯怯地抬眼看天花板——我究竟躺在什么地方啊？——我——我遇上了什么事？她眼前出现的不再是每天习以为常的被煤烟熏得漆黑、满是灰糊糊的蜘蛛网、架在黑黢黢的木梁上的歪歪斜斜的阁楼屋顶，而是一块方方整整、光洁耀眼的天花板，十分精致地嵌在四周镀金壁架中间。噫，屋里怎么一下子这样明亮？唔，一定是夜里突然新开了一扇窗子吧？我在哪儿？我究竟在哪儿？她迷离恍惚地使劲盯着自己的双手看。可它们今天不像往常那样放在那床又旧又破、打了补丁的褐色驼毛单子上，被子也突然变成了新的，又轻巧又柔软，碧蓝的底上绣着淡红的花。不！——看到这情景之后的第一个闪念——这不是我的床！不！——第二个念头闪过，她忽地坐起身来——这不是我的房间！然后，第三个心灵的悸动更加激烈，促使她向整个房间投去清醒的一瞥，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度假、假期、自由、瑞士、姨妈、姨爹、富丽堂皇的宾馆！这里没有恐惧、没有职责、没有工作、没有时间、没有闹钟！没有炉灶，没有恐惧、没人等着，没人催逼，十年来不停地转动着、磨碎了她的生命的那个沉重不堪的磨盘，现在第一次停住了。你可以——这儿这张床多么暖和、柔软、舒适，使人浑身酥软慵倦——躺着不动，安详地、泰然地体会血管里的血液汨汨流动，感受这经过精致纤巧的窗帘皱褶过滤而异常柔和的阳光，它在等候你去充分享用，领略这清凉爽快的皮肤上感觉到的适意的温煦。你可以毫无顾忌、心安理得、懒洋洋地再次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可以自由自在地舒展筋骨，你是自己的主人了。你甚至可以——现在她记起来姨妈告诉过她——按一下床头这个按钮（按钮底下有一张和邮票一般大小的服务员相片），是呀，你什么事也不用做，只消把胳膊伸到按钮那里，手指轻轻一按，——简直是童话般的神奇！——两分钟后门就开了，原来是一个服务员敲了敲门恭恭敬敬地走进屋来，把一辆装着小橡皮轮的精美绝伦、玲珑别致的小车推到自己床前（她在姨妈那里见过这样的小车，曾羡慕不已），上面放着咖啡、茶或者巧克力，你想吃什么就送什么，盛放在漂亮的杯盘里，旁边还摆着几块雪白的锦缎餐巾。早点就这样一下子摆到你面前，你不用磨咖啡豆，不用笼火、不用光脚穿拖鞋、不用拖着冷得发抖的腿围着锅台转，不，一切都现现成成地送到房间里来了：乳白的点心、金黄的蜂蜜，还有好多像昨天那样的珍馐佳肴，乘着魔橇咕噜咕噜一直开你到床边，开到这张又暖和又柔软的床前，完全不用你自己劳神，用不着你动一个小拇指。或者你还可以按另外一个按钮，那旁边的黄铜牌子上是一个头戴小白帽的少女头像，你手指刚一按下去，她就轻轻敲门，异常敏捷地

走进来。她穿一身黑色连衣裙，腰间系着干净的围裙，进来就开口问小姐有什么吩咐，要不要打开百叶窗，要不要拉开窗帘、拉开多少，要不要这会儿就准备洗澡水。在这个神奇的童话世界里，你可以提出千千万万个愿望，而每个愿望都一眨眼就实现了。这里你想要什么都行，想做什么都行，可又不是非想不可，非做不可。你可以按铃也可以不按铃，可以起床也可以不起床，可以再睡一觉或者就这样躺着不动，一切听便，可以睁着眼睛，也可以闭上眼睛让各种美好的、悠悠忽忽的遐想像清凉甘美的泉水流遍全身。或者，你可以什么也不想，而只是恣意领略这舒坦的、朦朦胧胧的、若即若离的情趣：时间是你的仆人，你并不是时间的奴隶啊。你不是被这每时每秒都在疯狂转动着的时间风车驱赶着，而是坐在一只收起桨的小船里，闭着眼睛在时间的长河中随波荡漾。克丽丝蒂娜就这样躺在床上，沉浸在遐想中，纵情享受着、体味着这种新的感受，谛听着自己那激动的热血在汨汨奔流，像星期日早晨远处传来的铮铮铃声一样。

但是，千万不要这样！——她一个猛劲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现在可别老是胡思乱想尽做美梦了！这绝无仅有的好时光一点一滴也浪费不得，这每时每刻都能赐予赏心乐事的时光一丝一毫也糟蹋不得！要是想做美梦，等将来回家以后，长年累月每天夜里躺在那嘎吱作响、又糟又朽的硬垫子木床上还有的是时间。白天，农民在地里劳动，你在那墨渍斑斑的办公桌旁坐着，听着墙上那永远不讲情面的挂钟嘀嗒嘀嗒的单调声响，活像一个在屋里踱来踱去的、吹毛求疵的监工——在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尽情梦想。因为在那样的地方，醒着不如做梦，而在这个世外仙境里，睡觉就是浪费！于是，她又一个猛劲，刷地从床上跳下来，额头和颈项一阵凉风掠过，顿觉神清气爽，唔，现在赶紧穿上新衣服——啊，这些内衣多软，多平滑！昨晚入睡以后，她的身体便忘掉了这一新的感觉，这时，她的皮肉再次享受着这高级衣料给予她的温存的依偎和柔情的爱抚。可是，快别在这些小事上耽误时间了，莫再迟延了，走吧，走吧，走吧，快离开这房间到外面去，随便到哪个地方去，更强烈地体味一下这欢欣、这自由，痛快地活动活动手脚，美美地饱一饱眼福，打起精神、加倍地打起精神，瞪大双眼，竖起耳朵，张开毛孔，尽情地吮吸这一切吧！她急急忙忙套上运动衫，扣上帽子，一阵风似地跑下楼去。

宾馆的走道空空荡荡的，还蒙在灰濛濛的晨曦里，只有几个穿露袖号衣的侍者在楼下大厅里用电力吸尘器清扫地毯。值夜班的门房用肿胀的眼睛惊奇地打量着这位一大早就起来的客人，愣了一会神才睡眼惺忪地向她行了个脱帽礼。可怜的人儿！原来这里也有沉重的公务，也有别人看不见的工作，也有工资微薄的苦差使，也有人不得不起床、不得不准时上班啊！可是现在想这些干什么？这同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只想体验我自己的生活的，不想考虑别人，现在只有我，只有我一个人，往前走，别回头，一直走出去，到那呼呼的寒风中去，它像一块冰凉的手巾，一把将眼皮、嘴唇和面颊上的倦意洗得干干净净，使人顿觉精神抖擞。好家伙，这山里的空气真够冷的，真是刺骨凉啊——对付的办法只有跑步，跑得全身发热，顺着这条路一直跑下去，总会通到某一个去处的，不论走到哪里，在这高山地区，反正什么都是新鲜而奇妙的。

一旦迈开大步朝前走，克丽丝蒂娜才觉察到，这里的早晨是多么出人意料地空旷而冷清。昨天中午潮水般涌流在路上的人群，在这六点钟的清晨，看来都蜷缩在一个个石板箱子似的旅馆里，甚至连大自然也还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一片灰蒙蒙的、催人入眠的睡梦中。太空寂然无声，昨晚如水的月光已悄然遁去，眨眼的星星匿迹了，天上绚丽的异彩消失了，岩石隐没在一片雾霭中，像一块块冰冷的黑铁黯然失色。只有厚厚的云层在最高处的山巅之间急速移动，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牵动它们、拉扯它们。间或有一片浮云从那厚重的云堆里游离开去，像一团扁平的、雪白的棉花，朝着更高、更明亮的太空升腾。它升得愈高，神秘莫测的光就给它那变幻不定的轮廓涂上愈加浓郁饱满的色彩，并给它绘上一圈金边：看来，太阳肯定就在近处，就在这群峰后面某处冉冉升起。你还看不见它，但四周的大气已经感到它那袭人的暖流，气浪已经在急切地运动了。对，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上！上！再往上走走，唔，干脆就走这条像花园小径般铺满细砂的、不太陡峭的盘山道吧！它不会很难走的，真的，沿这条路上山简直太好走、太轻松了：没有登过高山的她惊奇万分地发现，自己的腿关节竟一下子变得非常听话，十分富有弹跳力，感觉着这条曲曲弯弯的路、这轻巧而有浮力的空气仿佛自然而然地将她的身体托起，急速向上推去！太好了，在这股劲风的吹拂下，全身很快就热乎乎的了。她三把两把摘掉手套，脱去运动衫；摘下帽子：不光是嘴唇和胸肺，也得让躁动的皮肉吮吸吮吸这振奋精神的新鲜空气啊！她走得愈快，脚下步履也就愈加轻捷如飞。本来，她这时应该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因为心脏在胸膛内小鹿般乱撞，脉搏在耳中嗵嗵直响，太阳穴也突突跳个不停，而且，现在休息几秒钟，从这第一个大转弯处俯瞰山下，还可以看到绝美的景色：片片树林从它们的络络青丝中喷吐出层层氤氲雾气，条条公路像一道道整齐的白色在一片葱绿中伸展

开去，还有那条河，宛如一柄土耳其长剑，弯弯曲曲，寒光闪闪；而另一边，此刻一轮旭日的金色霞光正从峰顶的一个缺口处像拉开闸门一般突然奔泻出来。在一鼓作气向上猛跑的过程中，她也感到了这万千气象，可是，浑身是劲、健步如飞的她这时根本就停不下来。前进！前进！胸膛里咚咚的鼓声在激励着她；前进！前进！筋骨里拨响的琴弦在催促着她。于是，这充满火热激情的身躯陶醉在自身迸发出来的青春朝气里，一刻不停地快跑，连续不断地攀登，不知自己跑了多久，不知爬到了多高的山上，也不知是往哪里跑。这样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她终于来到一个视野十分开阔的所在，这是一块突出的岩石，前沿呈半圆形，酷似一座空中舞台，跑到这里她一下扑倒在草地上：行了！今天够尽兴的了！她感觉略微有点头晕，但浑身出奇地舒坦，眼皮下血脉在突突躁动，皮肤被山风扑打得火辣辣的，好像要炸裂开来。但是，所有这一切肉体上的感觉，虽说近乎疼痛，而对这个陶醉在自我中的女子却只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鲜乐趣，在这种暴风骤雨般狂放不羁的剧烈的全身运动中，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年轻和充满活力。她以前连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身上的血液竟能如此急速地在血管里汹涌奔流，从而使每根血管都那样富有弹性地猛烈伸展、收缩，这真是美不可言，其乐无穷，她还从来没有像这时，在这无限美好、令人陶醉的劳累中那样，如此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年轻的身躯竟这样轻巧敏捷、健壮美丽。阳光洒遍全身，沐浴着清新强劲的山风，舒适地张开双臂，手指抚弄着冰凉彻骨、香气袭人的阿尔卑斯山青苔，头上是片片白云在梦想不到的澄莹碧蓝的天空中遨游，脚下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壮丽全景，她就这样躺卧着，舒坦地、飘飘忽忽地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既是神志清醒、又是意态朦胧地尽情谛听着自己汹涌起伏、奔腾澎湃的心潮，领略着自然世界目不暇接的万千气象。就这样躺着过了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直到太阳烤得嘴唇热烘烘的，她才倏地一跃而起，迅速采集了几朵散发着朝露凉气，花瓣里还藏着窸窣作响的细小冰莹的山花，又信手摘了些刺柏、龙胆和鼠尾草，就匆匆下山了。起初她还像个旅游者那样迈着稳健、谨慎的步子，有节奏地快步疾行。但是由于往下走时重力的作用，走路渐渐变成了连跑带跳，她也乐滋滋地听凭身体十分危险地随着这股拉力向下冲去。她越跑越快，越跑越猛，越跑越勇，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像驾着清风，快活、自信、心情无比舒畅，嗓子痒痒地恨不得引吭高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一溜烟向山谷飞奔而去，裙子在空中摆动，头发在风中飘舞。

宾馆大门前，在约定的时间早晨九点钟，年轻的德国工程师穿好了运动服站在那里，等着教练来和他打网球。现在要在潮湿的长凳上坐下还嫌太冷，晨风那冰凉的尖尖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从他那敞开的领口伸进薄薄的白衬衫里去；于是，他跺着脚急速地来回走动，同时使劲挥动网球拍，这样可以使手上暖和些。真糟糕，教练老是不来，难道他睡过头了不成？工程师焦急地东张西望，在一次偶然抬头向山间小路望去时，他发现那边高处有一件奇怪的东西，一个小小的亮点，由于距离很远，看上去像条小虫，忽闪忽闪地，以奇特的方式弹跳着旋风般顺着小路骨碌下来，哟，那是什么呀？可惜望远镜不在身边。不过那东西越来越近了。那个亮点，那个花哨的、欢蹦乱跳的玩意儿，马上就可以看清了。工程师把手当做遮阳放在眼睛上，看明白那是一个人，这个人正在风驰电掣般地从山上冲下来，看样子十之八九是个女人或者是姑娘，她的胳膊前后摆动着，头发呼啦啦飞舞着，真像是乘长风而来呢。好家伙，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这样全速往下猛冲，可真太危险了，简直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儿青，不过，这种呼啸而下的迅跑却也煞是好看，这位运动员情不自禁地跨前一步，似便更清楚地观看这从山顶猛冲下来的女郎。他看到少女宛若清晨的仙子，头发在身后飘拂着，手臂像狂欢节舞蹈那样激烈地挥动着，集勇敢和朝气于一身，他还看不清她的脸，跑得飞快，加上初升太阳的反光，使她的面容扑朔迷离难以辨认。可是，如果她要到宾馆去的话，总归是要经过这网球场的吧，山路是一直通到这里的。现在她越来越近了，已经有小石子从路上滚落下来，已经听得见她转过前面弯子的脚步声。突然间，她一阵风似的来到他面前，全身一震，猛地一惊，站住了。她不得不开一个急刹车，以免将这位有意挡住她去路的男子撞倒。猛一停住时身子往后一顿，头发完全甩到了后边，汗湿的裙子凉飕飕地扑打在腿上。她惊愕地、气喘吁吁地站在他面前，与他相隔不到一臂距离。可是紧接着，这突如其来的震惊便消融在一阵爽朗的笑声里。原来她认出了昨天的舞伴：“啊，是您呀，”她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差点把您撞倒了。”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笑容可掬地、甚至可以说兴高采烈地打量着她，只见她神采飞扬地站在自己面前，双颊被寒风冻得通红，胸脯喘吁吁地起伏着，激越昂扬的情绪仍遍布全身。这种体现着青春和力量的风韵，使这个健壮的男子看得入了迷，只是一个劲儿怔怔地瞅着她，过了一会儿，他才恢复了常态，说道：“您真了不起！这才叫速度呢。我敢说，哪一个有名的登山导游都比不上您！不过……”他又一次用打量、赞许的目光看着她，再次微笑着说：“要是我也有像您这样年轻、健美的身体，我会更小心些，不拿性命去冒险。您对自己的安全太不

在意了！幸好只有我一个人看见，没让您姨妈撞见。另外，您最好也别独个儿清早去爬山。如果您哪天需要一个对登山略知一二的人陪同，那么，在下斗胆自荐，愿意效劳。”说着他又看着她，而她觉着自己被他那突如其来的、一见倾心般热烈追求的目光弄得难为情起来。从来还没有哪个男人这样热烈、这样倾慕地注视过她，现在她感到这种新的、痒酥酥美滋滋的乐趣一直深深沁入肺腑。为摆脱尴尬局面，她把她的花束拿给他看，“您瞧，这是我的战利品！刚从山上摘来的，您说，这花难道不是非常美吗？”“唔，是太美了。”他声音有些生硬地回答着，同时两眼却越过鲜花盯着她的眼睛。面对他对自己这种强烈、急切、几乎是缠住不肯罢手的倾慕，她越来越觉得发窘了。“对不起，现在我得去吃早点了，”她表示歉意地说，“恐怕现在就已经太晚了。”说完就打算从他身边走过去。他欠了欠身，给她让出路来，但走过去之后，凭着女人那准确无误的本能，她能觉出这个男子仍在身后目送着她；这促使她禁不住在举步、转身时暗暗挺起胸脯。正如山花那浓郁的气息和弥漫着清香、令人神清气爽的山间空气那样，此时，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也渗入了她的血液：有一个男人为她的美丽所倾倒，说不定已经在热恋着她了呢。

走进大厅时，这种自我陶醉的心情仍在她胸中激荡。她觉得室内的空气一下子变得非常闷热，身上的衣服突然又紧又重。在衣帽间她摘下帽子，脱掉运动衫，解下腰带，甩掉这一切束缚人，压抑人的玩意儿，简直恨不得一把将所有衣服从激动得痒酥酥的皮肉上扒下来才痛快。当她冷不防出现在大厅门口时，坐在早餐桌旁的二老不由得大为惊异了：她步履矫健、两颊红润、容光焕发、喘息未定，看上去不知怎的似乎比昨天个子更高了，身体更健康了，体态更轻盈了。她将采来的那把还带着露水湿气、闪烁着晶莹明亮的冰凌的阿尔卑斯山蓝花放到姨妈面前。“这是我今天给你摘的，在很高很高的……我也不知那山叫什么名字，我是信步跑上去的。喏，”——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真是太美了。”姨妈用赞赏的目光瞧着她。“你这个调皮鬼！从床上爬起来，连早饭也不吃就跑上山去！唔，你给我们这些老家伙做出了好样子，这样活动活动可能比做多少次按摩还灵呢！But look^①，安东尼，你好好看看她，简直都认不出来了，那小脸蛋真是喝饱了山里的风！你真是一身朝气、满脸春风啊，孩子！好了，现在就给我们讲讲从哪儿弄来的这些花吧。”克丽丝蒂娜讲起来了，她没有觉察到自己一边滔滔不绝他讲着，一边吃的竟那样快、那样出奇地多、那样津津有味，黄油、蜂蜜、果酱几下子就光了，老先生乐呵呵地挤挤眼，向面带微笑的服务员示意重新添满装面包的篮子——可口的、白生生的月牙形小面包。她呢，讲得眉飞色舞，忘乎所以，一点没有注意到二老对她那饿狼般的食欲先是颌首微笑，继而便越来越明显地表示惊异，她只感觉到满脸寒气消失后，面颊热乎乎的，异常舒适。她全身轻松，一边大口咀嚼一边谈笑风生，不时旁若无人地靠在安乐椅背上爽朗地欢笑，二老那和蔼可亲的表情又不断地给她打气，于是她那多时蓄积在胸的热情，便决堤一般哗哗不停地奔流出来。说着说着，她突然把双臂向两旁张开，完全不顾四邻许多惊奇的目光在注视着她，叫道：“哎呀姨妈，今天早上我真觉得好像自己是头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呼吸呢！”

①英语：你瞧。

这天的第一炮打响了。接着，这激情的潮水便一整天沿着不断更新的河道呼啸奔腾下去。十点整，在她登山后饥肠辘辘地饱餐一顿，把篮里的面包一扫而空，还没有离开早餐饭桌的时候，埃尔金斯将军便身穿笔挺的运动服出现了，他是如约来邀她驱车出游的。他十分尊重地跟在她身后，伴送她来到他的卧车旁——一辆非常讲究的英国轿车，锃光瓦亮、光可鉴人，司机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俨然就是一位英国绅士；埃尔金斯将军先替她平整一下座位，铺上毛毯，然后才在她身旁就坐，坐下前还特地再次微微脱帽向她致意，这一番尊重的举动使克丽丝蒂娜有点惶恐不安，这个人对她这样异乎寻常的彬彬有礼，几乎到了恭顺的程度，使她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我是什么人呀，她想，值得他这样敬重？天哪，他哪里知道我原来呆的地方呀：我被人紧紧地钉在邮局写字台后边的旧椅子上，像颗螺丝钉被拧紧在机器上，尽干些腻味的低三下四的小工活而永远不得脱身！但是，方向盘一动，汽车像离弦的箭一

般倏地驶出，这乍猛增快的速度顿时把任何回忆的烟雾都驱散了。汽车驶过这疗养地小镇的几条狭窄街道，在这里引擎那巨大的潜力不可能充分发挥，于是她带着孩子般的得意心情，看着一群不相识的人啧啧称赞地围观这辆高级轿车，因为它的牌号即便在这里也高贵得引人注目，同时她也洋洋得意地看到，许许多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到自己——这个被误认为是车子女主人的她的身上，目光里充满了含蓄而又很明显的羡慕和敬畏之情。埃尔金斯将军熟谙地理，他给她讲解车外的风景、名胜，像所有的行家谈起他们在行的事来那样，讲得细致而具体，不过少女听他讲话时那种身子稍稍前倾、聚精会神侧耳谛听的神态，显然也使他谈兴倍增。他那略嫌光秃的、冷漠无表情的脸，逐渐失去英国人常有的那种冷若冰霜的严峻表情，每当听到她说“哦”或是“太美了”，看到她在出现新的景致时兴高采烈地扭头观看时，一丝和蔼的微笑便浮上他的脸庞，使得那略嫌干瘪的嘴唇显得比较柔和了。他带着一抹近乎伤感的笑意，不断从旁边偷觑她的侧面，渐渐地，她那奔放的热情使他变得不那么严肃、矜持了，司机开得越来越快。舒适安逸的卧车像在地毯上一般柔和无声地飞速滑行，上坡时也没有任何刺耳的声音从它那钢铁的胸膛里发出来而让人觉得它有那么一点点吃力，无论多险要的急转弯它都能机敏而灵巧地适应而安然行驶过去。惟有迎面扑来的愈来愈猛的气流，才使人感觉出车速在增加，而非常舒适的、万无一失的安全感同驱车兜风的乐趣糅合在一起，又着实令人心醉。他们向一个山谷驰去，光线越来越暗，威武峥嵘的岩石扑面而来。到了一个山口，司机终于停住了车。“这是马洛亚了。”埃尔金斯将军一面说着，一面同先前一样彬彬有礼地伴她下车。由此处向山下远眺，风景真是美极了；只见公路像一条急流，巧妙地拐了几个急弯就奔腾飞泻而下。看到这种景象，你会觉得：群山在此处已经感到疲乏了，它们没有气力继续升高，成为新的高峰和冰川，所以就在此戛然而止，急转直下，转瞬化为一片一望无垠的平川。“从这下面开始就是平原，就是意大利了，”埃尔金斯指着山下对她说。“哦，意大利！”克丽丝蒂娜惊叫起来，“多近呀，真的意大利离我们就这么近吗？”一声突兀的惊叹，表露出多少急切的、如饥似渴的欲望啊，因此埃尔金斯不由得脱口问道：“您没到过意大利吗？”“没有，从来没有。”这“从来没有”几个字她说的是那样重，那样充满激情和渴望，使人不难听出隐藏在其中的全部焦虑：我这辈子恐怕是永远、永远没有希望去了。话刚出口，她就觉出语气中那过于明显的弦外之音，从而感到一阵羞惭。她很窘，怕他猜到自己心灵深处的思想，窥出她由于贫穷而产生的难言隐衷——恐惧，于是就试图把话题从自己身上岔开，然而却相当笨拙地向她的这位旅伴问道：“您自然是去过意大利的啰，是吗，将军？”对方苦笑了一下，然后用几乎是凄楚的语调说：“我东跑西颠，哪里没有去过啊！我已经在全世界转了三圈了，您不要忘记，我现在是个老头子了啊。”“不，不！”她慌忙否认道，“您怎么能这样说呀？”少女的惊叫是这样自然，她的否认是这样情真意切，以致这个六十八岁的老人不觉蓦地心动，脸上发热。他暗想：这样热烈、这么深情的话语，恐怕以后再也不会从她口中听到了。他的声音不禁变得柔和起来：“您有一双年轻的眼睛，凡·博伦^①小姐，所以您看谁都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些，但愿您说得对，也许我真的还不像这一头灰白头发给人的印象那样老吧。可是，要想这辈子再有一回初次到意大利，只能是做梦了！”他又看了她一眼，眼里突然出现上了点年纪的男子在少女面前常常感到的那种惶恐、局促、自惭形秽的神情，似乎在请求对方宽恕自己已经不是青年人了，克丽丝蒂娜被这一目光深深打动，不知怎的她竟一下子想起了她的父亲，想起她有时喜欢轻轻地、怀着近乎虔敬的感情捋捋老态龙钟的父亲的满头白头：当时自己看到的也是同样充满感激的、和善的目光。在返回宾馆的路上，埃尔金斯勋爵很少说话，看来是陷入了沉思，心潮在暗暗起伏。当他们的车子重又开到宾馆门口时，他以几乎是惹人注目的轻捷动作首先跳下车去，以便抢在司机前面亲自为她打开车门。“这次郊游十分尽兴，我非常感谢您，”她还没有来得及启齿向他道谢，他就先开口了，“这是我很久以来最愉快的一次郊游了。”

^①克丽丝蒂娜到达这里以后，人们一直把她误认为是凡·博伦先生的侄女（德语中外甥女和侄女是一个词，姨父叔叔和姨母婶婶也分别是一个词，这种误解是容易产生的）。

午饭时，她兴高采烈地向姨妈叙说，埃尔金斯将军一路上多么和气，多么可亲，姨妈关切地点头说道：“你使他心情稍微愉快了一点，这太好了，他遭受过很多不幸。当他还在西藏探险的时候，妻子年纪轻轻就死了。可是他还每天写信给她，一直写了四个月，因为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一大堆信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他的独生子驾驶着飞机在苏瓦松^①附近被德军击落，而就在同一天他自己也负了伤。现在他独自一人在诺丁汉^②郊区自家的一座偌大的公馆里过日子。我理解他为什么经常外出旅游，他是在不断地躲避这些不愉快的回忆啊。你不要让他觉察你知道他这些往事，不要同他谈这些，一提起这些事他会马上掉眼泪

的。”克丽丝蒂娜听着，心中万分激动。她一点没有想到，在这里，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风平浪静的世界里居然也有不幸。从她自己的亲眼所见，她以为这里每个人一定都是幸福的。此刻她恨不得马上站起来去同这位老人握手，他是多么有涵养，把自己这些隐痛藏在心底啊。她情不自禁地向餐厅另一头看去。在那里，埃尔金斯保持着军人风度，挺直胸膛，孤孤单单地坐着。碰巧这时他也抬头顾盼，当遇上她的目光时，他微微欠身致意，看着他在这间宽敞高大、灯火辉煌、豪华阔绰的厅堂里竟如此孤单寂寞，她非常感动，顿生怜爱之心。确实，这样好的一个人，真应该好好安慰安慰他啊。

①苏瓦松，法国城市，位于埃纳河畔。

②诺丁汉，英格兰中部诺丁汉郡首府。

可是，在这儿哪里有什么工夫去考虑某一个人呢？时间在飞快地流逝，一桩桩意外的喜事像急速翻腾的波浪，把她卷入它们的急流之中：这真有点叫她应接不暇，简直可以说，没有哪一分钟不在它那一滴晶莹的时间水花中映衬出一件新的赏心乐事。午饭后，姨妈和姨爹回房去稍事休息，克丽丝蒂娜打算在这里阳台上一把柔软、舒适的安乐椅上静坐片刻，以便好好思考、回味一下，再仔细品尝一下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可是她刚刚靠定椅背，正准备悠闲地、从容不迫地把到达此地后这十分紧凑的一天里接遗而至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地回想一遍时，昨天那位舞伴、目光犀利的德国工程师又早已站在她面前，一边叫着“起来，起来！”一边向她伸出他的大手。他说他是来邀请她到他们那张桌子去的，他的朋友们希望他介绍他们同她认识。克丽丝蒂娜有点迟疑，她心中仍然怀着对一切新鲜事情的恐惧，但是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懂礼貌的思想占了上风，于是她答应了，跟他一起走到那异常活跃的一桌来。在这里，十来个年轻人正在高声谈笑。使她惶恐万分的是，工程师竟向在座的每个人介绍她是封·博伦①小姐，而且，姨父荷兰姓氏变成了德国贵族姓氏以后，看来人人都肃然起敬了——这一点她从各位先生都客气地起立看得明白。显然，他们听到这个姓氏时是禁不住联想起德国最富有的家庭克虏伯·博伦②来了，克丽丝蒂娜感觉自己的脸刷地红起来：我的天，他这是在说些什么呀！可是，她没有力排众议的勇气和冷静的头脑来纠正这个错误，难道在一大群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生人面前，竟可以揭他们当中某个人的短，指责他胡说八道，宣称：不对，不对，我不姓封·博伦，我是姓霍夫莱纳？就这样，她带着良心的不安，指尖神经质地颤抖着容忍了这场出于无意的骗局。所有这些年轻人：一个来自曼海姆的年轻活泼的姑娘，一个维也纳的医生，一个法国银行经理的儿子，一个说话粗声粗气的美国人，还有几个人的名字她听不懂，他们每个人都在力图博得她的青睐，每个人都问她话，实际上这场谈话的中心只是她，谁都只同她一个人说话，都只讲给她一个人听，头几分钟克丽丝蒂娜还感到有些拘束。每当有人称呼她为“封·博伦”小姐时，她就会猛然全身一震，每次都仿佛有一根针扎在她身上的敏感部位，但逐渐地她也被卷进了这伙年轻人欢快活跃的谈笑中，为自己能很快同他们打成一片而感到高兴，最后则完全无拘无束地同他们说东道西了；是呀，这里每个人不都对她非常热情吗？你还害怕什么呢？过一阵，姨妈来了，她看到自己的被保护人如此得宠，很是高兴，听到别人在她头上冠以“封·博伦小姐”这一美称，则宽厚地微笑着向她挤挤眼睛。最后，她提醒说她俩该一起去散步了，而姨爹是整个下午都要打扑克的。来到外面一看，哟，这还是昨天那条街吗？或者仅仅因为自己的心胸由狭小变为开阔，所以看什么都更明亮、更喜气洋洋了呢？不管怎么说，克丽丝蒂娜觉得眼前完全是一条新的路。这条路她已经走过一遍，然而当时似乎是两眼蒙着纱，现在则觉得景色更加绚丽多姿、更加充满节日气氛，仿佛群山又升高了许多，草地也更加葱郁翠绿，或者更加汁液饱满，空气更加晶亮洁净，而所有的人也都变得更加美丽，眼睛更加明亮，对她更为和颜悦色、更加亲密无间了。从昨天以来，一切都不再那么陌生了；自从她得知这里的旅馆没有哪一家比她住的这家更漂亮以来，她看这些高大的旅馆建筑群时就总带着一定的自豪感，看商店的橱窗陈列时，也开始带着一种行家里手的眼光；自从她自己也乘坐过一辆十分华贵的小轿车以来，她就感到街上小轿车里那些身材修长、满身香水的太太们不再是那样高不可攀，不那样完全属于另一个更高的等级了。她已不再觉得自己置身她们之中矮了一截，而是情不自禁地模仿起身材健美的少女们那轻捷、洒脱、矫健的步子来。在一家甜食店里她们稍事休息：在这里，姨妈再次对克丽丝蒂娜竟那样饕餮大嚼感到惊异。这究竟是因为这特别消耗体力的山区空气呢，还是因为人的激越感情真是一种化学上的燃烧反应，那烧尽的力量需要重新得到补充？不管怎么说，她毫不费力地就着巧克力大口大口将抹满蜂蜜的三四个面包一扫而空，接着又把一大堆巧克力糖果和白花花的奶油点心吃个精光。她有一种感觉：似乎可以就这样不停地吃下去、说下去、看下去、享受下去，似乎她在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之后，

现在得用这种狼吞虎咽地满足肉体需要的方式来弥补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饥饿，填饱多年来食不果腹的辘辘饥肠，时不时她感到邻近几张桌旁有些男人用善意的、好奇的目光偷偷打量她，这使她下意识地挺起胸，昂起头，对于这种好奇的探询，她报以嘴边挂起的一丝微笑，那神态也似乎在好奇的询问着：你们这些对我有好感的人都是些什么人？我自己又是什么人啊？

①封·博伦（Von Boolean），这里，德国工程师将荷兰普通姓氏中的“凡”（van）误解为德国贵族姓氏的“封”（von）了。

②克虏伯·博伦（1870-1950），德国钢铁工业垄断资本家，全名为克虏伯·封·博伦·翁德·哈尔巴赫。

六点钟，她们在又买了一些日用品之后回到了宾馆。原来姨妈发现她还缺不少零碎东西。这位和蔼可亲的施主，一直很开心地看着少女身上从拘谨胆小、畏首畏尾到落落大方、热情奔放这一令人吃惊的变化，现在她轻轻拍了拍外甥女的手说道：“现在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个难题了！你有勇气吗？”克丽丝蒂娜笑了。这个地方会有什么难题呢？在这个云雾之中的人间乐园里，哪件事情不是轻而易举的？“唔，你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这是去闯龙潭、入虎穴呢，你得小心翼翼地设法把他给我从巴克拉①中拽出来。你可得记住，要小心谨慎，要是惹恼了他，他会咕哝个没完的。不过我不能惯着他，大夫嘱咐过，饭前一小时他必须吃他那些丸药的。再说，闷在屋子里从四点到六点打两个钟头扑克也足够了。他们在二楼一百一十二号，那是沃尼曼先生住的一套房间，他是一家生产汽油的大托拉斯的股东。你到那里敲敲门，进去后只用对安东尼说是我派你来的，他就什么都明白了。说不定他会先顶你一句——啊，不会的，他不会对你使性子！对你他还是给面子的。”

①巴克拉，欧洲流行的一种纸牌赌博。

克丽丝蒂娜接受这个任务并不太乐意。姨爹打扑克这样着迷，为什么偏偏让她去打搅他呢！但她不敢违抗姨妈。走到那里，她轻轻敲了几下门后就推门进去了。埋头打牌的先生们无一例外地抬起头来看她，看来年轻姑娘闯进这间屋里来是相当稀罕的事情。克丽丝蒂娜看见抽板拉出、呈长方形的桌子铺着绿色的台布，上面摆着一长串奇怪的方块和数字。姨爹见了她先是一惊，随后就哈哈大笑起来。“Oh, I see①，准是克莱尔教唆你来干这份差事的！她拿你当枪使呢！先生们——这是我的外甥女！我太太派她来叫我们收摊子了；我建议，”（说到这里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再来十分钟，一分钟也不超过，这你批准吧？”克丽丝蒂娜微笑着，不知该说什么。“唔，好吧，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好了，”安东尼为了在诸位在座的绅士面前显示自己的权威而洋洋得意地说，“现在你什么话也别讲了！快坐在我后面，给我增加点牌运。今天我的牌风有点不顺呢。”克丽丝蒂娜怯生生地在他侧后方坐了下来。对他们玩的这一套她是一窍不通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件有点像铲子又有点像雪橇的细长玩意儿，从这里抽出来，嘴里说了句什么，于是白色、红色、绿色、黄色的赛璐珞圆筹码便从这里跑到那里，又从那里跑回这里，一个小耙子把它们拢成一堆，这真够没意思的。克丽丝蒂娜暗想：这样有钱、这样高贵的人，还为了赢这些小圆片而赌博，真是可笑；可是同时她又感到自豪：自己能坐在姨爹身后，在他那宽大的身影下观牌；能坐在这些肯定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身旁！说他们是世界上的人物，只要看看他们手指上的大钻戒，看看他们用的金光闪闪的铅笔，看看他们威风凛凛的面容，再看看他们那有力的拳头就行了，你可以清楚地想像出这些拳头在重要会议上像铁锤一般猛击桌子时的情景！克丽丝蒂娜怀着敬意，一个接一个细看他们，一点也没有注意看他们玩的她根本就不懂的牌戏，所以，当姨爹突然回头问“我该不该应他”时，她一时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有一点她已经明白，这就是：有一个人是坐庄的，他同其余所有的人对赌，也就是说他的输赢是很大的。她应不应该给姨爹肯定的回答呢？从心里讲，她真想轻轻说一声：别，千万别应他！这样可以不担风险。但是她又羞于表现出胆小怕事的样子，于是就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地说了声“就应吧！”“好，”姨爹乐呵呵地说，“成败全由你负责了，赢了我们两人对半分。”那莫名其妙的出牌、吃牌又开始了，虽然她对此一窍不通，但却似乎感到姨爹快赢钱了。他的动作变得利索起来，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咕噜声，看他玩牌那劲头，真是眉飞色舞、乐不可支！最后，当他把那个雪橇样的东西传给下一个牌友时，转过身来对她说：“你给我出的点子太好了。我们说话得算数，对半分，这是你的一份。”说着便从面前的一大堆筹码中扒出一些来，共有两个黄的、三个红的和一个白的。克丽丝蒂娜笑着接过了筹码，什么也没有想。“还有五分钟时间，”表放在面前桌上的老先生说，“快打，快打，别借口累了

就磨磨蹭蹭！”五分钟很快过去，大伙儿站起来，忙着扒拉、兑换筹码。克丽丝蒂娜把她的那些筹码放在桌上，然后就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口等着了。这时姨爹喊道：“喂，你的筹码怎么放在那里？”克丽丝蒂娜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向姨爹走过去。“你倒是去兑换出来呀。”克丽丝蒂娜仍然不明白，于是他把她领到牌友中一位先生处，这位先生匆匆看了筹码一眼，说了声“二百五十五”，就把两张一百法郎券、一张五十法郎券和一块沉甸甸的银币递给她。克丽丝蒂娜惊呆了，怔怔地看着绿色桌子上这笔并不属于自己的钱愣了一会儿，然后踌躇不决地看着姨爹。“你倒是拿着呀，”他简直有点生气了，“这不是你的一份吗！快收起来走吧，我们得准时呢。”

①英语：呵，我明白了。

克丽丝蒂娜胆战心惊地把这几张钞票和那块银币攥在手里，她的手指痉挛着抽缩在一起，她还不能相信这件事。回到楼上自己屋里以后，她六神无主地盯着这两张突然自天而降的彩虹色长方纸片瞧了又瞧、看了又看。二百五十五瑞士法郎，她迅速换算了一下，这大约合三百五十先令——在家里她须工作四个月，三分之一年，才能挣到这么些钱，她必须每天从八点到十二点、从两点到六点坐在办公室里，不得迟到早退，而这里呢，却不费吹灰之力，闲坐十分钟这些钱就流进自己的钱包了。这事竟然是真的，可能吗？这能说是公平合理的吗？真是不可思议！然而钞票明明在手上，货真价实，沙沙作响，确是属于她所有，姨爹说了，是她的，是属于她的新我的，是属于这个新人、她身上这个不可思议的新人的。这几张刷刷响的钞票啊，她还从来没有一下子占有过这么大一笔钱呢！当她又是心惊胆战、又是爱不释手地把这几张窸窣作响的钞票锁进箱子里藏起来时，一种半是惊恐、半是快乐的混合感觉便沿后脊梁嗖嗖地传遍全身，麻酥酥、凉飕飕的，一直深入到骨髓里，心里直发毛，仿佛这钱是偷来的一样。难怪啊，她的良知怎么也不能完全理解这无法调和的两件事：这许多钱分量多么沉重，在家里是要靠节衣缩食、兢兢业业、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辛辛苦苦积攒才能获得的，而在这里，它们却呼啦啦一下子就轻飘飘地飞到你手心来了；一种像罪犯作案一样的既心虚胆怯又蠢蠢欲动的心情，使她方寸顿乱，惴惴不安，心神不宁，这种心情一直延伸到她情感最深处那些下意识的领域。她内心里也有一个愿望，想探索一下原因，然而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了，她现在必须穿衣服，必须从那三件高级连衣裙中挑选一件穿上，然后再下楼到大厅里纵身跳入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挥金如土的花花世界中，去享受、去体验、去陶醉。

人的名字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点石成金的力量，犹如手指上戴的戒指那样，起初它只是随意加在人身上，同人没有必然联系，也不向人提出什么要求，然而，在人还没有意识到它的神奇力量时，它就逐渐向人的内心伸展，钻进人的皮肉，最后同人的精神生命休戚与共地紧紧联结在一起了。在听到别人称呼自己“封·博伦”小姐的最初几天，克丽丝蒂娜还只是暗暗好笑（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你们哪里知道我的底细呢？），她戴着这项桂冠，就像在假面舞会上戴假面具那样轻松愉快。可是不久之后她就忘记了这场原本无意的骗局，开始自己欺骗自己，居然心安理得地做起那个她在这里扮演的人物来了。最初听到人们用贵族姓氏称呼她，把她当成一位外地来的阔小姐，她还觉得有些尴尬，过了一天，这贵族姓氏在她耳朵里已经变成甜蜜蜜、美滋滋的，再过两天，听起来就完全习以为常，不感到丝毫异样了。有一次，一位男宾问起她的名字，她觉得克丽丝蒂娜（在家时甚至叫克丽丝特）未免小气，同现在加在自己身上的贵族头衔颇不相称，就大着胆子回答了一个“克丽丝蒂安娜”，这样一来，她就在每张餐桌上，在整个宾馆中以“克丽丝蒂安娜·封·博伦”闻名了。人们这样介绍她、这样问候她，于是她逐渐习惯了这个名字，完全像她逐渐习惯了新房间，习惯了房里柔和的色调和光亮如镜的桌椅，习惯了宾馆中花钱无需多问的豪华而轻松的日子，习惯了这具有诱人魔力、令人陶醉的迷梦一样。这个富贵梦是一张网，由数百颗珍珠玉佩织成，将她摄在里面网住了。如果某个知情者现在突然称她霍夫莱纳女士，那么她是会像梦游者一样猛吃一惊，从屋脊上跌落下来的——这个新的姓名就这样同她完全血肉相连，而她也就满心确信自己成了另处一个人，成了她现在扮演的那个人了。

但是，难道她也不确实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变了样？难道这巍巍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不是千真万确地向她的血管里输入了新的压力，这比往常更为丰富、更加充裕的养料不是更好地滋润了她血液中的细胞？不可否认，克丽丝蒂安娜·封·博伦同她那位灰姑娘姐姐女邮务助理霍夫莱纳相比，确实是不一样的，她更年轻、更富有朝气，而且几乎没有哪一点同原来相像了。高山的阳光，将她那久久不见太阳而十分苍白、毫无血色的皮肤晒成印第安人一般的棕色，她脖颈昂然挺直，穿上新衣裳后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新的步履和体态，身上每个关节都变得灵活而轻

巧，腰肢也变得柔软而富有青春的魅力，每走一步路都焕发出自信的风采。大量的户外活动，使她的身体出奇的精力饱满，跳舞又使身体灵活柔韧，于是，这新爆发出来的活力，这意外出现的第二次青春年华，总是跃跃欲试，处处想显一番身手，这是必然的，因为在起伏的胸脯下面，那颗心跳得异常猛烈，她无时不感到心潮激荡，汹涌澎湃，巨浪滔

无时不觉得浑身筋骨在伸展，肌肤在绷紧，每根神经都触了电似地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直至指尖发痒——这是一种生疏的、崭新的、强烈的乐趣。安安静静地坐着，慢条斯理地做事，对她来说突然变得异常困难了。她老是需要驱车出游，需要欢蹦乱跳；她总是像一阵风似的在房间里穿梭，老是忙个不停；她不断被好奇心驱使着，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出出进进、上楼下楼，并且永远不是一步一级，而总是一步跨三级，总觉得似乎慢一点就会耽误了什么事，总是被内心深处一股猛烈的风暴驱策着东奔西突。一种极为强烈的活动欲望、一种对别人施予爱抚、报以感激的内心需要，是那样迅猛地从她身上迸发出来，使得她的双手、她的手指总要不断地抓住一个人或者一件东西才能解气；有时她不得不使出全身最大的气力攥紧拳头对着空中打呵欠，以免憋不住纵声欢笑、大声喊叫起来。她那狂放不羁、异常迅猛的青春活力，向周围输送出电压般的巨大能量，那强烈的电波不断传向四面八方：谁走近她，谁就立刻被卷入那狂欢的漩涡。她坐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快的爽朗笑声，不论谁来都立即被感染而一同欢笑；任何一场谈话，只要她一加入进来——她永远是那样兴高采烈、欢天喜地——沉闷的空气立即为之一扫，气氛便登时活跃起来。不光是姨爹和姨妈，就是素不相识的客人，在每次同她分手后都笑眯眯地目送着她那热情奔放的身影。她常常像一块飞石击穿窗户那样赫然冲进宾馆大厅，身后，被猛力推开的旋转门呼呼转动着；她总是笑吟吟地用手套拍拍奉命前来禀报事情的小厮的肩；一进大厅，她就一把扯下帽子，再刷地脱去卫生衣，唔，什么都压抑着她，都限制着她那暴风雨般的行动。然后，她轻松愉快地来到穿衣镜前收拾收拾：整整衣裙，将耷拉下来的一绺头发甩到脑后。于是，一头蓬松凌乱的头发披散着，山风扑打后的脸蛋还红喷喷、热乎乎的，她就径直朝饭桌走去了。不管去哪张桌子都一样，因为她已经认识所有的人。一坐下，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总有点什么可讲的，总是又有什么新的见闻，每件事又都总是非常有趣，美妙得无以复加、精彩得难以形容，她那奔放的热情，把每件事都描绘得有声有色，就连对她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听她说话时也会产生一种感觉：这是一个激情充满胸臆的人，她已经无法承受这过于饱和的激情的巨大压力，只好把这种情绪往别人身上输送了。她看见一条狗也得抚摩抚摩，遇见每个孩子都得抱在怀里亲吻他的小脸蛋，对每个侍女、侍者也总是一见面嘴里就会冒出一句中听的话。谁要是愁眉苦脸或者冷冰冰地坐着不动，她就马上用一句善意的玩笑去打动他。每件连衣裙她都欣赏，每只戒指、每个照相机、每个香烟盒，无论什么东西她都要拿过来，兴致勃勃地睁大眼睛观赏一番。每句玩笑话都能引得她大笑，每样菜肴她都觉得可口，每个人她都觉得心眼好，每次谈话她都觉得怪有意思：总之，在这个飘浮在云端的举世无双的仙境里，一切的一切都是无比美好的！她那善良的心地、奔放的热情发出不可抗拒的威力，谁同她在一起都会被这激情所感染。就连坐在圈手椅里、老是一脸不高兴的枢密顾问夫人，拿起单柄眼镜看她的背影时，眼里也会闪出快活的光芒。门房向她请安特别殷勤，穿着笔挺号衣的侍者，小心翼翼地为她把座椅摆正，而恰恰又是那些年长一些、比较刻板的人们，看到她这样喜气洋溢、亲切随和，心里也感到非常高兴。尽管也有人对她某些过于天真放纵的言谈举止摇头表示颇不以为然，但总的说来，克丽丝蒂娜遇到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热烈欢迎的目光，三四天之后，从埃尔金斯勋爵到最后一名宾馆听差和电梯侍者，所有的人都对她有了一致的评语：这位封·博伦小姐真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可爱姑娘，a charming girl。她呢，感觉着这些善意的目光，享用着人们对她表示的欢迎之情，把这看作是比她在这里生活、有权参加这里的活动更大的幸运，由于大家都对她有好感而愈加觉得自己是幸福之中的幸运儿了。

在宾馆所有对她表示好感和亲切、力图博得她的青睐的客人中，表露得最明显的恰恰是一个她最不敢希冀得到这样的倾慕的男子：埃尔金斯将军。他带着老年人的畏惧心理，抱着一个早已过了危险的五十大关的男人特有的那种温柔而动人的拘谨态度，一再寻找不大引人注目的机会接近她。连姨妈也注意到他现在穿起比较浅色的服装，系上颜色比较鲜艳的领带，打扮得更像年轻人了。她还似乎看到（也许是看错了吧？）他那两鬓的自发又恢复了浅褐色，看来是染过了。他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到姨妈坐的这一桌来，次数多得引人注目，为了不至于太显眼，他每天给两位女士送花到房里，另外还给克丽丝蒂娜送些书来，其中包括德文书，有的是特意买了送她的，如关于攀登切尔维诺峰①的书，仅仅是因为她有一次谈话中偶然问起是谁最初登上了这座高峰而买的；另外还有关于斯文·黑丁②西藏之行的书。一天上午，因突然下起大雨无法外出，他就同克丽丝蒂娜坐在大厅一角，拿出他的照片来给她看：这里有他的房子、

他家的花园和他的几条狗。这是一座异常高大的古代城堡式建筑，也许是诺曼底时代的遗物吧。一个个威武的圆形塔楼赫然在目，城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另几张是室内照片：几间宽敞的厅堂，有老式壁炉，挂着装了相框的全家福照片，摆着各种船舶模型和大地图册。独自一人在这样一所房子里生活一定是很凄凉的吧，她想。他似乎猜出了她的心思，指着几张有猎犬的照片说道：“要是没有它们，我在那里就完全是孤孤单单的了。”这是他第一次向她透露他妻子和儿子已经死去。当她看到他那偷偷向她瞟来的目光（一遇上她的目光，他立刻就扭头去看照片了）时，不觉全身微微一颤：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他用那么奇怪的怯生生的语气问我喜不喜欢住这样的英国式房子，他，这个富有的贵族，难道是在暗示……啊不，她不敢想下去了。她还太缺乏经验，不能理解这位勋爵、将军是在等待她的一星半点暗示、一句半句鼓励的话语；在她心目中，他是属于云天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人物，是她可望而不可及的。他怀着那些日趋衰老、不知自己是否还中用的男人们常有的胆怯心情，又羞于启齿，生怕自己的追求会显得十分可笑，便暗暗期待着她的反应；可是，连自己也没有勇气相信自己的她，又怎能理解他这种心情呢？她感到他这些暗示表明他对自己有着特殊好感，这使她又害怕又高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他呢，则在对她这种羞怯的回避进行痛苦的思索，力图找出正确的解释。每次同他谈天之后，她总是神思恍惚地站起来，有时她似乎在他那畏缩的偷觑中觉察出他确实在追求她，可是随后他又突然正色，使她摸不着头脑（其实将军是在竭力抑制自己，只是她不懂得这一点罢了）。唉，是得好好思考一番了：他对我究竟是什么用意？可能吗？唔，需要好好把这个问题想透，耐着性子把它想个明白。

①切尔维诺峰，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境内的著名山峰，海拔四千四百七十八米。

②斯文·黑丁（1865-1952），瑞典探险家。

但是，在这里怎么去想，什么时候去想，怎么去考虑这件事呢？人们根本不给她思索的时间。她在大厅里刚一露面，那群快活的年轻人中便会有一个小伙子跑过来把她拽走：同他们乘车出去玩，去照相、打球、聊天、跳舞，每次总是一声招呼，然后就是一连串纷繁忙乱的交际活动。每天从早到晚，这种无所事事的忙碌像鞭炮般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总归是有什么东西好玩、有什么好烟可抽、有什么零嘴好吃、有什么趣闻好笑，每当这些年轻小伙子中随便哪个呼喊封·博伦小姐，她都毫不抗拒地跟着他们一块儿去热闹，因为，怎么可以拒绝他们，又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呢？他们这些生气勃勃的青年多么热情啊，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一类青年人，这样的小伙子和姑娘，他们总是那样无忧无虑、生龙活虎，他们老是不停地换漂亮衣裳，口中老是笑语不绝，手上钞票源源不断，脑子里新点子层出不穷；你刚同他们一起坐下来，唱机便乐声大作，催你起舞，要不就是汽车已经停在门口，大家一拥而上，硬挤硬塞进去，年轻人一个紧贴一个，五六个人挤在一辆小卧车里，比拥抱时凑得更紧，然后风驰电掣，一小时六十、八十、一百公里呼啸而去，速度之快，简直让人发根隐隐作痛。要不，大家跷起二郎腿，悠闲懒散地坐在酒吧间里，喝着冷饮，叼着烟卷，懒洋洋地，浑身放松，一点劲也不使，听着各式各样的轶事趣闻，这一切是那样容易习惯，那样使人精神轻松愉快，她仿佛是在用全新的心胸，尽情呼吸着这里提神健身、促进生机的空气。当然，有时她在感到暖融融的同时也会猛然心惊，就像晴天突然出现早闪那样。特别是晚间跳舞或是在黑暗处，这群机灵、滑头的年轻男子中，有哪一个紧紧凑到她身边的时候：在这些人的友好亲热表示中，同样包含着一种追求，然而另一种，它更外露、更大胆、更向往肉体，这种追求往往使她这个情场生手心里发憊，比如在黑洞洞的汽车里感到一只硬邦邦的手试探着轻轻抚摸她的膝盖，或者在挽臂散步时感到对方渐渐越挨越紧、越来越亲昵，这种时候她往往会心惊肉跳。可是别的姑娘呢，比如那个美国姑娘和那个曼海姆姑娘吧，人家倒是若无其事地听任这一切发生，至多在对方手脚过于放肆时回敬他一巴掌，像相好的伙伴间常有的那样，干吗要那么忸忸怩怩，洁身自好呢？说来说去，她清楚地感觉到工程师是越追越紧了，那个小个子美国人也总在引诱她漫步到幽静的树林中去。她没有顺从他们，但她确有一点新的自豪感，觉也她正在被男人热烈地追逐着，她有了一种新的自信：衣服底下自己那赤裸的、热烘烘的、没有接触过异性的肉体，是男人们渴求的对

象，他们想紧挨它、抚摩它、享用它。这种自豪和自信的感觉深入骨髓，使她迷醉。她觉得自己像是用一些无人知晓的、迷人的香料制成的，不断受到这许多风流倜傥的陌生男子的围攻，她本人也被这热烈追逐重重包围弄得神魂颠倒。在这种情况下，她会有一刹那突然清醒，大吃一惊地问自己：“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呀？”

“我究竟是谁呀？他们都喜欢我什么呢？”日复一日，她对新出现的奇迹应接不暇，不断吃惊地问自己。每天都有新的殷勤和友好的表示纷至沓来。早上刚刚醒来，侍女便将埃尔金斯勋爵送的花拿到屋里。昨天，姨妈又送她一个手提皮包和一块精致小巧的金表。新结识的西里西亚地主义国家。提出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重申了，特伦克维茨家，请她以后到他们庄园去作客，小个子美国男人把她曾经赞不绝口的一个镀金小打火机悄悄塞进了她的皮包。曼海姆来的那个矮小的姑娘，待她比亲姐妹还亲，晚上给她送巧克力糖果到楼上，然后同她一直聊到半夜，工程师差不多只同她跳舞。每天都新的追求者蜂拥而至，全都对她热情、尊重、亲切，只要她在大厅里、在旅馆的任何地方一露面，立刻就有人来邀她上车，或是去冷饮、去跳舞、去游玩、去寻开心，不让她有一分钟形单影只，不让她有一小时感到空虚无聊。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惊异地问自己：“我究竟是什么人呵？多少年来人们在街上从我身旁走过去，没有谁注意看看我的长相，多少年我呆在那个小镇上，没有谁送过我什么，没有人关心过我。是不是因为那里的人都太穷了，是不是贫穷会使人变得无精打采、怀疑一切？还是因为我身上突然多了点什么，一种一直潜藏在身心深处、未能发现的东西，或者一种只不过还没有机遇显露出来的东西？也许我原来确实比自己所敢于希望的要美些、聪明些、迷人些，只是当时没有勇气相信罢了？我是什么人？我究竟是什么人呀？”每当人们给她片刻安宁，她就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于是出现了她自己也不明白的怪事，她的自信又变成狐疑了。头几天，对这些素不相识、出身高贵、衣着入时、风度翩翩的人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她仅仅觉得惊异和奇怪。现在呢，当她觉出自己特别惹人喜爱，比那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橙黄色头发的美国少女，比机灵、活泼、调皮、风趣的曼海姆姑娘，比任何别的女人更能吸引所有这些男人，更能博得他们的爱慕、激起他们的好奇、唤起他们的追求时，她反倒又感觉不安了。“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她不断问自己，同他们在一起时越来越感到惶恐了。同这些年轻人相处真是奇怪，在家时她可从来不管什么男人不男人，同男人在一起从未感到不安。那些大老粗、乡下佬，他们的手又粗又笨，只有在端啤酒杯时稍微灵巧一点，他们言语粗俗，趣味低级，谈笑不堪入耳，动不动卷袖扬拳，同这些人在一起她是旁若无人，从未暗自动念、动情。如果谁醉醺醺地从酒店出来向她弹手咋舌，或者谁在邮局里讨好她，对她说些肉麻的恭维话，她只是觉得他们跟牲口一样让人恶心罢了。可是这里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的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指甲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他们机灵、洒脱，无论怎样离奇的险事，他们讲起来总是那么轻松自如，妙趣横生，他们的手指哪怕只是轻轻挨你一下，也那么充满柔情，同他们在一起，往往激起她的好奇，使她内心不得平静，然而这是一种全新的好奇和不安。她常常觉着自己的笑声中有些异样，会猛吃一惊而突然清醒。不知何故，置身于这种仅仅表面上友好亲热、实际上却暗礁四伏的环境中，她感觉有些坐卧不宁了。特别是在那个十分明显地纠缠她、追求她的工程师面前，她有时会感到一种轻微的、犹如少女情窦初开一般的晕眩。

幸而她很少同他单独在一起，多半还有两三个女人做伴，有她们在旁边，她感觉心安一些。有时她被缠得太紧，就偷偷瞟别人一眼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知识型，其共同差别表现为文化类，看看人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抵御，这样就无意中学会了各式各样的妙招，如在遇上某些过于放肆的动手动脚的挑逗时故作嗔怪，或者嘻嘻哈哈打打马虎眼，特别是学会了一种艺术：在亲昵达到危险地步时善于紧急刹车。然而即使她同男人在一起，也同样感到了这种气氛，特别是在同那个小个子曼海姆姑娘聊天时，这种感觉最为明显。这姑娘以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直率，谈论那些最棘手的话题，她是学化学的大学生，生得聪明、机灵、活泼、体态丰满，但在关键时刻又能约束自己，长着一双锐利的黑眼睛，把周围发生的一切全都看在眼里。克丽丝蒂娜从她口中知道了宾馆里所有的桃色新闻，得知那个染了金发、浓施脂粉的矮个子女人，根本就不是那位法国银行家的女儿——这不过是他的障眼法而已，而实际是他的情妇，他们虽然住在不同的房间，但夜里就……她就住在隔壁，什么全听见了……再就是，那个美国女人曾在轮船上同那个德国电影明星有暧昧关系，当时是三个美国女人打赌，看谁能征服他；还有，德国少校在那里大搞同性恋，电梯服务员讲了一些细节给女招待听了；这个十九岁的姑娘把这里所有难登大雅之堂的情场逸闻看成非常自然、毫不足怪的事情，对此丝毫不觉气愤，而是以轻松的口气把这些丑事私下讲给二十八岁的克丽丝蒂娜听。克丽丝蒂娜呢，她羞于表现出惊异之色，怕这样会暴露自己这方面的无知，于是就津津有味地听着，只是时不时瞟一眼这个活泼欢快的少女，那眼神里既有对所讲内容的震惊，也有对这位姑娘的无所不知和娓娓而谈的

钦羨；这小小的脑瓜里装着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啊，她想。要不她怎能讲得这样随便、这样自然呢。想到这里，想到这一切，她不由得又心潮起伏起来。她有时觉得皮肤热烘烘的、烫乎乎的，好像又有数千个细小的毛孔霍然张开，一下子吸收了大量的热进去一样，跳着跳着舞，她会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我这是怎么啦？”她问自己，心中那股子好奇心已在逐渐明白自己究竟是谁，已经开始在发现了这个新世界之后发现自身了。

又是三四天，整整一个星期在狂热紧张中飞快地过去了。饭厅里，身穿礼服的安东尼同妻子坐在晚餐桌旁，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着：“这种不准时的毛病我可真受不了啦。头一回嘛，well^①有关规律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序曲论文集》、《哲学概论》。，都可能初犯。可是整天东跑西颠，还要让别人等着，这就叫不懂规矩了。见鬼，她究竟是怎么想的？”克莱尔劝慰道：“唉，我的天，你要干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可不都是这样，没法子啊。这是战后教育出来的一代。他们成天就只知道他们正当青春年少，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呗。”

①英语，此处作“也罢”解。

但安东尼气呼呼地把叉子往桌上一扔，说道：“让这种没完没了的吃喝玩乐见鬼去吧！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无拘无束的日子，可我并没有做过不懂礼貌的事儿，也不许自己做这样的事。别的我不管，可是在令外甥小姐屈尊赏光，让我们有幸一睹芳容的每天这两个小时内，她得准时才行！还有件事我要求她一定做到——你也该说说她，该好好说说她了，而且一点不能含糊！——叫她千万别每天晚上都把这群姑娘小伙拉到我们桌上来了；那个留着威廉皇帝小胡子^①、像囚犯一样剃了光头、脖子硬撅撅的德国人，那个满嘴刻薄俏皮话的犹太见习律师，还有那个曼海姆来的黄毛丫头，她那副样子活像从酒吧间里借出来的，这伙人同我有什么关系？弄得我连报纸也看不成了，老是蹦呀，跳呀，闹呀，瞎折腾，唉，这是怎么搞的，我竟同这帮嘴上无毛的疯疯癫癫的小青年在一起厮混！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可要清静清静了。这帮胡闹的家伙有哪一个到我这桌来坐，我就把所有的杯子给谁了。”克莱尔没有直接反驳他，她知道，一旦老头子前额上青筋突突跳起来，就决不是好兆头；使她恼火的倒是她不得不承认安东尼的话说得有理。最初是她把克丽丝蒂娜推到这个漩涡中去的，看到她这位新的时装小姐穿起这些漂亮衣服来很合身，走起路来体态轻盈、顾盼自如，她感到非常快意；她还依稀记得自己年轻时第一次在众人面前穿上雍容华贵的衣裳，同她的恩主一起到萨赫尔饭店吃饭时那无比幸福的心情。然而最近两天来克丽丝蒂娜确实也太过分了：她像每一个喝醉酒的人那样，只知有自己，只想到纵情欢乐，比方说，她看不出晚上老头子已经睡眼惺忪地耷拉着脑袋，甚至当姨妈郑重其事地提醒她说：“走吧，已经很晚了。”她也听不见，只不过在玩兴正浓、晕晕乎乎中稍稍惊动了一下而已。“好的，姨妈，还有一个舞，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只跳这一个了。”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话音刚落她就忘记得一干二净。她丝毫没有觉察到姨爹早已等得不耐烦，从桌旁站了起来，晚安也不和她说一声就走了，她压根儿想不到他会生气；不光是他，在这个美好的地方，有谁会生气、会感到委屈呢！她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这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激动得难以自持，并非每个人都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眉飞色舞、尽情享乐，像她一样在一片欢腾中感到眩晕。二十八年岁月，她这是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这一新发现是那样令人陶醉，以致她除自己之外把所有的人都忘记了。

①德皇威廉二世（1888-1918在位）蓄的上唇须，两端修尖向上翘起。

现在，她又在自己身上那股子狂热的推动下，像一个呼呼响的陀螺那样一阵风冲进餐厅，一边跑着，一边旁若无人地刷刷脱下手套（这里谁会见怪呢？），经过那两个年轻的美国人身旁时，嬉笑着大声同他们打招呼（她学会的东西可真不少了），然后横穿过大厅到姨妈那里去。姨妈回过身来拉住她，吻了吻她的面颊。只是到了这时，克丽丝蒂娜才猛可一惊：“唉呀，你们都快吃完了，真对不起……我早对那两个小伙子说了，就是珀西和埃德温，我说，坐你们那辆破福特四十分钟准回不到宾馆，你们拼上命也不行！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喂，侍者，你可以上菜了，两道一齐上，我好追上你们俩……唔，刚才是工程师本人开车，他开得好极了，不过我早就知道那辆老牛破车最多开到一小时八十公里，人家埃尔金斯勋爵的罗尔斯罗伊斯^①就不一样，跑起来呼呼的，弹簧座位颠起来真带劲……不过老实说，恐怕是因为我试着开了一会儿才误了时间，当然，有埃德温坐在旁边指导……开车，兜风，这玩意儿倒真容易……哦，姨爹，下回我就开车带你出去玩，你来做我的头一个乘客，好吗，你一定不会害怕吧……哎哟，姨爹，你这是怎么啦？你可不是在为晚来这么一会儿生气吧？唔？……我向你发

誓，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一开始就同他们讲了，四十分钟，他们办不到……是呀，真是得自己拿定主意才行呢……这馅饼太好吃了，唔，真渴死我了！……哎呀，在你们这里日子过的可真痛快啊！明天下午他们又约我出去，要一直去到兰德克②呢，可是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我不去了，我总得同你们再出去散一次步呀，唉，在这里真是找不出半点空闲工夫……”

①罗尔斯罗伊斯，英国主要汽车公司罗尔斯罗伊斯有限公司生产的名牌小轿车。

②兰德克，奥地利莱茵河上游的旅游胜地。

这连珠炮般的一席话，像点燃的干柴，哗哗剥剥、劈里啪啦地一口气说了出来。克丽丝蒂娜喋喋不休地讲了一阵，当她累得说不下去时，这才发现她那兴高采烈、滔滔不绝的聒噪是撞在一座毫无反应的、冷冰冰的、固若金汤的堡垒上了。姨爹两眼盯着水果篮子，好像他此时对那里面的橙子更感兴趣，而不想听这一大堆絮絮叨叨的废话，姨妈则心烦意乱地摆弄着刀叉，两人都一言不发。“姨爹，你不是在生气吧，不是真的在生我的气吧？”克丽丝蒂娜不安地问。“哪里话，”他咕哝着，“可你倒是快点吃完好不好！”他这句脱口而出的气话，使克莱尔感到颇为难堪，因为克丽丝蒂娜听了这话马上就像孩子挨了打一样大气不敢出地坐着不动了。她不敢抬头，满面羞惭，把刚切了一半的苹果放在盘子里，嘴角神经质地抽搐着。姨妈见此情景立刻进行干预；为了岔开话题，她转向克丽丝蒂娜问道：“玛丽怎么样了？你听到家里什么好消息了吗？我一直想问问你呢。”这一打岔，克丽丝蒂娜的脸色反而更难看了，她感到浑身发抖牙齿打战。天哪，她可是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个呀！她已经在这里闲呆了一个星期了，可就是一点没有注意到：自己连一封哪怕最简短的家信都没收到，当然，间或也有过几次闪念，觉得事情有点蹊跷，而且好几次下决心写信去问，可是每次都被一阵闹腾给冲得无影无踪了。此刻，误了大事的感觉像沉重的拳头捶打在她的心窝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现在为止我连一封家信还没收到呢。会不会是来信给弄丢了？”听了这话，姨妈的脸色也阴沉下来了，她的话音尖刻而严厉：“奇怪，”她说，“真是怪事！不过，会不会是这里只知道你叫凡·博伦小姐，所以寄给霍夫莱纳的信件还原封不动放在门房那里呢！你到门房去打听过吗？”“没有。”克丽丝蒂娜低声细气、神情沮丧地说。现在她清楚地记起来，是曾经有三次或者四次，实际上差不多每天她都想去问问，可偏偏每次都碰上点别的事情，过后就又把这事给忘了。“姨妈，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她刷地跳起来，“我这就去看看。”

安东尼这时放下了手中的报纸，他全都听见了。他气呼呼地看着她出去的身影。“你瞧见了吧！亲妈在害着重病，这是她自己讲的，可她就是连问都不问了声，反而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现在你明白我早先说的话了吧。”“确实是难以置信，”姨妈叹气说，“整整一星期了，连问都不去问一声，而同时又完全清楚玛丽目前的身体情况！初来时她是多少关心妈妈呀，她曾经流着眼泪告诉我，留下妈妈一个在家她太不放心了。简直不可思议，她现在会变成这样。”

克丽丝蒂娜回来了：步子细碎、心绪纷乱、满面羞惭，与方才来时前后判若两人。她瑟瑟缩缩坐在宽大的圈手椅里，显得瘦小而单薄，似乎在准备接受一顿罪有应得的痛打而缩作一团。的确，门房那里还放着三封信和两张明信片没人取走，富克斯塔勒每天都十分尽心地把家中的详情写明寄来；而她呢——想到这里她觉得像有一块大石头忽地压到心上，她只有一回从塞莱里纳①用铅笔胡乱写了几个字寄回去。她一次也没有再看那位老实、可靠的朋友为她精心绘制的工致细密的地图，甚至根本就没有把这件小礼品从箱子里拿出来；由于她下意识想忘掉过去那另外一个叫做霍夫莱纳的自我，就把自己的往事，把母亲、姐姐、朋友也忘了。

“哎，我说，”看着克丽丝蒂娜的手拿着那几封没有拆开的信索索发抖，姨妈说话了，“你现在还不打算看信吗？”“哦，哦，我这就看。”克丽丝蒂娜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随即撕开信封，也不看日期，急急忙忙将富克斯塔勒用清晰、工整的字体写的几封短信迅速扫视了一遍：“苍天保佑，今日稍见好转。”这是一封，另一封：“尊敬的小姐，因我允诺过您将令堂大人病情具实详告，故不得不报知：昨天我们并非安然度过。您启程时老人家过分激动，此一情况导致了一系列不能说不危险的、而是令人担忧的情绪波动……”她赶忙翻看下页：“注射后情绪有所稳定。但愿迅速痊愈，虽然复发的危险尚未完全排除。”“喂，”姨妈见克丽丝蒂娜看信时心情激动，便问道：“你妈的病怎么样了？”“还好，还好，”她嗫嚅着，样子非常尴尬，“我的意思是，妈又得过病，不过已经好了，她让我问候你们，我姐姐也让我代她吻你们的手，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可是，连她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说的。她心烦意乱地想：为什么母亲自己不写信，一个字也不写？唔，是不是应该拍个电报，要不就打个长途电话给邮局问问，代理我的那个同事肯定是了解实情的。不管怎么说得马上写封信，到现在一直还没写信

确实太不像话了。她不敢抬头，害怕碰上姨妈那诘问的目光。“对，我看你还是给他们写封详细的信为好，”姨妈说道，似乎猜到了外甥女的心思，“代我们两个向家里人衷心问好吧。另外，我和安东尼今天也不想到大厅去了，我们这就回楼上房里去。每天老这么熬着，安东尼太乏了。昨天他干脆就一点也睡不着，可怎么说他也是上这儿来休养的呀。”克丽丝蒂娜觉出这话里暗含着责备，她猛然一惊，觉得一阵揪心，身上发凉，她羞愧难当地走近老人。“姨爹，请你千万别生我的气，我真是一点不知道你会感到这么累呀。”老人虽然还有一点委屈情绪，但已被她那求饶的语气感动了，他咕哝着解释道：“我哪里会生你的气，我们上岁数的人总归是睡不好的。偶尔一两次同你们一起热闹热闹我也是开心的，但不能天天这样干。再说，你现在也不需要我们陪着了，陪你玩的人已经够多了。”

①塞莱里纳，瑞士地名。

“不，你说哪里话，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走。”她小心地扶老人上了电梯，对姨爹那样温柔、体贴，于是姨妈的不快逐渐消释了。“你得明白，克丽丝蒂，我们可不是想扫你的兴，”当电梯飞快地向三楼升上去时，她说道，“我们只是觉得好好睡上一觉对你的身体只有好处，否则，弄得过度疲劳，你这次休假也就完全白费了。跑一阵跳一阵之后，休息休息不会有坏处，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呆在房里写信吧。我说句心里话，你老是单独同这些人东游西逛是不合适的，并且，我看着这些人总不那么太顺眼，我倒是愿意看见你同埃尔金斯将军在一起，而不愿看你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在一块儿玩。听我的，你今天最好就在楼上呆着别出去了。”

“好的，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做，姨妈，”克丽丝蒂娜低声下气地说，“你说得对，我自己也明白。可事情就这样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天把我给弄得糊里糊涂，昏头昏脑的；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空气不同吧，还有别的好多原因。不过现在我很高兴能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写几封信。我这就回房里去，你放心吧。晚安！”

姨妈说得对，克丽丝蒂娜心里想着，一边使劲一把推开了房门。她对我可纯粹是一片好心啊。真的，我万万不该这样放纵自己，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呢，我还有的是时间，八天、九天，况且，要是我请了病假，拍个电报请求延长又会怎么样呢，我可是从来没有享受过假期的啊，工作这么些年了，一天也没缺过勤。管理局方面一定会相信我的，那个代理我的人呢，我暂时不回去她只会更高兴。太好了，这里现在多安静呀，这间漂亮的房间，听不到楼上任何一点声音，好不容易，现在总算可以好好想一想，好好思考思考几天来发生的一切了。唔，还有那几本书呢，埃尔金斯勋爵借给我的，我总得坐下来好好看看吧——啊不，得先写信，不正是为写信才上来的吗。太丢人了，整整一个星期不给妈妈、姐姐、还有那个老实巴交的富克斯塔勒写一行字，再就是代理我的那个邮助，总该给人家寄张风景明信片吧，不这样做不合适，还有姐姐的两个孩子，我不也答应过给他们寄一张风景明信片吗？我还答应过点什么——唉呀老天，我怎么犯起糊涂来，我到底是答应过谁做什么事情来着？——哦，是了，是答应过工程师明天早晨同他出去玩。不，决不要单独同他活动，就是不能跟他一起，再说——明天我不是得陪伴姨爹姨妈吗？对，我一定不再单独同他出去了……不过要是那样我就应该给人家一个回话，应该赶紧下楼去回绝，别让人家明早白白等着……不行，我答应过姨妈呆在屋里了……唔，倒是可以给楼下门房打个电话，让门房转告他一声……打个电话，对，这样最好。不，还是不打为好……这会给人什么印象啊，人家兴许会以为我病了，或者认为我是受罚不许外出，这样那一伙人会取笑我的。写几句话叫人送下去给他更好些，对，这样做更合适，别的几封也就一齐带走，明天一早门房就可以邮出了……该死，信纸在哪里呀？哼，竟有这种事，皮夹空空的，一个这么高级的宾馆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啊……干脆全收走了！……唔，可以按铃呀，女招待马上就会送上一叠来的……可是究竟现在还能不能按铃呢，已经过了九点了，天晓得，服务人员恐怕全都睡了吧，而且，半夜三更专为几张信纸按铃，没准会让人家笑话的……最好还是我自己快快跑下去，到书房去取……哟，可别恰恰碰上埃德温……姨妈说得对，我不应该让他太过分亲近我……像今天下午在汽车里那些举动，对别的女人他是不是也这样放肆呢？……顺着膝盖摸，我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容忍他这样干……我应该毅然躲开他，正色制止他才对呀……我认识他才几天啊！可是当时我完全麻木不仁了……太可怕了，怎么男人摸一下就这么突然全身瘫软、力不从心……我以前可是从来不能想像一个人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样软弱无力啊……别的女人是不是也这样呢……不，这种事准也不会对别人讲，不管她们说话有多放肆，也不论她们会给人讲多荒唐的故事……我当时总该有点什么表示才行，我没有表示，他兴许会想，随便谁都可以对你动手动脚……甚至竟以为你巴不得这样……唔，这麻酥酥的感觉，顺着皮肤迅

速传遍全身，一直传到脚趾尖，真叫人毛骨悚然……要是他对一个年轻姑娘这样做，我知道，姑娘会跳起来的——几次汽车拐弯时，他突然使劲挤我的肩膀，他……真怕人……他的手指多么细长啊，我可从来没见过哪个男人指甲修得这么纤细，就跟女人的一样，可是当他紧紧抓住你时，简直就像铁钳一样了……他是否真的对每个女人都这样呢……大概是的……下一次他跳舞时我可得留心观察一下他的举动……什么都不懂，这太可怕了，别的女人在我这个年龄什么都明白，完全知道怎样让别人尊重自己……啊呀，不好，卡尔拉说什么来着。这里整夜门响……我得马上把门关上……要是他们对人一片真心，不是朝三暮四的就好……要是知道别的女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就好了，她们是不是也会这么吃惊、这么心慌意乱呢……我可从没遇上这种事！唔，还真有那么一回，那是两年前的事了，在韦林格街，一位穿着讲究的先生主动同我攀谈起来，他长得很像现在这个人，也是高高的个头儿、笔直的身材……他当时请我同他去吃晚餐，其实我完全可以答应他，和他共进晚餐的，这有什么，要是这样做了，什么问题也不会有……谁不都是这样认识人的吗！可我当时心里怕得慌，怕回家晚了……我这一辈子都没能摆脱这该死的恐惧心，对任何人、对所有的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可是时光就这样过去了，皱纹爬上了眼角……别的女人，人家可比你聪明，人家比你会来事……是的，还能找得出第二个少女来吗，明明楼下灯火通明，欢声笑语，她居然坐得住，把自己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仅仅因为姨爹累了……哪个女子也不会是这样早的夜晚就这么干坐着的……究竟几点了……才九点，九点……我肯定睡不着的，绝对不可能……怎么一下子这么热呀……唔，开开窗吧……哟，真舒服啊，凉风吹在光光的肩膀上……我得当心点，别着凉了……唔，去你的，老是这讨厌的前怕狼后怕虎……老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凉风吹透了这薄如轻纱的衣裙，穿着它感觉简直就跟没穿衣服一个样……我究竟为什么穿上这件连衣裙，我这是穿给谁看啊，这么漂亮的衣裳……在这间屋子里杵着，谁看得见我穿着它呢？……唔，要不要赶快再跑下去呆一会儿？……我不是反正还要取信纸吗，要不，干脆就在底下写，到书房里去写信好了……这总不会有什么不合适的吧……啊哟，现在好冷啊，还是把窗子关上吧：屋里这会儿真太冷了……这么冷，又硬是要人干坐冷板凳？……真荒唐，我要跑下去，这样马上就会觉着暖和了……可是如果埃尔金斯看见我，明天把这事告诉姨妈怎么办？或者别人看见？……唔，那有什么……我就说是到门房那里交信去了……这样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并不是在下面呆着，我只不过是写信，写那两封信来着，写完就立刻回楼上来了……我的大衣呢？啊不，不穿大衣了，不是马上就回来吗，只要戴上花就行了……不行，这花是埃尔金斯送的……唔，怕什么，没关系的，这花同这身衣服正好配上……为小心起见，恐怕还是顺便先到姨妈门口看看，看她睡了没有……荒唐，何必这样……我又不是小学生……老是这让人笑掉牙的害怕！跑下楼几分钟难道还要什么许可证不成！好了，走吧！

想到这里，她就提心吊胆、慌慌张张地猛跑下楼，似乎想冲垮自己身上犹豫不决这道防线。

她从人声鼎沸、舞曲高奏的大厅旁边经过，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书房，这一步确实成功了。第一封信写完了。可就在第二封眼看就要写好的时候，她感到有一只手放到了自己的肩上。“哈哈，逮着了！可真够鬼的，原来躲在这里！本人在大楼里东奔西窜，到处寻觅封·博伦小姐的芳踪，整整一个钟头了！人人都问遍了，问得人家都笑话在下，却不料小姐竟不声不响缩在这里，像只小兔子藏在庄稼地里似的。这下到底叫我捉住了，没说的，走！”瘦高个站在她身后，她又一次感到他的手抓住人时那厄运般的铁钳滋味，这感觉倏地传遍全身直至每根神经末梢。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对这个突然袭击感到又惊又喜：瞧，才半个小时不在一起就弄得他这样神不守舍的了。但是无论怎样动心，此时她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抵抗的。

“不，我今天不能跳舞了，不可以再跳舞了。我还得写几封信，要赶明天早班火车寄出去。并且，我答应了姨妈今晚呆在楼上。不去了，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我就是不能去。要是她知道我又下楼来，光是这一点就会生气的。”

向人交心是危险的，因为如果向一个陌生人披露了心底的秘密，就无异于拆除了横在两人

之间的界墙。你把心上的东西交了出去，也就是给了对方某种可乘之机，的确理也”，提倡“直指本心”的易简功夫。与朱子学派相对抗。听完这话他那充满欲火的眼神立即变得亲昵起来：“哈哈，溜号了！未经许可擅自行动！嗨，不用害怕，我不会吃掉您的，决不会的……可现在，等了您一个钟头，腿都站酸了，我可不能那么轻易地放走您，不行，我决不放。一不做，二不休，您既然已经擅自下了楼，那么就干脆擅自和我们一块儿呆着吧。”

“您这是想到哪儿去了！绝对不行，说不定姨妈还会下来呢。不行，绝不可能！”

“别急，马上我们就弄它个一清二楚，马上就会知道亲爱的姨妈是不是睡觉了。您知道她的房间是哪几扇窗户吗？”“您问这干什么？”“非常简单，要是窗户黑着，姨妈就已经睡了。而已经钻进被窝里的人，是决不会特意再穿上衣服，起床来看看他的孩子乖不乖的。哎呀，我在技校那阵，我们这些学生夜里悄悄溜出去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把房门钥匙和大门钥匙抹足了油，只穿着袜子就走到门道去了。唔，这样的夜晚比起那些正经八百获得批准的晚会要痛快十倍呢。好了，走吧，去看看情况！”克丽丝蒂娜不禁微笑了：瞧，这里真是什么事都那么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就解决了，什么复杂困难的问题，在这里都一下子就有了头绪！突然间一种小姑娘的调皮心理油然而生，她心里痒痒的，很想捉弄一下她那位过于严厉的监护人！不过也不要让他太轻易地得手，她想。于是她嘴上仍然很硬：“绝对不行！我怎么能这样跑到外边去挨冻！我连大衣都没穿。”

“这不成问题，请等等，”话音未落他已经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衣帽间，把他挂在那里的柔软异常的长毛绒大衣取来了。“这不就行了，快穿上吧！”

“可是我本来应该……”她刚想了个头，就不再往下想究竟自己应该做什么了，因为，这时他已经把她的一只胳膊送进了柔软的大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顶牛未免太幼稚了吧。于是她笑着向他使了一个调皮的眼色，把自己舒舒服服地裹在一个陌生男子的大衣里了。

“别走大门出去，”他冲着她那裹得严严实实的后背微笑道，“走这边这道旁门。马上我们就可以散步到姨妈窗下去了。”“可是真的只能呆一会儿啊，”她说，刚刚一跨入暗夜，她就感觉到他的手臂似乎是不言而喻地伸到了自己腋下。“好，窗子在哪里？”“左边三楼，拐角处有阳台的那个房间。”“黑着灯，唔，黑洞洞的，太好啦！一丝光亮都没有，他们俩睡得正香呢。好了，现在该我说了算啦。先回大厅去！”“不，绝对不能去！要是埃尔金斯勋爵或者别人看见我在那里，明天就会告诉姨妈姨爹，而他们本来就在生我的气了……不，我一会儿就要回去的。”

“那就上别处去吧，去圣·莫里茨酒店，汽车十分钟就到。那里谁也不认识您，没有人能嚼舌头，对您说短道长了。”

“您想哪儿去了！真是异想天开！要是这儿有人看见我同您一道上一辆小卧车，——那么整个宾馆这半个月就没有别的话题了。”“这个好办，包在我身上好了。当然您不能在宾馆门前大模大样地上车，尊敬的宾馆经理处安装了十四盏弧光灯呢！您先顺着那条林间小路走上大约四十步，一直走到浓荫深处，我坐着车过一分钟随后就来。这样，十五分钟光景我们就到那边了。就这样决定吧，完了。”

克丽丝蒂娜对这里什么事都能迅速迎刃而解一再感到惊奇。她还在抵抗，但已经有一半表示同意了：“您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简单也罢，不简单也罢，反正就那么回事，这样办错了。我这就去那边让司机把车发动起来，您利用这段时间先过去。”这时她又一次迟疑地插问，但语气已经软下来了：“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最晚十二点。”

“您说话算数？”

“我人格担保。”

一声担保，每每成为一个女人在掉进深渊之前紧紧抓住的栏杆。“那么好吧，我信赖您。”

“您紧靠左边一直走到大路上去，别经过弧光灯前面。一分钟后我就来。”

当她照他说的方向走去时（为什么我竟对他这样百依百顺呢？），她又想起：其实我本来应该……我应该……但是她想不下去了，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因为，现在她已经被卷进这出新戏不得脱身，她全身裹在一个陌生男子的大衣里，像印第安人似地诡秘地在黑暗中巡行，这又是一次，她再一次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摇身一变，又变成另一个人，和眼下她认识的那一个又不同了。她只在林荫下等了不多一会儿，便看见两条宽阔的光带像长长的手指一样沿着大路摸索过来，车灯那银白耀眼的光柱在排排枫树间扫射，少顷，这锐不可当、刺目晃眼的灯光便猝然熄灭，显然是开车人已经找到了她，接着，一大块黑魆魆的东西——汽车便咔嚓咔嚓压着地上的枝叶驶到她身边，停下来了。这时车的内灯也悄然熄灭，只有速度计周围可以

看见一个荧荧的蓝色光环，在这漆黑的夜的画布上涂上了一圈色彩。因为刚才强烈的灯光晃眼，现在突然一片漆黑，克丽丝蒂娜什么也分辨不出，然而车门立时开了，一只手伸了出来，将她扶进车去，接着她听见身后咣的一声，车门关上了。这一切是这样鬼使神差般地迅速，就像看惊险影片一样叫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她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或说句话，汽车便已霍然起动，她的身子被猛地向后一甩，就在这第一个晃动中，她已经感到自己被搂住、被抱在怀里了。她想反抗，战战兢兢地朝司机的后背努努嘴，这人像一座山一动不动地坐在他们前面，有这样近在咫尺的目击者，她感到害臊，然而同时又想到正是他的在场能保持自己不致失身而稍觉心安，可是她的示意没有得到身旁这个男子的任何回答。她只觉得自己的身子被热烈拥抱着，他的手摸着她的手，然后摸她的胳膊，又摸到她的乳房，接着，她感到一张咄咄逼人、不可违拗的陌生的嘴在搜寻她的嘴，这张热烘烘、湿漉漉的嘴终于打开了她的紧闭的、在他的压力下逐渐软化的双唇。对于这一切，她只是下意识地热望着、期待着：这紧紧搂抱、狂热接吻——把脖子、肩膀、面颊全吻遍，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在那不住突突躁动的皮肉上打上灼热的印记，特别又因为有第三者，这一切必须偷偷地、悄悄地进行，这一点恰恰给这些狂热冲动的行为增添了某种更加迷人、令人心醉的情趣。她闭上双眼，默不作声地听任摆布，任凭他从自己唇上尽情吮吸轻声哼唧的气息，整个挺直的、颤抖的身躯同他一齐纵情享受着这狂吻的欢乐。这种状态她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好像超脱于时间空间之外，直到司机一声清脆的鸣笛，汽车驶入灯光明亮的街道，随后在一家大宾馆的酒吧间前面戛然而止，他们才猛地清醒过来。

她走下车来，心绪纷乱，满面羞惭，摇摇晃晃，一边走一边急忙拉平压皱的衣裳，整一整被狂吻弄得蓬乱不堪的头发。是不是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呢……没那么严重！在灯光朦胧、宾客满座的酒吧间里，谁也不注意看她，侍者彬彬有礼地领她来到一张桌旁。此刻她又有了新的体会：一个女人的生活可以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秘密，一个外人根本看不透的秘密啊，社交应酬的雍容、端庄只是一副假面具，能把最最狂热放纵的情欲遮掩得天衣无缝！以前她绝不会相信，自己居然能在一个男子刚刚吻过、皮肤还在发热的情况下正襟危坐、镇静自若，清醒冷静地同这个人坐在一起，同他轻松愉快地说东道西，同这个穿着熨烫得平平整整的配燕尾服衬衫的、道貌岸然的人侃侃而谈，而仅仅两分钟前自己还同他嘴贴着嘴，还全身感觉着他的嘴唇甚至他那坚硬的、咬紧的牙齿，还屈身在他热烈拥抱的压力下，这些事，这里有谁想得到哪怕只是一丝一毫呢？有多少女人曾经在我面前像这样伪装起来啊，她惊恐地想，在家乡，镇上，有多少我认识的女人这样做过啊。谁都有两副面孔、几副面孔、好多副面孔，有秘密的，有公开的，而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傻女人竟把他们的矜持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正想着，她感到桌下他的膝盖在用无声的语言试探地顶自己的腿。她的眼睛立刻焕发出幸福的光彩，她似乎第一次看见他那严峻有力的、黝黑的脸膛，看见他薄薄的唇须下那张迫人就范的嘴，感到他那双眼睛在亲热地紧紧盯着自己。这一切不禁在她心底点燃了一把骄傲之火。这个壮实的男子汉在追求我，不追求任何别的女人，只猛追我一人，这一点谁也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们跳舞好吗？”他问道。“好。”她答道，这个“好”字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她第一次体会到光跳舞是不够的，那适可而止的接触，只是尔后更加狂热、更加纵情的拥抱的一种焦灼的预感罢了；她现在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以免过于明显地流露出这种心情来。

她匆匆喝下了两杯鸡尾酒，男人已经给予她的或者她还在渴望得到的热吻，使她的嘴唇感觉火辣辣的。又坐了一阵，她终于感到这种在人群中干坐的滋味难以忍受。“我们得回去了。”她说。“全依你。”这是她第一次听他称呼她“你”，这个字像一柄情意绵绵的剑，刺进了她的心窝，于是，她一上车就倒在他的怀抱之中，显得非常自然。现在是在不断的亲吻之间穿插着大量表达急切要求的话语了。他请求她到他那里呆一小时，只呆一小时就行，他说他们两人的房间在同一层楼，服务人员这会儿也全都睡着了。她听着他充满欲火的祈求，就像喝下一杯杯刺激性很强的烈酒一样。啊呀，我现在还有时间，她心里乱作一团地想，要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可是在这样想的同时全身已经被情感的热浪淹没了。她没有说话，不回答他，只是敞开自己的心胸，接受那一连串她平生第一次从一个男人嘴里听到的拜倒在她裙下的激情话语。

汽车在他们先前上车出发的地方停住了。她下车时，司机的脊背仍然一动不动。她一个人向宾馆走去，大门口的弧光灯已经熄灭了，她匆匆地穿过大厅；她知道他一定会跟上来的，也已听见他在自己身后紧紧跟随，运动员一般轻捷地一步跨三级走上楼来。他马上就要抓住我了，她的感觉这样告诉她，于是一阵迷乱、狂暴的恐惧猛然向她袭来，她跑起来了，不让他追上自己，然后紧抢一步，纵身进了门，回身赶紧把门关上。接着她便一头栽进扶手椅里，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全身心沉浸在庆幸的情绪之中：得救了！

得救了，得救了，全身关节还在颤栗：只是一分钟之差，不然就悔之晚矣，真可怕啊，我成了一个多么动摇、犹豫、软弱的人！在这样的瞬间谁都可以占有我，从前我可一点不知道这回事啊。我以前难道不是很稳重的吗——太可怕了，这种事会把你一下子弄得方寸顿乱、六神无主！真是万幸，我还有那么一点点毅力，及时跑进屋来，把他关在门外了，要不然，天晓得会出什么事情！

她摸着黑很快脱下衣服，心还在怦怦乱跳。当她已闭眼躺在床上，手脚都放在柔软而温暖的鸭绒被里面时，那尚未完全平复的激情仍在使她浑身战抖。真荒唐，她想，我究竟怕什么呀，二十八了，还老这么缩手缩脚，谨小慎微，还老是等待呀，迟疑呀，害怕呀。究竟为什么我要缩手缩脚，这对谁有好处呢？父亲节省了一辈子，母亲和我也一样，我们在这些艰难、可怕的年月里都在节衣缩食，而别人却在过着人的生活；我一直胆小怕事，什么都不敢做，谁又给过我们报偿？到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一朝春尽红颜老，青春的花儿凋谢了，然后就悄然死去，糊里糊涂的什么也没有见过，一天像样的日子也没有过过。看吧，很快家乡那边那种谨小慎微的日子又要开始，那是个多可怕的狭小天地啊，而这里呢，这里什么都有，多得你不享受也不行，可我反而害怕，我像个黄毛丫头似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敢见人，真是懦夫，胆小鬼，傻瓜，荒唐！真的荒唐吗？既然如此，要不要打开门问，说不定……不，不，今天就算了。我不是还在这里吗，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唔，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这是多长的一段时间啊！不，我决不再当傻瓜了，决不再做胆小鬼，我要享受这一切，占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一样也不落下……

于是，唇边挂着微笑，胳膊向两侧伸开，嘴唇微微开启着，好像在期待热吻——克丽丝蒂娜就这样入睡了。她哪里知道，这是她在这个上流社会里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夜了呢！

人在感情激动时往往不善于观察：所有沉浸在幸福中的人都无法成为心理学家。只有内心不安的人才会使自己的全部感官处于最大限度的紧张状态，意识到随时可能有危险——这种本能使他变得异常聪明，超过了自然赋予他的智力。克丽丝蒂娜哪里想得到，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几天来她在这里的生活竟成了不安和危险的源泉了。那个很会动脑子分析问题的曼海姆姑娘，克丽丝蒂娜懵懵无知地把她喜欢同自己亲热地聊天当成了友情的表现，可实际上呢，她却被克丽丝蒂娜社交上的胜利大大地激怒了。在这位美国人的女亲戚到来之前，工程师早已同她频繁地眉来眼去，并且作过多次暗示，他完全是真心诚意，甚至已经考虑到结婚的问题了。当然，关键性的转折还没有出现，也许只差两三天，只差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作一次定情的倾心交谈便可以定局了；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克丽丝蒂娜来了，这真是大杀风景，夺人所好，从此工程师的兴趣便愈来愈明显地转移到克丽丝蒂娜身上。这或许是由于家业豪富散发出的耀眼圣光、由于那响亮的贵族姓氏影响了这个善算计的人，或许仅仅是由于克丽丝蒂娜身上那熊熊的欢乐之火、那汹涌的幸福之浪感染、征服了他吧；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这个小个子曼海姆女人怀着妒忌又恼恨的心情——这里既有一个半大女学生那还带着孩子气的嫉妒之心，同时又有成年女子那种咬牙切齿、势不两立的气恼和妒恨——发现自己是被冷落、被甩在一边了。工程师现在几乎只同克丽丝蒂娜跳舞，每晚都坐在凡·博伦家的桌旁。克丽丝蒂娜的情敌意识到：如果不想失去他，现在已是刻不容缓地采取果断行动扭转局面的时候了。而凭着高度警觉者的本能，这个诡计多端的小个子女人早已觉出克丽丝蒂娜的炽热情绪有点异样，其中有某些地方在社交场合显得颇不寻常，于是，当别人还在对这洒脱不拘的纵情欢乐表示赞叹和神往时，她就已开始竭力探究这背后的秘密了。

她的考察先从一步步亲近克丽丝蒂娜开始。散步时，她总是亲热地挽起克丽丝蒂娜的手臂，告诉她自己的一些半真半假的私人秘密，仅仅为了诱使对方说出那些羞于启齿的隐私。晚上，她经常到屋里来找完全蒙在鼓里的克丽丝蒂娜，坐在她床沿上，抚摩她的手臂，而克丽丝蒂娜呢，目前正渴望用她的幸福心情去感染别人，所以对来人的热情友好总报以衷心的感谢，对她的问题，都毫无保留地一一作答，也不问这些问题是发自内心的还是设计好的圈套；只有碰上那些触动她最隐秘的心事的问题，她才本能地躲闪回避，比如当卡尔拉问她，在她们家里有多少婢女，有多少房间时，她真真假假地回答说，现在母亲生病，完全住乡下，深居简出，从前自然是另一种样子。可是每当她不慎稍一走嘴，不能自圆其说，那位怀着鬼胎的来客便紧追不舍，从而渐渐摸到了底细：原来这位新来的女子，这个以华丽服装、珍珠项链以及全身的珠光宝气使自己在埃德温眼里黯然失色的女人实际上出身寒微。无意间克丽丝蒂娜又在几个社交问题上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比如她竟不知道马球运动是要骑马的①，不知道“科蒂”，“豪比根”是最畅销的名牌香水，分不清高中低档各类汽车，从来没有看过赛马；诸如此类的一二十个内行词语，又暴露出她对时髦的共济会也是很无知的。在文化程度上，她同这个化学系大学生相比当然十分可怜：没有上过九年制中学，不会外语，也就是说，她直率地承认她早已把

在学校学的那几句不像样的英语忘光了。哎哟，不对了，这位叫做封·博伦的摩登小姐看来是有点问题！只要紧抓不放、步步进逼，就能看清她的真面目！于是，小阴谋家满怀嫉妒，施展出她的全部心计，大举进攻了。

①马球（Polo），原文为单纯名词，并非“马”与“球”组成的复合名词，所以从构词成分中看不出“马”字。

她足足花了两整天，辛辛苦苦同人拉家常、察言观色、窥探动静，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职业女理发师都是喜欢聊天的；她们两手忙于工作，两片嘴皮却很少闲着。那个机灵的迪韦努瓦太太，她开的理发室同时也是各种新闻的总交换站，曼海姆女人来洗头时，向她打听起克丽丝蒂娜的情况，她银铃般尖声笑着说：“Ah, la niece de Madame van Boolean? ①”——笑声像流水不断汨汨喷溅出来——“ah, elle etait bien drole a voir puand elle arivait ici! ①”；她说，克丽丝蒂娜初到时发式跟乡下姑娘一样，一对又粗又大的辫子盘起来，上面还别着死沉死沉的铁发针。理发师说，她以前完全不知道欧洲还在生产这种粗笨的玩意儿，她记不清在哪个抽屉里还放着两副这种发针，这是她特意当成珍贵的古玩收藏起来的呢。不用说，理发师的话是一条很有油水的线索，于是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带着几乎是运动员那样的拼搏劲头跟踪追击了。下一步，她巧妙地诱使分管克丽丝蒂娜住的那层楼的女招待打开了话匣子，不久之后就弄清了真相：原来克丽丝蒂娜是提着一个小得可怜的藤箱来到宾馆的；她现在的全部衣物，甚至包括换洗衣裳，全是凡·博伦太太匆匆忙忙买给她或借给她的。曼海姆女人通过东奔西走、四处访问，小费也花了不少，终于把包括角质柄雨伞在内的每项细节都弄得一清二楚了。恶人交好运，无巧不成书，克丽丝蒂娜到门房取那几封寄给霍夫莱纳的信件时，她恰恰站在一旁，接着，她又狡狴地故意装成随便问一声，便获得了令人震惊的情报：克丽丝蒂娜根本就不姓封·博伦！

①法文：啊，凡·博伦太太的侄女（外甥女）吗？

②法文：啊，她刚到这里时那样子真是可笑极了！

这一条就足够，甚至绰绰有余了。炸药已经齐备，卡尔拉现在只需安好引线就行了，宾馆里有那么一个人。黑天白日地坐在大厅里，手持武器——长柄单片眼镜，活像一个检查站的官员，这就是枢密顾问施特罗德曼夫人，一个著名外科医生的遗孀。这位老太太半身瘫痪，她乘坐的轮椅，被众人一致公认为此间集一切社交新闻之大成的情报所，特别是审查决定各种新闻的可靠与否的最高决策机关；在这场把所有的人都席卷进去的勾心斗角的秘密战争中，它剑拔弩张，严阵以待，日以继夜地活动着，拼命搜集准确的情报。曼海姆女人来到老太太旁边坐下，急不可待而又十分巧妙地一吐为快，把这份珍贵的情报提供了出来。当然，她讲这件事时摆出了一副极为友好的姿态：唉呀，这位封·博伦小姐真是可爱极了，哦，封·博伦小姐——这座宾馆的人都这么称呼她，其实呢，你简直一点也看不出她原来竟是下层人出身啊。凡·博伦太太心肠真好，把一个站柜台的，或者谁也不知是干什么别的事的女娃说成是自己的侄女，用自己的衣服把她装扮成富贵小姐，让她改名换姓出入社交场所，唔，说起来真是让人拍案叫绝！是的，美国人在这些等级问题上确实比我们落后的欧洲要民主些，开通些，我们一直还很看重门第（听到这里枢密顾问夫人像好斗的公鸡那样晃了晃脑袋），说到底，我们不但要看穿着、看钱财，还要看文化、看出身。不待说，曼海姆女人不会忘记将那把土里土气的雨伞作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总之是把每件可以刺伤对方的令人捧腹的细枝末节，一古脑儿向情报所和盘托出了。于是，就在当天早晨，这件新奇故事便在整座宾馆传扬开来，而且同任何小道消息一样，在不胫而走的过程中添枝加叶，越说越难听。有的说，美国人就爱干这种事，比如把一个女打字员假扮成百万富翁，专门为了气一气贵族，唔，这事甚至还被编成了一出戏呢。还有的说，大概这女人是老先生的情妇，要不就是他夫人的同性恋人，等等。总之，卡尔拉的计划进行得极为顺利。到了这天晚上，当克丽丝蒂娜还完全蒙在鼓里，继续同工程师暗地幽会时，她已经成为宾馆中窃窃私议的主要话题了。当然，为了不被人看成傻瓜和蠢货，谁都宣称自己早就发现此人破绽百出，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受骗而信以为真了。而由于人们的记忆往往很乐意对他们的意愿服务，每个人就都把他记起来在克丽丝蒂娜身上看到的、昨天还认为是美妙无比的任何一件小事，统统都拧成了证明她十分可笑的话柄。所以，当她那热乎乎的、青春焕发的身子还沉浸在幸福之中，当她还在睡眠惺忪地、朱唇半启地微微笑着，还在继续欺骗自己时，她这场并非出于本意的、无辜的骗局，已是尽人皆知了。

谣言总是最后才传到本人耳里的，克丽丝蒂娜没有觉出这天上午她不论到哪里，背后就有人投来讥笑、窥探的目光，它们交织成一个吐着火舌的、密集的炮火包围圈紧紧缠住了她。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她恰恰走到了最危险的地方——枢密顾问夫人旁边坐下来，既未觉察老太婆在用一些居心不良的问题挑逗她，也没有意识到四面八方的邻座都竖起了耳朵在细听她们讲话。坐了一会儿，她热情地吻了吻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的手，然后就如约去陪伴姨爹姨妈散步了。在回答她的问好时，个别客人忍不住发出哧哧的轻笑声，这她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人家高兴，难道不让人笑出来，而要绷着脸不成？她那无忧无虑的眼里发出明亮、欢快的光，目送着那些表面一套、心里一套的人走开去，她像一团火，借着风势轻捷地呼呼穿过大厅，纯洁地虔信着这个善良的世界。

姨妈起初也毫无察觉；当然，这天上午她也发现气氛有点不对，但并没有想到这同克丽丝蒂娜有什么联系——事情是这样的：宾馆里住着的那对西里西亚地主夫妇——封·特伦克维茨先生和太太，在日常交往中严格恪守封建等级界限，对所有资产阶级人士一律不屑一顾。然而，对凡·博伦夫妇他们却另眼相看，这首先是因为这对夫妇是美国人（仅仅这一点已经意味着具有某种贵族身分了）而又不是犹太人，另外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次子哈罗明天就要到达此地，而这个儿子的房产在抵押贷款的沉重利息下岌岌可危，看来让他结识一个美籍女遗产继承人是不会没有一点好处的。话说回来：封·特伦克维茨夫妇原先同凡·博伦太太约定今天上午十一点一起外出散步，可是突然（从枢密顾问夫人情报所得到消息之后）在九点半派门房来转致歉意说不能奉陪了，但又未说出任何理由。更为奇怪的是，中午见面时他们仍然不对这次突然取消约会作出解释，亲自表示歉意，而是生硬地打个招呼就从凡·博伦夫妇桌旁走过去了。

“真是怪事，”在一切社交活动中敏感至极，甚至到了病态程度的凡·博伦太太立刻狐疑起来。“难道我们什么时候得罪了他们吗？究竟出了什么事了？”紧接着又出现一件怪事：午饭后她坐在大厅里（安东尼照例在午睡，克丽丝蒂娜在书房里写信），竟没有一个人到她桌旁来。平时总是有人过来随便聊聊的，不是金斯雷夫妇，就是别的熟人，而今天呢，好像都约好了似的，每个人都在自己桌旁稳坐不动。她独自一人坐在那柔软的圈手椅里等待着，十分纳闷为什么没有一个朋友过来，那个趾高气扬的凡·博伦太太，居然连句道歉的话都不说。

到底有一个人走过来了，可是也与往常不同：来人踱着僵硬的方步，表情异常做作，态度一本正经：这是埃尔金斯勋爵。他显得精神疲乏，眼皮发红，讳莫如深地眯起双眼——而平时他看人总是坦率自然、目光明晰的呀！他今天这是怎么了？他简直像大礼参拜似地向她一鞠躬说道：“我可以同您一起坐坐吗？”

“当然可以，亲爱的勋爵，您今天怎么这样客气呵？”

使她迷惑不解的事情还没有完：埃尔金斯的举止非常不自然，一会儿紧盯着自己的脚尖，一会儿解开上衣扣子，一会儿又用手抽抽裤缝；奇怪呀，真是奇怪。他究竟是怎么了，她想，这模样简直就像马上就要登台发表节日演说一样。

终于，老人下了决心，使一个狠劲抬起了沉重的眼皮，睁开了明亮的眼睛。他的眼神真像一束强劲的光、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

“Dear Mistress Boolen^①，我想同您私下谈几句，这里没有人听得见我们谈话。可是您得允许我自由自在地谈，让我说几句心里话。我考虑了很久，应该怎样向您暗示这件事后者主要代表有米海洛夫斯基等。反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可是在严肃重大的问题上，暗示终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关系到个人的、令人难堪的事情，就尤其需要开门见山，毫不隐讳。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我毫不顾忌地同您谈一谈，是在履行一个朋友的义务。您允许我这样做吗？”

^①英语：亲爱的博伦太太。

“当然可以，您只管说吧。”

然而老人看来还是不那么太轻松，他又踌躇了一阵，一面从衣兜里取出烟斗，慢吞吞地往里面塞着板烟丝。他的手指——不知是由于年老还是因为太激动？——莫名其妙地颤抖着。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毫不吞吐地说了出来：“我要同您谈的事与Miss Christiana①有关。”

①英语：克丽丝蒂安娜小姐。后同。

他又犹豫起来。

凡·博伦太太感到微微一惊，难道这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子果真想郑重提出……她已经注意到，克丽丝蒂娜使他动了心，难道这事竟真的发展到了这一点，以致他……可这时候埃尔金斯勋爵尖锐地、审问式地抬眼注视着她问道：“她真是您的侄女吗？”

凡·博伦太太听到这个问题脸色几乎像受到侮辱一样难看。“当然是呀。”

“那么她的确姓凡·博伦？”

这下子凡·博伦太太完全给弄糊涂了。

“不，不，她是我的外甥女，不是我丈夫的侄女，她是我在维也纳的姐姐的女儿……不过，埃尔金斯勋爵，我知道您对我们是很友好的，请问您现在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呀？”

勋爵使劲往烟斗里面看，好像他这会儿最关心的事情是烟丝燃烧得是否均匀，他慢条斯理地用手指将烟丝塞紧。过了一会儿，才轻声细气，几乎没张开他那薄薄的嘴唇，好像是冲着烟斗说话似地开门道：“因为……是呀，因为这儿一下子出现了非常奇怪的流言，说是……所以，作为一个朋友，我觉得有义务把事情了解清楚。现在既然您告诉我她确是您的外甥女，这些流言蜚语对我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其实我一听到这些怪话时就坚信，Miss Christiana是不会说谎的，只不过……唉，这儿的人尽讲些古怪的事情。”

凡·博伦太太感觉自己脸色发白，她的膝盖在瑟瑟发抖。

“他们都讲些……请您直言不讳……他们都讲些什么呀？”

烟丝慢慢地燃着了，呈现出一个红红的圆球。

“唔，您知道，那种并非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却又要硬充上流的人，总是摆出一副比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还要严格的架势。比如这个沽名钓誉的特伦克维茨，他就觉得同一个既非贵族出身又不富有的人坐在一张桌子边上是耻辱，我看就是他和他老婆舌头嚼的最凶，说什么您居然同他们开个玩笑，把个小户人家姑娘乔装打扮一番，更名换姓，把她充作尊贵的女士介绍给他们——好像这个草包真正懂得什么叫尊贵似的。我想我大概完全不必向您特意说明，如果Miss Christiana真的出身于……经济上不宽裕的家境，我对她的十分尊重和十分……万分……非常真诚的好感是决不会因此减弱分毫的……要是她也像这伙纨绔子弟那样，让豪华奢侈的生活惯坏了，那么也许她反而不会有如今这样令人赞叹的纯真美好的心地了。所以，我个人对于您以慈爱之心将您的衣服送给她，丝毫不感到有什么不妥，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向您问个明白，仅仅是为了给这些卑鄙的乱嚼舌头的家伙当头一棒，堵他们的嘴，粉碎他们的谎言罢了。”

凡·博伦太太吓得两腿发软，半天说不出话，好像嗓子给堵住了，她连续喘息了三次，才平静下来回答对方的话。

“亲爱的勋爵，我没有任何理由向您隐瞒克丽丝蒂娜的出身。我姐夫原来也是一个大商人，是维也纳最有声望的富商之一（这一点她是大大言过其实了），但他也和所有那些最正派的人一样，在战争时期失去了自己的产业，他们家是历尽艰辛才熬过来的。他们宁可自食其力，而不要我们的资助，他们觉得那样做更体面些，所以克丽丝蒂娜现在是在国家机关供职，在邮局，我看这总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吧。”

埃尔金斯勋爵微笑着抬起头来，躬腰驼背的姿态为之一扫：显然他感觉轻松些了。

“您这话正好是同一个本人就在国家机关供职四十多年的人说的。如果说这也叫做不光彩，那么我同她完全一样。不过既然我们把问题摆明了，也就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一听到这些恶意中伤就马上看清它们是下作的捏造，因为，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就是很少完全看错人。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目前的情况吧：我担心，从现在起Miss Christiana的处境将会非常不易，一心想挤进上流社会的小市民是最爱记仇、最阴毒不过的了，像特伦克维茨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小人，是会因为同一个女邮务员说过几句客气话而十年耿耿于怀的，对于这种大草包，这样的事要比一颗坏牙更加使人感到疼痛难忍，就是别的人，恐怕也会对您的外甥女讲些不得体的难听话，这一点我看不是不可能的，至少她会受到人们的冷遇吧。我呢，我是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发生的，因为我——您大概看到了——非常非常尊重您的外甥女……我非常非常尊重她，所以，要是我能帮助您这位纯洁善良的外甥女免除不愉快，我将万分高

兴。”

埃尔金斯勋爵停住了，他的脸在沉思中突然又恢复了苍老的模样。

“我能否长久地保护她，这……这个我现在不敢保证。这……这要视情况如何而定。然而无论如何我要让这里的诸位先生诸位女士明白：我尊敬她远甚于这批利欲熏心的小人，谁如果胆敢对她无礼，我是决不会漠然置之的。有一些玩笑我是不能容忍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这帮老爷们还是小心为妙。”

他突然站起来，神情坚决，昂首挺胸，这种样子凡·博伦太太在他身上还从未见过。

“您允许我现在邀请令亲小姐一同驱车出游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当然，这不成问题。”

他鞠了一躬，然后径直向书房——凡·博伦太太惊异地目送着他——走去，面颊像被劲风吹过一样鲜红，双手紧握着拳头；他究竟想干什么呀，凡·博伦太太仍瞠目结舌、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克丽丝蒂娜正在写信，没有听见他进来，他从身后只能看到她埋头伏案，美丽的闪亮的头发蓬松地散在脖颈上；只能看到这个许多许多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唤起他的感情的少女身影。可怜的孩子，他想到，她多么天真无邪呀，她还完全蒙在鼓里。可是，孩子，他们就要对你下手了，但却没有人能保护你，他轻轻地拍拍她的肩。克丽丝蒂娜惊诧地抬起头，一见到埃尔金斯，马上恭恭敬敬地站起来：从他们初次见面起，她就一再感到有一种欲望：想对这位出类拔萃的人表示一下自己真诚的敬意。埃尔金斯强使紧闭的嘴唇挂上一丝笑意，说道：

“亲爱的克丽丝蒂安娜小姐，我今天是对您有所求而来的。今天我不大舒服，一早起就头疼，看不进书，睡不着觉，我想，或许新鲜空气对我有些好处，乘车出去遛遛吧，如果您能陪我一去，那就更好了。我已经得到您姨母的许可来邀请您，要是您同意的话……”

“当然同意啦……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一种愉快，一种莫大的荣幸啊，……”

“那么我们走吧。”他郑重且彬彬有礼地把手臂伸给她。使她有点又惊奇又害羞，不过她怎么可以拒绝这种荣幸呢！埃尔金斯勋爵迈着坚定有力的步子，缓慢地挽着她走过大厅里每一处地方。他一反常态，对每个人都用那犀利的目光瞪上一眼；这副神情是一种毫不含糊的、显而易见的示威；你们休想动她一根毫毛！平时，当他那默默无言的灰色身影在众人面前走过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客客气气，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但此时他却以挑战的姿态向每个人瞪起眼来。众人立刻明白了这挽手而行及其所体现的特殊尊重中包含的示威意义。枢密顾问夫人似乎面有愧色，呆呆地望着他们，金斯雷夫妇惊诧不已，同他们打了个招呼，眼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英勇无畏的老骑士目光森森地手挽少女踱过宽阔的大厅，少女一身自豪，满面欣喜，天真无邪，骑士唇边挂着一抹军人的严峻神态，似乎他此刻正立于全团之首，即将指挥将士向工事坚固的敌军发起进攻。

当两人步出宾馆大门时，凑巧特伦克维茨站在门口；他只得向他们打招呼致意。埃尔金斯勋爵故意不正眼看他，只是把手向帽子方向微微抬了一下，紧接着就冷冷地垂下手来，就像在回答一个侍从的敬礼。他这个举动充满极度的轻蔑，恰似给了对方当头一棒。然后，他放开克丽丝蒂娜的手臂，亲自打开车门，脱帽，同时帮助他的女士上车：这毕恭毕敬的举止，同他当年随同英王访问德兰士瓦^①时帮助国王的儿媳上车的情形完全一样。

^①德兰士瓦，南非地名，十九世纪下半叶沦为英殖民地，一九一〇以后是南非联邦一个省（一九六一退出英联邦）。

凡·博伦太太对埃尔金斯勋爵提供的秘密情报在内心里感到的震惊，远比表面上流露出来的大得多，因为，埃尔金斯无意间捅破了她最敏感的伤疤。在心灵最深处那个专门储藏朦胧记忆和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角落，在那个自我很不愿意接触、一触及便胆战心惊的令人十分棘手、极度难堪的区域，这位早已资产阶级化的、平平庸庸的克莱尔·凡·博伦，多年来仍然保存着一股刻骨铭心的恐惧，这恐惧平日只是偶尔在睡梦中从心灵底层升起，使她惊醒，不能成眠：她十分害怕自己的过去被人发现。原来，当三十年前被人巧施手腕赶出欧洲的克拉拉在海外结识她的凡·博伦先生并打算同他结婚时，她并没有勇气把她的隐私向这个虽然正直可靠、但却沾染了某些小市民气的男人和盘托出，不敢告诉他她带给他的陪嫁——那笔小小的资本的来路是很不光彩的。她毅然决然地向他谎称这两千美元是祖父留下的遗产，而坠入情网的、轻信的凡·博伦，在他们多年的婚后生活中对这一情况也不曾有丝毫的怀疑。他脾性温和，不爱动感情，在这方面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克莱尔愈是资产阶级化，她心中那近乎病态的意念也愈加强烈，愈加使她心惊肉跳、忧心忡忡：她害怕将来的某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一次出人意料的重逢、一封不期而至的匿名信，会突然把早已忘怀的往事暴露在光天化日

之下。因此，多年来她坚定不移、目的明确地回避和自己的同乡见面。每次她丈夫想给她介绍一位维也纳的商界同行，她总是不乐意，并且，虽然她英语讲得还不太流利，也在人前硬装作不懂德语。同自己的家人，她断然中止了通讯联系，即便在重大的节假日也只是拍份简短的电报去。然而惧怕心理并未因此减弱，恰恰相反，它随着自己财产的增多、地位的提高而有增无己。她愈是适应了美国人非常讲究的习俗，就愈是战战兢兢地害怕某一次漫不经心的闲谈会把埋藏在灰烬底下尚未燃尽的那恶性的火种撩拨起来，燃成一场熊熊大火。只要有一位客人在饭桌上提起他曾经久居维也纳，就足以使她心惊肉跳，彻夜不眠了。战争一来，浓烈的硝烟炮火，把所有往事一古脑儿推到一个异常遥远、使人觉得恍如隔世的时代去。过去的报纸都发霉了，大洋彼岸的人们有的是别的忧虑、别的话题；事情是过去了，一切都被人遗忘了。就像进入人体的一颗子弹逐渐被软组织封闭起来——起初在天气突变时还隐隐作痛，但日子长了就失去知觉，安居于温暖的人体之内而不觉异样了——这样，她也就在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中，通过各种有益于健康的活动，把自己从前这段令人难堪的往事完全忘记了；她现在是两个结实的小伙子的母亲，间或也是丈夫业务上的帮手，参加了“博爱协会”那样的慈善团体，又是“关怀释放犯协会”的副会长，蜚声全城，备受尊重；长期积存在她心底的奢望和虚荣心，终于能在一个新崛起的富有之家、一个经常有名门豪富造访的家庭中得到了完满的实现。而使她心境安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自己最后也渐渐忘却了那段插曲。人的记忆是很容易受利诱的，它能受各种愿望的花言巧语左右，那种尽量不去回想痛苦往事的意愿，能够起到虽说奏效缓慢、然而最终能荡涤一切的作用；时装模特儿克拉拉终于死去，让位给棉花商凡·博伦这位清白无瑕的夫人了。她已把那桩往事忘记得一干二净，所以一到欧洲便立即写信给姐姐，约她见面。可是现在呢，当她得知有人出于恶意（她此时还不知为什么）暗中追查外甥女的出身时，她又怎能不非常自然地联想到人家也会从穷亲戚进一步追究到她自己的身世，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呢？恐惧是一面哈哈镜，它那夸张的力量能把一个十分细小的、偶然的筋肉悸动变成大得可怕、漫画般清楚的图像，而人的想像力一旦被激起，又会像脱缰的马一般狂奔，去搜寻最离奇、最难以置信的各种可能。于是现在她连最荒诞不稽的事也突然觉得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了；她惊恐万分地想起，就在这个宾馆里，她们的邻桌坐着一个维也纳来的老先生，商业银行经理，七八十岁了，名叫勒维；接着又突然想起自己那位死去的恩主，想起他妻子的娘家似乎也姓勒维！如果她竟是这位老先生的姐妹、或堂姐妹，那可怎么好呢！看起来，这个老头子随便说句风凉话（人越老越喜欢闲扯他们年轻时听到的伤风败俗的事！），加入这股闲言恶语的合唱，简直就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克莱尔骤然感到额角沁出了冷汗，这是那恐惧心在神不知鬼不觉地继续活动，又促使她蓦地想到：那位老勒维先生和她恩主的妻子长得竟是惊人的相像：同样的厚嘴唇，同样的鹰钩鼻——于是，在惊恐万状、神情恍惚中她产生了一种幻觉，感到老头子是恩主妻子的兄弟已经明白无疑，而他也理所当然地定会认出她，并把过去那桩事源源本本地端出来，这对于金斯雷、古根海姆两对夫妇简直是美味珍馐，求之不得，而到明天，安东尼就会收到一封匿名信，这将会使她三十年风平浪静的美满婚姻惨遭袭击而毁于一旦！

想到这里，克莱尔不得不用手扶住椅背，霎时间她觉得就要晕倒了；然后，她使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狠命一撑椅背站了起来。现在从金斯雷两口子桌旁经过，同他们寒暄，简直太费劲了。金斯雷夫妇用她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的美国式的见面微笑那一套，非常友好地回答她的问好。可是，克莱尔的恐惧幻觉却使她觉得他们不像是真心笑，而是在讥笑、狞笑，是在知道了自己的底细后掩饰不住地窃笑。甚至连电梯服务员的目光也突然使她觉得不是滋味儿，走廊里，收拾房间的女招待匆匆从她身旁走过，纯属偶然地没有来得及向她问候，也使她感觉浑身不舒服：就这样，她精疲力竭，好像踏着厚厚的积雪从远处走回来似的，最后总算逃进了自己的房间。

她的丈夫安东尼刚刚睡完午觉起来。他的背带交叉着搭在肩上，领口敞开，脸上还带着压皱的痕迹，正站在穿衣镜前梳理他那稀疏的头发，分出一条发缝。

“安东尼，我得跟你谈点事儿，”她气喘吁吁地说。

“唔，出什么事了？”他一边说一边在梳子上抹一些发油，以便将那条细长的头缝分得更平直些。

“你快点吧，”她急不可耐地说，“我们得好好地全面考虑考虑了，事情可是让人很不愉快呢。”

生性迟滞、对夫人比较开朗的性格早已习以为常的丈夫，很少对这一类预告表示过早的激动，他听了这话仍然未从镜前回转身来。“我希望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吧。总不会是迪基或者阿尔温来电报了？”

“不是的。可你倒是快点呀！上衣你可以等会儿再穿嘛。”

“好了，”安东尼终于放下梳子，听话地在圈手椅上坐下来。“好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克丽丝蒂娜准是不够检点，或者做了什么蠢事，现在一切全完了，整个宾馆都在谈论这件事了。”

“究竟什么事全完了？”

“唔，我是说衣服的事……人们说她穿的都是我的衣服，说她刚到这里时像个站柜台的土里土气的丫头，是我们把她从头到脚打扮起来冒充贵族小姐的——什么话都有……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特伦克维茨两口子有意怠慢我们了吧……人家当然要大为光火，因为人家本来打算为自己的儿子考虑一下，所以现在就觉得我们是欺骗了他们。——现在我们在整个宾馆里把面子全丢光了。这个傻丫头准是干了什么蠢事！我的老天，这可太寒伧哪！”

“寒伧什么？所有美国人的亲戚都是穷主儿。我可不想仔细打听古根海姆家或者罗斯基家的侄儿们，不想细问从考纳斯①来的罗森斯托克的侄儿们都是些什么人；可我敢打赌，这些亲戚绝不像他们这里的叔叔伯伯们一样体面。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们让她穿得像样些会是什么寒伧。”

①考纳斯，立陶宛城市，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为临时首府。

“因为……因为……”克莱尔由于心绪烦躁声音越来越大了。“因为他们的确有理，这样的人确是不应该到这里来，这种人不属于上流社会呀……我的意思是说那样一种人……那种不会在行为举止上做得好，使人看不出他的来历的人……都是她自己不好……要是她不那么突出自己，别人就不会看出什么破绽，要是她一直像刚来时那样文静就好了……可她偏偏东跑西颠，处处出头，事事抢先，同谁都要扯上几句，什么事都要掺和进去，什么活动都要参加而且还总要跑在前面。三句话就交个朋友……这样一来，难怪人家到头来要问问她究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而现在呢……现在是恶事传千里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都在笑话我们……风言风语，说得太难听了。”

安东尼坦然地咧嘴笑道：“让他们说去吧……我无所谓。她是个好孩子，不管谁说什么我都喜欢她。她穷不穷和这伙人有个屁相干。我又不欠这里谁一文钱，他们觉得我们是高贵还是低贱，这个我管不着。谁要是看我们有哪点不顺眼，那就只好请他将就点了。”

“可我对这种事情不能不在乎，我受不了这个。”

克莱尔自己一点没有注意到，她的声音越来越尖了。“我不愿意任何人指着我的脊梁骨说我骗人，指责我把不知哪儿弄来的一个穷姑娘装扮成公爵夫人。我可受不了这样的气：邀请特伦克维茨这号人，这个恶棍居然不自己来道歉而是把个门房派了来！不，我可不想在这儿坐等别人走到我们面前侧目而过，我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是到这里来散心，不是来呕气，不是来找罪受的。这种气我受不了。”

“那么——”他用手捂住嘴，遮住了一个小小的呵欠。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离开这里！”

“怎么着？”这个往常动作相当迟缓的人这时不禁叫了起来，好像谁重重地踩了他一脚似的。

“对，离开这里，而且是明天一大早就走！这些人如果以为我会给他们陪笑脸，向他们作解释，说明一切缘由，甚至还会给他们赔礼道歉，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想让我这么做，他特伦克维茨这号人恐怕身分还差点！这儿这帮人我原本就不喜欢，除了埃尔金斯勋爵之外，全是一伙杂七杂八、穷极无聊、吵吵闹闹的平庸之辈，我可不愿让这些家伙说长道短。说实在的，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呆，海拔两千米的高度我适应不了，心里常常发慌，夜里睡不着觉——当然，这你一点不知道，你是躺下就着的。只要给我一个星期像你一样没有神经衰弱的毛病，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够了，足够、足够了！至于这姑娘嘛，我们也已经尽到了责任，对得住玛丽了。我们把她请来，她玩的很好，甚至好了过头，休息得不错，现在该结束了。我在这件事情上是问心无愧的。”

“对，可……可你这样急急忙忙究竟想到哪里去呢？”

“到因特拉肯①去！那里的空气不那么稀薄，我们还会在那里遇上林西家两口子，在轮船上我们谈得多投机啊！这才是好朋友呢，哪里像这里这帮乱七八糟的家伙。他们前天刚给我来信叫我们去。要是我们明天一早动身那中午就可以同他们在一块儿吃午饭了。”

①因特拉肯，瑞士伯尔尼州气候宜人的疗养地。

安东尼还是有点不大乐意。“什么事都老是这么急急忙忙的！明天就走，有这个必要吗？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呢！”

然而不多一会儿他就屈服了。每次总是他让步，这是因为老经验告诉他，克莱尔一旦决心做什么，就非坚持办到不可，一切顶牛全都是白费气力。另外，他自己是怎么都行。独善其身的人，对外界的反应是不敏锐的；是同林西夫妇还是在这里同古根海姆夫妇打扑克，窗前的山峰是叫施瓦茨霍恩还是叫韦特霍恩，住的旅馆叫皇宫还是叫星空，对于这个冥顽不灵的老头实际上都差不多，他只是希望不要吵架罢了。所以，他现在也只是顶了一会儿就罢手，然后耐心地听着克莱尔给门房打电话发出各种吩咐，笑嘻嘻地看着她急急忙忙地拿出箱子，带着莫名其妙的心急火燎的神情，把一件件衣服匆匆摞起来。接着他点燃了烟斗，到对过房间打他的扑克去了。一洗牌、发牌，就再也不想走与不走的事，再也不想他的妻子，也更想不到克丽丝蒂娜了。

当宾馆里的客人们，不论是沾亲带故的还是非亲非故的，正在那里为克丽丝蒂娜的到来和即将离去而激动、絮叨时，埃尔金斯勋爵的灰色小轿车正迎着山风呼呼驶向蔚蓝色的深山幽谷，它既大胆又灵巧地拐过了那许多白色的急弯，向下思加了驰去：舒尔斯-塔拉斯普①已经不远了。埃尔金斯勋爵之所以邀她出游，可以说是想当众宣布要把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原本打算稍稍兜一下风便带她回来；然而当他此刻看见她背靠座椅坐在自己身旁，兴高采烈地娓娓而谈，那双娇憨的眼睛里映照着辽阔的蓝天时，他还是觉得，现在来腰斩她这段欢愉的时间，同时也是腰斩他自己的美好时光，实在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他向司机发话继续向前行驶。千万别回去得太早了，老人想，一边情不自禁地、慈爱地轻轻抚摩她的手，她什么时候知道这事都为时不晚哪！不过，倒是应该及时提醒她注意一下，应该用委婉的方式让她先有个思想准备，知道这伙人会怎样对待她，以便在他们突然翻脸不认人时不至于太痛苦了。于是，他在谈话中一有机会就暗示她枢密顾问夫人如何居心叵测，又婉转地告诫她提防她那位小个子女友；但是，天真善良的克丽丝蒂娜以她那青年人的满腔热情和率直的轻信，竟还在为她最凶狠的敌人作辩护：枢密顾问老夫人是多好的人啊，真是令人感动，她对谁都那么关怀备至；说到曼海姆姑娘嘛，埃尔金斯勋爵哪里知道，她是多么聪明、活泼，又多么风趣呀，也许她在他面前是感到胆怯吧。总而言之，这里所有的人对她都那么亲切友好、笑脸相迎、心地善良，说真的，她有时确实感到害羞，深感自己对这一切受之有愧。

①舒尔斯-塔拉斯普，下恩加了疗养地，有著名的矿泉。

老人低下头，注视着他的手杖的尖端。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他对人、对各大国颇为寒心、大失所望，因为他看到他们施不义于他人和别国，看清了他们是那样自私自利、冷酷无情、鼠目寸光。在伊普雷的泥淖中，在苏瓦松郊区的一个石灰窑（那是他儿子阵亡的地方）旁，他青年时期信奉过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①及其弟子们的理想主义，即对人类道德使命和白种人灵魂高尚的信仰，也一同被彻底埋葬了。他厌恶政治，对俱乐部里冷冰冰的社交活动、正式宴会上的装模作样十分反感；自从儿子死后他就一直在避免结识新交；在自己这一代人身上，那种冥顽不灵、闭眼不看现实的死硬态度，那种墨守成规、不善于重新学习以适应从战前到新时代的转弯的顽固哲学，使他非常痛心；而青年一代身上那种轻浮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自大则使他生气。可是在这个少女身上他第一次看到笃信，看到了深沉、神圣的感恩之心，看到她仅仅由于自己处于青春年华就对造物主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她身边他懂得了，上一代人从痛苦的经验中得来的对人生的全部不信任态度，幸而对下一代人还是陌生的、不起作用的，任何新的青年一代要沾染上这种思想都还需要从头来。他欣喜地感到：哪怕对别人的点滴恩情她都由衷地感激，这是多么美好的情感啊！这时他胸中升起一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甚至达到了痛苦程度的热望：但愿这无比美好、暖入心胸的情感能有一部分温暖一下自己的生活，甚至最好让它同自己完全联结在一起！他想，我兴许可以保护她若干年，也许在我的保护下她永远不会（或者很晚才会）知道人世间的卑鄙——那种在某一个名字面前点头哈腰，而把穷人踩在脚下的卑鄙行径。啊——他看着她的侧面：这时她刚刚像孩子似地张开了嘴，大口大口吸着迎面呼呼吹来的新鲜空气，眼睛闭着——老人心想，只要让我过上几年青年人的生活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当她带着感激的神情转向他，又开始娓娓而谈时，老人并没有全神贯注地听，因为这时他蓦地感到勇气倍增，他在考虑着怎样以最委婉的方式利用这也许是最后的时机，试探一

下她是否对自己有点情意。

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功利主义者，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在舒尔斯-塔拉斯普他们喝茶小憩。然后，在林荫大道的一条长椅上坐着闲谈时，他小心翼翼、转弯抹角地开始他的追求了。他说，他有两个侄女住在牛津，年龄和她相仿，假如她愿意去英国的话，可以在她们那里居住；有幸邀请她去同侄女们住在一起，是一件他感到十分快慰的事，而如果她不讨厌他的陪伴，当然啰，这是个老头子做伴啦，那么，他将非常愉快地带她去游览伦敦。只是一件，他当然不知道她是否下得了决心离开奥地利到英国去，不知道她是否家乡有事离不开——唔，他的意思是说：是否有什么她觉得不忍割爱，从内心里感到难舍难分的事，话说得是够明白的了。然而，克丽丝蒂娜此刻正沉浸在洋溢的热情中，竟一点没有明白老人的用意。啊，不，没有什么事，她多么想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去看看啊，听说英国非常美；关于牛津，还有牛津那有名的赛艇，她听过的多了，人们都说没有哪个国家体育活动这样普及，没有哪一处青年人能玩得这么痛快！

老人的脸色阴沉下来了。她说了半天，竟连一个字都不提他！她只想到了她自己，只想到自己是年轻人。他的勇气丝毫也没有了。不，他想，把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关在一座古堡里，让人家陪伴一个老头子，这简直是犯罪！不，别去碰钉子了，别出丑了，同她告别吧，老头子！你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太晚了！

“我们该回去了吧？”他问道，声音突然完全变了，“我担心晚了凡·博伦夫人会着急的。”

“好的，”她回答，接着又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玩得真是太尽兴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独一无二的美！”

11

在车里，老人坐在她旁边不怎么开口了，他在为她悲伤，也在为自己悲伤。然而她却一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点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她睁大眼睛，眺望着车窗外的景色，热血在晨风扑打的面颊底下快活地奔流着。

当他们的车来到宾馆门前时，正好响起铃声。她充满感激地同敬爱的老人握手告别，连蹦带跳地跑上楼去换衣服：现在她已经是动作异常敏捷、自如了。初到那几天，每次梳妆更衣她都害怕，每次都要犯愁、感到吃力体中，某一类种子在数目和体积上占优势，就规定了该物体，当然同时每次也都使她激动万分、欣喜若狂。她一再为镜中那个宛如从天而降、实际是她自己摇身一变而成的花枝招展的美人惊叹不已。如今她已经习以为常，知道自己每晚都是美丽的，都是优美时髦、珠光宝气的了。现在，一两个敏捷的动作，那色彩艳丽、宛如轻纱的连衣裙便飘拂着从她挺拔的胸脯上滑下，在红红的嘴唇上又稳又准地再抹上一道口红，又一摆头把头发甩正，再刷地围上一条围巾，这就齐了。瞧，她过这寄人篱下的豪华奢侈的生活，竟已自然得跟在自己家里完全一样了！再扭身回头看一眼镜中那个我吧：唔，真好！太满意了！这样想着，她飞也似地一阵风跑到姨妈房间去约她一块吃晚饭。

但是，来到房门口她惊愕地愣住了：屋里乱七八糟，各种东西都翻腾出来，箱子已经装满一半，鞋、帽及其他衣物散乱地堆在圈手椅上、床上和桌上分析了推理和辩论中的错误。参见“胜论派”。，这平日井井有条的房间，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了。姨妈穿着睡衣，正在用膝盖帮忙使劲关一只很难关上的箱子。“这……这是怎么回事呀？”克丽丝蒂娜惊叫起来。姨妈故意不抬头看她，而是涨红着脸，气呼呼地继续压箱子，一边哼哼着宣布说：“我们要走……哼，这该死的箱子……怎么老是盖不上……我们要走了。”

“哦，多会儿走？……怎么回事？”克丽丝蒂娜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这时她已经无力支配自己的筋肉活动了。

姨妈又用拳头使劲砸了一下箱锁，这回总算吧嗒一声关上了，她喘吁吁地站了起来。

“是啊，实在是有点可惜，我也觉得很遗憾啊，克丽丝特！可我一开始就说过，安东尼不能适应这高山地区的空气。对老年人来说，这样的空气已经不适合了。今天下午他的哮喘病又发作了一次。”

“我的天！”克丽丝蒂娜迅速迎向老姨爹，他这时正好带着一脸懵然无知的神情从里间走出来。她激动得浑身颤抖，大为震惊地、柔情脉脉地拉住他的手。“你身体怎么样了，姨爹？但愿已经好些了吧？天哪，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呀，如果知道我决不会出去玩的！不过说老实话，你现在气色真的又挺不错了；是不是呢，你一定感觉好些了吧？”

她六神无主地看着他，这惊慌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她完全失去了自制。但是，这时她还不清楚她也该走了。她现在只想着一件事，这就是：善良的老人病了。她只明白这一点，她是在为他，而不是为自己感到惊慌。

完全同平时一样健康、一样不爱动感情的安东尼，在她这副真心诚意、充满柔情地为自己担惊受怕的动人模样面前，深深被打动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现在他才逐渐明白自己将要被卷进去的是一出多么令人难堪的笑剧。

“唉，哪里话，亲爱的孩子，”他咕哝道（真该死，克莱尔为什么要把我推出来做挡箭牌呢？），“克莱尔这个人你是了解的，她就是喜欢夸大其词。我没有哪里不舒服，而且要是依了我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呆下去的。”妻子简直是莫名其妙地编造这个谎话，使他感到恼火，为了发泄怒气，他几乎是粗暴地补充说：“克莱尔，你倒腾来倒腾去干什么，能不能先撻一下？时间还多的是嘛。难道我们不要同这好孩子愉快地过一过这最后一个晚上吗？”可是克莱尔仍不停地忙活着，一句话也不讲；看来她是害怕那无法回避的事：向克丽丝蒂娜摆明真情、作出解释；安东尼则使劲往窗外看（她这叫自作自受，我是爱莫能助了！）。位于他们两人中间的是克丽丝蒂娜，她像一个讨厌的、多余的人，默默无言、心烦意乱地站在这间乱糟糟的屋子里。出事了，这她心里清楚，出了一件她现在不明白的事。一阵刺眼的闪电已经过去，现在她的心怦怦乱跳，等着那随之而来的雷鸣，可这雷声却左也不来右也不来。然而它是一定要来的。她不敢问，也不敢想，但全身每一根神经都感觉到出了大事。他们老两口吵架了吗？是不是纽约来了什么坏消息？也许是交易所里出了问题，或者姨爹的商号怎么样了？要不就是银行倒闭了，现在不是每天都能在报上看到这类消息吗？还是姨爹真的旧病复发了，仅仅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才瞒着她？为什么他们老是让我这样站着，我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呀？不管她怎么想，他们仍什么动静也没有，有的只是沉默、没有尽头的沉默，有的只是姨妈那些纯粹多余的忙活、姨爹焦躁的来回踱步和自己胸中那颗七上八下突突乱跳的心。

终于——救星来了！——听见了敲门声。收拾房间的侍者走进来，跟着又进来一个，手里捧着洁白的台布。使克丽丝蒂娜吃惊的是，他们开始收拾桌上的烟灰缸和烟盒了，然后又颇为费事地慢慢把干净的桌布铺上。

“你听我说，”姨妈总算开金口了，“安东尼觉得今晚我们还是在楼上房里吃饭好些。我讨厌告别时那些没完没了的俗套，讨厌别人问这问那，上哪儿呀，去多久呀，另外我的衣服也差不多全收起来了，安东尼的礼服也装到箱子里去了。再就是，你瞧——在这里我们反倒可以更清静、更舒服地坐坐。”

几个侍者推着送饭菜的车子进来，从镍制托盘上把菜肴端下来放好。克丽丝蒂娜心想，等他们出去后，总该对我把事情的原委说说清楚了吧，一边想，一边怯怯地观察着两个老人的面部表情：姨爹低低弯下腰，脸离盘子很近，没好气地使劲舀汤喝，而姨妈显得脸色苍白、局促不安。最后，还是她先开口：“你一定觉得奇怪吧，克丽丝蒂娜，我们怎么这么快就决定要走：可是，我们那边干什么事都是麻利的——我们在美国倒是学到一些好东西，这说干就干就是一件。不是真喜欢干的事，决不拖泥带水，比如这种生意不好做，就扔下换另一种；这个地方不好呆，打起行李就走，上别的什么地方去另谋出路。说实在的，我们两个在这里老早就觉得不自在了，只是因为你在这一玩得那么痛快，我才一直不想同你说罢了。我这段时间一直睡眠不好，安东尼呢，也适应不了这里高山上的稀薄空气。恰好今天又收到因特拉肯几个朋友拍来的电报，所以我们立刻就决定下来了。到那里去可能也只是呆上三五天，然后再去埃克斯温泉^①。是的，我们那边——我理解，这会使你吃惊的——办事就是麻利。”

^①埃克斯温泉，法国著名疗养地，在里昂以东。

克丽丝蒂娜低下头看着碟子：现在可不能看姨妈！在这一串连珠炮似的娓娓言词中，在姨妈的整个腔调中，有一点点什么东西在刺痛她，她觉得每个字都充满了虚伪的果断，都是做作的、装出来的表面文章。克丽丝蒂娜感到一定有点什么事情隐藏在后面。唔，等着瞧吧，还会

有新名堂的！果然，姨妈又说话了：“当然，如果你能同我们一起去，那是最好不过了，”一面说着，一面撕下鸡翅膀，“可是，因特拉肯这个地方我估计你是不会喜欢的，那不是年轻人去的地方，而且你的假期又只剩下不多几天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考虑，再这么折腾去又折腾来究竟有没有意思，这样一来会不会连你这几天的休息也前功尽弃呢。你看，你在这里休息得非常好，这儿的新鲜空气对你的健康大有益处，——是呀，我早就说，高山对青年人是最好的，迪基和阿尔温也应该到这里来，只是对于我们这些老朽，恩加丁恰恰不符合我们这两把老骨头的需要。好吧，嗯，刚才我说过了，我们当然很愿意你同我们一道去，安东尼已经同你处得很熟了，可是另一方面，你又得花七个钟头去，七个钟头来，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而且，我们反正明年还要再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还是想同我们一道去因特拉肯的话……”

“不，不。”克丽丝蒂娜说，更确切些讲是她的嘴唇在说话，好像一个上了麻醉药的人虽然身体早已失去知觉，但嘴还在下意识地继续说话那样。

“我看你最好从这里直接回家，这儿有一趟非常方便的车——我问过门房了，早上七点钟左右开车，这样，要是明天一早走，夜里你就到萨尔茨堡，后天就到家了。我可以想像，你妈一定非常非常高兴，你的皮肤现在晒成健康的褐色，浑身是青年人的朝气，真的，你的气色好极了，就这样把你在这里休息的成果不打折扣地带回家去，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是的，是的。”这几个字像水珠一样轻轻地从克丽丝蒂娜口里滴落下来。她还坐在这儿干什么？人家两个不是都巴不得她离开，巴不得她赶快离开吗？可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出了事怎么解释得通，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她机械地吃着，每咬一口都尝到海索草的苦味，同时她又有一种感觉：我现在必须说点什么，说点轻松愉快的事，不要让他们看出我眼睛疼得火辣辣的，喉咙气得索索颤抖，对，讲点实际的、冷冰冰的、无关痛痒的事情！

终于，她想到了该说什么话。“我这就去把你的衣服拿过来，好马上装箱啊。”一边说着，一边已经站起来了。可是姨妈轻轻地把她按了下去。

“别忙，孩子，这个不用着急。第三只箱子我要明天才装。你把东西都放在你屋里就行了，收拾房间的女招待会给我送来的。”然后，她又突然面有愧色地补充道：“哦，你听我说，那件连衣裙，红的那件，你就留下好了，唔，我真的穿不着了，你穿着非常合身，当然，还有那些小东西，比如卫生衣、内衣，你也都留下吧，这是不待说的，只有另外两件晚礼服我到埃克斯温泉还用得着，你知道，那里社交活动很频繁，唔，听人说那是家非常好的旅馆呢，但愿安东尼在那里感到舒适，那里有温泉，并且空气比这里温和多了，还有……”姨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难关已过，她已经婉转地告诉了克丽丝蒂娜让她明天就离开这里。现在一切又都按部就班地轻快地运转起来了，她讲呀，讲呀，越来越兴奋地讲述有关大大小小的旅馆、旅行的各种笑话和趣事，讲她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而克丽丝蒂娜则木然地、低声下气地坐在那里，但内心里强压着一股子怒气，听着这一大堆刺耳的、同自己毫不相干的絮絮叨叨的话。唉，究竟她要讲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啊！终于，她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空隙，说：“我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了。姨爹该去休息休息，姨妈你收拾这么半天也累了。还要我帮你做点什么事吗？”

“不，不用了，”姨妈也同时站起来，“还有几样东西我一个人很容易就收拾完了。你今天也最好早些睡吧。我想，怕明早六点钟你就得起床呢。唔，我们不送你去火车站了，你不生气吧？”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你们完全用不着送我，姨妈。”克丽丝蒂娜眼睛看着地面，话音已是无气无力的了。

“唔，还有，你要写信告诉我玛丽的身体怎么样了，一到家就给我写信，好吗？明年我们再见面。”

“好的，好的。”克丽丝蒂娜说。谢天谢地，现在她终于可以走了，再吻姨爹一下（他不知怎的这半天一直显得很窘），吻姨妈一下，然后她就——快离开这间屋子、快离开这间屋子！——向房门走去。但是，到了最后一秒钟，当她已经手握门柄时，姨妈突然又急匆匆追了上来。于是恐惧又一次（可这是最后一击了）猛烈捶击她的胸膛：“不过，克丽丝特，”她焦急地、激动地说，“你现在必须马上回自己房间去，睡觉，休息，一定别再到楼下去，你听清楚了吗，否则……否则……否则明天早上大家都来和我们道别了……我们不愿意这样……还是干脆利索地走掉，宁可以后再写几张明信片寄给他们……临别时送什么花束……还有这个送你一程，那个送你一段，这一套麻烦事我很不喜欢。好了，你不要再下去，马上去睡觉，行吗？……好吗，你能答应我吗？”

“好的，好的，当然可以。”克丽丝蒂娜用最后一点气力说出这几个字，然后走出去，带上了房门。后来，过了好几个星期，她才想起，告别时她竟忘了向二老说哪怕只是一句感谢的

话。

一关上房门，克丽丝蒂娜赖以勉强撑持住身体的那一点点咬牙挺住的劲便一下子离开了她，就像一头被猎人打中的野兽在四肢瘫软颓然倒下之前还要踉跄几步、只能靠不住向前移动来暂时支撑身体那样，她用手扶着墙，拖着沉重的身子顺着墙壁走到了自己的房间；一进屋，便一头栽倒在圈手椅里，僵硬，冰凉，一动不动了。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只觉得猝不及防地被人在后脑勺上猛击了一棒，这一棒，打得她前额麻木，后脑疼痛难当，然而却不知道是谁给她的这一闷棍。有一件什么事，一件与她有关、对她不利的事发生了，人家把她赶走了，然而她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竭尽全力，希望能想出个究竟，但两边太阳穴之间是麻木的，那里只有一堆僵死的、干涸的物质，唤不起一点反应。一件同样僵死的东西包围着她：这是一口玻璃做的棺材，它比漆黑的、潮湿的棺材还要残酷，因为还看得见外面是一片灯火通明、花天酒地、舒适安逸、令人目眩的天地，但耳朵却听不到任何声音，四周只有一片可怕的死寂，这是在残酷地嘲弄她呀！她心中那个问题在大声疾呼索求答案：“我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他们要轰我走？”她觉得这种尖锐的对立实在难以忍受：一方面胸口堵塞，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好像这整所房子连同里面的四百人，连同它的全部砖石、梁柱，还有那硕大的屋顶，一古脑儿全压在她心口上；另一方面是寒闪闪、白晃晃的灯光，铺着绣花鸭绒被的床在邀你就寝，舒适的安乐椅在请你歇息，明亮的穿衣镜在诱你一睹自己光彩照人的形象；她有一种感觉：如果要她在这把使人痛苦不堪的椅子上呆下去，那么她一定会冻死在上面的；一会儿她又觉得，好像她马上就要在一阵莫名的狂怒中突然把窗子砸个粉碎，要不就是大哭、大嚷、大叫，把所有睡着的人全都吵醒。走吧！出去吧！……她想不下去，不知要干什么才好。然而她又清楚：要离开，要赶快离开，免得在这个可怕的、没有空气的、哑然无声的地方窒息而死。

突然，她猛地从椅子上跳起，也不知自己要干什么，发狂似地冲出屋去；在她身后，敞开的门在不住摇晃；在电灯光照耀下，黄铜和玻璃器皿在木然地面面相觑。

她像个梦游者那样跑下楼去，糊墙纸、墙壁上的画、各种器具、楼梯、电灯、旅客、侍者、婢女，各式各样的物品、各色各样的面孔，幻影般从她身旁掠过。有几个人吃惊地看着她，有人同她打招呼，奇怪她为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她眼前只是茫茫一片，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么，她是在朝着哪里跑，想干什么，只觉着两腿敏捷得不可思议，托着她呼呼地冲下了楼梯。

平日合理地调节她的行动的某个枢纽失灵了，她不是跑向一定的目标，而只知向前，向前，被一种不可名状、莫名其妙的恐惧驱使着向前跑去。跑到大厅门口她戛然而止了；原来，她这时恍然大悟：这是供人闲坐、跳舞、欢笑、尽兴欢乐的地方呀！于是她立刻自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是为了什么到这里来呢？”这样一想，空间的推动力便骤然消失，她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力量，还没来得及站稳，周围的墙壁便摇晃起来，地毯也旋转起来，大吊灯也剧烈地摆动，在空中划起椭圆形的圆圈。我要倒下去了，她的感觉告诉她，我脚下眼看就踩空了！她本能地伸出右手，抓住了一块门帘，使身体暂时得到平衡。然而她的关节却没有一点力气，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一步也挪不动。她使劲瞪大眼睛盯着前方看了一眼，全身沉甸甸地靠在墙上，接着又闭上眼睛，站在墙边呼哧呼哧直喘气，不知如何是好了。

正在这个时候，德国工程师撞见了她。他正想赶快到自己房里去取照片来给一位女士欣赏，突然发现一个人影奇怪地贴在墙上，这个人紧紧倚墙而立，一动不动，艰难地喘息着，瞪着一双失神的眼睛发愣；头一刹那他没有认出是她，但紧接着他的声音便又带上了那种亲昵、快活的腔调：“唉呀，原来是您呀！您为什么不到大厅里来？要不您这是在追踪什么秘密吧？为什么……可是……怎么回事……您这是怎么啦……？”他惊异地盯着她，原来，当他刚说出第一句话时，克丽丝蒂娜便猛地一惊，浑身发抖，恰似一个梦游者在听到一声意外呼唤时，像中弹一般惊醒过来那样。

她那可怕地高高竖起的眉毛，使她的眼神显出一种五内俱焚、痉挛抽搐的表情；她举起了一只手，像是为了抵御外来的袭击。

“您这是怎么了？您感到不舒服吗？”他说着就上前架住她，不这样也不行，因为克丽丝蒂娜已经东倒西歪了，她突然觉得眼前发黑。但是，当她接触到他的手臂，接触到人身的温暖时，便立刻抽搭起来。

我必须同您谈谈……现在就谈……但不要在这儿……不要在这里当着别人的面……我得同您单独谈谈。其实她并不知道该对他谈些什么，她只想诉说诉说，同随便哪一个人谈一谈，吐一吐腹内的委屈罢了。

工程师对她那往常一直是平静柔和，而此时竟变得尖利刺耳的嗓音大为震惊，一时感到有

些尴尬，心想：她八成是病了，已经被安顿在床，所以刚才没有下来，现在自己又悄悄爬起来——她准在发烧，从她那忽闪忽闪的眼睛就看得出来。要不就是歇斯底里病发作，唔，什么样的女人他没见过！——不管怎么说现在首先得安慰她，好好安慰她，不要让她发现你是把她当病人看待，要尽量在表面上附和着她。

“哦，非常乐意，非常乐意，小姐，”——他像哄孩子似地对她说——“不过，也许……”（最好别让人看见我们！）“也许我们到宾馆外面去走走要好一点……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这对您肯定有好处……这里这间大厅总是供暖过分，让人热得难受……”现在惟有安慰、不断地安慰，他想，而在他拉起她的手臂时，就装作似乎是无意地摸了摸她的手腕，看看她是不是真在发烧。不，手是冰凉的。真奇怪啊，他越来越不自在地想道，真是一桩大怪事。

宾馆门首，弧光灯在高处微微摇曳着，发出刺眼的光亮，而左边的树林则是一片昏黑。昨天她就是在那里等着他的，但这时似乎已经事隔千年了，她身上的血液中没有一个细胞还记得这件事情。他轻手轻脚地牵着她走过去（赶快先到暗处再说，谁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事），而她则木头人一般任凭他拉着走。唔，要先打岔，——他考虑着——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不要同她商量正事，只是信口随便聊聊，这是安慰她的最好方法。

“您瞧，这不就舒服多了吗……您只管披上我的大衣好啦……啊，多美的夜晚……您看那天上的星星……说老实话，我们每天晚上都窝在宾馆里真太没劲了。”他一个劲说着，但瑟瑟发抖的克丽丝蒂娜却完全没有听见他的话。什么星星，什么夜晚，她此时只感觉得到她自己，只感觉得到她那多年来遭压抑、被排挤、受欺凌的自我，这个自我此时在疼痛难忍中像巨人一般挺身反抗，使她胸膛都快炸裂了。霎时间，她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狠命抓住了他的臂膀。

“我们离开这里吧……明天我们就走……永远不再回来……我永世不到这里来，永世不再来了……您听见吗，永远不再来了……永远不来……哼，我真受不了……永远不再来……永远不再来。”她在发高烧，工程师担心地想，看她浑身抖得这么厉害，肯定是病了，我得马上去请一位医生，但是她像发狂似地死死抓住他的胳膊不撒手。“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我马上离开这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啊。中午他们两个人对我还好得什么似的，只字不提这件事，可到晚上……晚上他们就对我说，我明天非离开这里不可……明天，明天清早……马上动身，而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定得马上离开……就这么突然不见了……就这么一下子消失了……就像人家把一件不要的东西扔到窗外去那样，正是这样……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不懂……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

哦，原来如此！工程师想道。一下子他全明白了，正好是在刚才，有人把那些关于凡·博伦的闲话传给了他，使他不由得吓了一跳；他差一点就向她求婚了，好险啊！现在他明白了：老两口是想急急忙忙地把她打发走，免得她继续给他们惹麻烦，炸弹已经爆炸了！

唔，现在可不能再掺和进去了，他急忙想道。打岔！打岔！他于是开始讲些不痛不痒的话。哎，也许这还不是最终的决定吧，也许这两位长辈还会再考虑考虑的，而到了明年……然而克丽丝蒂娜这时既没有听，也没有想，她只觉得自己满腔的痛苦必须倾吐出来，必须痛痛快快、淋漓尽致地倾诉出来，就像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只能用大声哭叫，使劲跺脚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那样。“可我不想走！我不想走……现在我不想回家……现在回去干什么，那种日子我也受不了啦……受不了啦……我要完了……回家去我要发疯的……我向您起誓，我不能，我不能，我也不愿……您帮帮我吧……您帮助帮助我吧！”

这是一个垂死的溺水者发出的绝望的呼喊，凄厉震耳，已是断断续续，上气不接下气了。她的声音现在突然像从一个呛水的人喉咙里发出的那样尖利，而且，那突然爆发出来的抽抽搭搭的哭泣猛烈震撼着她全身，以致他好像也受到了感染，在自己身上觉出了阵阵的抽搐。“别这样，”他求她，一时不由自主地被这景象打动了。“别哭呀！别老这样哭呀！”为了安慰她，他的胳膊不由自主地把她搂紧了些，她随着他，瘫软无力地靠在他胸口上。然而这样依偎着并没有一点情意绵绵，只有极度的精力衰竭，只有莫名的疲惫倦怠。惟一的慰藉，是她现在能感觉到自己是挨着一个活人的身躯，感到还有一只手在抚弄她的头发，自己还不是完全陷入孤苦无依、孑然一身、千夫所指的可怕境地。逐渐地，她的啜泣减弱了，不那么外露了，不再是触电似的抽搐，而变成了低声呜咽。

克丽丝蒂娜结识不久的这个男子，此刻的心情是颇为奇特的。他发现自己突然置身于树林的暗影中，然而离宾馆又不过才二十步远（随时可能被看见，随时可能有人路过这里），怀里又抱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女子，他清楚地觉出她那投入自己怀抱的胸脯像热浪似地跌宕起伏。于是他禁不住油然而生怜悯之心，而男人对受苦的女人的怜悯，又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表现为温存爱抚。好好安慰她一下吧，他想，要好好地安慰安慰她！想着他使用左手（她一直紧紧拉着

他的右手以免摔倒)像施行催眠术那样轻轻抚摩她的头发。为了进一步减轻她的哭泣,他又俯身去吻她的头发,吻她的两鬓,最后吻到她那颤抖的嘴唇了。这时,一阵语无伦次、断断续续的呼喊突然从她嘴里迸发出来:

“您带我走吧,您带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您上哪儿都行,您随便去哪里我都跟着您……只要离开这里永远不回来就行……不回家去……我受不了……到哪儿都可以,就是不要回去……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回去……不管您去哪儿都行,不管去多久都行……走吧,快走吧!”在这狂乱的呓语中她拼命摇他的身子,就像摇撼一棵大树。“您带我走吧!”

工程师吓坏了,赶快煞车!这个讲求实际的男人想道,现在得迅速果断地紧急煞车!想个办法让她平静下来,然后送回宾馆去,否则事情就棘手了。

“对,亲爱的,”他说,“好的,亲爱的……不过干什么事都不能操之过急呀……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吧。您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说……也许您的两位亲戚那时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会感到遗憾……到明天,咱们看什么就都有个眉目了。”可是,她浑身颤抖着坚持:“不,不能等明天,不能等到明天!明天我就得离开了,早晨就得走,一大早就得走……他们已经把我一脚踢开了,把我推开,就像对付一个加急邮包,让人火速运走……而我可不愿就这样给打发走……我不愿意……”说到这里她更紧地抓住他:“您就带我走吗……马上,马上走……您帮助我一下吧……我……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必须立即结束这场戏了!工程师心里想。决不能卷进去!她已经失去理智,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好,好,好,亲爱的,”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当然啦,我是了解你的……咱们到里面好好商量吧,别在这儿,这里您不能再呆下去了……您会受凉的……没有穿大衣,只有这么件薄薄的衣裳……来,咱们现在先回去,到大厅里坐下来讲……”一边说着他小心翼翼地轻轻把手臂从她身上抽回来。“走吧,亲爱的。”

克丽丝蒂娜一怔,呆呆看着他,哭声戛然而止。他的话她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一句也不明白。然而在极度的绝望中,她的肉体却在他那下意识的微微颤抖中感觉到那只温暖、柔情的手臂怯怯地缩回去了。肉体先感觉到,接着本能告诉她,然后理智才吃惊地认识到:这个男人正在从她身边退缩,他缩手缩脚、胆小如鼠、怕受牵连;她认识到,所有的人都要把她从这里轰走,所有的人都不愿她留在这里,毫无例外。认识到这些,她从刚才的迷蒙状态中清醒过来。她狠狠地鼓了鼓劲,然后简单明了地厉声说道:“谢谢,谢谢。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对不起,我刚刚只是一时感觉不大舒服,姨妈说得对,这儿的高山空气对我的身体没有益处。”

他还想说点什么,但是她已经头也不回地挺直腰杆大步匆匆先走了,决不要再看他的脸一眼,决不再看任何人,走,走,走,决不再对这些盛气凌人、胆小如鼠、饱食终日的家伙,决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低声下气,走,走,走,再不要他们的任何东西,再不要他们的任何施舍,再不上当受骗,再不和他们说心里话,再不把心交给任何人,决不再这样干了,走,走,走,宁愿冻死在路边,宁可饿死在茅屋,也不在这儿呆下去了!当她穿过这所平日顶礼膜拜的房子、这平日十分心爱的大厅,从这些像彩绘石头一般的人身旁走过时,心里只有一种感情了:恨。恨那个男人,恨这里每一个人,恨所有的人。

整整一夜,克丽丝蒂娜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圈手椅里。她思绪沉重,思想不断兜圈子,转来转去始终围绕着一个感觉:一切都完了。她并不觉得有明确实在的、说得摸得着的疼痛,而是一直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她觉得有某种潜藏的东西在使她身上隐隐作痛,好像一个人在做手术时虽然上了麻醉药,但仍能隐约觉得那火辣辣的刀子在剖开自己的肚皮一样。原来,在她默默静坐、两眼黯然失神地盯着桌子愣神儿时,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件她那麻木的意识并不明白的事在她身上发生了,这就是:她身上那另一个人,那个新我,那个生活在梦幻般的九天的、人为的双重自我,那位虚妄而非真实,然而又的确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封·博伦小姐,正在她体内逐渐死去。现在她仍旧坐在那位小姐的房间里,身子也仍然还是那个人的,冰凉的脖颈上还戴着那个人的项链,嘴唇上还涂着艳丽的口红,肩上还披着那个人心爱的轻纱一般的夜礼服,但是,此刻这件衣服已使她感到浑身不自在,感到像裹尸布裹在僵尸上一样恐怖了。这衣服现在已经不是她的了,这另一个世界,这个上等人的世界,这个乐园中不再有任何东西属于她了,一切又都同第一天一样陌生、一样同自己格格不入了。洁白、光滑的床铺就在她旁边,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松软的鸭绒被,发出柔和而温煦的光彩,但她不想躺上去:这已经不再属于她了。她感觉四周这些色泽光亮的桌椅、默默无言的地毯、所有黄铜、丝绸、玻璃的物件和用品不再是属于自己的,戴在手上的手套、挂在脖子上的珍珠也都不再是自己的,——所有这一切都属于那另外一个人,那个现在已被杀害了的孪生姐妹克丽丝蒂安娜·封·博伦,那个已经不再是她、但又确实是她自己的女人。她一再努力不去想这个人工的自我,而去想她真正的自己,她强迫自己去想母亲,想着她在重病中,也许现在已经死

了。可是，无论她怎样使劲激发自己的感情，却产生不出痛苦，产生不出焦虑，现在是一种感情淹没了其他一切，一种愤怒，一种深沉的、剧烈的、绝望的愤怒，它郁积在胸发泄不出，一种无比巨大的愤怒——她不知道是冲着谁，是冲着姨妈，冲着母亲，还是冲着命运，这是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的愤怒。她那备受折磨的心灵只有一个感觉：别人夺走了她的什么东西，她现在不得不从这个幸运儿自我中蜕变出来，变成一条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有什么东西一去不复返，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12

她就这样在木制圈手椅里坐了一整夜，怒火满腔而又冷若冰霜。她听不见这所房子里装了衬垫的门后边别人的活动，听不见酣睡的人们匀称的呼吸，听不见情侣的亲热的卿卿我我，听不见病人的痛苦呻吟，听不见失眠者在屋里焦灼地来回踱步，也听不见在上锁的玻璃门外，晨风已在酣睡的房子周围飒飒吹起。她感觉到的惟有她自己，只感到她此时孤身一人坐在这间屋子、这座房子、这个宇宙之中，感到自己只是一块瑟瑟抖动的肉，像一根截断了的手指，虽然余热犹存，但已经没有一点知觉，没有丝毫力气了。这是一种残酷的、凌迟处死式的慢性死亡，全身肌肉一块一块地冻僵，细胞组织一点一点地冻死。她直挺挺地坐着，似乎在那里细听封·博伦这颗尚在突突跳动的、滚烫的心什么时候才最终停止在她胸中撞击。早晨来临了，她觉得好像过了一千年。走廊里侍者的清扫之声已清晰可闻，楼下的园子里，园丁在铲平碎石：人世间的一天，无法逃避的一天又开始了，一切都结束了，该上路了。现在非做不可的事是收拾行装，离开此地，做另一个女人，即克莱因赖芙林镇的邮务助理霍夫莱纳，忘掉这个与这失去的琼楼玉宇、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同呼吸共命运的贵族小姐。

站起身时，克丽丝蒂娜这才感到四肢僵硬，浑身瘫软，头重脚轻：走到衣柜去的四步路，简直就是从一大洲到另一大洲的长途跋涉。她那已经僵死的手腕没有一点气力根本不可认识，因而不是知识的对象。知识的对象只能是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柜门打开。一看里面，不觉吓了一跳：她穿着来到这里的那条克莱因赖芙林裙子和那件可恨的衬衣，像被绞死的人一样幢幢摇曳着，颜色惨白惨人；当她用手指把裙子轻轻从衣架上提起来时，不禁一阵恶心，毛骨悚然，好像摸到了什么腐烂的东西：现在她又得钻回这已经死去的霍夫莱纳的躯壳里去！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她匆匆脱掉晚礼服，它像绢纸般轻巧地从她的腰间滑落下去，然后，她一件一件地把其他衣物摆到一边，这里有换洗内衣、卫生衫、珍珠项链等十几件、二十件她新近得到的绝美之物。只有姨妈讲明送她的那件留下了，连同自己的东西只有一小包，轻轻松松地就塞进了寒酸的小藤箱，很快行装就整理完毕。

完事了！她再次环顾四周。床上杂乱地堆放着晚礼服、舞鞋、腰带、粉红衬衣、卫生衫、手套，东一样西一件，好像火药刚把封·博伦小姐这个机关布景的舞台怪物炸得七零八落似的。克丽丝蒂娜恐怖得浑身打颤，怔怔地看着这个幻影留下的残余之物，而这个幻影刚才还是她自己！然后她再回头看看是否还忘了什么属于她的东西。但是志》。倡导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相互渗透，要深入到社会的深层，再没有什么是她的了：别人将在这张床上睡觉，别人将在这里饱览窗外的瑰丽景色，别人将在这面穿衣镜前梳妆，而永远不会是她了，永远不会是了！这不是告别，这是生离死别啊！

当她手里提着陈旧的小箱子走出房门时，走廊里还是空空的，她习惯性地先向楼梯走去。但是，穿上了这套寒伧的衣服，她万物之理，无独有对”，又认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感到似乎再没有资格走这铺着地毯、梯级镶着黄铜边、专供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走的楼梯了：于是她怯生生地选择了厕所旁边供仆人用的铁转梯走下楼去。楼下，门厅尚蒙在一片灰色中，然而已经打扫好一半，正在打瞌睡的夜班门房，这时警觉地睁大了惺忪的睡眼。哟，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衣着平庸，或者不如说有些衣衫褴褛的少女，手里提着一只破旧的箱子，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蹑手蹑脚向大门溜去，也不同他打个招呼。喂！他急忙一个箭步跳到她的前头，用肩膀示威地挡住了旋转门。

“请问您上哪儿去？”

“我乘七点钟的火车离开这里。”门房不禁大吃一惊：他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位旅游客人，特别是一位小姐，打算自己亲手把箱子搬运到火车站去啊。于是他立刻起了疑心，问道：“我

可以……我可以问问您的房号吗？”

这时克丽丝蒂娜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门房把她当成一个夜里悄悄溜进来的小偷了——归根结底，他并没有错，她究竟是什么人呢？但这一怀疑倒也没有使她气愤，相反，却使她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自嘲：哼，这真叫喝凉水塞牙缝，墙倒众人推了！行，你们只管来好了，爱打爱踹都可以——越凶越痛快！于是她十分安详地回答道：“我住的是二八六号房间，费用由我姨爹安东尼·凡·博伦开支，他住二八一号。我的名字叫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

“请稍等一会儿。”夜班门房让开路，但两眼仍紧紧盯住这个可疑的女人（她能觉出那怀疑的目光），生怕她在他查对时溜之大吉。在登记册中查对过以后，门房腔调突然改变，忙不迭地向她一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噢，尊贵的小姐，噢，请您原谅，值白班的门房已经得到您动身的通知了……我刚才只是觉得……只是想着……怎么时间这样早……再就是……小姐怎么会……您完全用不着自己提箱子呀，只要在火车开车前二十分钟让小汽车送去不就行了吗。请小姐现在到餐室去用早点吧，尊贵的小姐，您还有足够的时间进餐的。”

“不必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再见吧！”她说完就走了出去，再没有看这个惊奇得瞪圆了眼睛、然后摇着头走回自己小桌旁去的男人一眼。

我什么都不要了，这话她觉得说得很痛快，什么都不要，谁的也不要。她一手提箱子，一手拿雨伞，眼睛直勾勾地瞧着路面，向火车站走去。此时群山已清晰可见，云团在不安地翻滚着，眼看蔚蓝的天空，恩加丁那仙境似的、谁见谁爱的碧蓝天空就要破云而出，可是，克丽丝蒂娜现在只是病态地弓着腰，直愣愣地瞅着地面：她什么都不想再看，什么施舍也不想再要，谁给的都不要，就连上帝赐与的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再看上一眼，免得又想起：从此这些山峦就永远属于别人了，游戏场和那里的游乐是为别人而设，大宾馆和那里明亮的房间是为他人而开，隆隆的雪崩和喧闹的森林是为他人而存在，其中再没有哪一样是属于她的了，永远没有了，永远没有了！她扭过头去，把目光避开了网球场，她知道，另外一些皮肤晒得黝黑、身穿雪白耀眼的运动服、嘴角叼着香烟的人今天将在这几块场地上得意地舒展他们那轻巧灵便的肢体；她的目光避开那些现在还关着门、里面装着千百件贵重物品的商店（这些东西全是别人的，全都是别人的了！），避开那些宾馆、商场和糖果点心店，缩在自己那件不值钱的雨衣里，打着她那把旧伞一直向火车站走去。走吧，走吧，什么也不要再看，把这里的一切全忘光吧。

到了车站，她悄然躲进三等车候车室；在这永远是第三等人呆的地方，全世界都一样，在这些硬邦邦的冷板凳上，在这冷漠凄清的气氛中，她已经感觉有一半是家了。直到列车开进站台，她才匆匆走出候车室：不要让任何人看见她、认出她。偏偏在这时，——大概是幻觉吧？——她忽然听到有人呼喊她：霍夫莱纳！霍夫莱纳！有人在这里大声喊叫她的名字（太离奇了！），呼叫这个可恶的名字，声音从车头一直传到车尾，她浑身发抖，难道临走了还要再嘲弄她一番？然而，那喊声却一再响起，清晰异常，她探头往窗外一看：啊，原来是门房站在那里，手里不住地摇晃一份电报。他说，实在要请小姐多多原谅，电报昨晚就到了，但值夜班的门房不知道该往哪儿送，他自己呢，是刚刚才听说小姐已经走了的。克丽丝蒂娜撕开电报。

“病情突然恶化，速归，富克斯塔勒。”列车徐徐开动……完了，一切都完了。

任何一种物质，其内部都有承受外来压力的某种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再加压、加热就不起作用了：水有沸点，金属有熔点，构成人的心灵的要素，同样逃不出这条颠扑不破的法则。喜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增加就感觉不出来，同样，痛苦、绝望、沮丧、嫌恶、恐惧，也莫不如此。心灵之杯一旦齐边盛满水，它就不可能再从外界吸收一点一滴了。

因此，克丽丝蒂娜接到这封电报并不感到任何新的痛苦。虽然她的意识在清楚地告诉她：现在我一定会大惊失色，会担心，会害怕，但清醒的大脑发出的指令却指挥不动感情：它对这个信息漠然置之，不予理睬。这好比医生用一根灼热的针扎进一条坏死的腿：病人眼睁睁看着这根针，他清楚地知道这针是尖的，烧红了的，针一扎进肉里马上会引起剧痛，疼得难以忍受，于是他绷紧全身肌肉，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准备顶住这突然爆发的痛苦的折磨。可是，现在火红的针扎进去了，而肌肉却已经坏死，神经也就没有任何反应，于是这个麻痹症患者惊恐地发现他下半身有一处完全失去了知觉，就是说，他在自己活着的躯体上竟随身带着一块死亡！在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份电报时，克丽丝蒂娜对于自己的麻木不仁状态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惊恐。母亲病了，而且肯定是病入膏肓了，否则这些舍不得多花一分钱的人怎么会肯破费这么多去拍电报呢。她也许已经死了，甚至十有八九是死了。可是，在想到这点时，克丽丝蒂娜竟连一个手指都不发抖（曾几何时，她就变成这样，要是昨天，这个念头是会使她痛不欲生的啊！），主管把泪水压到眼皮间来的那一块肌腱也无法起动。全身都僵化了，而且这种僵死状态从她身上传播开去，感染了她周围的一切。火车在奔驰，车轮在她脚下有节奏地隆隆响着，

而她却毫无所觉；对面硬座椅上坐着几个脸色红润的男子，一边吃着香肠一边有说有笑；车窗外不断掠过突兀峥嵘的岩石，间以鲜花处处的小丘，而山麓沐浴在一片乳脂般白皙的雾霭之中——所有这些如画的美景，她上次路过时觉得像最生动的电影般使她耳目一新、热血激荡的画卷，此时在她那僵滞的眼前全都变成了一堆僵死的乱石。直到列车抵达边境，海关人员查看护照的盘问声惊醒了她的身体才又有了一点点感觉：想喝点热的。要很热很热，以便稍稍溶解一下这可怕的僵死的状态，疏通一下那壅塞的、好像已经肿起来的喉咙，以便舒舒坦坦地吸点新鲜空气，把郁积在心里的闷气呼出来。

在站上，她下车来到小吃部，喝了一杯甜酒泡热茶。这饮料大大刺激了血液循环，甚至使大脑中已经僵死的细胞恢复了生机：她又能思考了。接着，她突然想起必须拍个电报告诉家里她已动身回来了。车站门卫对她说，向右拐弯就是邮电局。对，对，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她恍惚间似乎又听见宾馆门房先前对她说的话。

在邮电局里，克丽丝蒂娜寻找电报窗口。她看见了：玻璃板还没有拉开，她敲了敲，里面响起懒洋洋地脚步声，一个人影没好气地、慢吞吞地走过来，玻璃板格格响着升起来了。“您要什么？”问话的女人戴着眼镜，没有血色的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气。克丽丝蒂娜见到这副模样吓了一跳，一时间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她感到似乎这个架着钢边眼镜、耷拉眼皮、一脸皱纹、枯瘦干瘪的小老太婆——这时她用她那蜡黄的手指拈了一张表格递出来——正是她自己十年、二十年后的形象，这是一面照妖镜，一下子照出了她这个女邮务助理鬼怪般的原形；她的手颤抖得几乎无法写字。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将来的模样啰！她一面想着，一阵阵感到毛骨悚然，一面斜眼偷看那个骨瘦如柴的陌生女人，现在她手里捏着铅笔，弯着腰耐心地趴在桌上等着——哦，这个姿势她太熟悉了，这百无聊赖的几分钟她太清楚了，你就是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耗损下去，到头来是两鬓斑白，一事无成，凄清孤寂，灯油耗尽，最后变成这副鬼样子。克丽丝蒂娜双膝颤抖着，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了火车上。大颗大颗的冷汗珠从她额角沁出，好像一个在梦中发现自己被装殓入棺而大声惊呼醒过来的人那样。

在圣珀尔滕^①，由于夜间旅行一分钟不曾合眼，克丽丝蒂娜觉得疲惫异常。当她拖着疼痛的四肢刚走下火车时，一个人早横穿过下车的人流，急急忙忙向她迎来：是教员富克斯塔勒，看来他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一夜。克丽丝蒂娜头一眼就什么都明白了——他穿着黑上衣，系着黑领带。当她把手伸给他时，他满怀同情地握住它，眼镜后面那双眼睛哀伤地、无可奈何地看着她。克丽丝蒂娜什么也不再问，他这副窘迫的神态已经说明了一切。奇怪的是她并不感到震惊，既没有痛苦，又不觉悲伤，也不感到意外，母亲死了，死了也许倒好。

^①圣珀尔滕，在克雷姆斯南约二十公里。

在去克莱因赖芙林的慢车上，富克斯塔勒啰啰唆唆地叙述母亲临终前的那几天的情景，但讲得很有分寸，以免引起克丽丝蒂娜伤心。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几乎同灰蒙蒙的早晨一样灰白，没有刮过的脸上尽是胡子茬儿，满是尘土的衣服皱巴巴的。他说，他每天专门去看她母亲三四趟，并且夜里守候在老人身旁。好心肠的人啊，她不禁暗想。唉，他怎么老是说不完呢，快停住吧，让她安静一会儿，别再尽让她看他那补得很糟的一嘴黄牙，别再老用那充满伤感调的声音无休无止地冲着她说话吧；对这个以前她曾经有过好感的人，她现在突然感到一阵肉体的嫌恶，她为这种嫌恶感到羞耻，然而却无法将它压抑下去，这一反感使得她嘴唇发苦，像尝到苦胆一样。

她不想作比较，然而心里却禁不住把他同那边那些男人相比，那是些身材修长、皮肤棕红、身体健康、举止灵活、有着保养得很好的双手、穿着很合身的服装的绅士，而他呢，她怀着一种鄙夷、不屑一顾而又好奇的心理细细打量他这身丧服上面十分可笑的细部：那显而易见是翻改的黑上衣，胳膊肘已经磨得油亮，质量低劣的衬衫已经穿得很脏，而黑领带是买的现成货^①。她蓦地觉得这个穿黑衣服的瘦小男人全身散发出令人不堪忍受的小市民气，滑稽可笑得无以复加。这个乡镇小学教师，长着两只毫无血色的扇风耳，头发稀稀拉拉，头缝歪歪斜斜，钢架眼镜遮不住苍白发青的眼窝和发红的眼圈，皱巴巴的发黄的假领之上，晃动着一张羊皮纸般蜡黄的尖嘴猴腮脸。可恰恰就是这个人，原来还想要……他还希望……决不可能，她想到，决不可能！怎么能让他挨着自己，怎么能投入这样一个人的怀抱！这个今天还穿着教师服装、明天就可能是神甫的人，怎么能让他对自己表示那小里小气、极不体面、战战兢兢的温存爱抚呢！绝对不可能！只要一想到这个，一阵恶心就刷地冲上她的喉头，使她觉得马上就要呕吐。

^①一种质量低劣、打好了领结出售的领带。

“您怎么啦？”富克斯塔勒中断了他的叙述，露出焦虑的神色，他注意到她突然间全身一阵寒战。

“没什么……没什么……我只觉得，我大概是太累了。我现在不能说话，也什么都听不进去”

克丽丝蒂娜靠着椅背，闭上眼睛。一旦她看不见他，不必再听他那软绵绵的安慰话——正是这软弱、低三下四的声音叫她受不了，她立刻觉得舒服些了。唉，真是可耻啊，她想到，他对我这样好，为我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可是我却见不得他，受不了他，讨厌他！唉，我永远见不得这个人，永远见不得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能！永远。永远不能！

神父在敞开的墓穴边上迅速地念着祷文，因为密密麻麻的雨点掉了下来，顷刻间便大雨如注了。掘墓民夫手拿铁铲，着急地在泥泞中使劲跺脚，甩掉脚上大块沉重的泥巴。雨越下越大，神父越念越快。终于，一切都结束了，给老太太送葬的十四个人，几乎是一声不吭地小跑着回到镇上。克丽丝蒂娜蓦然觉得自己十分可怕，因为在整个葬礼仪式进行过程中她竟没有丝毫悲恸，却自始至终总也排解不开地想着一些令人恶心的琐事：她想着自己连双套靴也没有，去年她曾想买一双，但母亲说不必了，她把她的借给她穿。她又想着富克斯塔勒那翻立起来的大衣领子，里层的边已经发毛、磨破。一会儿又想到她的姐夫弗兰茨现在成了个胖子，走快了活像个哮喘病人，一边哼哼一边呼哧呼哧喘气。又想到她嫂子的雨伞是破的，得送去重新蒙布了。转念又想到，杂货店女老板根本没有送花圈，而只是从前院摘几朵快要凋谢的花，拿根铁丝随便一缠就送了过来。忽而又想到面包师黑尔德利奇卡在她外出的这段时间请人另做了一块新招牌，等等——全是狭隘小天地中的一些讨厌、琐屑、恶心的事，现在她又被人推回到这个天地中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犹如一根根铁钩刺进她的心房，它们引起的疼痛压倒了一切，以致她感觉不到那本来应当有的内心的苦痛了。

送葬的来宾在她的住所门前向主人告辞，然后就带着满身泥泞、打着硕大的雨伞径自回家了。只有姐姐、姐夫、哥哥的遗孀和她改嫁的那个木匠，踩着咯吱作响的楼梯来到楼上她房里。这里只有四个坐处，而他们一共五个人，于是克丽丝蒂娜就站着。这间屋子又狭小又阴暗，使人心情郁闷，感到窒息。挂起来的湿漉漉的大衣和滴答着水的雨伞，散发出一股潮湿的霉味，雨点不住地敲打着窗子，死者睡过的床空荡荡、灰蒙蒙地立在半明半暗的墙角里。

谁都不说话，克丽丝蒂娜难堪地出来打破僵局：“你们要喝杯咖啡吧？”

“好的，克丽丝特，”姐夫说，“现在喝点热的暖和暖和倒是挺好的，不过你得快点，我们呆不长，五点钟火车就开呢。”他叼起一支弗吉尼亚雪茄，舒了一口气。这是个脾气温和、非常达观的人，在政府里当职员。远在战时，当他还是辎重队上士时，就过早地长起一个小小的将军肚，和平时期长得更快，现在，他除了光穿着衬衫呆在家里以外，到哪儿都觉得不自在了；在葬仪进行时，他费了好大劲才做出一副哭丧着脸的样子规规矩矩站了半天，现在他解开了黑色丧服的几个扣子——穿着这件衣服他像是乔装打扮起来的样子——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背上说：“我们没带孩子来可是太明智啦，内莉原先主张带他们来，说一定要让孩子们参加姥姥的葬礼，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我立刻就说，这种伤心事还是别让孩子们看见算了，他们还一点不懂呢。再说，破费也太大，太贵了，来回车费就是一大叠钞票出去了，又是在这种年月……”

克丽丝蒂娜咬紧牙关拼命磨着咖啡豆。她回到家不过才五个小时，已经听见十次“太贵了”这个该死的、可恶的字眼。富克斯塔勒说，到圣珀尔滕去请主治医生太贵了，而且他就是来了也无能为力。嫂子说，墓碑十字架不能订购石头刻制的，又是“太贵了”。姐姐谈到临终弥撒，现在姐夫提到乘车，也都是同一个腔调。这句话不停地从每个人唇边流出，就像外面雨不住地从屋檐滴落下来一样，把一切欢乐都冲走了。从现在起，每天都要这样滴滴答答下去：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克丽丝蒂娜瑟瑟颤抖着，狠命地使劲磨着，想把自己的一腔怒气发泄到嚓嚓响的磨盘上去：走吧，走吧，我什么也不要再听，什么也不要再看！当她一边磨咖啡一边这样想时，其他人静静地围坐在桌旁等着喝咖啡，过了一会，就试着通过聊天来打破沉默。哥哥死后嫂子改嫁的那个小个子男人，一个从法沃里滕来的木匠，瑟缩着坐在这几个“半拉”亲戚中间，他根本不认识老太太；这场谈话进行得很不顺畅，几个人吃力地问一句答一句，时不时出现冷场，似乎有块大石头挡在路上。终于还是咖啡打破了这令人难堪的僵局，克丽丝蒂娜摆上四只碗——她只有这么多了，然后又回到窗子旁边去。他们四个人那尴尬的沉默压得她透不过气来，这是一种奇怪的、有话硬憋住不讲的沉默，它十分整脚地掩盖着众人的同一个思想。她知道马上就要发生什么事，她的神经末梢已经预感到了。在外面穿堂里，她刚才已经看见每个人都带来两只空口袋放在那里，她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说什么了，一阵恶心堵住了

她的喉咙。

最后还是姐夫和声细气地开腔了：“这雨下的真够憋气的！我们这个内莉就爱忘事，连把伞都没带。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克丽丝特，我看你干脆把妈的那把给她拿走得了！要不就是，莫非你自己还用得着这把伞？”“不，不用。”克丽丝蒂娜站在窗前颤抖着回答。现在开始了，好戏就要开场了；可是快些啊，越快越好！

“不光是这个，”好像约好了一样，姐姐开口了，“我看最省事的办法，是不是我们现在干脆把她的东西分了，你们说呢？谁知道我们四个要哪天才又能聚齐呢？弗兰茨上班，公事忙极了，您呢，”（她转向木匠）“肯定也是很忙的。要专为这事再到这里来一趟可没有这个必要，何况又得再花钱。我想，我们最好还是现在就分吧，你同意吗，克丽丝特？”

“当然同意。”她的声音突然变粗了。“我只有一个请求：光你们几个把东西分了吧！你们两家都有孩子，妈的东西对你们更有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一件也不要；你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全分了吧。”

她打开柜子，拿出一些旧衣服和其他物品，把它们放在死者的床上——这狭窄的顶楼上没有别处可放了。（昨天这床铺还是热的啊！）一共没有几样东西：两三件贴身衣服、一件旧狐皮袍子、一件打补丁的外衣、一件格子呢斗篷、一根象牙柄手杖、一根威尼斯产玉石胸针，再就是母亲的结婚戒指、带表链的小银怀表、念珠和玛丽亚策尔^①出的搪瓷胸章，还有几双长袜、皮鞋、毡拖鞋、内衣内裤、一把旧扇子、一顶皱巴巴的宽檐帽和那本破旧不堪的祈祷书。家里那一点点出入当铺的破烂，她样样都抖搂出来，一样也没落下，老太太原本也没有几样东西呀。拿完了东西，她便马上又回到窗子旁边，呆呆地看着窗外哗哗下个不住的倾盆大雨。在她身后，两个女人已经低声谈起来，掂量着、比较着每件物品，商量着分配办法。姐姐分得的东西，一律放在死者床上的右边，分给嫂子的则放左边，中间横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

^①玛丽亚策尔，奥地利疗养小城，同时是中欧最有名的基督教朝圣地。

克丽丝蒂娜站在旁边，感到呼吸非常困难。不管她们说话声音怎样低，她也清清楚楚地听见他们在一边掂分量一边讨价还价，虽然是背向着死者的床，她还是看见了他们那贪婪的手指，这时，她一方面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也禁不住起了怜悯之心：“他们多穷呀，穷得多么可怜啊，可他们自己却一点不觉得。他们在分一堆破烂，这些东西人家连脚都不愿碰一下；这些旧的法兰绒布头，这几双穿破的鞋，这些让人笑掉大牙的破布在他们眼里竟然还是宝贝！他们哪里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好东西，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可是，也许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穷更好一些吧？穷得多么讨厌，多么恶心，多么可怜呵！”

姐夫走到她身边来了：“我说，克丽丝特，天地良心，这可不行，你怎么可以一点不要呢。就算是作为对母亲的怀念，你也得随便拿点什么呀——比方说怀表，要不，至少也拿上这条表链。”

“不，不，”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什么也不要，我什么也不拿。你们有孩子，要这些才有点意思。我一样也不需要——不管是什么我都不再需要了。”

当她回转身时，一切都结束了。嫂子和姐姐每人都已把分得的东西包好，并塞进了她们带来的口袋——现在死者才算最后埋葬完毕了。这四个人现在闲站着，神色尴尬，又有点难为情；他们庆幸这样迅速、顺利地办完了这桩棘手的事情，可是心里总觉得有些不怎么舒坦。现在距离开车还有一点时间，总得说上几句振作精神的好听话，以便冲淡一下刚才讨价还价在心中留下的印象，要不至少也得谈几句亲戚间的家常吧。终于还是姐夫想起点什么来，他问克丽丝蒂娜：“哟，你还什么都没有给我们讲呢，你在瑞士那边山里过得怎么样啊？”

“很愉快。”她竭力控制住自己，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这我相信，”姐夫叹口气说，“我们这些人也是很想去那里玩玩的啊，唔，不管去哪儿，能去旅游就好！可是，带着老婆，再拖上两个孩子，这可太贵了，而且又是去这么个富贵的地方。那儿你们住的旅馆一天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克丽丝蒂娜使出最后一点气力才吐出这几个字。她觉得自己的神经马上就要崩溃了。他们怎么还不走呀，怎么老呆着不走呀！幸而这时弗兰茨看表了。“喂，我说，快走，我们得上火车站了。哦，克丽丝特，不必来多余的客套，你用不着送我们了，天气这么糟糕。你留下得了，要走，不如干脆哪天到维也纳来玩一趟！现在母亲死了，我们几个可得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啊！”

“对，对。”克丽丝蒂娜冷冷地、不耐烦地说，她只把他们送到屋门口。木板楼梯在沉重

的脚步下嘎吱嘎吱响着，每人都扛走或提走了一些什么。终于，他们全走了。四个人刚刚一离开，克丽丝蒂娜就哐啷一声猛地推开了窗子。屋里的气味简直快把她憋死了，这是一股由滞留在空气中的烟味、质量低劣的吃食、潮湿的衣物混合而成的怪味，是老太太成天在这里惊恐、忧虑、叹息留下的气味，是可怕的贫穷的气味。不得不在这里生活真是太可怕了，而且，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谁在这儿受罪呢？天天呼吸着这污浊的空气，同时又明明知道在这个斗室之外的某个地方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明明知道自己还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会在这浑浊的空气中像中毒一样闷死，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全身的神经在剧烈地颤抖。她猛地和衣扑到床上，咬紧牙关，把脸埋进枕头里，在这满腹怨恨、一筹莫展的境地中几乎快要嚎啕大哭起来。因为这时她突然心中充满了仇恨，恨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恨自己也恨别人，恨富有也恨贫穷，恨这整个如牛负重、不堪忍受和无法理解的人生。

“哼，这娘儿们，真是太横了。”小商贩米夏埃尔·波因特纳出去后使劲把门狠狠撞上，发出震耳的声响，“这个混账娘儿们真气死人了，简直是个丧门星。”

“算了算了，何必动那么大的气呢，你又犯毛病了，”等在邮局门外的面包师黑尔德利奇卡咧嘴笑着劝他。“难道谁咬了你一口不成？”

“没咬也差不多了。有这么蛮不讲理的臭娘儿们，真是独一份儿。每回都变着法儿治你。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横不是，竖不是，什么她都看不顺眼，就是一个劲儿跟你过不去，处处拿人撒气。前天我寄那包蜡烛用复写笔没用钢笔填包裹单，她发了一通火，今天又数落我，说什么她可没法接那种包装得一塌糊涂的包裹，说什么她要对邮件负责。哼，负责，我要她负个屁责，她这只笨鹅还在粪堆里找食吃那会儿，我就像这样寄走过一千个包裹了！哼，这娘儿们说话那口气，跟个大官儿似的，满嘴尽是文绉绉的词儿，那样子就是告诉你：你们这号人老娘瞅着连狗屎都不如。妈的，真不把人当人看，现在我可受够了，再不让她瞎摆弄了。”

13

胖子黑尔德利奇卡眼里露出满意的、幸灾乐祸的神情，哈哈笑着说：“好了好了，没准儿她恰恰是看中了你这个帅小伙儿，和你逗着玩呢。这些个由着性子来的妞儿谁都摸不透。真没准儿她是看上了你，才故意找茬儿跟你打趣使性子呢。”

“别尽损人了，”小商贩嘟囔道，“她可不是只找我一个人的麻烦。就在昨天，那边那个工厂的管理人员还告诉我，他只说了一句小小的玩笑话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就被她恶狠狠地训了一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这是在上上班！’那口气好像人家是替她擦皮鞋的！我看这娘儿们是中了邪了。不过你放心，我有办法给她驱邪的！等着瞧吧，过不了多久她就得换一副腔调跟我说话，要不我就给她点厉害尝尝，就是让我步行从这儿走到维也纳邮政管理局去，我也要跟她较量较量。”

老实巴交的波因特纳说得对，女邮务助理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确实变了。两周以来，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起初谁也不说什么——上帝啊，这个好姑娘的妈刚死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人们以为是母亲的去世使她过于悲痛了。神甫来过家里两次安慰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39卷。这些书信针对资产阶级，富克斯塔勒每天都问她是否需要帮助，隔壁女人表示愿意每晚过来坐坐，免得她感觉孤单，开“金牛”客栈的那个女人甚至主动提出请她住到她那边去，她可以提供她一个房间，还兼管膳食，省得她一个人还要操持家务受累。可是，对这些友好的表示她连句像样的答话都没有，所以每个人也都立刻觉察出她是拒人于大门之外。女邮务助理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的确变了，她不再像以往那样每周去歌咏队，说是嗓子哑，她三个星期不去教堂，而且连一次也没有请人为母亲祷告。富克斯塔勒想念几段书给她听，她说头疼；而当人家提出陪她去散散步时，她又说很疲倦。她谁也不去找。到商店去买东西时，总是急急忙忙怕误了火车似的，同谁都不说一句话；上班时，往常众人都知道她和蔼可亲、乐于助人，而现在却老是一脸怨气，对人不耐烦、耍态度。

她自己也知道她变了，似乎有谁在她熟睡时悄悄把一种苦而辣的药水滴进了她的眼睛，于是她现在睁眼看世界也充满了痛苦和邪恶；自从她以恶狠狠的敌视眼光看一切，一切就都是丑恶、狠毒、满怀敌意的了。她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在一肚子气恼中开始的。早上一觉醒来，睁眼

就看见顶楼那歪歪斜斜、被熏得黑漆漆的屋梁。这间斗室里所有的东西《崇有论》外，其他均佚。旧床、粗劣的被子、荆条椅、盥洗台、上面那只有裂缝的水罐、一碰就破的糊墙纸、吱吱乱响的地板，所有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憎恶，她恨不得紧闭双眼，重新回到睡梦里的黑暗中去。但是闹钟不允许她这样做，嘟嘟声猛烈地冲击着她的耳鼓。她气呼呼地起床，气呼呼地穿上衣服：穿上那陈旧的内衣和讨厌的黑色连衣裙。她发觉袖子底下有一处破了，可她并不动气。她不去取针线来缝补，补它干吗，补上给谁看呢？对于这儿的这些乡巴佬，怎么说自己也是穿得够好的了。快，快离开这间可恶的小阁楼，上班去吧。

可是上班也和以前不同了。以往那间冷漠、安静、时光在那里像老牛破车一般缓缓流逝的邮务室，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每当她用钥匙打开门，走进那似乎在虎视眈眈等着吞噬她的可怕的死寂的房间时，她总是不得不联想到一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那影片名叫《无期徒刑》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继承了贝克莱的基本思，其中两个横眉立目的大胡子警察和一个狱卒把囚犯——一个孱弱的、吓得浑身发抖的男孩——带进了空空荡荡、阴森可怖的铁窗牢房。当看到这里时，她同所有观众一样感到不寒而栗。现在她又一次感到这种恐怖，她自己不正好又是狱卒又是囚犯吗！于是她每一次发现这里也有铁窗栅栏，第一次感到公务房那光溜溜的粉刷白墙同牢房没有两样。这里的一切物件都获得了新的含义：她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坐过的椅子，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堆放文书的墨渍斑斑的桌子，一遍又一遍地看每天上班前掀起的那块玻璃。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她第一次发现，那钟原来并没有往前走，而是不断转圈子，从十二点走到一点，从一点走到两点，一直走下去，又走到十二点，然后再从一点到两点，继续走下去又回到十二点，永远是一条路线，永远不会多迈出一步，为公务不断重新上紧发条，永远得不到自由，永远被囚禁在这个四四方方的棕色外壳中。当克丽丝蒂娜早晨八点钟在这里坐下来时，她已是感觉很疲乏了——她疲倦，并不是做完了什么事，办成了什么事，有什么辛劳，而是对即将来临的一切事先预感到疲倦：那些永无变化的同样的脸孔、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钞票。开始上班后一刻钟，那个头发虽已灰白、然而老是乐呵呵的信差安德列亚斯·辛特费尔纳准把信件拿来给她分拣。以前，她总是机械地完成这件工作，现在呢，她往往要盯着信件和风景片看上一阵子，特别是寄往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府邸的。这位伯爵夫人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许配给一位意大利男爵，另外两位伯爵小姐尚未婚配，经常在国外旅游。最新的明信片寄自索伦托，蓝色的海，飞龙似的港湾深深插入陆地，明信片落款处写着通讯地址：罗马饭店。克丽丝蒂娜立即设想罗马饭店是什么样子，并在明信片上寻找。伯爵小姐在她住的房间处划了一个标记，那饭店坐落在一片园林中，宽敞的阳台闪耀着白光，掩映在周围葱绿的橙树丛中。她情不自禁地想，到晚上，从蔚蓝的大海吹起凉爽的风，夹杂着海滨岩石上白天太阳晒过的暖气，那时在海边漫步，会是什么滋味，在海边双双……

但是信件必须马上分拣，于是她不断地分呀，分呀。嗯，一封巴黎来信，一看就知道这是某某的女儿写来的物都是这种“绝对精神”的理性的、逻辑的活动的产物，故，这位千金在群众中已是声名狼藉了。她曾同一个做煤油生意的犹太富商有过暧昧关系，后来在什么地方当了舞女，也许比舞女还要糟糕，现在据说又和另一个男人勾搭上了；的确，信是从莫里斯饭店寄出的，用的是非常高级的信纸，克丽丝蒂娜生气地把这封信扔在一边，下面该发印刷品了，给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的几本杂志她留下来。这是《女士》、《摩登世界》等几种图片丰富的时装杂志——下午送邮件时再给伯爵夫人送去也不迟。等到办公室里静下来，她就从封套中取出这几本杂志来翻看。她仔细观看各式服装、电影演员和贵族男女的照片、修葺一新的英国贵族的乡间别墅、著名艺术家的各色各样的小轿车。看着这些图片，她似乎感到一阵浓郁的香水味直钻鼻孔，她想起了那里所有的人，她兴冲冲地细看那些身穿晚礼服的女人，又几乎是满怀激情看那些男人，看他们一张张线条细腻、雍容华贵、焕发着智慧光彩的脸庞，看着看着她的手指禁不住颤抖起来；她把杂志搁到一旁去，但一会儿就又拿起来翻，就这样放下了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面对着这个她既感遥远又觉亲近的世界，好奇和仇恨、高兴和妒忌的感情揉合、混杂在一起，时而这种感情占上风，时而那种感情居首位。

在这种情况下，每当在这些诱人的图画当中极不协调地突然插进来一个长着一对睡眼惺忪的牛眼、嘴里衔着烟斗、脚上穿着笨重的粗鞋的农民来到桌前，粗声粗气地要买几张邮票时，她总是吓一大跳，然后完全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马赫主义继承了贝克莱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世界要素论”和，骂上一句难听话。“你没长眼睛，看不见这儿写着不许抽烟吗？”她劈头盖脑冲着那张善良的、不知所措的脸大声呵斥，要不就说一句别的不友好的话。她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像一种强迫性反应。在个别人身上出气，发泄的却是她对整个可恨的、卑鄙的世界的怒气。因此，事后她每每感到羞愧。唉，她想，他们是无辜的，这些可怜人！他们这样丑，这样粗，他们干的活使他们这样脏，他们陷在小村子的泥沼里也只能被淹死，对这些他

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自己不也没有什么不同，不也完全是这样吗？想虽然这样想，但她的怒气同绝望是那样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以致往往一遇合适的机会就无意间发起脾气来。按能量不灭这一永恒的定律，她必须把怒气在自己身上形成的重压传导到别的物体上去，而只有凭借这仅有的一点点权力，来自这张可怜的小小的办公桌的一点点权力，她才有可能将这压力施加于外界，于是怒火便发泄到了无辜的普通人身上。在高山上那另一个世界里，她从自己成了人们巴结、追逐的对象这一事实，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这儿呢，如果她不发脾气，不充分行使当一名政府小职员所享有的这一丁点儿权力，她又怎能显示自己的存在呢？对这些憨厚无知的人逞威使性，她知道，这是可悲、可鄙、低能的，然而发发脾气，总可以使她满腔的怒火稍稍平息一阵吧。这怒气深深郁积在她胸中，要是没有机会宣泄在人身上，它也会冲着不会说话的东西发作的。线一下子穿不进针眼，她就扯断它，抽屉一时关不上，她就攥紧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将它猛砸进去，邮政管理局发来的指示有错，她不是客气地致函询问原因，而是怒气冲冲地写信质问，电话一时没有接通，她就威胁她的女同事接线员，说马上要去反映。这些都是可鄙的，她十分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惊骇地看到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但是她别无办法，无论如何她得把胸中的积恨宣泄出来，否则就会被这种情绪憋死。

下班了，她立刻逃回自己的房间。从前，母亲睡下后她常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或者同杂货店女人聊聊天，要不就是同邻居太太的孩子们玩玩《华真经》。现在呢，她把自己锁在屋里，这样就把她对周围世界的敌对情绪关在四壁之内，以免像条恶狗那样逢人便咬。她见不得这条街，见不得街上这些永无变化的房子、门牌和面孔。在她眼里，那些穿着又宽又大的粗布裙子、盘着油乎乎的高高的头发、戴着俗不可耐的又粗又蠢的戒指的女人十分可笑，膀大腰圆、走到哪里都喘着粗气的男人们令人掩鼻，最恶心的是那些头上抹得油光光的、打肿脸充胖子模仿城里人的小青年，令人掩鼻的还有那个散发着熏人的啤酒味、低劣的烟叶味的小酒店，在那里，那个红脸蛋、胖乎乎、一脸傻气的少女听任助理林务官和宪兵队长对她大讲肉麻的笑话、大做下流的动作。一想到这些，她便宁愿把自己留在屋里，然而也不开灯，以免看见周围这些可憎的东西。她闷声不响地静坐沉思，每天如此。现在她的记忆力竟好得惊人，什么都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原先在狂热忙乱中一点不曾注意到和感觉到的东西，那数不清的细枝末节，现在全都清晰无比，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她记起了每一句话、每一瞥目光；她吃过的每道菜，那鲜美的滋味又神奇地回到舌边，那葡萄酒和甜烧酒的芳香仍然余味无穷。她回味着轻盈的丝绸衣裙贴在肩上、雪白柔软的床单铺在身下的感觉。她一时间记起了许许多多事情：那个小个子英国人曾在过道里紧紧尾随她，好几个夜晚走到她房门口便止步不前；曼海姆姑娘多次温柔地抚摩她的臂膀，此刻她又突然像触电似地感到被她摸过的皮肤火辣辣的，这时候她才想起曾经听人说女人也会爱上女人的话。她逐一追忆在那个地方度过的每一秒钟、每一小时、每一天，这才发现，那段时间还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好机会没有利用起来啊！所以她现在每天晚上默默地静坐着，追忆那些梦幻般的日子，细细回想自己当时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同时她心里知道，那个自己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她不想承认这一点，却又非承认不可。如果有人敲门——富克斯塔勒多次想来安慰她，她就一动不动，屏气凝神，及至听到脚步声沿咯吱咯吱响的楼梯逐渐远去，才舒一口气。沉浸在回忆的美梦中是她现在惟一的寄托，她不愿意让人搅扰它。只是当她久久沉湎在回忆中感着疲乏时，才到床上躺下来，而每次一躺下，那已经被娇惯过的皮肉一接触到又凉又潮的床铺，她总会猛然一惊，缩作一团。她冷得浑身哆嗦，不得不把衣服和大衣全加在被子上。很晚很晚她才能入睡，可是睡的又很不踏实，尽做离奇古怪的噩梦，常常把她吓醒跳起来：她梦见自己坐在小轿车里，风驰电掣地冲上山去义冲下山来，速度快得吓人，她又害怕又快活，怕的是翻车，快活的是兜风，她身旁老是坐着个男人，时而是那个德国人，时而又不是别的男人，他们都紧搂着她。突然间，她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竟是赤条条地坐在他身边，一下子他们周围又满满的全是人，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而车子竟也停住不走了，于是她拼命喊叫，要他赶快把车发动起来，快呀，再快点呀，加大油门，再加大些！过了半天，发动起来的马达才猛地把车子向前推动，这个猛劲震得她心胆俱裂，接着便是纯粹的、无穷无尽的乐趣了，汽车平稳地在原野上飞驰，呼啸着驶进了浓荫蔽日的森林，这时她也不再赤身露体了，可是他却越来越紧地把她搂在怀里，疼得她直哼哼，觉得简直就要被压死了。就在这时候她醒了，虚弱不堪，精疲力竭，全身关节疼痛，又看见了这间顶楼，看见了顶上那熏得黑糊糊的、满是虫蛀痕迹和蜘蛛网的斜梁。她就这样躺着一动不动，身体倦乏，心灵空虚，直到闹钟嘟嘟响起——这个铁面无情的传令官在呼唤了——她才从那张可恨的旧床上爬起来，穿上那些可恨的旧衣服，又开始去混可恨的另一天。

整整四个星期，克丽丝蒂娜忍受着身不由己的、充满梦魇的孤寂的煎熬，忍受着孤寂带来的那种病态的、极度烦躁的心境的折磨。最后，她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幻梦的源泉已经枯竭，

经历过的那段时光每秒钟都回想过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又译“柯罗，从往事中再也汲取不到任何力量了。她疲惫地、浑身无力地去上班，太阳穴之间疼痛不止，工作时无精打采，迷迷糊糊。晚上又开始了漫长的不眠之夜。呆在这像棺材一样的四方顶楼里，在这死一样的寂静中，她的心绪却不能平静；躺在这张冰凉的床上，她的身体却是滚烫的。她感到忍无可忍了。她心急如焚，渴望着能从一扇什么别的窗户往外看看，眼前出现的不是那讨厌的“金牛”客栈招牌而是另外一幅画面，渴望着能在另一张床上睡睡，有一点别的经历，哪怕只是几个钟头变成另一个人也好。突然间，她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她从抽屉里取出姨爹赌赢时给她的那两张一百瑞士法郎钞票，又找出她最好的衣裳，最好的鞋；星期六下班后立即跑到火车站，买了一张上维也纳去的票。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维也纳，不清楚自己究竟想干什么。只有一个念头支配着她：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小镇，离开工作岗位，离开她自己是一种完美的平等状态，但财产尚无保障。卢梭认为，自然，离开那个命中注定呆在这里的人。她只想再次领略一番脚下车轮滚滚的滋味，只想看看灯光，看看另外一些更明亮的灯光，看看打扮得更美一些的人。她多么希望再一次体验那种新奇的、意想不到的惊喜，不再像一块被人踩在地下动弹不得的铺路石；多么希望再次活动活动，体验一下大世界和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不要永远总是原样呀！

到维也纳已是晚上七点钟。她在玛丽亚希尔夫大街的一家小旅馆迅速寄存了箱子，便急忙去理发，正好在理发师刚要放下百叶窗下班之前赶到了。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重复往事的冲动，在驱使着她为变成另一个人去做在瑞士时做过的事，这是一种狂热的、不可遏止的希望“是基督教的真正的父亲”。，想凭借几双巧手、少许胭脂口红，使自己再度变成她曾经是的那个女人。现在，她又感到阵阵暖流酥酥地流遍全身，一双伶俐的手轻盈地抚弄自己的头发，一支灵巧熟练的唇笔，在她那苍白、疲倦的脸上又描画出不久前令人神往、诱人亲吻的朱唇，一抹淡淡的红色，增添了双颊的风采，一点褐色的香粉，神奇地唤起了对恩加丁阳光下健美的棕色皮肤的回忆。当她全身香气袭人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她已经感到两腿又有了前一阵体会到的活力。沿大街走下去时，她已是昂首挺胸，比先前自信多了。只要再加上更合适的衣服，她就会觉得好像又变成了封·博伦小姐似的。这是一个九月之夜，此时天空尚有一抹落日的余辉，在这凉爽的傍晚漫步颇为宜人，她不无激动地感到时不时有人用亲切的目光瞅她一眼。她微微喘息着，心想：我还活着，我还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她偶尔在商店橱窗前停步，观看各种皮大衣、各色服装、各式皮鞋，在穿衣镜里又遇到自己那火热的目光。也许真的还能再经历一次呢，她心里想着，感到又有了勇气。她沿着玛丽亚希尔夫大街，穿过环宫路，看着那些无忧无虑地闲聊着漫步街头的人，看着其中一些人那真正优雅动人的神态，她的眼睛越来越明亮了。她想：这些人同那边那些人是一样的呀，现在你同他们之间不过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空气罢了。当然，在这层空气中不知什么地方还立着一道看不见的楼梯，要完全和他们平起平坐，还必须走上这道楼梯，现在只差这一步，只差这惟一的一步了。在歌剧院门前她站住了，看来演出就要开始，汽车络绎而至，有蓝色、绿色、黑色的，车窗明亮如镜，喷漆光洁照人。一个穿号衣的侍者站在剧院大门口迎候。克丽丝蒂娜走进前厅，想看看这些观众。真奇怪，她想到，报上经常谈论维也纳的文化生活，谈论维也纳人如何有艺术素养，谈论他们建造的歌剧院，而我呢，已经二十八岁了，年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可是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站在这个地方，就这样也还只是站在外面，只是在前厅站站而已。维也纳两百万人中只有十万人能在这座剧院看戏，其他人就只能在报上看和听别人讲，最多再看看图片，永远没有机会真正进入歌剧院。这些其他人是谁呢？她看着驱车前来观剧的女人们，不禁又激动又气愤。不，她们并不比我那时更美丽，她们走路并不比我当时更轻快自如，她们只是比我多了一件高级的衣裳，多了一点外表看不出来的自信罢了。只消再向前跨出一步，再同她们一起迈步走进剧场，登上大理石楼梯进入包厢，进入那金色的音乐殿堂，便进入无忧无虑的人们生活和享受的仙境了！

开场铃声响了，最后到达的观众一边脱大衣，一边急匆匆向衣帽间走去，前厅又变成空空荡荡的了。现在里面演出已经开始，她心想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完了，在她同那些人之间那薄薄的隔层里，无形的墙又矗立起来。克丽丝蒂娜走出剧院，继续沿街前行。路灯的灯泡像一个个乳白色的月亮，在环宫路上空随风摇曳，这条漂亮的大街这时还相当热闹。克丽丝蒂娜随着人流，漫无目的地沿歌剧院四周的环形街走着。在一家大宾馆门前她突然像被磁石吸引住一样停住脚步：一辆小轿车刚刚开了过来，穿制服的侍者蜂拥而出，从那位下车的长得有点像东方女人的太太手中接过箱子和皮包，然后，旋转门转动起来，须臾间吞没了她的身影。克丽丝蒂娜再也走不动了，这道门像磁石一样吸住了她，她心中升起一股不可遏止的渴望，想进去看看这个久违了的世界，哪怕是一分钟也好。我现在就进去，——她自忖道，——

问问门房纽约来的凡·博伦太太是不是已经到了，这样做，谁能把我怎么样呢？这不是完全可以试试吗？那样我就可以看上一眼，哪怕只看一眼，就可以重温一下，更清晰地重温一下往事，重新变成那个我，哪怕只是一秒钟！这样想着她就走进去了。门房正同刚来到的那位太太说着话，于是她能畅行无阻地通过前厅，细看一切：舒适的安乐椅里坐着几位绅士，他们身穿式样美观、飘逸潇洒的旅行装或礼服，足踏轻巧精致的漆皮拖鞋，悠然自得地抽烟、谈天。角落里坐着一大帮人，三个年轻女子高声向两个青年男子起劲地谈着什么，不时发出阵阵嬉笑声，这正是那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笑，是无忧无虑的人们的音乐，这音乐曾使她那样地陶醉过。稍往后些是一间有着大理石柱子的宽敞大厅，这就是餐厅。餐厅入口处，身穿礼服的侍者伫立守候。为什么我不可以进这个餐厅去吃点东西呢？克丽丝蒂娜一边想着，一边无意识地伸手去摸摸皮包，看看那个装着她随身带来的两张一百法郎钞票和七十先令的钱包在不在里面。我完全可以在这里吃饭，这能花多少钱呢？主要是我可以又一次在这样的地方坐坐，坐在一个大厅里，有人伺候、引人注目、受人钦羡、备受宠爱，同时还欣赏着音乐，可不是吗，这里同样听得到里面传来的乐声，轻松的、压低声音演奏的音乐。但这时那旧的恐惧又墓地袭来。她没有那种衣服，那能使她在此畅行无阻的护身符。她觉得心虚，一堵无形的墙又在这里耸立起来，这就是她的恐惧，它就像巫师画的五星驱魔符^①，使她不敢越出一步。她的肩膀索索颤抖着，急急忙忙像逃跑似地出了宾馆。没有人看她一眼，也没有人阻拦她，这样遭受冷落，使得她比刚才，比进来的时候更觉浑身虚弱无力了。

①五星驱魔符，一笔画成的五星符号，民间传说能防御母夜叉。

那么再走下去，沿着大街走下去吧。到哪儿去呢？我究竟是到这里来做什么的？街上行人逐渐稀少了，显得空空荡荡的，有几个人匆匆走过，看得出他们是去晚餐。我也去吃饭，——克丽丝蒂娜想，——随便上一家饭馆，不要去太高级的餐馆，那儿谁都会看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只要亮堂、有人就行。终于她发现这样的一家，走了进去。差不多每张桌子都有人了，她找到一张空桌坐下来。没有人理会她。侍者给她端来了吃的，她神经质地、味同嚼蜡地吃着，神情冷漠、无精打采。原来我就是来干这个的！她想。我呆在这儿做什么？她对于在这里干坐着，盯着白桌布看感到很无聊。你总不能老吃下去，不停地点菜，总有吃完站起来走的时候吧。可是上哪儿去呢？现在才九点钟。这时一个卖报的——真是来得及时——走到她桌前，问她要不要晚报。她买了不同的两三份，这完全不是因为想看报。而仅仅是为了拿在手里瞧着，为了摆出一种有事可干的姿态，装出一副在等人的模样罢了。她心不在焉地浏览着新闻。这些事同她有什么相干呢：组阁中遇到的困难，柏林的抢劫凶杀案，交易所的广告，还有关于歌剧院女歌星某某的连篇废话，议论她到底是留下还是要离开本市，她一年究竟是演唱二十回还是七十回，这些干我什么事，反正我一辈子也不会去听的。她刚要放下报纸，最末一版上“娱乐”栏中一行大字突然跃入眼帘：“今夜何处消遣？”标题下面罗列了一大串娱乐场所、剧院、舞厅、酒吧间的名字。她心烦意乱地拿起这张报纸，细看上面的广告：“舞曲：牛津咖啡馆”，“弗雷迪姐妹乐队，卡尔廷酒吧间”，“匈牙利吉卜赛乐队”，“著名黑人爵士乐队，开放时间直至深夜三点，维也纳风雅之士理想的聚会场所！”好，就再参加一次这类活动吧，到别人娱乐的地方去，跳跳舞，轻松轻松，甩掉牢牢束缚着自己胸膛的、不堪忍受的紧身衣。她抄下两处酒吧舞厅的地址，又向侍者打听到，两处都离此不远。

到了，在衣帽间她寄存了大衣。揭掉了这层可恶的外罩，又听到下面传来的节奏急速的乐声，她觉得身上轻松一些了。她沿楼梯往酒吧间地下室走去。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那里竟有多一半座位空着。乐队中几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起劲地敲鼓击钹，似乎想用这个办法硬把那些坐桌旁发窘的人赶去跳舞，但是不管怎么敲打，仍然只有惟一的一对男女起舞，男的显然是个职业伴舞，眼睛底下抹了淡淡的一溜黑色，头发梳得过于讲究，舞姿多少有几分矫揉造作，他带着他的舞伴——一个酒吧间女侍者，毫无表情地在中央那块四方舞池里翩跹巡行。这里的二十张桌子中倒有十四张或十五张是空着的。一张桌旁坐着三个女人，看上去无疑是职业舞女，第一个头发已发灰，另一个是典型的男式打扮，黑色的连衣裙外面，穿一件很像男式礼服的紧身上衣，第三个是个肥胖的大奶子犹太女人，嘴里正衔着麦秆喝威士忌。三个人都用惊异的目光打量了她一阵，然后就轻轻讪笑、窃窃私议起来。用在多年职业中训练有素的眼睛，她们推测她不是舞场新手就是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女人。分散坐在各桌的几位男宾，看样子是出差到此的外地人，他们胡须刮得不大干净，一脸倦容，在等着什么东西刺激他们，以摆脱这种无精打采的精神状态。其中有三两个，斜歪着身子懒洋洋地在喝咖啡或小杯烧酒。刚才走到这间小舞池下面来时，克丽丝蒂娜就有一种下楼梯迈腿踩空的感觉。当时她恨不得马上转身回到上面

去，然而侍者已经麻利地迎了过来，他三步两步到了客人跟前，问尊贵的小姐在哪里落坐，于是她只好随便在一张桌旁坐下来，跟别的客人一样在这个毫无乐趣可言的娱乐场所呆着，等待着那应该有而又迟迟不来的东西。只有一次，一位先生（还真的是一位布拉格来的小工业品代办商呢）慢吞吞地站起来，拉着她在舞池里转了几圈，然后也就不再同她跳舞了：显然他是没有勇气问她点什么，或者没有兴致，因为他也觉出这个陌生女子不大对劲，她神情迟疑，似笑非笑，叫人捉摸不透；行动上似愿非愿，半推半就，这情况对于他，对于明早六点就得乘快车到阿格拉姆^①市去的他，是过于复杂了。可是不管怎么说，克丽丝蒂娜在这里总算打发掉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两位新来的男宾坐到女宾们那边去寒暄应酬，只有她独身一人，孤孤单单。突然，她叫过来侍者，付了钱，起身走了，在众人惊异的目光尾随下气呼呼、怒冲冲、绝望地走了。

①阿格拉姆：即萨格勒布，今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

又一次回到街上，夜深了。她漫无目的地走着。多没意思呀。现在她感到什么都一样：如果现在谁把她抱起来扔进那边的河里——那是多瑙河的一条运河，或者，如果那辆驶过十字路口的小轿车，在距这个心绪不宁、茫然若失的女人只有几公分处紧急刹车失灵，把她撞死，无论怎样，现在她都觉得无所谓了。突然，她发现一个警察用奇特的眼光看着她，又准备跟上她，似乎想问她什么话。她这才蓦然想起，别人也许把她当成从房子的暗影中慢悠悠走出来和男人搭腔的那一类女人了。她一步不停地往前走。现在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我在这儿干什么，究竟在这儿干什么呀？突然她又感到身后有脚步声。然后，一个黑影便移到了她身边，接着影子的主人也跟上来，盯着她的脸瞅了一眼。“喂，小姐，现在真的就回家了？”她没有回答。可是那人寸步不离地走在她身边，而且同她攀谈起来，拼命劝说她不要现在就回家，那样子颇为可笑，但她听着感到舒服。他问她要不要再到哪里去散散心。“不，不去了。”“可是，谁这么早就回家呢？还是去一家咖啡馆坐坐吧。”最后她让步了，仅仅为了不至于太孤单。这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如他自己说的，是银行职员。她暗想，看样子这人一定是结过婚的。果真对了，看他手指上不是戴着戒指吗？唔，管他呢，又不想同他建立什么联系，不过想暂时摆脱一下孤寂而已，现在姑且让他给自己讲点有意思的事，有一搭没有一搭地听听好了。有时她看他一两眼：他已经不年轻了，眼睛下面已有皱纹，给人一种劳累过度、疲惫不堪的印象，本人也像他穿的那套衣服一样皱巴巴、软绵绵的。但是他相当健谈。今晚，她是好长时间以来头一次同一个人谈话，或者说听一个人谈话，但同时她心里又明白这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那兴致勃勃的样子总有点刺痛她。他讲的事，有不少饶有趣味，但她感到自己的喉咙充满苦涩，渐渐地她心里滋生出一种对这个陌生男人的类乎怨艾的情绪。这家伙倒好，她是一腔愤怒郁积胸间，而他却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们离开咖啡店时，他挎起了她的胳膊，身子紧挨着她。这同那边那个人在宾馆门前的举动是一样的，她心头又陡地燃起了一阵激情，然而这激动并非来自身边这个喋喋不休的小个子男人，而是来自那个人，来自对往事的回忆。这对恐惧又猝然向她袭来。说不定到头来她会被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软化而投入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的怀抱，这样做仅仅是出于愤怒，仅仅由于自己那焦躁难耐的心情——想到这里，恰好一辆出租汽车开过来，她猛地一抬胳膊，挣脱他的手，急忙跳上汽车，把那个茫然不知所措的男人甩在了街上。

她回到旅馆，躺在那间生疏的屋子里久久不能入睡，耳边不停地响着外边汽车驶过的隆隆声。完了，你过不去了，到不了那个世界了，你无法穿越那堵无形的墙。她心里这样想着，激动地躺在床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耳听着自己的喘息声，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

星期日上午也同这迷惘惶乱的不眠之夜一样漫长。大部分商店都关着门，把它们那些诱人的东西隐藏在放下的窗板后面。她走进一家咖啡馆坐下，翻着报纸消磨时间。现在她已经记不起是什么吸引她到这里来，忘记了为什么自己要跑到这个没有谁等着她、没有任何人要她的维

也纳来了。忽然间她想起：应该去看看姐姐呀，还有姐夫，她不是答应过他们吗，再说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呀。最好吃完饭再去，可别去早了，让他们以为你是专为吃午饭而来的。自从有了两个孩子以后，姐姐变得特别小心眼儿，只顾自己，花钱非常抠门儿，连一根骨头都舍不得扔掉。到午间还有两三个小时，她无意间信步来到维也纳故宫博物馆，发现今天参观油画展览是免费的；于是她走了进去，心不在焉地从一个展厅踱到另一个展厅，在一张蒙着丝绒的长椅上坐下（这里有不少这样的椅子），观察了一会走过自己身旁的参观者，然后又站起来继续溜达，出了博物馆又走进一个公园。时间每过去一分，她心中的孤独感也随着增长一分。当她终于在两点钟来到姐夫家门口时，已经很疲倦了，好像是踩着很深的积雪走来似的。说也凑巧，在大门口她竟碰上了他们全家：姐夫、姐姐和两个孩子，每人都穿着假日的新衣，并且真心实意地为她的到来感到高兴（这使她心里感到一阵舒坦）。“哈哈，太好了，真是意外之喜！上星期我刚跟内莉说，我们得写封信给你，干吗老不来呢，嘻嘻，真是，你怎么不早点来吃午饭呀！唔，不过，现在你就跟我们一块儿走吧，我们打算去雪恩布伦宫^①，让孩子们看看动物，还有，你瞧，今天天气多好啊。”“好吧，我去。”克丽丝蒂娜说。是啊，知道有个去处多好！同人在一起多好！姐姐牵着两个孩子，姐夫挽着克丽丝蒂娜的胳膊，一路给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他那宽宽的、慈眉善目的脸上，一张嘴滔滔不绝地讲着，有时亲切地拍拍她的手臂。他日子过的不错，这一点你百步之外就看得出来，他是心满意足的，并且这种心满意足常常天真地形于言表。他们还没有走到无轨电车站，他就已经向她透露了一桩巨大的秘密：明天他就要被他们的党^②选为区长了，不过他也完全有这样的权利，刚从前线回来他就已经是小组长了嘛，如果弄得好，击败那些穿黑袍的家伙^③，他还可能进入下一届市议会呢。

①雪恩布伦宫，维也纳著名的皇家宫苑，参观游览的名胜之一。

②③当时奥地利执政的主要党派是基督教社会党（议会多数），社会民主党也有不少议席。从这几句话可看出弗兰茨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穿黑袍的家伙”指基督教社会党。

克丽丝蒂娜走在他身旁，微笑着听他讲话。她对这个单纯的小个子男人从来印象就不坏。他可以对各种小事感到高兴，是个老好人，为人随和，思想简单，待人诚恳。她认为他的同志选他担任现在这个小小的职务，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当她不时从侧面偷偷瞅他一眼，看到他小矮个儿、红腮帮、双下巴、行动缓慢，走一步肚子就颤一下时，她简直像头一次见到他一样大吃一惊，想到自己的姐姐：哎呀，姐姐她怎么竟受得了……要让这个男人挨着自己，我可受不了。但是，白天在大庭广众中同他在一起倒是挺好的。在铁笼里的动物面前，他和孩子们一样，自己也变成了孩子。克丽丝蒂娜暗暗羡慕，心想：要是我也能再次为这些小事高兴起来，不必一天到晚为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折磨自己，该有多好！下午五点钟，他们决定回家了（孩子们得早睡）。星期日乘车非常拥挤，大人先把孩子们使劲推上有轨电车，然后自己猛挤上去，站在轧轧急速行驶的车中挤得气都喘不过来。克丽丝蒂娜不禁想起那擦洗得干干净净、在晨光中亮锃锃可以照见人影的小轿车：夹杂着芳香的晨风拂过面颊，还有那富有弹性的座椅、那窗外飞驰而过的自然景色。她闭上眼睛，身子虽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神思却在另一个天地里徜徉。就这样恍恍惚惚不知过了有多久，直到姐夫拍拍她的肩，她才如梦方醒。“我们得下车了。你乘的火车还有一阵子才开，到我们家去喝杯咖啡吧。你先别动，我来给你们挤出一条路好下车。”

于是他使劲往前挤，像他那样矮小的胖墩儿，倒也确实相当顺利地用胳膊肘在那些吃力地闪开的肚子、肩膀和脊背中间东突西撞，开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来了。当他已经挤到车门时，一阵吵嚷声突然爆发出来。“欸！我说你别这么往别人胸口上撞行不行？真够浑的！”一个披斗篷的瘦高个男人怒气冲冲地冲他骂起来。“谁浑？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开口骂人！”姐夫也勃然大怒了。“谁浑？”夹在人堆里的披斗篷的瘦子使劲朝姐夫挤过来，人们瞪大了眼睛，眼看一场吵闹势不可免。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姐夫那气呼呼的声音竟突然变了：“费迪南！啊呀，真巧，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我差点还跟你吵起架来了呢！”对方此刻也先猛吃一惊，然后便哑然失笑了。两人马上拉住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简直有点难舍难分，以致售票员不得不提醒他们：“两位先生要下车就请快些！我们可没时间等了。”“走，你现在就和我们一块下车吧，我就住在这附近，嘿，真巧！走走走，跟我走！”披斗篷的瘦高个男子也喜笑颜开，他从高处把手搁在姐夫肩上，说：“好的，好的，小弗兰茨，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两人说着便一齐下了车。在站牌前姐夫站了一会儿，意外相逢的喜悦弄得他呼哧直喘，他满面焕发着光彩，就像涂了一层油似的。“嘿嘿，真巧，我这辈子还真的又见到你了！我想过多少回呀：你究竟在哪里呢？好几次我打主意写信到旅馆打听一下，问问你在哪儿。可你知道，我这

人就是爱忘事，就是拖拖拉拉。这下你总算又露面了，嘿，真巧，我真高兴死了。”

陌生男子同他面对面站着，他也同样高兴，这从他那微微颤动的嘴唇可以看出来。只不过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显得更为克制一些罢了。“是的，是的，是这么回事，我完全相信你，小弗兰茨，”他一面说，一面又从高处轻轻拍着矮个子的肩，“现在你倒是介绍我认识一下这两位女士呀，哪一位是你经常对我讲到的内莉，你的太太？”“当然，当然，我是要介绍的，你等一下，我刚才是一下子高兴糊涂了。唔，真的，我真高兴死了，费迪南！”接着他回头对内莉和其他几个人说：“这是费迪南，你知道的，就是我经常对你讲起的费迪南·法尔纳呀。我们两个一块儿在西伯利亚的木板棚里睡过两年呢。在那群鲁提尼人^①和塞尔维亚人当中——人家让我们两个同这些人硬挤在一起——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一个——唔，真的，费迪南，你不会不记得吧——只有他一个是好样儿的，只有他像个样子，只有同他你可以说说心里话，只有他是靠得住的。嘿，真巧！唔，不过现在还是快上楼到我们家去吧，你的事我可是什么都想听听。嘿，真巧，要是今天有谁告诉我，说我会遇到一件大喜事，我恐怕还不信呢——可不，要是我刚才上了下一趟电车，我们两个兴许这辈子就见不着啦。”

^①鲁提尼人，即乌克兰人，特别指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乌克兰人。

克丽丝蒂娜还从未见过她姐夫这个一向举止迟缓、懒散拖拉的人像现在这样敏捷、这样活跃，他简直是跑步上楼的。到了楼上，他第一个先把好朋友推进屋去。这位朋友脸上带着几分泰然的神情，宽厚地微笑着，顺从地附和着他的战友不断爆发出来的热乎劲儿。“来，脱掉你的外衣，好好休息一下，这儿，你来坐这把留手椅——内莉，给我们每人一杯咖啡，一点烧酒和香烟——好了，现在让我好好看看你。唔，你可一点不显年轻，我得说，你瘦得够呛呢。应该好好地、饱饱地喂喂你才行。”陌生男子驯顺地让姐夫看着他，姐夫那孩子般的快活劲显然使他感到舒服。他那严峻、紧张、前额和颧骨十分突出的脸渐渐露出轻松的表情来了。克丽丝蒂娜也在看他，同时竭力回想的今天上午在艺术博物馆看到的一幅画，那是一个西班牙人画的一幅修士肖像，她记不起名字来了，只记得那幅画上的人有着同样瘦骨嶙峋的、苦行僧式的脸庞，还有鼻梁骨两侧的一抹严峻神情。陌生男子亲切地用手拍了拍姐夫的胳膊。“你说的对，我们真应该继续像从前那样一个罐头分着吃，你那一身膘分一点给我正合适，我想，你掉几斤肉没多大关系，你太太也不会有意见吧？”

“现在你快说说吧，费迪南，我都快急死了：那时候，红十字会的把我运走那会儿，我是第一批，你们另外七十个人本来应该第二天随后来的。我们在奥地利边境干等了两天。那里所有火车上的煤都用光了。嗨，那两天我可是望眼欲穿地等着、算计着你到底多会儿能来，我们到站长那儿去了不下二十次，请他打个电报催一下，可当时是天下大乱，乱得一塌糊涂，有什么办法！过了两天我们才又往前走，可是从捷克边境到维也纳足足花了十七个小时！你说说，你们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哼，你就是在边境再等上我们两年也白搭！当时你们是走运，我们真是倒了邪霉。你们的车刚开走半小时就来了电报：前方铁路线被捷克军团炸毁了。于是我们只好又回西伯利亚去。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过我们倒没有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我们原想可能会耽搁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吧，可是哪里想到最后成了两年！这谁也没料到。我们七十个人中只有十几个熬过来了。红军、白军、伏郎格尔^①，打个没完，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折腾来折腾去，把我们像袋里装的麦粒一样甩过来甩过去。到一九二一年红十字会才接我们绕道从芬兰回来：是呀，我的伙计，我是什么滋味全尝过了，你明白，经历过这些事的人大概是不会长多少膘的吧。”

^①伏郎格尔（1878-1928），沙俄将军，苏联国内战争时被红军击败。

“太倒霉了，你听见了吗，内莉？就是只差半个钟点的事！可我一点不知道这些。我根本就没想到你们会困在那个鬼地方，特别是想不到正好让你碰上这事！偏偏是你！那么这整整二年你都干了些什么呢？”

“伙计，要我什么都讲给你听，今天一整天也说不完。我看，这两年我把一个人能够干的活儿都干遍了。我收割过庄稼、盖过工厂厂房、叫卖过报纸、打过字，红军在我们城外作战时，我还同他们一起打过两个星期仗，等他们进城，我又在农民那里挨家挨户讨饭过日子。唉——别谈这些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还真不明白怎么现在还能坐在这儿抽烟呢。”

姐夫激动得要命。“嗨，真想不到！嗨，真想不到！唉，你还不知道你这样还算运气好

呢！我捉摸着，要是你和那些小伙子两年呆在那里没人管，那就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了。一个像你这样的好小伙子，命运就是这么硬要给你当头一棒！噫，真想不到，噫，真想不到！谢天谢地，你现在总算还好好的，说起来，碰上了那么多的倒霉事，你今天居然还平平安安活着，真得说是交了好运呢！”

陌生男子从嘴上拿下烟卷儿，狠狠地把它按灭在烟灰缸里。他的脸色陡地阴沉下来。“不错，我可以说是交了好运——完全平安无事，或者说得准确点，差不多完全平安无事，只出了一点点小毛病，瞧这儿，断了一个手指头，而且是到了最后一天才出的事。对，我可以说是交了好运了。命运只不过是稍微捉弄了我一下而已。这是最后一天的事。那时我们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们这最后一批人，让人家死活硬塞进一间小小的营房里。那天还在火车站卸了一车皮粮食，卸车只是为了拉着我们再往前走，按规定只能装四十人的车厢，硬挤进去七十人，一个紧挨一个，转个身都不行。谁要是想解手——哎哟，当着两位女士的面我就不好讲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能跟着车走就算是运气，总算没有被扔下吧。后来，在一个车站又挤上来二十个人。他们抡起枪托厮打了一阵，打赢的人抢先上了车，所谓上车，就是后一个人拼命把前一个人往车里顶，一个接一个，挤进去一个又再来一个，也不管前面已经踩翻了五六个人。我们就这样在火车上熬了七个小时，人撵人，人夹人，哼哼的，嚷嚷的，呼噜呼噜喘气的，还有汗臭和别的臭味，什么全有。我是脸冲墙站，手掌张开使劲顶着墙，要不，压在硬木头上我的肋骨非折断几根不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一个手指断了，肌腱撕裂了。这以后又继续站了六个小时，胸口憋得喘不过气，差点闷死在里面。下一站稍好一点，因为从车上扔出去五个死人，两个踩死的，三个憋死的，扔完了又接着往前走，一直到天黑。对，可以说我交了好运，只不过是肌腱撕裂，断了手指——一点小意思罢了。”

他抬起手来给大家看：第三个指头松弛地耷拉着，也无法弯曲。“一点小意思，可不是吗，参加了一回世界大战，又在西伯利亚苦熬四年，才断了个把指头。可是，说来你不信，这一个坏死的手指在一只活着的手上作用可大呐，你不能再绘图了，就是说，想当建筑师是不行了，也不能坐办公室打字，需要干重活的地方，你一处也去不成。这么一小股筋，这鬼东西，跟线一样细，可这根线就拴着你的前程！这就好比你在—座房子的设计图上出了一毫米误差——一点小意思——可是以后整所房子就会因为这一点而倒塌。”

弗兰茨吃惊地听说，不断重复他那句无可奈何的话：“嘿，真想不到！嘿，真想不到！”看得出他简直就想好好抚摩一下费迪南的手。两个女人现在也带着严肃的表情，关心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最后，姐夫又一次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说道：“好，你接着讲吧——你回来以后又干了些什么呢？”

“就是我以前经常同你讲的事呗！回来后我想继续念工科大学，在哪里断的线就在哪里接上吧。二十五岁再走进十九岁时离开去的学校大门。其实，如果真的学习，我是能学会用左手绘图的，那样不也行吗，可是，这一次又有了障碍，又是一点小意思。”

“欸，又是什么？”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安排的，你有什么办法：上大学要不少钱，而我恰恰就缺这么点小意思——说来说去都不过是个小意思罢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家原先不是有钱的吗？梅兰^①那边，你不是有一所房子，有点地，有个酒店，还有个烟叶店和杂货店吗……还有……你那时都告诉过我的……你奶奶一辈子省吃俭用，连一颗扣子都舍不得扔掉，因为心疼劈柴和纸，又尽睡冰冷的屋子。她怎么样了？”

^①梅兰，即今意大利梅拉诺，第一次大战前属奥地利，是蒂罗尔州南部重要城市，一九一九年和南蒂罗尔一起划归意大利。

“不错，她现在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一所漂亮的房子，简直是座宫殿！我就是刚乘无轨电车从那儿来的：从城外莱因茨那家养老院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人家才收容了她。要说钱嘛，她也有一大把，满满一盒，全是以前出的那种一千克朗^①一张的新票子，足足二十万克朗。白天她把这笔钱搁在箱子里，夜里就压在褥子底下。医生们都笑她，养老院的看守们也乐她。二十万克朗！她是奥地利好公民啊，把梅兰那边的东西全卖掉，葡萄园、小酒店和烟叶店，全都变卖了，因为她不愿做意大利的国民，就把它全换成了崭新的、漂亮的一千克朗大票子，这些战争年代的产儿，真是叫人爱不释手啊！好了，可现在怎么办呢？她把这些新票子放在钱盒子里藏在褥子底下，硬说它们将来有一天还会值钱的，这些当时相当于二十顷或者二十五顷地、一所漂亮的砖石房子和质地很好的祖传老式家具、用四五十年的辛苦换来的票子，要让她相信已经变成一堆废纸了，这怎么可能呢！老太太怎么也想不通。是呀，好心的老奶奶

七十五了，不明白现今世界的事理了，她还一直相信仁慈善良的上帝，相信上帝能伸张人间正义呢。”

①克朗，一八九二至一九二四年奥国货币名称。

他从衣袋掏出一个烟斗，拼命往里装烟，然后使劲地吧嗒起来。克丽丝蒂娜立即觉出这一动作是为了发泄愤怒、这种冷漠、强烈、带有嘲笑意味的震怒正是她所熟悉的，于是她感到某种亲切和舒畅。姐姐不快地把头扭向一边。显然她心里对这个一点不考虑别人而把满屋子弄得乌烟瘴气、像哄小学生一样对待她丈夫的人起了一种反感。她不满意丈夫在这个衣衫褴褛、抱着敌对情绪、而且简直是——她从谈话气氛中嗅出了这一点——满脑子叛逆思想的人面前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不满意这家伙跑到她家来，在她们平静生活的池水中投下一块块石子。弗兰茨自己则听得目瞪口呆，他只是好心地、惊愕地一个劲儿看着他的伙伴，不断结结巴巴地说他那什么内容也没有的“嘿，真想不到！嘿，真想不到！”他每次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平息一下自己的激动，然后再重新开始。“唔，对，那么——接着讲呀，后来你又干什么来着？”

“杂七杂八，来回折腾呗。起初我以为，要是我附带着干点活，挣点钱就能继续上大学了。可是实际上远远不够，那点钱不过也就刚能填饱肚子。是啊，小弗兰茨，我想干活、挣钱，可是银行、机关、商店决不会有工作留着等我们这样的人去干，我这个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两个冬天的假期、又带着一只有残疾的手回来的纯粹多余的人，到哪儿找工作都碰上‘对不起，很遗憾’的钉子，到处都已经坐满了手指没毛病的、大腹便便的家伙，走到哪里，我都由于自己捞到的那点‘小意思’而变成了后手。”

“可是——像你这种情况，恐怕是有权领取残废军人抚恤金的吧。你不是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说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了吗，这样你一定能够领到一笔补助的呀，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啊！”

“你这样看吗？我本来也这样想。我也觉得，要是一个人丢了房子、丢了葡萄园、失掉一个手指，还失去整整六年光阴，国家总有那么点义务帮他一把吧。可是，伙计，在奥地利什么事都是稀奇古怪的。我原先也以为自己的情况是够格了，就去伤残人员管理局，对他们说明我在什么地方服过役，又把伤残手指给他们看。然而没有。第一，我必须出具证明，确证这手指系战争致残，或者是战争的后果所致。这事可不大好办，因为战争一九一八年就结束了，而致残是一九二一年，当时的情况又不可能有人作记录以备将来有案可查。不过，实在要证明也不是绝对不行。问题是出在第二点：那些先生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唔，弗兰茨，你会吃惊的——这就是：他们发现我根本就不是奥地利公民！说我的洗礼证上写得明白，我是出生在梅兰区，应是梅兰人，要想成为奥地利公民，我原先应该及时申请保留奥地利国籍才行。好了，这么一来什么全吹了！”

“可为什么……为什么你原先没有申请呢？”

“唷，你现在提的问题可跟那伙人一样荒唐了！好像他们一九一九年在西伯利亚的茅草房和木棚里把奥地利政府公报张贴出来了似的！伙计，当时我们住在鞑靼人的村庄里，连维也纳究竟是归波希米亚还是归意大利管都不知道，这同我们倒也毫不相干，我们着急的是到哪儿可以弄块面包填填肚子，想法子治治身上的虱子，关心的是怎样跑它五个小时的路设法弄到一盒火柴或者一撮烟叶。真是承蒙关照！我早该申请保留奥地利国籍！好了，最后他们总算给了我一张破表格，上面写着：‘根据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圣日耳曼和约》①第六十五条以及第七十一、第七十五条诸条规定的精神’，我将可能‘成为奥地利公民’！但是，我宁愿拿这张废纸和你换盒埃及烟抽，拿着这张破玩意儿我走到哪处衙门都碰钉子，一分钱也没得着。”

①《圣日耳曼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法国马日耳曼签订的对奥和约。据此，欧洲一些国家的疆土有了变动。

现在弗兰茨激动起来了。他突然感到一阵高兴，因为他觉得在这件事上他可以帮得上忙。“唔，这件事让我来帮你办吧，你放心好了。这事咱们是一定能想法办到的。如果要证人，我就可以证明你服过役，我们党的那几个议员我又认识，他们准会帮我的忙，这样你会得到一封市政当局的介绍信——哈，一定能办成，你只管放心好了。”

“我的好朋友，我感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一步也不想再跑了。我跑够了，你不知道，我哼哧哼哧带着多少破纸东跑西颠啊，军人证件、公民证件、市府开的证明、意大利公使馆开的证明，还有什么无产业证明，再加上别的一大堆五花八门的破烂纸片儿。这里盖个戳，那里盖个章，材料寄到东，证明寄到西，这些车费、邮费加起来，比我一年乞讨来的钱还要多！腿跑肿

了，心伤透了。我去过联邦总理办公处、去过陆军部、去过警察局、去过市政府，哪一处不是叫人轰出来，哪里的又陡又窄的梯子我没有爬上爬下，哪里我没有气得恨恨地往痰盂里啐过唾沫！唉，算了吧，伙计——我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愿再像蠢驴拉磨那样，从一个衙门到另一个衙门来回转悠了！”

弗兰茨惊愕地看着他，那样子就像他在做什么亏心事时让他的朋友抓住了似的，大家都感觉到，他是在为自己过着安逸日子深感内疚。他凑近费迪南问道：

“那么，眼下你在做什么呢？”

“什么都干，碰上什么干什么呗。现在我在弗洛里兹镇一个建筑工地当技术检查员，是个临时性工作，可以说这活一半是设计师，一半是监工。给的工资还凑合，我想，他们会一直雇用我到工程结束或者公司破产为止的。然后我又会找到点别的事干，这我倒不犯愁，可是，要说以前我同你讲过的理想，就是我们两人一起睡在木板床上讲的那些话，什么想做个设计师、搞搞桥梁建筑那一类想法，现在是彻底吹了。我在铁丝网后面迷迷糊糊、晕晕乎乎、浑浑噩噩耽误掉的时间，现在是再也补不回来了。大学的门对我已经关闭，我再也打不开这道门。我那把开门的钥匙，在战争开始时就让人用枪托从手里打落在地，现在还埋在西伯利亚的烂泥塘里呢。瞎，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再给我来杯白兰地吧——烟酒是你我在战场上学会的全部能耐！”

弗兰茨顺从地给他斟上一杯。斟酒时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嘿，真想不到，嘿，真想不到！一个像你这么勤快。这么聪明、这么能干的小伙子，给逼得东跑西颠，受这份罪！真的，简直气死人了，我敢用人格担保，你是个人才，是个有出息、干大事的人，只有你可以身负重任而当之无愧，情况一定会变化的，事情一定会有转机，你的努力一定会有结果的。”

“一定会？瞎！在回来的整整五年中，我也这么想过。可是这个‘一定’是个咬不动的硬核桃，而且，不管你使多大劲拼命摇动，这颗核桃还不一定能从树上掉下来呢。世界上的事，就偏偏同咱们从教科书上学来的那套什么要忠诚老实的说教不大一样……我们不是蜥蜴，尾巴让人揪断了它又会马上自己长出来。伙计，要是人家用刀子从你身上硬是活活剜掉六年，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这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那么你怎么说也是个残废人了，即便像你说的，能平安无事回到家里还算是交了好运。如果我现在找个工作做，我的能耐并不比一个有点技术的学徒工或者一个不大用功的高中生大，我照一照镜子，样子像有四十多岁了。没法子，咱们是生不逢时，这活活给挖掉的六年青春时光，这个大伤口，哪位妙手回春的医生能让它愈合？谁来给你一点补偿？国家吗？这个高级骗子、高级小偷！请你告诉我，在你们那四十几个部当中，什么司法部、国民福利部、贸易部、交通部，平时、战时都管事的各个部，有哪一个部是管公道的？人家吹奏着《拉德茨基进行曲》^①和‘上帝保佑’^②骗人，把我们赶上战场，今天又在向我们胡吹些别的什么玩意儿了。唔，伙计，谁要是躺在烂泥塘里，他看到的世界可不是那么美妙啊。”

^①《拉德茨基进行曲》，奥地利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1804-1849）献给奥地利元帅拉德茨基（1766-1858）的著名进行曲。

^②“上帝保佑”，奥地利当时国歌的首句。

弗兰茨一直瞪目结舌地坐着，这时他觉察到了妻子那很不耐烦的目光。他感到左右为难，于是就开始替朋友说好话：“唉呀，费迪尔^①，你今天这样说话，我可真认不出你来了。你们还不知道他那时候的样子呢，那会儿他是所有的人当中最守规矩、最有耐心的，是那一帮杂七杂八的人中间惟一老实正派的。我还记得他们领他来到战俘营时的情形，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那时才十九岁。当时别的人都高兴得要死，心想这下子可以不必再去送命了，只有他脸色铁青，气的是人家在部队后撤时半路拦截，使他还没出车厢就当俘虏了，气的是他不能为祖国而战，不能为国捐躯了。还有，我还记得他刚来到我们那里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从神甫、从母亲那里就到军队里去了），那一天晚上他跪在地上祈祷了很久。那时候，要是谁拿皇帝、军队开玩笑，他简直就恨不得同这个人拼命。当时他就是这么个人，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正派最老实的，对于当时报上说的、团队命令上写的，他全都打心眼儿相信，可是现在他竟说出这些话来！”

^①费迪尔，费迪南的昵称。

费迪南阴郁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曾经像小学生一样天真，什么都相信。可是你们擦亮

了我的眼睛！难道不是你们从第一天起就告诉我，这一切全是欺骗，我们那些将军都是草包，军需们都是惯窃，谁要是两手空空谁就是蠢货？当时谁是大布尔什维克，是我还是你？你这小子，当时是谁大谈特谈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是谁最先拿起红旗，跑到军官们那里把他们佩带的花结扯下来？嗨，这些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是谁在总督府前，站在苏维埃特派员旁边发表演说，说被俘的奥地利士兵已不再是皇帝的雇佣兵，而是世界革命的战士了，他们将班师回国，以便粉碎资本主义制度，建设一个有秩序的、正义的王国？唔，当你吃上了心爱的火腿，喝上了美味的啤酒时，你那消灭旧制度的雄心到哪里去了？我斗胆动问，高级社会主义者先生，你们到底在哪儿进行了你们的世界革命呢？”

内莉气呼呼站起来，开始收拾餐具。现在她不再掩饰她对丈夫在自己家里居然像孩子一样乖乖地听这个陌生人教训感到的气愤了。克丽丝蒂娜也看出姐姐生气了，然而她同时也感到一种奇特的舒畅，当看到她姐夫，这位未来的区长，缩做一团地坐在一旁，终于不得不窘态毕露地为自己辩护时，她真有点憋不住想大声笑出来。

15

“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呀。你知道的，我们第一天就干了革命……”

“革命？对不起，请你允许我再抽一支烟，对你们的革命闹剧，我只好嗤之以鼻。你们把奥匈帝国的公司招牌翻过来，重新上了油漆神操作。后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纸与笔的操作，即数学与，可是在铺子里面你们是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都让它保持原样，在上头的好好呆在上头，在下头的乖乖呆在下头，你们不愿用拳头把铺子彻底翻个个儿，你们只演了一出内斯特罗伊^①的笑剧，而没有干什么革命。”

^①内斯特罗伊（1801-1862），十九世纪奥地利喜剧作家和演员，其作品以幽默、风趣见长，特别擅长文字游戏。

他站起身，在屋里迅速地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在弗兰茨面前站住了。“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红旗派。我是身历其境，亲眼目睹了内战的，就是把我的眼睛挖出来烧掉我也忘不了那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当苏联军队再次占领一个村子时——红军和白军你赶走我我赶走你反复了三次——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掩埋尸体。我亲手铲土埋了那些烧焦灼、血肉模糊的尸首，有小孩、女人、马匹，乱七八糟堆着，发着恶臭，可怕极了；从那时起我就明白内战是怎么回事，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可以把永恒的正义从天上取来主宰人间，但惟一的条件是必须像那样残忍地把活生生的人整治死，那么我也决不愿干这件事。什么都和我不相干，什么我都不感兴趣，我不会再拥护布尔什维克，也不会反对他们，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资本家，对我来说什么都一样，我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我这个人，我愿意为之效劳的‘国家’，就是我的工作。至于下一代要怎样才能幸福，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同我毫不相干，下一代怎样生活，他们将来怎样过日子，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管它干什么，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我才能结束我这百孔千疮的生活，过我应该过的日子，我生下来难道不就是为了过人的生活吗？如果我到了我想去的地方，如果我重新获得喘气的时间，如果我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妥帖了，那时我也许会在晚饭后动脑筋考虑考虑怎样安排治理世界上的事。但是眼下我首先得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你们有工夫关心别的事，我现在只有工夫关心我自己的事。”

弗兰茨做了一个手势。

“不，弗兰茨，这番话并不是针对你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的好人，我对你是了如指掌的，我知道，要是你能办到，你会不惜为我去抢国民银行，会让我去当部长。我知道你很善良，可是咱们的过错、咱们的罪过恰恰是咱们太善良、太轻信，所以人家可以任意摆布咱们。不了，伙计，我可不再像从前那样了。说几句好听的话安慰我，说什么别人更不如我，这骗不了我；说什么我还算‘交了好运’，因为现在还贵体平安、不用架拐杖走路，这可蒙不住我的眼睛。说什么只要还活着，能勉强喂饱肚子就够了，就万事大吉，这种话我也一点不信了。我什么都不

信了，不信什么上帝、什么国家，不信世界上有什么公理，只要我一天看不见自己受到公正待遇、获得生活的权利，我就什么都不相信，只要我还没有得到这些，我就会说：我是被人盗窃了、受人欺骗了。只要我还没有看到自己过上真正的生活而不是吃别人倒掉的残羹剩饭，我就不会改变这种看法。你能理解这点吗？”

“能。”

在坐的人猛吃一惊抬起头：有一个人清脆而响亮地、满怀激情地应了这一声。原来竟是克丽丝蒂娜！她发现人人都在看她，脸刷地红了。她只记得自己刚才是在心中想着这个“能”字，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却不料这个字竟在无意间脱口而出了。一言既出，她现在只好在众人突然投射过来的惊异目光的包围中如坐针毡了。屋里出现了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内莉突然跳起来，现在她终于有了发泄怒气的机会了。

“你插什么嘴？你懂什么！好像你也同打仗有过什么关系似的！”

这话使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克丽丝蒂娜也觉得高兴，她也可以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了。“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打仗把我们打得差不多快成了叫化子罢了！我们还有过一个哥哥，你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父亲又是怎样死的，你也忘了，还有……你都忘了。”

“可那并不是你呀，你什么罪也没有受过，你现在的工作又挺不错，该知足了！”

“哦，我应该知足。我还应该感激呢：感激我有幸呆在那边那个窝里！看来你是不怎么喜欢那个窝的，要不你就不会是母亲望眼欲穿的稀客了。法尔纳先生的话句句都对。我们是让人家抢走了多少年时间而什么也没有得到啊，人家没有给我们一分钟安宁、一分钟快乐，没有给我们一点假期、一点休息。”

“什么，没有一点假期！你们看，她刚从瑞士回来不久，在那儿住的是最高级的宾馆，哼，现在倒发起牢骚来了！”

“我可没有向任何人发过牢骚，我倒是听说过你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发牢骚。至于说到去瑞士……正因为我到过那里，所以我有发言权。现在我才明白，是什么……我们的什么东西叫人抢走了……人家是怎样整治我们的……我自己原来竟……”

说到这里她骤然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了。她感到那个陌生男子在目不转睛地、激动地看着她。她有点窘，感觉自己也许已经泄露了过多的隐私，于是压低声音继续说道：“当然我不想同别人比，别人自然遭遇过比我更多的不幸，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够了，都受够了他自己那一份罪。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怪话，从来没有成为别人的累赘，从来没有发过怨言。但如果你说我……”

“唉呀，算了，孩子们！你们别吵了！”弗兰茨插进来劝解，“你们吵来吵去有什么用，我们四个人又不能在这里扫除人间不平！别谈政治了，一谈政治人总是要对立起来的。我们谈点什么别的不好吗？最主要的是你们今天得让我好好高兴高兴。你们不知道今天我能再见到他，和他坐在一起，心里有多痛快，不管他怎么嚷嚷怎么骂骂咧咧，不管他怎么训我，我都高兴。”

就这样，这几个人之间又恢复了和平，好像在一阵雷雨之后，空气变得清新凉爽了。

众人享受了一会儿这沉静的气氛，这紧张消除之后的宁静。然后费迪南从沙发上站起来说：“现在我得走了，叫你的孩子进来一下吧，我想再看看他们。”

孩子们被领进来了，他们惊异地、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客人。

“这个是罗德里希，战前出生的。这孩子我早知道了。那边那个俊小子，可说是‘战争的遗腹子’吧，他叫什么名字？”

“约阿希姆。”

“约阿希姆！哟，他不是本来应该叫另外一个名字吗？弗兰茨？”弗兰茨猛地一惊。“我的天，费迪尔。这事我可忘得一干二净了。内莉，你瞧，我一点也没想起来，我们两个当时曾经约定，如果都能活着回来，有了孩子，就结为干亲，孩子取干爹的名字^①。这件事我是忘得干干净净了，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①这是欧洲一些国家的习俗。

“我的伙计，我看咱俩谁也不会再生谁的气了。如果咱们要吵架，从前有的是时间，咱们早吵够了。可是你看，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忘记了时间，这就是问题。不过也许这样反而更好些。”——他抚摩着孩子的头发，眼里掠过一道慈祥的光，“也许他取了我的名字就得不到幸福了呢。”

现在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在同孩子接触之后，他的脸上恢复了某种稚气的神情。他完全心平气和地、抱着真诚的和解态度向女主人走去：“非常抱歉，太太……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客人，我看出我同弗兰茨说话您心里并不是很愉快的。不过请您想想，我们曾经有两年时间互相在对方头上捉虱子、互相刮脸、在同一个饭桶里打饭填肚子、在同一个烂泥潭里摸爬滚打，有过这样的关系，要叫我们在一起时一本正经地讲些文质彬彬的客套话，那不是地地道道的自欺欺人吗？人要是遇见了过去的战友，当年的老话就出来了，可能我刚才稍稍剋了他两句，不过这仅仅是因为我有那么一小会儿有点火气罢了。但是他和我们都知道，我们两个谁老见不着谁心里都是别扭的。我只好请您多多原谅了，您希望我现在赶快下楼走人，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说老实话，我理解。”

他把她的心思一丝不差地说出来了。内莉竭力掩饰心中的不快：“不，不，不论您啥时来，我都是高兴的，而且有个人同他说说话，对他也有好处。您哪个星期天来吃午饭吧，我们全家都会很高兴的。”

但是，“高兴”两个字说得有气无力，听起来显然不完全是真心话，而且在握手时他也感到她的手只是在冷冰冰地应酬一下而已。然后，他默默无语地向克丽丝蒂娜告别。短短的一瞬间她觉得他好奇地、亲切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就向屋门走去，接着弗兰茨也跟上来。

“我送你到大门口。”

他们刚一走出去，内莉就使劲把屋里窗子全部推开。“瞧他们把这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的，都快把人憋死了。”她略带几分歉意地对克丽丝蒂娜说，一面把满满的烟灰缸重重地往窗外铁皮挡板上一扣，当啷一声，跟她自己的声音一样尖利刺耳。克丽丝蒂娜理解她为什么这样激动。姐姐是想使一个猛劲推开窗子，好把陌生男子带进屋来的一切统统清除出去。她像看一个不相识的人那样看着姐姐：她变得多么冷酷无情，多么瘦弱、干瘪啊，而以前的她是多么灵巧、多么敏捷！这都是贪财的结果呀，现在她是把她的男人当成摇钱树死死抱住不放了。她甚至舍不得把他分一点点给他的朋友，要他完全归她所有，顺顺从从、老老实实地工作，节衣缩食，以便她很快成为区长夫人。克丽丝蒂娜现在第一次用轻蔑和憎恶的眼光看着她以前一直非常尊重、常常言听计从的姐姐，因为她对不合自己心意的事一概不懂，也不想懂。

幸而弗兰茨这时回来了。他回到楼上时，姐妹俩都一声不吭，屋里空气又充满火药味。他带着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走近两个女人，轻手轻脚地踏着碎步，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踩进泥坑似的。

“你又在楼下没完没了地站着同他扯了半天吧！好，这下子我可高兴了，今后咱家像今天这样的愉快大概是少不了啦。人家要是到了楼下，当然会乐意上来找点甜头尝尝的。”弗兰茨惊愕万分地站住了。“唉呀，内莉……你这是怎么了，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要是他真想到我们这里来要什么东西，不是早就可以来了吗？我的地址他是可以从政府机关人员通讯录上面查到的。难道你不明白，他恰恰是因为境遇不佳才不愿意来找我的吗？他完全知道他需要什么我就会给他什么呀。”

“是呀，碰上这号人你可是个大施主哟！你爱同他会面我管不着，随你的便。可是要到咱们家来我可不欢迎，你瞧瞧这儿，他的烟卷儿烧的窟窿，再看看这地下，他连靴子上的泥也不蹭一蹭就进屋了。你这位好朋友，我还得费劲替他打扫！哼，要是你乐意和他来往，我决不阻拦。”

克丽丝蒂娜攥紧拳头，她为姐姐感到羞耻，也为姐夫感到羞耻：他低声下气垂手站着，无可奈何地动动嘴，一心想对扭开身去把脊背冲着他示威的妻子做点解释。这种气氛真叫人无法忍受。于是她也站起身来：“我也得走了，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可别生我的气。”

“瞧你说到哪儿去了，”姐姐说，“过些日子再来吧。”

她说这话的语气，就像对一个生人道晚安或晚安一样，纯粹是客套。姐妹俩之间现在有了隔阂：一个恨叛逆犯上，另一个恨对方好逸恶劳。

克丽丝蒂娜走下楼梯时，蓦然间心里隐隐约约感到：那个陌生男子会在楼下等着她。她力图排除这个念头，对自己说，那个男人不过出于好奇随便看了自己一眼罢了，连一句话也没有同自己说过。——她也弄不清自己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再见到他；但是，不管她怎样想，这个念头却紧紧缠住她，而且顽固得出奇，每下一级楼梯，它的确定性就增加一分，直到最后几乎成为确定无疑的信念占据了她的身心。

所以，当她刚一走出大门就看见那件灰色斗篷在街头飘拂，看见那陌生男子带着腼腆不安的神色站在自己面前时，她实际上已经一点不觉得吃惊了。

“请原谅，小姐，我冒昧地在这儿等着您。”他说话的声音突然变了，仿佛他还有另一种

声音，这第二种声音腼腆、窘迫、含蓄中带几分惊讶，不像先前的声音那样生硬、严厉和咄咄逼人了。“可我一直担心您是否……担心您姐姐是否会生您的气……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同小弗兰茨说话很不客气，而您……而您又同意了我的看法……我现在也觉得不过意，刚才才是把他数落得太厉害了……我知道，在别人家里，当着生客的面，那是很不应当的，不过请您相信，我毫无恶意，恰恰相反……他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是个非常够朋友的人，是个挺好挺好的人，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他这样的……的确，当我突然再见到他时，真恨不得马上跑过去抱住他，在他脸上吻个够，或者用什么别的方式表达我的喜悦，正像他对我表示的那样……可是，您知道，我当时不好意思……当着您，当着您姐姐的面我不不好意思这样，两个人那样动感情，在别人眼里是显得很可笑的……正因为我感到不好意思，当时才对他那么凶……这不是我的本意，这确实并不是我的本意。然而我一看见他坐在那里，胖乎乎的，为他那个像样的洗澡盆、为他那杯咖啡和那台留声机沾沾自喜，就不知怎地违反自己的本意，忍不住想戳他两下，刺他两下……您没见过他从前出门在外时的样子呢，那时他是态度最激烈的一个，每天从早到晚不讲别的，只知道大讲革命，大讲砸碎旧世界建立新制度，而现在呢，我一看到他那副循规蹈矩的样子，那副疲沓沓、圆头圆脑的模样，对一切都那样心满意足，对老婆、孩子、他那个党和他公寓住宅^①，以及住宅阳台上的盆景，他是那样自我陶醉，那样一身小市民气……看到这种样子，我真没法不生气，禁不住要捅他几下，而您姐姐当然也就以为我是妒忌他，因为他日子过得这么好……但是我向您发誓，他日子过得好我打心里高兴，我所以训了他几句，……那不过是……那不过是我想和他寻寻开心，拍拍他的肩膀，拉拉他的胳膊，或者拍拍他那圆肚子，拍打拍打我的小弗兰茨罢了，另外我只是不好意思当着您的面……”

①公寓住宅，这里指市政当局分配下来的住房。

克丽丝蒂娜不禁莞尔一笑。她什么都明白，也完全懂得他对她那个循规蹈矩、胖墩墩的姐夫寻寻开心，敲打敲打，来一点善意的讥讽是出于什么心思。“哪里话，”她安慰他说，“我当时就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呀，他真是高兴得有点手舞足蹈，弄得人有些难堪，他恨不得把您伤在嘴里才好呢。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会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的。”

“这……您说这话我真高兴。您姐姐呢，她并没有看出这一点，或者说她也许正好看出，弗兰茨一见到我马上就变了样……变成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人。原先她根本不知道我们两个曾经像囚犯一样被关在一间牢房里，黑天白日地圈在一起，所以我们相互间非常了解，他的妻子也未必有我这么了解他，她根本不知道，我想让他干什么都行，他也是想让我干什么都行。这一点他的妻子是感觉到了，尽管我想掩饰，装出似乎我生他的气或是嫉妒他，但她仍然感觉出来了……我承认，也许我的火气太大了些……但我谁也不妒忌，我指的是这样一种嫉妒心，就是说，想成为那种只愿自己过好日子而让别人去过苦日子的人……我愿人人都幸福愉快，当然，有一点……有一点不能怪我，换了别人也同样不能责怪，因为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就是说，当你看到别人有一个安乐窝时，往往会想……为什么我不是这样呢……您不会误解我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他，……我……只想说，为什么我不能也同他一样呢。”

克丽丝蒂娜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她旁边这个男子丝毫不差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思，这种心思整个下午以来，一直门在她的胸中。他把自己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东西，十分明确地说了出来。不去夺走任何人一点东西，只想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一份真正的生活，可不要永远只是屈居旁人之下，被摒弃在生活的大门之外，别人坐在温暖的房子里，而你却两脚站在雪地里受冻！

他误会了她的意思，以为她停止不前是不愿再同他一起走下去，想同他告别了。于是他有点迟疑地站在她面前，并且已经举手去摘帽子了。她的目光随着这只手的动作扫视了他的全身，然后又迅疾地看了一眼他那双质量低劣、破旧不堪的鞋和没有熨过的、裤边已经磨得发毛的裤子，她明白，这个性格刚强的男子所以在自己面前感到腼腆不安，纯粹是因为他穷，因为他衣衫褴褛。猛然间她又看到了站在宾馆门前的自己，又感到当时提着箱子的手感到的那种颤抖，于是她完全理解他的局促不安，仿佛她同他调换了身子一般，而且立刻感到有帮助他——实际也就是通过他帮助自己——的欲望。

“我现在得去火车站了，”她一边说，一边有几分得意地注意到他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不过如果您愿意陪我走走……”

“啊，当然，非常愉快。”他那由于喜出望外而霍然明亮的声音，又使她心里感到十分舒坦。

现在他可以和她并肩走了。但是他仍在不断向她道歉。“我刚才在他们家真够荒唐的，太气人了，真不该那样做。我不该尽顾同弗兰茨说话，把您姐姐撂在一边，一点儿也没想到她，而她终究是他的妻子，我又是同她初次见面。我应该做的是，先问问孩子们的情况，在学校成绩可好，上几年级了，要不就随便问点什么同他们两个都有关的事情。可我当时不知怎么一看到他就激动起来，把别的都忘光了，我一下子觉得心里踏实了，身上暖呼呼的，他终究是谁一了解我的人，是我惟一的知己呀……这倒不是说我们志趣完全相投……他和我完全不同，比我善良得多、老实得多……还有，他的出身经历也和我完全不同，对我追求的、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他是一无所知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命运把我们拴到一起了，整整两年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夜夜在一起，而且完全与世隔绝，好像在一个孤岛上……我所关心的事，恐怕没有哪一件能对他讲清楚，可是无论如何他比任何别人都更愿意体会我的意思。我们根本不需要说话，我们只需要面对面坐着就行了。我一走进他的房间就知道了他的一切——也许比他自己知道的还要多些，而他也很快记起了我的为人……所以他才那么窘态毕露，好像干什么坏事让我抓住了似的，感到羞愧……羞愧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那个肚子，或者是因为他自己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顺民……在我们想到了那段共同经历的一瞬间，他又一下子变成原来的他，他的妻子不见了，您也不见了，我们真恨不得你们两人都不在场才好，这只是为了我们好说话，如果那样我们可能一直不停地说下去，通宵达旦——是呀，这种情形您姐姐当然感觉出来了。可是，自从他知道我还在，我也知道他还在，我们两个心里就都热呼呼的，我们两个都感到，如果现在谁有什么苦处难处，他有一个人可以去找，有一个人可以痛痛快快地谈谈心里话了。因为别人是不行的——唔，这一点您不可能理解，恐怕我也很难解释清楚，情况是：自从我在那另外一个世界上过了六年回来以后，一直有一种似乎是从月球上回来的感觉。我发现从前同我一起生活过的人身上多了某种我感到陌生的东西。我同亲戚或是祖母一起坐在桌旁时，就不知道该同他们聊什么才好，我不明白他们在高兴什么，所有他们做的事情我都感到无法理解，没有意义。这就好比……好比您站在街上，隔着玻璃看见咖啡馆里有人在跳舞，却听不见音乐。你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接着某种你听不见的节拍转圈子，同时脸上露出狂喜的表情。你摸不透他们的心思，他们也不理解你，于是他们以为您是在嫉妒，是没安好心，实际上呢，这仅仅是因为您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再了解您了……好像你说的是另外一种语言，好像您同他们压根想不到一块儿去……哦，小姐，请您原谅，我唠唠叨叨说个没完，尽是废话，我当然丝毫不要求您能理解这些。”

克丽丝蒂娜又一次停步注视着他。“您错了，”她说，“您说的这些我全明白。每句话我都完全理解。当然……要是在一年以前，甚至几个月前听您讲这番话，我恐怕会不理解，但是自从我回来以后，从……”

说到这里她一转念把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她差点同一个陌生男子谈起自己的全部遭遇来了！想到这里，她迅速地改变语气说道：

“哦，还有一点——我方才忘了告诉您，我不是直接去车站，还得先到我昨晚过夜的旅馆去取箱子。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来了，不像他们家以为的是今天早上……我不愿告诉姐姐实情，她会因为我不到她家去住而多心的，可我又不愿意麻烦别人，我只想请您……如果见到我姐夫，请不要告诉他这件事。”

“那是自然啦。”

她立即觉出他的话音里包含着喜悦和对她给予的信任和感激。他们在旅馆取出箱子，他想帮她提着，但她制止他说：“不，还是我来吧，您的手不行，您刚才不是自己讲过……”她不说了，因为她发觉他感到难为情。她立刻又想：我真不该说这话，让他看出我想起他提东西可能有困难。于是她索性让他提着箱子。来到了车站，离客车开车还有三刻钟，他们就坐在候车室里闲聊起来。谈的是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她的姐夫、邮票、奥地利的政治状况，还有一些琐细的小事和见闻。他们没有任何亲昵的表示，只有冷静和投契。她发现他头脑清楚、思想敏捷、谈锋犀利，不觉油然而生钦佩之心。谈着谈着，眼看时间快到了，她站起身说：“恐怕我现在必须走了。”

他也站了起来，脸上带着一种愕然的神情，看来他很不愿中断他们的谈话，这使她又感动又欣慰。她想：今天晚上他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同时她也怀着某种自豪感寻思：终于又有一个人在追求她，真是意想不到，她这个庸庸碌碌之辈——邮务助理，这个被雇用来卖邮票、盖邮队还兼做接线生的人，竟然在某个人的心目中占有一定的分量了。他那惊愕的样子在她心中蓦地激起恻隐之情，于是她不觉灵机一动，说道：“不过我也可以改乘下一趟车的。十点二十分还有一趟，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去散散步，在这附近什么地方吃晚饭……不过，如果您另有安排……”

她一边说这些话，一边心里美滋滋地看着这个人由于喜出望外而熠熠闪光的眼睛，只见他整个脸庞旋即沐浴在洋溢的喜气之中，听他激发出清脆悦耳的欢呼：“啊，哪里哪里，我什么安排也没有！”

他们把箱子寄存在站上，然后就漫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溜达起来。城市笼罩在一片青色的雾霭中，九月之夜已徐徐降临大地，一盏盏路灯像一个个银色的小月亮，在幢幢楼房之间摇曳。他们慢悠悠地肩并肩地徜徉着，漫无边际地谈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在离市中心较远的某处，他们发现一家经济的小饭馆，它有一个后院，可以在那里就座，院子里搭起了一座座小凉棚，每张桌子与邻桌之间都隔着一道叶子枝蔓疏密错落的常春藤隔墙，使邻座隐约可见。在这里坐着，既不受干扰，又不觉孤单；别人看得见却听不清；两人都很高兴在饭馆后院找到了这样一个还没有人光顾的角落。饭店四周是几座楼房，有一扇窗户开着，隐隐飘来唱机送出的华尔兹舞曲，不时听到邻座的欢笑声，透过枝藤可以看见一些怡然自得的酒客在默默地、安闲地自斟自酌。每张桌上都放着一盏蜡烛风灯，状似玻璃花，招来许多黑色小虫围着灯光嗡嗡嘤嘤地飞舞。空气凉爽宜人，他摘下帽子。因为现在他是坐在她的正对面，所以她能在烛光下看清他的脸：他的面部骨骼像木刻一般轮廓分明，带着蒂罗尔人常有的棱角，眼角和嘴角已有了鱼尾纹；这是一张平整、严峻、因饱经风霜而显得有些苍老的脸。但是，这张脸后面似乎还有第二张，正如在他那怒气冲冲的声音后面还有第二个声音一样。这第二张脸，在他微笑时，在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凌厉的炯炯眼神让位给平和的明亮目光时，就显露出来了。这时你看到一种孩童般的温顺，简直像张孩子脸，驯顺而柔和，她不禁想到，姐夫从前认识他时，他就是这个样子吧，唔，当时他一定就是这个模样！这两张脸，在他们谈话时奇异地频繁交替出现。只要他一蹙眉，或是痛苦地闭紧嘴唇，脸上便顿时布满阴影，仿佛一片乌云遽然掠过绿色草坪上空，使一片翠绿黯然失色。真奇怪啊，她想，这怎么可能呢，好像这个人身上同时有两个人存在一样。这时她联想起自己身上发生过的变化，想起那面已被忘却的镜子，如今还在一间距此地十分遥远的房间里立着，供别人使用。

侍者送来了他们叫的几样简单的菜肴和两杯古波葡萄酒。他端起杯子，熠熠的目光注视着她，准备举杯同她碰杯。但是正当他坐直身子以便更好地举杯时，忽然听见啪的一响，声音不大，却短促刺耳。原来是一颗已经松散的扣子从他的衣服上脱落下来，又恶作剧般在桌上滴里咕噜滚了一圈，最后落到地上去了。这一小小的意外事故，使他的脸色顿时又阴沉下来。他本想赶快抓住扣子藏起来，可是当他发现这件小事并没有逃脱他的眼睛时，就尴尬、抑郁、乃至心慌意乱了。克丽丝蒂娜竭力不去看他。这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使她心潮起伏，激动异常。没有人关心他、照顾他！她本能地立刻看出：没有女人照料他。她早已注意到他的帽子是没有刷过的，帽带上有一层厚厚的尘土，那条没有熨烫过的、鼓鼓囊囊、满是折皱的裤子也逃不过她的眼睛，而从自己的经历中，她完全理解他这时的惶惑心情。

“您把扣子拾起来就行了，”她说，“我皮包里有针线。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事不得自己动手！一会儿我就在这里给您钉上吧。”

“啊，不用。”他惊慌地说。嘴上虽这样讲，行动上还是听从了她，俯身从碎石地上把那个溜走的泄密者抓了起来。但拾起后却又把它藏在手心里，犹犹豫豫地不肯拿出来。

“您不必费心了，”他抱歉地说，“我可以回家去让别人钉上的。”当她再次坚持替他钉扣时，他突然发起急来。“不，我不愿意！我不愿意这样！”一边说一边用瑟瑟发抖的手指把另外两个上衣纽扣扣上。克丽丝蒂娜不再坚持了。她发觉他是感到羞愧。由于这个插曲，他们这次本来很好的聚会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这时，她从他那紧闭的双唇骤然感到：他马上就要说气话了。由于羞愧，他会一下子变得尖酸刻薄、锋芒毕露的。

这情形果真出现了。他好像蜷缩起来，虎视眈眈地看着她，“我知道我的衣着不像样子，可我不知道会有人正眼看我呀。上救济院，这一身已经挺合适了。如果我知道要会客，我也许会穿得好些，不过——这也不对。说句老实话，我是没有钱穿像样的衣服，就是没有钱，你有什么法子，或者说至少我一下子没有那么些钱。新鞋买来，帽子没法戴了，刚买了帽子，上衣又磨破了，一会儿缺这一会儿缺那，我简直应付不过来。这是不是我的过错我不想知道。总而言之，只好请您接受这个事实了：我就是衣冠不整这副样子呗。”

克丽丝蒂娜动了动嘴唇，但她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他就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请不要说安慰我的话，我早知道您要说什么了，您想对我说，贫穷不是耻辱。可这话不对呀，无法掩饰的贫穷无论如何总是一种耻辱，没法子，穷人总是有羞耻心的，就好比你在别人的桌上弄上一块油污会感到羞愧一样。贫穷，不论是罪有应得还是命运不公，不论受穷的人是廉洁奉公还是人穷志短，别人见了总要掩鼻而过。是的，贫穷的气味是不好闻的，就像一间位于楼房底层、门窗通向狭窄不通风的天井的房间，就像不经常换洗的衣服那样一定会散发出污浊难闻的

气味。你自己就老是嗅到它，好像你自身就是一摊臭水。这臭味是擦不掉洗不净的。戴上一顶新帽子又有什么用，这好比一个胃里有毛病而口臭的人，即使使劲漱口也完全无济于事。臭味附着在你身上，跟着你走，谁只要轻轻挨你一下，或者只是看你一眼，立刻就能嗅到。您姐姐不正是一下子就嗅出来了吗？我对女人们盯着一个人磨破的袖口时两眼发出的那种使人心头发毛的目光是有体会的。我知道，破衣烂衫让别人看着不舒服，可是，哼，我自己不是更不舒服吗？没法子，你摆脱不了它，你甩不开它，至多可以靠酗酒，而这就是，”他举起酒杯，示威般地连连猛喝几口——“这就是为什么所谓下层社会各阶级的人酗酒的比较多，这个老大难的社会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问题就这样明白地摆着，而那些伯爵夫人、慈善机关的女施主们，在品茶之余绞尽脑汁冥思苦索也找不出什么答案。喝醉了，那几分钟、那几小时人就麻木了，感觉不到自己多么让别人讨厌也让自己腻味了。我知道，同一个衣着寒伧的人在一起，让别人看见是不太光彩的事，可我自己也并不舒服啊。如果您觉得不自在，请只管说好了，千万别来客套，也别来怜悯！”

16

他向后推了推椅子，手微微颤抖着，似乎马上就要甩手而去。克丽丝蒂娜赶快用手按住他的胳膊：“别那么大声说话！让别人听见这些有什么好处？您把椅子挪近我一点。”

他服从了，刚才那副挑战的架势，立刻变成怯生生的样子。克丽丝蒂娜竭力掩饰她对他的同情：“您何必这样折磨自己？为什么您又要折磨我呢？您说的这些不都是毫无意义的吗？您真把我当成一位人们所谓的‘小姐’了？如果我真是那种人，那么对您刚刚讲的这些我就一点也不能理解，而只会把您看成神经不健全、偏激毛躁、不怀好意的人了。可是我完全理解您的话。马斯·阿奎那，他认为，一般（共相）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原，而且我可以告诉您为什么。请您凑近一些，我们的话何必让邻座听见？”

于是她对他叙述了自己的旅行，讲得很细：她的愤队羞愧、激情，以及她经历的恍如隔世、判若两人的变化；第一次能向另一个人倾谈自己突然阔绰起来时的陶醉，使她感到痛快；而讲述离开宾馆时门房怎样把她像小偷一样截住喝问，仅仅因为她亲自提箱子、穿着粗旧的衣裳均匀与非均匀等关系。3. 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4. 天文学，又是另外一种乐趣，一种自讽自嘲、自我折磨的乐趣。他坐在旁边默默无言地听着，只见他鼻孔在微微窃动、微微颤抖。她感到他在把她所说的一切深深吸进自己的肺腑。他了解她，正如她也了解他，共同的感情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两人都感到愤怒、感到被冷落。闸门一旦拉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她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往事，讲得比原来想讲的还要多，讲她对小镇的憎恶、对年华虚度的懊恼，压抑在心底的话语，像滔滔江水汹涌奔泻出来。她还从来不曾对任何人这样敞开过自己的心扉。

他默然坐着，两眼不看她，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沉思。“请您原谅，”他终于开口了，那声音仿佛是从心里最深处发出来的了的基督教》等。“我刚才对您发泄了一通怨气，这是根荒唐的。我恨不得揍自己一顿，因为我老是犯浑，一触即跳，同别人过不去，好像我一碰见谁，谁就是天下一切坏事的罪魁祸首。又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受罪。其实我心里明白，我不过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而已。每天早晨我去上班都看见人，看见他们从住处的大门出来，一脸睡意，郁郁不乐，神色凄凉，看着他们去上班，去做他们不想做、不爱做、同他们自己毫不相干的工作，到傍晚，我又在电车上看见他们回家，目光呆滞，像是眼里灌了铅，步履维艰，腿里也像灌了铅，每个人都把精力白白浪费了，或者说花在他根本不明白的什么事上了。和我不同的只是，他们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像我对这种十分可怕的空虚、这种毫无意义的奔忙认识这样明确、体会这样深切罢了。他们觉得每个月多得十先令或者一个什么头衔——一块狗牌，就算是有长进了，或者有人晚上去参加集会，听人大谈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面临灭亡，社会主义思想将要占领全世界，只要十几二十年，资本主义世界就一定会被打败了。可是我没有这个耐心。我等不了十年、二十年。我已经三十岁了，而且其中十一年是白白浪费掉的。我已经三十岁，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价值，还是除了烂泥、血污和臭汗之外，什么也没有见过。我什么事也没有干，只是等呀，等呀，除了等还是等。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被压在底层、被弃在门外的生活了，这种日子使我发疯，叫我发狂，我感觉得出时间在这

双破旧的鞋子底下飞快地溜走，你老是在给别人当小工，而心里却明白，自己的能耐决不比指挥你的那位建筑师差，你懂得的事情决不比那些上层人物少，你同人家有一样的器官，身上流的是同样的血，不同的仅仅是你来迟了；你被挤下车来，不管怎么跑呀赶呀都追不上那车子了。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事都能干的——我学过点本领，也许人也不笨，在高中和在教会学校时都是第一名，钢琴弹得也还可以，除了正课之外又跟一位奥弗涅山区^①来的神甫学过法语。可是我买不起钢琴，无法继续练下去，于是钢琴忘光了，又没有哪个人经常同我说法语，于是我的法语也忘了。当别的学生在大学生社团里胡混的时候，我是老老实实在工科大学学习了两年的，后来在西伯利亚战俘营那样的狗窝里还坚持自学，然而到头来仍是一筹莫展。我也许需要一年，要有整整一年全力以赴才行，就像跳高需要有一段起跑那样……只要给我一年，兴许就能上去了，我不知道能上多高，也不知道具体的细节，我只知道一点，就是今天我还能咬紧牙关，握紧拳头每天学他十个钟头，十四个钟头，——但只要再像这样过几年，我就会同别人一样了，我会感到疲倦，心满意足，随遇而安，会说：完了！一切都过去了！可是今天我还做不到这点，今天我恨他们，恨这些心满意足的人，我看见他们就有气，气得我常常不得不强使自己在衣袋里攥紧拳头，以免一顿拳脚把他们那个舒适安逸的小天地立刻砸个粉碎。您瞧瞧旁边这三个人吧，在我同您说话这阵子，他们一直在使我生气，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出于妒忌，由于看到他们在那里傻笑，看到他们那种不愁衣食、沾沾自喜的劲头儿吧。您瞧瞧吧，他们就是这样的，其中一个大概是店员，也许是一家杂货商店的小掌柜，他成天干的就是：从商店的货架上取下布疋，对顾客点头哈腰，不断喋喋不休地说‘最新式的，一块八一米，地道的英国货，结实，耐用’，然后把这一正布扔回货架上去又取下另一疋，过一会儿又换一疋，然后又拿出些绦子、流苏，晚上回家了，就自以为他是生活了一天了；再看看另外那两个吧，其中一个也许在海关或者在邮政储金局工作，他整天就是打数字，在打字机上打数字，打了十万个数字，一百万个数字，利息，利滚利，借方，贷方，打来打去并不知道钱是谁的，谁付款，谁欠债和为什么欠债，谁有钱和为什么有钱，什么他都不知道，晚上回家了，也自以为他是生活了一天了；再看第三个，他在哪里工作我不知道，是在某个政府机关还是什么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可是从他穿的衬衫我看得出，他也是成天同纸打交道，在纸上写呀，写呀，写了一张又一张，坐在同一张木头桌子旁，用同一只活人的手写。今天呢，因为是星期日，他们都在头发上涂了润发油，在脸上抹了一层欢快的油彩。他们可能已经看过一场足球或是赛马，或者同一个姑娘玩了一天，现在正在给伙伴们讲述这些事吧，一个在一个面前吹嘘自己多么聪明，多么巧妙，多么能干——您听听吧，这些星期日歇工停开的机器，这些雇佣的牛马、苦力，他们在那里咧着嘴笑，悠哉游哉，自得其乐，您听听吧，这些可怜的看着家狗，他们在那里嘻嘻哈哈，笑得前仰后合。真是肉麻之至，人家不过从他们脖子上把拴狗的锁链解开一阵，他们就飘飘然忘乎所以，以为整所房子、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了；我真想揍扁他们的胖脸！”

^①奥弗涅山区，法国中部的山脉。

他激动得呼呼直喘。“我知道这些全是废话，事实上总归是不该挨打的人挨打，吃亏的永远是无辜的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可怜虫，他们一点不笨，而是做了最明智的事：知足、认命。他们听任自己越来越麻木不仁，这样就什么也感觉不出了，而我这个笨蛋呢，却老是忍不住，一见到这类小小的自满自足的人就想敲他一下，激他一下，把他从自我陶醉的小天地中揪出来——也许这只是为了使我自己有一群狂徒为伍，免得单枪匹马，孤军作战吧。我知道这些想法是愚蠢的，我知道我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是我没有别的法子，这要命的十一年，使我每个毛孔充满了仇恨，满腔怒火烧得我唇干舌燥，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总是随时可能狠狠地张口骂人，所以不管我在哪里，气一来我就赶紧跑回家或者跑到图书馆去。但是看书已经不能使我心情愉快了。现今的这些小说我一点不感兴趣。那些讲汉斯怎样得到格雷特，格雷特又怎样得到汉斯，保拉怎样欺骗了约翰，约翰又怎样欺骗了保拉的浅薄故事简直让人恶心；而那些描写战争的书呢，不用谁讲我也知道；至于学习，自从我知道了毫无用处之后，就没有多大劲头了，你要是得不到那块大学毕业的招牌，那块狗牌，就休想在生活中前进一步，而上大学我又没有钱，可是恰恰因为我没有钱，就更没法弄到钱，就这样，你的火气没法不越来越大，只好把自己像一头猛兽那样拴起来。没有什么比面对抓不着的敌对势力感到无可奈何更让人恼火了。这种势力是人为的，可又不是来自某一个个别的人，要是那样，你就可以揪住他、掐死他了。小弗兰茨知道我的这种心情，我一提起他就能记起来。那时候，我们夜间常常睡在木板棚里的地上大哭大叫，我们气得手指都抠到地里去，有时，纯粹为了撒气把瓶子砸碎，我们还一起合计过，想用锄头撂倒可怜的尼古拉——那个老实巴交的营房守卫。其实他倒是我们

的朋友，心地善良，不爱开口，可就因为他是那些把我们圈起来的家伙当中惟一可以抓得着的人，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想干掉他。好了，现在您明白为什么我一看见小弗兰茨就那样坐不住了吧。我过去一直想不出还有哪一个人能理解我，可是一见到他我就感到他是能理解我的——现在又加上您。”

她微微抬起头，感到自己完全被他的目光吞没了。他顿时又难为情起来。

“请您原谅，”现在他用另一个声音，用那个柔和、胆怯、细弱的声音说话了，这声音与他发怒时那粗重、挑衅的声音形成了奇异的对照。“请您原谅，我不应该没完没了地尽谈我自己，我知道这是没有教养的表现。也许我同所有别的人一个月说的话加起来也没有今天同您讲的多呢。”

克丽丝蒂娜凝视着自己前面那盏风灯的火苗。它微微摇曳着，一阵凉风吹得它忽悠悠忽悠悠的，火焰中央那蓝色的心形突然被挤成一条细线，火舌向上蹿起。她回答道：“我也一样。”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这场意外地使人感到揪心痛苦的谈话，把两人都弄得疲惫不堪。邻座的灯光一个接一个地熄灭，四周房子的窗户已经暗下来，唱机也早就不响了。侍者故意引人注目地在他们旁边急急走过，开始收拾邻座那些桌子。这时她才想到了时间。

“恐怕我现在得走了，”她提醒他，“我可以乘坐的最后一次车十点二十分开，现在几点了？”

他气呼呼地瞪了她一眼，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接着他就微笑起来。

“您瞧，我已经开始浪子回头了，”他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说。“如果您在一个小时以前问我这句话，我身上那条恶狗准会马上向您猛扑过去的，然而现在我可以像对一个伙伴，像对小弗兰茨那样说：我已经把杯表当了。这倒不仅仅是因为缺钱。那是一只很漂亮的表，一只钻石金表。它是我父亲从前随大公出猎时，由于他准备并亲自监制的膳食令人十分满意而得到的奖品。您一定明白——您是什么都明白的，要是在工地上掏出一只钻石金表，那简直就像黑人穿燕尾服一样引人注目。另外，我的住处放这样一只表也不安全，卖掉吧，我又不愿意，这表可说是我最后一点保命的家当了。于是我只好把它送进当铺里去。”

他笑容可掬地看着她，那神情似乎是刚完成了一件杰作。“您瞧——这件事我完全是心平气和地告诉您的，我的确是有点长进了呢。”

这时他们之间的气氛又归于平静了，好像雨过天晴，空气清新。那揪心的紧张气氛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适意的倦慵。现在他们已不像先前那样小心翼翼地、怯生生地观察对方，而是互相信任了。一种类乎友谊的感情，一种欣慰的心情，蓦然出现在他们心间。他们沿大街向火车站走去，这个时候在街上走是很适意的，因为黑夜使两旁房子闭上了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白天晒得热烘烘的砖石路面，现在散发着宜人的清凉。但是，他们愈是接近目标，脚下的步子就愈加焦急：那离别之剑已经悬在他们头上，眼看就要寒光闪闪地迅速落下，把他们一起精心织就的这块柔软、细密的连心布一刀两断了。

她去买火车票。当她买好票回转身来时，正好看到他的脸。这张脸此时又骤然变了，蹙紧的前额使眼睛笼罩上一重阴影，先前眼中发出的那股使她感到浑身温暖的光芒熄灭了，他使劲用斗篷将身子紧紧裹住（他还不知道她已经又在看着他了），似乎感觉身上发冷。她蓦地又起了同情心：“不久我还会再来的，”她说，“也许下星期天就来，到那时如果您有时间……”

“我总是有时间的。这恐怕是我的惟一财产了，而且是绰绰有余的呢，但是我不想……我不想……”他说不下去了。

“您不想干什么？”

“我不想……我只想说……您不要专门为我劳神……您对我太好了……我知道，同我在一起不是件愉快的事……也许到了火车上或者明天您就会对自己说，干吗要让人截住听人诉苦呢。我知道的，我自己也有这种体会——谁要是对我讲他生活中的苦事，我总是听着，很受感动；可是过后，等他走了之后，我就对自己说：让他见鬼去吧，干吗还要把他那本难念的经加在我头上，我们每个人自己那一份就足够受用的……所以说，您不要勉为其难，别想着：我必须帮助这个人。我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对付得了……”

克丽丝蒂娜扭头看着别处。他自己拼命数落自己那副样子她看不下去。眼见他这样，她感到非常痛苦。可是他又误会了她这个动作，以为是他的话伤害了她的自尊，于是这愤怒的、气冲冲的声音立刻又让位给第二种细弱、羞怯的孩子声音。“当然，我觉得……您来这儿我是很高兴的……我只是想到，如果……我刚才的话，意思只是说……”

他吞吞吐吐、结结巴巴地说着，一脸稚气的惊愕神情，不断怯生生看她，显然在请求她宽恕。她完全理解他为什么欲言又止，她明白，这个被羞愧之心折磨的坚强、热情的人是想请求她再来而又没有开口的勇气。

一种强烈的感情在她心中萌发出来，既是母性的慈爱又是恻隐之心，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安慰一下这个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自暴自弃的人，要做一个什么姿态、说一句什么话来给他打打气，增加他内心的自信。她真想温柔地抚摩他的额头，说声“您这个傻孩子”，但她不敢这样做，因为他太敏感、太爱多心。于是她不知如何是好地说：“真是遗憾——不过现在我恐怕是非走不可了。”

“您真的……您真的觉得遗憾吗？”他愣愣地问她，同时两眼满怀期望地看着她。他那束手无策颓然站立的姿态本身，就饱含着孤独绝望，虽然还没有离开，她这时就好像已经看到他孤零零一人站在月台上，绝望地目送列车带着她远去，他是孤零零地呆在这个城市里，孤零零地活在这世界上，她感到他已把全部深沉的感情倾注在自己身上了。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人，她现在再次感到有人追求自己，而且比以前任何人都爱恋得深，于是，她十分幸福地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知道有人在深深爱着自己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啊，她心中蓦地升起对这种爱慕之情加以报答的欲望。

此刻她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这个抉择在瞬息间，在还来不及思考时就完成了。这是一种感情的突发、一种突变。她转身向他走去，表面上显出沉吟的样子说（其实事情已在无意识中决定了）：“其实……我也还可以同您呆在一起，明早乘五点三十的早班车回去，那样我还是能及时赶到，去上那倒霉的班的。”

他惊呆了，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她。她从来还没有见过人的眼睛会这么突然地焕发出光彩。好像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霍然划亮了一根火柴一样，现在他是全身沐浴在光亮里，充满了活力。他明白了，凭着一个有感情的人敏锐的直觉，他完全明白了。于是他陡然勇气倍增，拉住了她的手臂。“对，”他喜不自胜地说，“对，您留下，您留下吧……”

她不反抗，让他挽起自己的胳膊，拉着自己离开了火车站。他的手臂是温暖的、有力的，喜悦使它震颤，使它发抖，而这种颤动也不自觉地传导到她身上。她不问现在他们去哪里，问这干吗，现在什么都无所谓，她已经作出了抉择了。她已经把自己的意志交了出去，自觉自愿地交了出去，现在尽情地品味着这种委身于人、情感有所寄托的幸福。她全身上下都完全放松了，仿佛支配全身活动的中心枢纽关闭了，意志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她这时丝毫没有考虑自己是否爱上了这个萍水相逢的男子，自己是否在追求异性爱，她仅仅是在享受着这意念外壳、一切听凭安排、毫不考虑后果的快感，品尝着逍遥游的滋味。

她完全不关心接下去全发生什么事，只觉得有一只胳膊在牵着自己走，她完全听任摆布，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像块木头一样，随波漂流，体验着在湍湍急流的波涛中翻滚那样一种令人晕眩迷离的乐趣。有时她索性闭上眼睛，以便更充分地感受、领略这有依托、被追求的幸福心境。

过了一阵，又出现一次短暂的紧张气氛。他站住了，脸上露出畏葸的神情。“我原本想……很想请您到我那儿去……可是……这不行……不只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得穿过另一间屋子……我们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到一家旅馆……不去您那家，您昨天住的……我们可以到……”

“好的，”她说，“好的，”嘴里虽然答应着，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现在，“旅馆”这个字眼已经引不起她的憎恶，而是给她的想像增添新的光辉了。她恍如透过一片缭绕的云雾又看见了思加丁那家宾馆光彩照人的房间、锃光瓦亮的家具、旅游地欢声笑语的夜晚、撼人心弦的生活节奏。

“好的，”她说，“好的。”这几个字是从温柔、顺从之爱的梦幻中喃喃脱口而出的。

他们又继续前行，走过的街道愈来愈窄了。他露出不大有把握的神情，怯怯地审视着两旁的楼房。终于，他瞥见一所在微弱、朦胧的灯下似乎昏睡着的房子，门前有一块被灯光照亮的招牌。他悄悄领着她走过去，她毫不反抗地随着他。然后，他们像走进一条昏暗的矿道那样进了大门。

门口紧接一条走廊，显然是有意地只挂着一个度数很小的灯泡。一个仅穿着汗衫、蓬头垢面、满身油污的门房从玻璃门后走了出来。于是两个男人像搞黑市交易一样窃窃私语一阵。他们手上传递着什么叮当作响的东西，或许是钱，要不就是钥匙吧。这段时间克丽丝蒂娜独自一人站在昏暗的走廊里，目光呆滞地盯着龌龊不堪的墙壁出神，心里对这家可怜的末流客店说不出来的失望。她不愿去想，但却心不由己地回忆起另一家旅馆的大门（两处都叫旅馆，这同一个语词激起的联想，强使她陷入了回忆），回想起那些明亮如镜的玻璃窗、柔和而饱满的光线、豪华和舒适的陈设。

“九号房间，”门房大声嚷道，又用同样刺耳的声音补充说：“二楼。”似乎想让楼上的人也听见。费迪南走到克丽丝蒂娜跟前，拉起她的手。她用乞求的目光看着他：“难道我们就

不能到……”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说什么。但他却在她眼里看到了恐惧，看到了逃走的愿望。

“没法子，全是一个样……我不知道还有哪家……不知道这里会是这个样子。”然后，他挽起她的手臂，扶着她上楼。他只好这样，因为她感到膝窝好像被刀子切开了似的，觉得全身每块肌肉都麻痹了。

二楼有一间屋的门敞开着。一个女侍者从里面走出来，同样是一身肮脏、外加满脸睡意：“请等一会儿，我去拿两块干净毛巾来。”说完就走了。他们走进屋子，一进去立即关上了门。这个仅有一扇窗子的狭长空间窄得可怕，里面只有一张软椅、一个衣钩、一个洗脸架，此外就只剩下一张双人床了。这张床摆在屋里，被子掀开，其低级下流的用意异常明显，似乎在洋洋得意地宣布它是屋里最重要的用具。它恬不知耻地告诉人们自己的用途，几乎把这个狭窄的长方形房间占满了。你根本避不开它，不可能在屋里无视它的存在，你无论怎样漫不经心也不会看不到它。屋内空气混浊，滞留不散的烟味、质量低劣的肥皂味、还有一股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发出的酸溜溜的气味，混杂成一种刺鼻的怪味，充斥着整间屋子。她不由得下意识地紧闭嘴唇，免得大量吸入这些污秽气体。接着，一阵恐惧向她袭来：她怕自己会由于反感和恶心而晕倒。于是她慌忙一步跨到窗前，猛地推开窗子，大口大口吸着从外面涌进来的清新而凉爽的新鲜空气，就像一个刚从充满了瓦斯的矿井里营救起来的人一样。

有人轻轻叩门。她大吃一惊，但这不过是女侍者送干净毛巾来罢了。这个女人把毛巾搭在洗脸架上。当她发现新来的女客开着灯大开窗子时，脸上露出一副做贼心虚的神情轻声说：

“到时候请把窗帘放下来。”说完就很有礼貌地退出去了。

克丽丝蒂娜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到时候”这几个字戳痛了她的心。是呀，人们正是为了那个“时候”，才到这僻街陋巷、到这臭气熏天的地方来的；来此仅仅是这个目的。也许——想到这里她感到不寒而栗——他会不会以为她也只是为此而来，也是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到这里来的呢？

虽然他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一直咬紧牙关，脸冲着街心没有回过头来，但能看见她那斜倚窗子索索发抖的身影，看到她的肩胛在剧烈地起伏抖动；他完全理解她感到的恐怖，于是轻轻走近她，他怕说话不慎会伤她的心，就用手从她的肩膀开始，沿手臂向下轻轻地抚摩她，直到摸着她冰凉、战栗的手指。她觉出他是想安慰自己。“请您原谅，”她说，仍然没有回头，“我刚才猛地觉得头晕得厉害。这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好的。再有一点儿新鲜空气就行了……这只是因为……”

她本来不由自主地想接下去说：因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一种旅馆、这样一个房间。可是话到口边，她立即紧闭嘴唇不说了。让他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突然，她扭转身，关了窗子，用命令的口吻说：“请您把灯关上。”

他一拧开关，黑夜便倏地降临到屋里，一下子抹去了所有物件的轮廓。最可怕的东西消失了：那张床不再像先前那样厚颜无耻地等着人去使用，而只是在这间顷刻化为乌有的房间里影影绰绰地忽闪着白光。但是，恐怖感却并未消失。现在，她忽然在寂静中听到各种微小的声响，听见了嘎吱声、呻吟声、欢笑声、磨牙的嚓嚓声、赤脚在地上走的窸窣声，还有不知哪里传来的淅淅沥沥的水声。她感到这所房子充满了猥亵淫乱，惟一的目的是交媾。她感到阵阵恶心和恐怖，有如刺骨的寒气，一层层渗透肌肤，凉入骨髓。起初她只觉皮肤发冷，继而关节也感到寒意而冻僵了，现在呢，这寒气一定已经侵入到接近大脑、心脏的地方了吧，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什么也不能想、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了。对她来说现在什么都一样，一切都没有意义，任何东西都是陌生的，就连她身旁这个陌生男子的呼吸也是陌生的。幸而他很温良，并不纠缠她，只是拉她坐下，两人和衣并坐在床沿一句话不说，只有他的手不住地抚摩她的袖子和手背。他耐心地等待着，看看憎恶感会不会离开她，看看恐怖感这块将她紧紧封住的坚冰，会不会逐渐消溶。这种驯顺、随和的态度使她深深感动了。所以，当他后来搂抱她时，她一点也不反抗。

然而热烈的拥抱也不能完全驱除她的恐怖。那股寒气已经深入骨髓，到了他的温暖达不到的地方。她身上有一个不会消溶的团块，有一股仍然保持清醒的潜在力量，它还在顽强地抵抗着。当他脱去她的衣服、她接触到他的肉体——他那健壮、温暖、炽热的肉体时，她同时也感到那潮乎乎的、使人浑身不自在的床单贴着身子，像块温抹布一样。她一面沉浸在他的柔情和温存之中，但同时又感到自己被包围着这些柔情和温暖的卑下、可怜、可鄙的环境用污了。她的神经在震颤，当他把她拉到身边时，她感觉自己很想逃离这里，不是想摆脱他，不是想离开这个现在热得像一团火似的男人，而只是想逃出这所房子，在这里，人们用金钱作代价牺牲口一样进行交配——快，快，下一个，下一个——在这里，穷苦人卖身给随便什么客人，就像卖一张邮票或者一张就要扔掉的旧报纸那样。浑浊的空气滞压着她的胸口，这油腻、潮湿、堵塞

的空气，这来自别人的皮肤、别人的热汗、别人的肉欲的气味，这一片乌烟瘴气，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感到羞耻，这并不是因为自己委身给一个男人，而是因为她一生中的这件大事竟然在这样一个处处散发着污秽和耻辱气味的地方进行。这种抗拒心理使她的神经绷得愈来愈紧，达到一定的限度时，便突然爆发出来；一阵阵呻吟，一阵阵无论费多大力气也压抑不住的啜泣，饱含着失望和愤怒，抽抽搭搭，猛烈地震撼着她裸露的身躯。费迪南躺在她旁边，她这不断的抽噎震撼着他的身子。他体会到这哭泣像是一种责备。为了安慰她，他不断地用手轻柔地抚摩她的肩胛和手臂，不敢说一句话。她觉察到他的沮丧、绝望心情了。“你别为我担心，”她说，“这是一种讨厌的神经质的颤抖，别担忧，一会儿就会过去的，这只是因为……”说到这里她再次打住，只是一个劲儿地喘气。“唉，别说这个了，你又有什么法子呀。”

他默不作声。他也是完全明白这一切的。他理解她的失望，理解她那切肤的、揪心的绝望之苦。但他羞于向她道出真情，羞于告诉她自己所以没有去找好一些的旅馆，订好一些的房间，是因为他身上的全部财产只有八个先令，羞于告诉她自己已经暗暗决定，如果房钱更贵一些，就把他的戒指交给门房作抵押。而因为他不能谈也不想谈到钱的问题，所以宁可沉默不语，宁可等待，耐心地、驯顺地、沮丧地默默等待着，看看那恐怖的战栗最后会不会从她身上离去。

以一个感官受到强烈刺激的人那种极为敏锐的听觉，她不断听见从隔壁、楼上、楼下和走廊里传来的各种声响：脚步声、哄笑声、咳嗽声和呻吟声。隔壁肯定是一个女人同一个醉汉厮混，那醉汉不停地哼着怪腔性调，一会儿又听见巴掌啪的一声拍打在肉上，还有女人被胳膊发出的猥亵的哧哧笑声。真受不了！而她身旁这个惟一的知音愈是沉默不语，她就愈加清楚地听见这些声响。她突然害怕起来，向他厉声叫道：“请你说话呀！快给我讲点什么！我不要听到隔壁的声音，哎呀，这里真是恶心死了！这是一家多么可怕的旅馆！我说不出是什么缘故，可就是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毛骨悚然，我求求你，快说话吧，给我讲个故事吧，只要让我听不见那……那可怖的声响……唉呀，这里真是太可怕了！”

“是呀，”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是太可怕了，我真是不像话，把你领到这种地方来。我这样做太不应该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他温存地、柔情地抚摩她的身子，使她感到慰藉和温暖。可是这并不能驱除她的恐惧，那一再使她不寒而栗的恐惧。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抖得这样厉害，抵触情绪会这么大。她拼命压抑，力图制止全身关节的颤动，力图把潮乎乎的床铺、隔壁那些猥琐的下流话、以及这整所房子在她心中引起的阵阵恶心强压下去，可是完全徒然。一阵又一阵新的悸动，不断摇撼着她的全身。

17

他俯身对她说：“相信我吧——我完全理解你对这一切感到的憎恶和恐惧。我也亲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正好也是我初次同一个女人在一起……这种事你是忘不了的。那是我来到团队、接着就被俘那段时间的事。当时我还什么都不懂。别人，包括你姐夫，都为这个经常取笑我……他们老管我叫‘黄花闺女’。不知道是想发泄闷气，还是绝望而想找点刺激，总之，他们没完没了地对我讲这些事情……是呀，他们黑天白日没什么别的好讲，老是一个劲地讲娘儿们的事，一会儿讲讲这个女人，一会儿又说说那个女人，从头到尾讲事情的经过，每个人都讲了上百次，讲得都能背下来。另外他们还有照片，没有就自己画，全都不堪入目。关在劳役营的战俘们，在墙上画的就是这些东西。听他们讲这些事我总感到恶心，可我还是听着，当然还是听着……我已经十九岁了，二十岁了，听了这些东西使人心痒难搔，让人胡思乱想。接着，革命爆发了，我们被继续解往西伯利亚，那时你姐夫先走了一步。我们像一群羊似的被人赶来赶去。有一天晚上，一个苏俄士兵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坐在一起……他的任务本来是监视我们，可是我们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他照顾我们，喜欢我们……现在我还能清楚地回想起他那张好像被榔头锤扁了的宽脸、那个大蒜头鼻子、那张经常和气地咧开嘻嘻笑的大嘴……唔，我想讲什么来着……对，有一天晚上他像个大哥哥一样走到我身边坐下，问我有多久没和女人在一块玩儿了……我自然不好意思说：‘我还从来没有同女人玩过’……每个男人在这种场合都不好意思这样说。”（这时她想：每个女人也会的。）“于是我就说：‘有两年了’。

‘Boze moi……’他大吃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这个老好人当时那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在一想还如在眼前……过了一会，他凑近我，像摸小羊羔似地抚摩着我说：‘啊，你真可怜，真可怜……你怎么受得了……’他一边说一边继续抚摩我，我发觉他是在那里拼命想主意。动脑子、想问题，对于这个憨厚、迟钝的谢尔盖真是费牛劲了，这比叫他抬一根又大又粗的树干要难得多。他拼命想，脸都涨紫了，眼睛直勾勾的什么也看不见。终于他有了主意：‘小兄弟，你等着吧，我有办法的。我给你找一个。唔，村里女人多的是，军人的老婆和寡妇，我带你去找一个，夜里去。我知道，你是不会趁机溜掉的。’我什么也没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我根本没有这个兴致，没有这种欲望……这有什么意思……一个头脑简单、粗手大脚的农村女人。可是转念一想，这总是一点温暖呀，可以同一个人在一起热乎乎……摆脱一下这可怕的孤独，摆脱一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她舒了一口气说，“我完全明白。”

“晚上他果真又到我们的板棚里来了，他按我们约好的信号轻轻吹了声口哨，外面黑糊糊的，我看见他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又矮又胖，戴着一块花头巾，头巾底下露出油一样腻乎乎的头。‘就是他，’谢尔盖说，‘你愿意要他吗？’那个细眼睛小个子女人用严厉审视的目光盯着我看了一会，然后说：‘行。’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了一段路，他这是在送我们。‘看他们把他折腾成什么样儿啦，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她怜悯地对谢尔盖说，‘又从来还没有过女人，同一大堆男人在一块儿，孤零零的，可怜见儿的……唉，唉，唉。’她的声音低而柔和，听来使人感到温暖、舒服。我懂了，她是因为可怜我才让我到她那里去的，并不是爱我。‘我男人吃了子弹，让他们给打死了，’后来她又讲，‘我男人长得跟白蜡树一样高大，壮得像只熊。他从来不喝酒，一回也没打过我，他是村里最好的男人，现在我带着孩子们和婆婆过。老天爷让我们过的日子可不易哟。’就这样，我跟着她到了她家里……这是间小茅草棚，屋顶上铺的是浅色麦草，几个巴掌大的小窗子紧紧关着，她拉着我进了屋。一进去，一股浓烟马上扑到我脸上，里面空气又混浊又闷热，就像进了一个有毒气的矿井。她继续拽着我走，指给我看，炉子上面是床，叫我爬上去；突然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吓坏了。‘这是孩子们。’她安慰我。这时我才感觉出这屋子里尽是别人呼出的热气。不一会儿我听见有咳嗽声，她又一次安慰受惊的我：‘这是老太太，她病得快不行了。’好几个人呼出的气，加上屋里的臭味，又不知是同五个人还是六个人挤在一间小茅草房里，这种难受劲憋得我心跳都快停止了。另外，和一个女人厮混，可就在同一间屋里，就在你旁边，还睡着孩子们和老人，我不知道是奶奶还是姥姥，这简直太难受、太恶心，说不出有多可怕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犹豫，上了床就爬到我身边来。她替我脱衣服：心疼地脱了我的鞋，又温柔、怜爱地脱掉我的上衣，像疼孩子似地抚摩我，对我非常非常好，使我感到……然后，她渐渐地动了情，把我搂过去了。她的乳房很大，软绵绵、热呼呼的，像刚出炉的新鲜面包，她的嘴柔情地轻轻地吮吸着我的，她的举动是那样随和、那样百依百顺，使人怜爱……真的，她使我动心了，我对她产生了好感，我非常感激她，但是恶心的感觉仍然紧紧卡住我的脖子，每当某一个孩子在睡梦中动一动，或者童病的老太太哼一哼，我就无法忍受，所以还没等到天蒙蒙亮我就逃走了……我害怕，怕孩子们看我，怕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那失神的病眼瞅我，怕得我浑身打颤……她一定是觉得，一个年轻汉子向女人睡觉很自然，一点不稀奇，可是我……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跑了。她送我到门口，像只温顺的小狗似地跟着我，可怜巴巴地向我表示她从今天起就是我的人。她又领我到牛棚去，挤奶给我喝。又热和又新鲜的牛奶，又拿面包给我路上吃，还给我一个烟斗，这一定是她男人留下来的，然后她就问我，不，是求我……低声下气、恭恭敬敬地乞求我：‘你今天夜里可一定要再来啊！’……可是我没有再去了，一回想那间草房、那满屋的烟雾、还有孩子们和老太太，再加上那些满地乱爬的虫子，我就毛骨悚然……当然，我同时也非常感激她，就是今天我想到她时，还怀着某种……对，还怀着某种爱……她从奶牛身上挤鲜奶给我喝，她给我面包带走，她把自己的身子也给了我……我知道，我没有再去是伤了她的心了……而别人呢……别人都不了解我的心情……他们每个人都还在羡慕我呢，他们有多么可怜、多么孤苦伶仃啊，居然连我也羡慕！当时我每天都下决心：今天我可得去找她了，可是每一回想……”

“天哪，”克丽丝蒂娜叫起来，“出什么事了？”她腾的一下坐起来，侧耳细听。

他本想说：“没什么事。”但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这时外面突然有了响动。有粗嗓门说话声、嘈杂声、喊叫声，乱哄哄响成一片。一个人在刺耳尖叫，一个人在哈哈大笑，一个人在厉声命令。是出事了。“你等着，”他说着便纵身跳下了床，一分钟后已经披好衣服站在门后侧耳细听了。然后他说：“我去看看是什么事。”

外面确实出了事，正像一个熟睡的人突然从恶梦中惊醒，喟叹着、呻吟着，最后大喊一声猛然跳起来，这家原先充满了噤声的末流下处，这时陡然喧哗起来，响起一片莫名其妙

的怪声。门铃声、敲门声、上下楼的嘎吱声、电话的丁零声、咯噔咯噔的脚步声、窗子的格格声，纷乱杂沓，响成一片。有人在呼喊、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发问，乱糟糟、闹哄哄，十分喧扰，其中夹杂有陌生的声音，不属于这所房子的声音。陌生的拳头在捶门，陌生的手指在叩门，只听见硬底鞋噔噔响，而听不到赤脚或只穿袜子在地上走动的窸窣声了，的确是出了什么事情。一个女人狂叫着，几个男人大声嚷嚷着，吵做一团，什么东西眶唧一声被掀翻了，像是一把沙发椅。外面，一辆汽车咕隆隆地驶过来。整所房子像开了锅似的，人声鼎沸，动荡不宁。克丽丝蒂娜听见三楼上有急速的脚步声，隔壁房里那个醉汉在慌慌张张地同他的女友大声说话，左右两边屋里也是这儿挪动椅子，那儿摆弄钥匙，拥挤狭小的旅馆，变成了一座人的蜂房，每间屋子就是一个蜂巢，都在嗡嗡嚶嚶地响个不停。

费迪南回来，他脸色铁青，情绪烦躁，嘴角左右两边各划上一道深深的皱纹，他气得索索发抖。

“是什么事？”克丽丝蒂娜蜷缩在床上问道。他拧开电灯，这时她看见自己光着上身猛然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将被子拉起来盖住全身。

“什么事也没有，”他气呼呼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来了一支搜捕队，查查这家旅店。”

“谁？”

“警察！”

“他们也要查我们吗？”

“也许，很可能，但是你不要害怕。”

“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吗？……因为我同你在一起？……”

“不会的，别怕，我带着证件，而且刚才在底下我也正式登记过了，不要怕，一切有我。我从前住在法沃里腾的难民收容所时也碰上过这种事，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当然……”他的脸色又阴沉下来，面部棱角分明，“当然，这类例行公事仅仅适用于我们。有时他们简直要我们这些可怜虫的命。只有我们这号人他们可以半夜三更来纠缠，只有我们被人家像狗一样轰来轰去……不过你确实不必害怕，我有办法对付的，只是……你穿上衣服吧……”

“把灯关上。”她一直还感到难为情，费了好大劲才把那几件薄薄的衣服穿上了，她的关节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们两人又在床沿坐下，这时她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从来到这家令人憎恶的旅馆的第一秒钟起，她就感到有一场恐惧的雷雨在头上酝酿，现在这场雷雨终于来临了。

敲门声一再从楼上传来。这些人在逐个搜查一楼的房间，从这里听得出他们从一个屋子走到另一个屋子。这些不速之客的指关节笃笃地敲在楼下硬邦邦的木板门上，每一下她都觉得是重重地敲打在她惊魂未定的心上。他坐到她身边，抚摩着她的双手。“这都是我的不是，原谅我吧。我本来应该想到这一点，可是……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地方，而我又想……又很想同你在……起。原谅我吧。”

他不断地抚弄她的手，这双手一直还是冰凉的，她全身那一阵一阵的痉挛，一再传到这双手上，使它们也不停地战栗。

“别害怕，”他又安慰她，“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的。如果……如果这伙该死的狗东西有谁敢不老实，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的。我可不是那种好欺负的，难道在泥潭里滚了四年，到头来还要受这帮穿警服的夜猫子的窝囊气吗？我会给他们点厉害尝尝的。”

“别这样！”她看见他摆弄身后挎着的装在皮套时的手枪，害怕地央求说，“我求求你，放冷静点吧，如果你对我有一点点感情，那么请你冷静，我宁可……”她说不下去了。

现在脚步声沿楼梯上来了，这声音近得好像就在身边。他们的屋子是第三间，敲门声从第一间开始。两人屏气凝神。穿过薄薄的门板，外面任何一点声音都能传进来。第一间屋子进行得很快，现在来到隔壁了。笃、笃、笃，敲在木板门上。三声响过，听见隔壁屋里有人猛地打开了门。接着，一个醉醺醺的声音叫道：“你们闲得发慌的是不是？干吗半夜三更折腾老实人？有工夫还是用点心思去逮抢劫杀人犯吧！”一个低沉的声音厉声说：“您的证件！”说完这句，提问的声音就小了一点。“我的未婚妻，一点不错，这是我的未婚妻！”那个醉醺醺的声音毫不示弱地大声说，“我有证明，我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看来，这样就算是通过了，于是隔壁啜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现在轮到这间屋子了。两道房门之间只有四五步的距离，他们走过来了：囊、囊、囊……克丽丝蒂娜紧张得几乎心跳都要停止了，敲门声，门被轻轻推开。警官十分得体地在开着的门口站住不进来，费迪南镇静自若地向他走去。这警官倒是长着一张和气的脸，脸形扁圆，上唇留着一小撮讨人喜欢的唇须，只可惜那过紧的制服领子把太多的血液挤压到脸上，使这张本来

和蔼可亲的脸显得有些美中不足了。完全可以设想他穿着便服或者衬衫，随着一支欢快的民间华尔兹舞曲温情脉脉地摆动头部，那样子是很可爱的。现在他使劲把眉毛一横，说道：“你们带着证件吗？”费迪南向他走近一步说：“这儿就是。如果您要看，我身上还有军人证件呢，谁身上带着这玩意儿，他就不会奇怪碰上种种倒霉的事，这些事他早就习惯了。”警官没有听出费迪南话里带刺，他把身份证和旅客登记单核对了一遍，然后迅速瞟了克丽丝蒂娜一眼，这时她脸扭向一边，缩成一团坐在圈手椅里，好像坐在被告席上一样。他压低嗓音问道：“您认识这位女士……我的意思是……您认识她已经相当久了吧……？”显然，他是想给费迪南一个台阶下。“对。”费迪南答道。警察说了声谢谢，行了个礼，打算走了，但是，费迪南眼看克丽丝蒂娜一身蒙羞受辱的样子蜷缩在那里，仅仅由于他的答话才得以解脱，这使他气得发抖，于是他跟上警官一步，说道：

“我只想动问一句，这种……这种夜间巡查是不是在布里斯托尔饭店①和环宫路其他旅馆也同样有，还是仅仅在这里才有？”警官顿时换上他那副冷冰冰的、公事公办的面孔，不屑一顾地答道：“我没有回答您的问题的义务，我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您最好还是知足为妙，我对您的查问还不算太认真呢，说不定您在登记单上填写的关于您太太”——他特别着重说出这个字眼——“的情况不那么太经得起追究吧。”费迪南觉得憋得慌，他咬紧牙关，把手抄在身后紧紧扣在一起，以免忍不住向这位国家代表的脸上打去。然而警官对这类气话看来早就习以为常，他不动声色，不再看费迪南一眼，带上门出去了。费迪南站在门后，两眼盯住门发愣，怒火几乎要把他吞噬掉了。过了一阵，他才想起屋里还有克丽丝蒂娜，她这时还是缩在椅子上，与其说坐着，还不如说躺倒在那里。那副样子就像已经被吓死过去，三魂七魄还没有归身一样，他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肩。

①布里斯托尔饭店，维也纳市中心的大旅馆。

“你瞧，他甚至没有问问你叫什么名字……这确实是例行公事，只不过……只不过他们这套公事搅得人不得安生，简直是催命。一个星期前我在报上看到一件事，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一个女人跳楼自杀，因为她怕被带到警察局去，怕母亲知道这件事，或者是怕……怕人家检查她有没有花柳病……所以她觉得不如从窗户跳下去死了干净，从四层楼跳了下去……我在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两行字，两行字而已……是呀，这的确不过是件小事罢了，我们都是很知足的呀……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死法至少还可以得到一个自己的坟头，而不总像以前那样成千成万地埋在一堆，这种事是司空见惯了……一天死一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算得了什么，我是说，如果这个人是我们这样的人，同我们一样是人家可以任意摆布的话。是呀，在那些高级旅馆，他们就毕恭毕敬地行礼，就只派侦探去保卫，以免太太们的首饰被偷走，那儿决不会有什么人半夜三更跑到一个所谓的公民家里去东张西望的。——可是我用不着害怕。”克丽丝蒂娜蜷缩得更紧了。她不禁想起小个子曼海姆女人说的……半夜里有人从这间屋到那间屋的话。她又记起了白晃晃的、宽大的床铺和明亮的晨曦，记起了那些关闭时十分轻巧、悄然无声、好像碰在橡皮上的门，记起了床边那柔软的地毯和花瓶。那里一切都可以是美的、好的、轻而易举的，而这里呢……

想到这里，一阵恶心使她浑身发颤。他心灰意懒地站在她旁边，机械地重复着：“别怕，别怕，别怕。事情已经过去了。”然而在他手下，她那冰凉的身子依旧不断迸发新的抽搐，就像一根绷得过紧而突然断开的绳子那样，她体内也有什么东西猛地断裂了，然而股股神经还在颤动着。她没有听他说话，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敲门声，这道门完了敲那道，这个人完了问那个。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灵还没有离开这所房子。

现在他们已经到了三楼。突然，敲门声变得异常猛烈，而且愈来愈猛：“开门！查户口！”他们两人在这喊声过后出现的短暂的寂静中，注意谛听将要发生的事情。紧接着是更重的捶门声，现在不是用指关节叩门，而是用拳头砸门了。这砰砰砰的声音，轰隆隆如闷雷贯耳，从楼上某一间不知谁住的房间传下来，震撼着每扇门和每颗心。“开门！开门！”上面的声音不断咆哮着。显然里面的人拒绝开门。只听见一声哨音，便有瞪瞪的脚步声跑上楼，接着是四只、六只、八只拳头猛烈捶打屋门。“开门！快开门！”然后砰的一声巨响，响彻整所房子——这一击之后，便是人踩木板的劈里啪啦的声音，和紧接着的一声女人吓得丧魂落魄发出的凄厉、使人心胆俱裂的叫喊，这喊声犹如一把利刃，嗖的一下把房子切成两半。然后，椅子乱响，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厮打起来，两个人的身躯像装满石头的口袋砰然掉在地上，喊叫声愈来愈多地夹杂着声震屋瓦、穿云裂石的呼号。

他们两人都在凝神细听，似乎这刚刚发生的一切是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他就是楼上那个

同警察扭打的男人，她就是那个光着上身狂叫、被警察以异常熟练的动作抓住手腕后又声嘶力竭地死命挣扎的女人！现在又响起震耳欲聋、凄厉吓人的喊声：“我不去！我不去！”这号叫，这狂呼，简直使人可以看见那张唾沫四溅的嘴在晃动。接着，玻璃窗哗啦一声，一定是她，这头奇怪的、名字叫做女人的困兽，在挣扎中打碎了窗子，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碰碎了它。现在，有两三个人架住她（他们两人都有这种感觉）往外拖了。她准是躺倒在地了，因为可以听见两腿乱蹬的声音，气喘吁吁的声音，这声音穿透石灰、砖石、墙壁，传到每个角落。现在——现在她被人拖着经过走廊，又拖下楼梯，那恐惧的尖叫，愈来愈凶，渐渐声嘶力竭：“我不去！我不去！放开我！救命啊！”他们到楼下了。汽车开始发动，这就是说，她已经被装上车了，一只猎获的野兽，被装进袋里去了。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而且，比先前还要安静得多。恐怖的阴影像一片沉重的乌云压在房屋上空。他双手搂住她，把她从椅子上抱起来，吻了吻她那冰凉的前额。她瘫软如泥，一身冷汗，像一个溺死的人一样湿漉漉地横卧在他的手臂上。他吻她，但她的嘴唇是干枯的，僵死的，生命的气息一时还回转不来。他轻轻地把她放在床上：她躺下了，形容憔悴、弱不胜衣、神思恍惚。他俯身靠近她抚摩她的头发。终于她睁开了眼睛：“走吧！”她的声音细弱得只剩一丝气息了。“带我离开这个地方，我受不了啦我一秒钟也受不了啦！”突然，她像歇斯底里发作一般跪倒在他面前：“带我离开这儿吧，我求求你，赶快离开这座该死的房子吧！”

他竭力安慰她。“别说傻话了，到哪儿去呀……现在还不到三点半，你的火车要五点半才开。我们到哪里去好呢，要不你还是先好好休息休息怎么样？”

“不，不，不，”她向那被人揉得皱巴巴的床铺投去深恶痛绝的一瞥。“赶快离开，赶快离开这儿，赶快离开再也不来……永世不再来……唔……不管到哪儿去，再也不到这儿来！”

他服从了，在门房的小屋里还站着的一个警察，他接过登记单，在本子上记录下一点什么。然后他横眉厉目扫了他们一眼，目光像把刀子。克丽丝蒂娜颓然摇晃了几下，手不扶住她。但这时警官又弯下腰去看证件了。费迪南不得不去街上、接触到空气、这才感受到自由，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先前一度死去的她此时又还魂，又复活了。

虽然到天亮还有很长时间，但路灯似乎已经疲惫不堪了。不仅是路灯，一切都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空荡荡的街道、黑沉沉的楼房、街门紧闭的店铺，还有稀稀落落的、拖着疲倦的身子流落街头的行人；马匹踏着缓缓的、沉重的步子，耷拉着头，拉着狭长的、农民运菜的大车到市场去，当你从这些马车旁边走过时，会闻到一股潮乎乎、酸溜溜的气味。过了一会，奶车咕隆隆地在石板路面上驶过，洋铁奶桶互相撞击发出轻轻的当啷声，这一阵过后，一切又复归平静，四周黑魆魆的，令人疼得慌。街上行人稀少；面包房小伙计，下水道工人，还有一些说不准干什么活的工人，他们全都脸色阴沉、一个个面如菜色，神情忧郁，同时沧然流露出睡眠不足和心情烦闷，他们两个都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沉睡的城市不满意这些碌碌的人们，而反过来这些碌碌的人们也不满意这沉睡的城市。他们一句话不说，默默地穿过黑暗，向火车站走去。那儿可以有个坐处，可以休息一下，可以有个栖身之所：那是无家可归者的家啊。

在候车室里他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长椅上躺着不少人，有男的，有女的，都张着嘴巴睡着了，他们身边放着行李，而自己也像一件件被挤揉得不成形的行李卷，被坎坷的命运驱赶着浪迹天涯。从室外时不时传来一阵愤愤的气咻咻的喘息和呻吟：这是调动机车、试验烧热了的锅炉发出的声音，除此之外便四处寂然。

“别老是想着刚才的事了，”他对她说，“没有什么事，下一回我一定设法，决不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我觉得你对我还有点怨气，虽说你不是有意要埋怨我，因为那并不是我的过错。”

“是的，”她好像自言自语地喃喃说道，“我知道的，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过错，可究竟是谁的过错呢？为什么这种事情总落在我们头上？我们又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没有损害过谁一丝一毫。可是你只要迈出一步，恶狗便向你扑来。我从没有向生活提出过多的要求，我只去度了一次假，只有一次想同别人一样过几天好日子，高高兴兴、轻轻松松地过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罢了，可是接着母亲就……我只有一回……”她说不下去了。

他力图安慰她。“唉呀，傻孩子，现在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吗？别想得那么严重……他们想搜查出某一个人，所以把每人的姓名年龄职业等情况都登记一下，这没有什么，我们也不过是偶然碰上这种事罢了。”

“我知道，我知道，只是偶然碰上。可是刚才发生的事……你不懂，是的，费迪南，你并不懂得，只有女人才懂得这个，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含义。当一个女人还是小姑娘、还是小孩子、还不懂事的时候，她心里就做着美好的梦，梦想着将来有一天同一个男人、同自己心爱的男人在一起，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每个女人都做过这样的梦……她并不知道这个美

好的时刻是什么样子，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而且不管要好的女友们把这种事讲得多么绘声绘色，她也还是想像不具体的情景来。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每个少女，每个女人，她们都把这件事设想成一件隆重的大事……一件美好的事……一生中最最美好的时刻……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对你说明白，总之就是：她们都把这事当成一种奔头，一个女人可以说就是为这个而活着的……她们都把它想像成某种能帮助她们忘掉生活中一切烦恼的东西……女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梦想着，向往着未来的幸福，描绘着那时的图景……不，她根本不是在描绘那幸福的图景，她不愿意、也不能够把它清楚地描绘出来，而只是在做这个梦，就跟平时人们做好梦一样，完全是飘飘忽忽、朦朦胧胧的，就好像……可是到后来……到后来美好的梦想竟成了这样……那么可怕，那么恶心，让人毛骨悚然……唉，谁能理解这美梦幻灭的痛苦啊？因为，一旦它被毁掉、被玷污，那就无论谁也不能替她弥补了……”

他轻轻抚摩她的手，但她没有理他，只是两眼直愣愣地看着肮脏的地面。

“想一想，这都仅仅是因为钱的原故，原因仅仅在于这肮脏卑鄙的钱，这龌龊低级的钱啊。只要有那么一点点钱，两三张票子，你就摇身一变成为幸运儿了，可以到处去游玩，坐上小轿车到郊外不论什么地方去游玩了……去一个没有人跟在自己身后、清静自在、不受打扰的地方……唉，要是我们刚才就是这样该有多好……，那样我们就一定能休息好，而你呢……你也就是另外样子，不像现在这样忧郁和沮丧了……但是，我们这样的人却不得不像丧家犬一样悄悄钻进别家的狗窝，被人家拿鞭子抽打轰走……唉，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会是这样可怕！”当她一抬头看见他的脸时，又很快加上几句：“我知道，我知道，这事你也是无能为力的，而我可能只是还有些余悸未消……你一定明白是什么使我这样恶心的呀。你耐心等一会儿吧，马上就会过去的……”

“那么你……你还会再来的吧？”

这个问题里包含着的担心使她感到舒服。这是多时以来第一句使她感到温暖的话。

“会来的，我一定再来，你放心吧。下星期天，不过……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只求你这一样……”

“好的，”他舒了一口气，“我懂你的意思了，我完全懂。”

她乘火车走后，他来到冷饮部一连喝了几盅烧酒，他的嗓子眼快要干裂了，烧酒像火一样燎过他的喉咙。转眼他的四肢又能灵活自如地活动了。他走完整整一条大街，大步流星，越走越快，有力地挥动着胳膊，迎击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街上的行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目送他走过。在工地上，他也十分引人注目，同谁说话都异常粗暴；这个平时一向态度谦和的人，竟蛮横地把每一句问话都顶了回去。而她呢，同往常一样坐在邮局里，沉静、忧郁、很少开口、得过且过。两人想到对方时，并不是充满激情和爱恋，而是怀着某种内心的激动。这与其说是对情侣的相思，不如说是对难友的惦念。

在这初次会面之后，克丽丝蒂娜每星期天都到维也纳去。这是她唯一不上班的日子，而夏季休假也已经用完了。他们成了一对知音。但是，两人之间并没有热烈奔放、渴求异性、充满对幸福的憧憬那样的爱情，对于这种爱情，他们是过于疲倦、过于心灰意懒了，他们觉得，现在能找到一个倾诉衷肠的人，就很心满意足了。他们整个星期都在为这个星期日积攒。他们攒钱，为的是在一起好好度过这短短的一天，暂时卸去套在脖子上的笼头，暂时忘记那瞻前顾后、永无休止的紧缩开支的日子，下一次饭馆，到咖啡馆喝点什么，看看电影，花点钱，自由自在，不用老是来回算计、掂量。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又都在积攒话语和情感，琢磨着见面时讲些什么，不管这一周里个人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都高兴有一个人将发自内心的、非常关切地、心领神会地倾听自己的叙述。在长年累月的精神匮乏之后，能得到这一种享受他们已经觉得相当满意了，所以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期待着星期日早些到来啊：等过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然后，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就愈来愈迫不及待了。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某种节制。情人间通常挂在嘴边的某些话，他们是从不说的：他们不谈结婚、不谈永不分离——他们觉得这种事情是那么渺茫、遥远，还根本没有开始成为现实的、可以加以考虑的东西。通常她九点钟左右到达（她不愿意星期六在维也纳过夜，一个人住旅馆太贵，两人一起她又连想也不敢想，对那一次的遭遇她还心有余悸呢），他到车站接她。他们在大街上遛遛，在人民公园的长椅上坐坐，乘市郊火车到郊外某处吃点午饭，然后到树林里散步。对此他们是很满意的，所以当他们对坐时，总要怀着感激的心情久久互相注视。他们高兴地双双散步在草坪上，享用着生活中属于所有的人、也属于最穷苦的人们的最普通的东西：充溢着金色的九月阳光的、蔚蓝的秋日晴空，点缀着草地的零星花朵和自由的、充满节日喜气的白天。能享受这些，他们已经很满足了，于是他们过了一个星期日又盼下一个星期日，始终怀着备尝生活艰辛容易知足的人们所特有的那种耐心，欣喜地期待着这一切。十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天，秋天已露出明显的倦意，

对人们不再那么和蔼可亲了，它掀起阵阵朔风，堆起块块黑云，秋雨从早到晚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们骤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了无用的、多余的人。他们不能没有雨伞整天披着斗篷在街上溜达，要是去咖啡馆吧，也只能坐在挤满人的桌旁，仅仅从偶尔在桌下相碰的膝盖得到一点亲切感；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不便说话，又不知该往哪里去才好，所以完全不知怎样打发时间，感觉宝贵的时间竟像噩梦一般难熬——这样的约会毫无意思，惟有增加痛苦而已。

18

两人都清楚他们缺少什么。他们缺的东西实在是非常之少——一个小房间。一个很小的、自己的房间，一个三四米见方的独立活动的小天地，外加四堵墙壁，他们这一天只需要这点东西归他们所有。他们感到，让他们这两个尚燃烧着青春之火、互相爱慕互相追求的血肉之躯，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在大街上踟蹰，或者在挤满人的屋子里干坐，是很荒唐的，可是，再次去租他们住过的那种房间过夜，他们又没有这个勇气。也许最简单的办法是，费迪南租一间像样一点的房间，这样克丽丝蒂娜就可以到那儿去会他。可是他每月工资只有一百七十先令，现在租住着一位老太太的小阁楼（到他屋里去必须穿过老太太的房间），这间小屋他现在不能退，因为，老太太在他失业的那几个月里，好心地让他暂欠房租和膳费，这是对他的信任，如今他已欠她两百先令，每月偿还一部分，他估计三个月以内这笔债是还不清的。这些情况他一概不曾告诉克丽丝蒂娜，这是因为无论他们如何推心置腹，他始终难以克服自己那点羞耻心，即不愿向她承认自己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一身债务的地步，克丽丝蒂娜也隐约觉得是某种经济上的原因阻碍着他从老太太那里搬出来另租房住。她心里自然乐意资助他一些，但作为女人，她又担心这样做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因为这可以被理解为：她想用金钱来购买同他亲密无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聚会。于是她也不提这件事，两人就这样一筹莫展地坐在烟雾腾腾的小酒店里，不断回头看看玻璃窗外，希望雨能快些停下来。他们两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觉到金钱的万能：在人的手里，金钱能发挥巨大的威力，而不在人手里，它的威力就越发巨大；他们从没有这样深切地体会到：金钱在属于你时，能给你天神一般的自由；而在它不属于你、从而迫使你断念时，又能对你进行魔鬼一般的嘲弄。每当他们在清晨或傍晚看到楼房窗户被灯光照亮，知道在这些窗户后面，在染上柔和的、金黄色的灯光的窗帘后面有几十万人，其中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爱妻，生活有保障，享受着自由，而看看他们自己，是无家可归、无所事事的踟蹰于街头，徘徊于雨中——每当这时，他们就不由得怒火中烧。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它的残酷无情好比大海中飘泊孤舟的人虽然身在汪洋之中，却不得不渴死一样。世上温暖舒适、恬静安逸的房间并不少，有几万、几十万间，也许多得不计其数，都有柔软的床铺、明亮的灯光，其中许多甚至无人居住、无人使用，然而他们两个人就是没有那一小块地盘可以在一起偎依一会儿，可以接上一个吻；他们就是没有一点办法解除目前这如焚的饥渴、平息这对于年华虚度感到的愤怒，而只能欺骗自己，说什么这种情况是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于是他俩开始讲假话了。他同她一起在咖啡馆看到报上的招聘启事，就写信应聘，过几天他就告诉她，得到一个好消息已经大有希望了，说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战友，答应设法帮他进入一家大建筑公司的秘书处，在那里他将得到比较优厚的工资，使他有钱去补上工大的课程，成为建筑学家；她呢，也告诉他——她说的倒也并不完全是假话，她已经给邮政管理局递了申请，要求调到维也纳去。说她已经去找过她的一位在管理局很有门路叔父，过一两个星期准能听到好消息的。可是她并没有告诉他去找这位叔父的实情。他并不知道她哪天晚上去找叔父。她八点钟按门铃。在按铃前，她已先从窗户里发出的声音判断他们都在家，在前厅还听到里面杯盘碗碟叮当响，证实了她的判断。过了一阵，叔父总算出来了，显得有些神色慌张，直说她今天来得不凑巧，婶子和几个堂姐妹都到外地去了（然而从前厅里挂着的几件大衣，她看出这是谎话），他自己呢，又正好请了两位朋友在家吃晚饭，要不他早就请她去了。不知她来找他有什么事要他帮忙。这时她对他说“有，有一点事情”，从他听她说这几个字的神色，她清楚地觉出，他是害怕她来要钱，只想尽快把她打发走。但是这些情节她一点没有对费迪南讲。他已经够灰心丧气的了，为什么还要给他再泼一瓢冷水呢？她也没有告诉他：她买了一张彩票，像所有的穷人一样，指望在这张彩票上降临奇迹。她又骗他说，她给姨妈写了信，请她帮忙为自己找个职业，或者甚至带她到那美国去；如果事情成了，她就可以同他一齐去美国，并为他

在那边找到工作，因为那里是很需要人才的呀。他耐心地听她讲，并不相信她的话，正如她也不信他的话那样。他们就这样十坐着，欢乐像被雨水冲走了，两双眼睛在黑暗中越发黯然失神，心里十分清楚自己那一筹莫展的处境。后来，他们又谈圣诞节、谈国庆节^①，她说国庆她有两天的假，于是他们打算一起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玩，但这是十一月、十二月的事，离现在还远，还要过很久，还要熬过一段空虚无聊、毫无生气的时间。

①国庆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十一月十二日被定为奥地利国庆节。

他们用谎话欺骗、麻醉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却并未受骗，两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局面是非常成问题的：他们很希望能不受打扰地两人独处，却偏偏非坐在一个嘈杂的地方、挤在人堆里不可；他们在全身心地渴求了解真情、渴望进一步交心，却偏偏不得不低声向对方尽讲些假话。

“下星期日一定是好天气了，”她说，“雨总不至于老样下吧。”

轮到他了。“对，”他说，“一定会是好天。”可是，说完这话两人仍然打不起精神，仍然高兴不起来；他们知道，冬天，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敌人就要到了，他们也清楚，他们的情况是不会好起来的。

他们过了这个星期日盼下一个，等待着，希望哪一天出现奇迹，然而什么奇迹也没有。只有他们两个并肩走路、一起吃饭、一起谈话，而这样的聚会逐渐从欢乐变成了痛苦。有几次他们甚至吵起嘴来，但心里明白并非谁生谁的气，而是都在为陷入的荒唐处境感到恼火，所以事后各自都为向对方发火感到羞愧；整整一星期他们都在盼着这个共同的日子，但是每到星期日晚上他们总觉得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某种虚伪、荒唐的东西。贫穷几乎完全窒息了他们的情感迸发，他们既默默忍受着两人一起度过的时刻，又觉得这样呆在一起无法忍受下去。

十一月里一个寒气袭人的日子，中午时分，晦暗的阳光从办公室那没有好好擦拭过的玻璃窗照进来，克丽丝蒂娜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算账。自从她每星期日都去维也纳以来，她挣的这点工资是相当紧了；买车票、上咖啡馆、乘电车、吃午饭，还有一些零星花销，加在一起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她的雨伞在一次上车时挤破了，一只手套丢了，还有（女人总得像个女人样呀），为同男友相会，她置了一些小件，买了一件新衬衣、一双式样比较讲究的皮鞋。结算下来，有一笔小小的亏损，并不多，总共才十二先令，用她从瑞士带回的法郎的节余，弥补这点小小的亏损是绰绰有余的，但不论多么宽裕，她自问，如果长此以往，每星期不间断地进城，又不预支、不借债，这能维持多久呢？而一想到预支和借债，她家三代相传的市民自尊心又使她本能地望而却步。她坐在那里苦苦思索：究竟该怎么办？两天前他们刚约会过，那又是一个可怕的风雨交加的日子，他们整天呆在咖啡馆，站在屋檐下，甚至躲到教堂里去。当晚她穿着一身湿淋淋、皱巴巴的衣服回到家里——同时带回无限的倦意和惆怅。那天费迪南出奇的心神不宁，一定是在工地遇到了什么恼火的事或者出了什么别的事情，他对她整天没好脸色，有时简直有些粗暴。有几回他半小时才说一句话，两人好像仇人似的，默不作声地并排走着。她努力寻思是什么事使他情绪这样糟。他是不是还在暗中生气，因为她始终不能战胜自己的情感、忘掉那次的恐怖和惊惶，再次同他去一个类似的可怕的旅馆？或者只是坏天气，这有这令人绝望的、漫无目的的从一个馆子到另一个馆子的乱窜使他心烦？这种丧魂落魄似的、无家可归的四处游荡，使他们的约会毫无意思、毫无乐趣，简直要使人神经失常。她觉得他们两人间有某种东西在逐渐泯灭：不是他们的友谊，不是他们的情谊，然而的确有一种力量几乎同时在他们身上减弱：他们再也鼓不起劲用虚无缥缈的希望去哄骗对方。起初他们还曾经妄想这样做可以给对方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可以使对方相信，他们能找到一条出路，走出贫穷这条死胡同。现在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了。冬天已逐渐临近，它好像裹着一件湿漉漉的外衣，好像一个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近了。

她不知道还能从哪里获得一线希望。这张书桌左边抽屉里放着一张信笺，上面打印着一封短信，这是昨天从维也纳邮政管理局收到的回话：“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呈文悉，兹回复如下：局方深感遗憾，只得告知，关于申请调至维也纳局一事，目前尚无法解决，因据第一七九四号邮政部法令，维也纳市辖局、所并无增员计划，现在亦无空缺。此复。”

她预料到的也正是这个结果，也许叔父关心过这事，也许他忘了，总之他是惟一可以帮得上忙的人。除他之外她再找不到别人了。没法子，在这里呆下去吧，一年、五年，也许呆上一辈子；唉，整个世界都没意思透了！

她坐在那里，手里还握着算账的笔，考虑着是否要告诉费迪南这件事。奇怪，他从来没问

过她申请调动的下文，大概因为他反正也不相信事情能成功吧，不，最好还是别告诉他算了，她再不提这事，从这一点他自己是会作出正确判断的。告诉他只会使他难受。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一切的一切，全都没有意义！

门响了。克丽丝蒂娜本能地坐直身子，归置好桌上的用品。每当有人来，就从沉思冥想中猛然惊醒投入工作，这在她已经成了某种机械的反射动作了。可是，这一次她立刻注意到开门的方式不同于往常，是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而平时，农民开门总是弄得嘭嘭响，进门后又哐的一声把门撞上，这一回，门倒像是被一阵微风轻轻吹开似的，慢悠悠地开启，只有门枢处有一点点吱呀声；她禁不住好奇地向玻璃窗口外面瞥了一眼，立即吓了一跳。在玻璃板后面，现在站在她眼前的，竟是她怎么也想不到会上这里来的人：费迪南。

克丽丝蒂娜惊得一下子愣住了，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他的突然出现并不使她感到惊喜。费迪南曾几次主动提出不要她受累到维也纳去，他可以到城外来看她。但她每次都拒绝了，原因也许是她不好意思让他看见自己穿着自己缝制的工作服在这间老掉牙的小办公室里坐班，这是女人的虚荣心、一种心灵深处的羞耻心；也许是因为她害怕邻居说闲话：旁边那个女老板，还有另外一个女邻，如果看见她和一个维也纳来的陌生男子在树林里，她们会说些什么呀！再就是富克斯塔勒，他看见准会伤心的。现在他到底还是来了，这可不会是什么好事啊。

“哈，瞧你这副吃惊的样子，你想不到我会突然跑来吧！”这话本想说成一句高兴话，可是他嗓子眼里却同时发出像硬辕木一样的嘎嘎声。

“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她惊慌地问。

“没事。能有什么事呢。今天我正好下班有空，心想，就到城外走一趟吧。难道你不高兴吗？”

“不，不，”她吃吃他说，“我当然是高兴的。”

他环顾四周。“哟，这就是你的天下？雪恩布伦宫的迎宾厅比这儿华丽、高贵，可怎么说这里也是你一个人的天下，哪个皇帝也管不着你。这就够不错的了！”

她并不答腔，只是一个劲儿地琢磨着；他到底来干什么呢？

“你现在不是该午休了吗？刚才我想，我们今天中午是不是可以出去走走、聊聊。”

克丽丝蒂娜看了看表。十一点三刻已经过了。“还没到时间，不过快了。可是……可是我……最好……最好我们不要同时出去；你不了解这儿的状况，要是他们看见我同谁在一起，马上就要盘根究底的，比方说那个卖杂货的，还有那些女人，每个人，任何人都会马上问我那是谁，我是同谁一块儿在这里呆着；而我又不能说瞎话。最好你先走，沿着右边那条通向神父住宅的路往前就行，很好认，你不会弄错的，一直走到小山脚下。那儿有一条耶稣受难路①直通山上，你决不会搞错的，这条路一直通到山顶上的米迦勒教堂。在树林子开始的地方，有一尊很大的耶稣受难像，这是你一走出镇外就看得见的，受难像前放着几条长凳，是给朝圣的人预备的，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吧。中午那里没有人，都在吃饭，再就是那早出现一个陌生人大家也不会注意，你就在那儿等我好了，我过五分钟就来，然后我们可以在一块儿呆到两点钟。”

①耶稣受难路，耶稣受难日教徒游行时走的，通向受难像的路。

“好，”他说，“我能找到那个地方的，再见。”

他一跨出屋就把门砰的一声带上了。那短促、刺耳的声音像穿透了她的筋骨一样。一定是出了事了。他不会无缘无故到这里来的，他得上班。再说——出城要花车钱的……到这里就是六先令，还要回去。所以他一定是有事才来的。

她放下窗口玻璃板，两手索索发抖，锁门时几乎无法拧动钥匙。她的两腿像灌了铅。

“喂，上哪儿去呀？”一个从地里回来的农妇，看见女邮务员一反常态，大中午的往树林子方向走，就动问了。

“去散散步。”她回答这个好奇的女人。在这个地方，你每走一步路都必须说声劳驾，每秒钟都有人在监视你的行动。她生怕再碰上谁，愈走愈急，快到教堂那最后十几步，几乎是跑着上去的。费迪南坐在十字架像前一条石凳上。受难者高悬空中，两只钉上了钉子的手臂疼痛地扭曲着，戴着荆冠的头忧伤地、温顺地向一侧低垂着。费迪南坐在这尊比真人还大的耶稣受难像下的石凳上，他的影子看上去很像是这部充满悲剧意味的雕塑作品的一部分。他的头灰溜溜地垂向地面，他的体态则同雕像一样，一动不动，沉浸在紧张、痛苦的思索中。他一只手将一根木棍深深戳进泥土里。起先他没有听见她来，知道她来了，就倏地抬起头，把木棍拉到身边，回转身看着她，那神情里既没有惊异，又没有喜悦，也没有柔情。

“你也来了，”他只简短地说道，“坐到我旁边来吧。这里什么也没有。”
这时她心中那莫名的恐惧一直往上升腾，使她嘴唇瑟瑟颤抖起来。她再也压抑不住了。

“你倒是快说呀！究竟是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没事，”他冷冷地回答，眼睛直视前方，“能出什么事呢？”

“别折磨我了。我看得出来的，一定有事，要不你今天怎么有空？”

“有空？——对，你说的实际上完全正确。我现在真的彻底有空了。”

“怎么回事……你不会是已经被解雇了吧？”

他冷笑了一声。“解雇？不，其实不是，管这叫解雇不大合适。只能说，工地的事情完了。”

“什么叫‘完了’？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说是完了……？”

“完了就是完了。我们的公司破了产，承包建筑的老板先生不知去向了。现在人们都说，这是个骗子，是个奸商，而前天他还是位堂堂正正的绅士。星期六我就发觉有不少情况异常，他来回打了好多电话，工人的工资才算有了着落；而我们，他只发了一半工资——据说是结算中出了一个错，代理经理就是这样讲的，说什么因为出错，从银行就提取少了，不足的部分星期一就能补发。嘿，到了星期一，什么钱也没有来，星期二，同样什么也没有，星期三还是照样没有，今天是什么都完了，雇主出差去了，工程暂停，嘿，所以我们这号人就可以享享清福，到郊外散散步了。”

她怔怔地看着他。最使她惊愕的是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冷嘲热讽、满不在乎的语气。

“唔，可是按法律不是得付给你一笔补偿费吗？”

他哈哈一笑。“对呀，对呀，我相信法律上是有这么一条的，我们就等着瞧吧。目前公司是暂时连一张邮票也没有了，房地产抵押贷款已经花了个精光，连打字机也全都抵押出去了。我们是等得起的，我们反正有的是时间！”

“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他眼睛直视前方，没有回答她的问话，而只是一个劲儿地用那根木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他灵巧地将路面上的小石子一个一个地撬出来，然后把它们堆成一堆。她感到不寒而栗。

“你倒是说话呀……你打算……你现在有什么打算……你想怎么办？”

“我想怎么办吗？”说完他又哈哈干笑一声，这是多么奇怪的、须臾即逝的笑啊。“唔，办那在这种情况下谁都要办的事呗。我将去吃我的存折。我将靠那些‘积蓄’活命了。当然，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怎么个活法呢。然后嘛，过了六个星期，大概就有资格享用我们这个共和国那大慈大悲的施舍了，这施舍就叫做失业救济金。我将努力靠这笔施舍维持生活，同我们这个得天独厚的多瑙河国家中那另外三十万人一样。再然后嘛，如果我这一无上光荣的努力竟然以失败告终，那么我这个人自然也就该翘辫子了。”

“别胡说了。”他那冷冰冰的、若无其事的态度使她火了，“你别尽胡说八道了。用不着把事情看得过分严重。像你这样的人……你找到一个雇员职务是不成问题的，恐怕一百个也找得到呢。”

他倏地站起来，用棍子猛敲了一下地面。

“可是我不想再当雇员了！我受够了！听到受雇这两个字我就要发狂，十一年来，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受雇，忽而这，忽而那，永远深入不进去，永远是仆人不是主人。我在杀人工厂当了四年雇员，然后在别的工厂别的企业当雇员，永远是按别人的意志去卖命，从来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干过活，干一阵又总是被轰走：滚蛋！不要了！上别处去！于是又重新开始，老是不断地从头来。现在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啦。我受够了，我不想再干了。”

克丽丝蒂娜做了一个手势想打断他，然而他不让她开口。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啦，克丽丝蒂娜，相信我吧，我受够了，实在是忍无可忍啦，我向你发誓，我确实是忍无可忍了。我宁可饿死，也不想再到就业局去，像个叫化子一样在两行人中排队候着，等人家给你一张单子，再给一张单子。然后就跑腿吧，跑上楼，跑下楼，写信，一封接着一封，哪一封都是石沉大海，写自我介绍，一份又一份，哪份都是只有清道夫早上从垃圾堆里扒出来看上一眼。不，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那种狗一样的日子，在外屋等呀，等呀，等够了才被叫进里屋，来到一个芝麻官跟前，那家伙神气十足，脸上摆出一副冷冰冰的、不痛不痒皮笑肉不笑的神气看着你，目的仅仅是要你马上明白，来找他的人有几百几千，其中他听你讲话，算是对你一个人发发慈悲。接下去就要尝尝心脏怦怦乱跳的滋味了，每当那个管事的家伙漫不经心地翻着你的证件，看着你的文凭，那不屑一顾的样子好像他要往那上面啐唾沫时，这种心跳就要重复一遍，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那家伙看了一阵就会说：‘我先把您的申请登记上，您明天再来看看吧。’于是到了明天，当然是白跑一趟，后天又白跑，就这样跑个

够，一直跑到你总算被安置到了什么地方，算是被录用了，但不久又被辞退。行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受的罪够多了：我穿着破破烂烂的鞋，拖着磨起水泡的脚板在俄国公路上连续行军七小时，我喝过泥浆水，背上一次扛过三挺机关枪，当战俘时讨过饭，用铁锹埋过死人，还挨过一个醉鬼监工的毒打。我为全连人擦过靴子，还卖过黄色照片，仅仅为了能有三天喂喂肚子的钱。我是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忍了，因为我以为有朝一日这苦难总会有个尽头，哪一天总能得到一个职务，攀上梯子第一级，以后再攀第二级。但是每次总是刚踩上去就被人踢下来。现在我是狠了心了，宁可宰了谁、崩了谁，也不愿伸手向他乞讨。今天我确实忍无可忍了，我再也不能在就业局外屋傻等，在劳动局瞎站着捱时光了。我已经三十岁，我再也不能那样干了。”

她轻轻地碰了碰他。虽然她心中对他充满无限同情，却不愿让他觉出这一点。但是费迪南根本没有察觉她的想法，她碰他一下就好像一个小孩扶着树干想摇动大树，他是那样直挺挺地纹丝不动地站着，全然像根木头。

“好了，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你别怕，我不是来向你诉苦的。我不需要怜悯。你的怜悯心留着用在别人身上吧，也许对别人会有帮助的。对我是不会再有任何用处了。我是来向你道别的。我们两人再这样一起呆下去毫无意义。不能弄到我养活的地步，这点自尊心我还是有的。我宁愿饿死也不能拖累你！最好是我们好聚好散，不要互相成为对方背上的负担。我就是想到这里来同你说说这个，并且感谢你对我许多……”

“唉呀，费迪南。”她紧紧抓住他，然后使劲一靠，把身子完全靠在他身上，浑身剧烈地颤抖着：“费迪南，费迪南，费迪南。”她说不出别的话来。由于那不可名状的、使人束手无策的恐惧，她除了一再重复这几个字以外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说句良心话吧，像这样下去难道还有什么意思？我们就这样穿着又脏又旧的衣服坐在街上、咖啡馆里，谁也帮不了谁，只是我骗你、你骗我，难道你不觉得痛苦？这种情形究竟还要延续多久，我们还在等什么？我已经三十岁了，还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自己心里乐意做的事。我总是被雇用了又被解雇，弄得每过一个月就老了一岁。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我一概没有见过，人生的乐趣我一点没有尝过，也许只除了一件，就是我老是以为：唔，这回好事总算来了，这回终于有一个好的开端了。可是现在我知道什么也不会有了，什么好事也不会来了。我已经完了，不会有什么出息了。像这样一个人，还是离他远一些为好……我明白，同我在一起对谁都没有好处，你姐姐一开始就摸准了，所以她当即上前挡住了小弗兰茨，不让我抓住他，把他拖下水，你呢，我也同样只会把你拖下水的。这样下去没有意义了。现在，我们悬崖勒马，至少来一个比较像样的收场，像两个好伙伴一样分手，难道不好吗？”

“好是好，不过……你准备怎么做？”

他不回答，仍同刚才一样呆若木鸡、默默无言地站着，等待着。

她看了他一眼，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他把木棍紧紧攥在手里，用棍尖在自己面前的地上钻了一个小小的洞。然后他两眼死死盯住这个洞，那神态仿佛是要摆开架势向洞里猛冲，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使劲把他向洞里拉。克丽丝蒂娜心里豁然一亮，霎时间她一切都明白了。

“你不会是想去寻……？”

“唔，”他冷静地答道。“唔，这是目前惟一明智的做法，我受够了。我没有兴致再重整旗鼓，然而要了结一切，劲头还是够用的。我有四个同事已经到外面去这样做了。真是干净利落，事后我看到他们的脸，表情很好，很满意，很清爽。一点不难。比像现在这样活下去来得容易！”

从先前抓住他的胳膊肘起，她就一直偎依在他身上，但是现在她的两只手臂突然瘫软了。她无法阻止它们从他身上滑落下来，无力地耷拉着；她一句话也没说。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安详地抬眼看着她问道，“你可一直都是对我说心里话的啊？”

她沉吟了半晌，然后干脆地说：“这三天我也每天都在考虑这些，只是我没有胆量把事情想的这么清楚。你说得对，这样下去的确是没有意思了。”

他看着她，神色有些迟疑，接着，他带着一种听起来像一个绝望中的人在找同伴那样的语气问道：“那么你也要……？”

“对，同你一起。”

她说这话时态度沉静而坚决，仿佛他们是在商量要不要去散步。“单独行动我没有这个勇气，我不知道该怎么……我还没有仔细想过怎样具体去做，否则，也许我早已这样做了呢。”

“你也要……”他喜出望外，吃吃地说着，拉起了她的手。

“对，”她十分平静地说，“你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我们要一起行动。继续用谎话

骗你是毫无意思的了。调维也纳的事没有得到批准，而在这个小镇上我已经快要憋死了。一了百了比慢性自杀好。其实我压根没给美国去过信。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他们会给我寄来十美元或者二十美元——可这有什么用？还是快点好，何必再折磨自己！你想对了！”

他久久注视着她。这样满怀深情地端详她，这在他还是第一次。他脸上严峻的表情消释了，渐渐地，他那看破红尘的充满怨艾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微笑。他轻轻地抚摩着她的双手说：“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你会愿意一直陪着我走到这一步。我作出这个决定后，只是对你还有些放心不下，而现在我的心情是加倍地轻松了。”

他们手挽手地坐着。如果这时有谁路过这里，一定以为这是一对情人，一对刚刚定情、刚刚订婚的情侣，双双沿着耶稣受难路徜徉上来，到这受难像前再次海誓山盟一番。以前他们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镇定自若地肩并着肩坐在一起。他们现在第一次感到对方给了自己信心，第一次感到对未来有了信心。他们久久地坐着，相视无言，手拉着手，脸上的表情很满意、很清爽、很平静。这样过了一阵以后，她安详地问道：“你……你打算怎么做呢？”

他把手伸进后裤兜里，取出了一支军用手枪。十一月的阳光照射到光滑的枪管上，使它闪闪发亮。现在她一点不觉得这武器吓人了。

“对准你的太阳穴，”他说，“你不用害怕，我的枪法很老练，开枪时手是不会抖的……然后再对准我的心脏。这是一支大口径军用手枪，不会出一点问题的。镇上还没有听到枪响就一切都过去了，你完全用不着害怕。”

她没有丝毫激动不安，而是抱着一种客观的好奇心平静地细看这支手枪。然后她抬起头来。在她面前，离他们坐的石凳三米远，矗立着巨大的紫檀木受难像，上面钉着那位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三天苦难的受难者。

“别在这儿，”她急忙说道，“别在这儿，也不要现在。因为……”她看着他，同时她的手比他更为炽热地紧握着他的手，“我希望我们在这之前再聚一次……真正地、全身心地在一起，没有恐慌、没有惧怕……过一整夜……也许我们还有些话要说说……最后的话，人在平时决不会说的话……还有……我很想同你在一块儿过一夜，是全身心地同你在一块儿过一夜……让别人到第二天早晨再来发现我们吧。”

“好，”他答道，“你想得对，在最后抛弃生活之前，应该再享受一次其中最美好的东西。原谅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19

他们又沉默了，一阵微风轻轻吹拂着他们全身。他们感觉到太阳是那么柔和、适意和温暖。在这里坐着多舒服啊。总算有一次心情舒畅、无忧无虑的约会了，这是多么美好呀！可是，这时远处传来当当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这是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她骤然一惊站了起来。“一点三刻了！”

他爽朗地哈哈笑了，一时容光焕发。“你看，我们就是这副德行。你很勇敢，连死都不怕了。可是一想到上班要迟到，反倒害怕起来。我们被奴役到了什么地步啊！生有”的观点，认为万物玄冥而独化，块然而自生。北宋张，我们身上的奴性已经深入骨髓了。现在的确是从这一切荒谬东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你真的还打算去上班？”

“是的，”她说，“这样做更好些。我还想去把东西整理一下。这听起来是有点荒唐，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该做的都做好，再写几封信而又能说明一切的原则，即“思维经济原则”。还提出了“嵌，做完这些事我会觉得轻松些。再就是……我今天下午呆在办公室里，一直到下午六点钟，那就谁也不会觉察出有什么异样，谁也不会来找我。到晚上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乘车去克雷姆斯或者圣珀尔滕或者维也纳了。我的钱嘛，订一个好房间还是足够的，我们还可以吃一顿像样的晚饭，过一次称心如意的生活……总之是要痛快，一定要过得痛痛快快的，而明天早上，别人怎样发现我们，那些事我们就管不着了。等会儿到六点钟你就来约我，那时如果有人看见我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爱说什么，爱想什么都由他们去吧……你来叫我，我就把门一锁，永远不回去了……那时我就自由了……那时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他不断地看她，她这种出乎他意料的坚决，使他喜不自胜。

“好的，”他说，“我六点来。六点以前这段时间我去敬散步，再观赏一下这个世界。就

这样吧，那么——再见！”

克丽丝蒂娜走进她的办公室。现在一切又都突然变得使人轻松了。所有的物品，写字台、椅子、斜面桌、天平、电话、大叠的纸张，都不再像以往那样虎视眈眈、满怀敌意了。它们不再默默地恶狠狠地嘲笑她“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地永远做这单调乏味的工作了。因为，现在她知道，大门已经敞开，只要一步跨出去她就自由了。

一种美妙的静谧蓦然来到她心间。这是欣喜的平静，有如傍晚时分夜幕初降时草地上的宁静一般，使人感到甜美。她不论做什么都那么得心应手，易如反掌。她写了儿封信。一封给姐姐，一封给邮局，一封给富克斯塔勒，向他们告别，她非常惊讶自己的字体竟那样清晰，新的一行总是整整齐齐对准上一行，字与字之间的间隔也完全合乎书法上的要求。写出来竟那样工整，就像自己小学时机械地抄写的作业那样。在这段时间里也来了一些人，有寄信的，挂电话的，送邮包的，汇款的。对每一项业务，她都处理得细致周到，待人以礼。她不知不觉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要给这些她很陌生、一直觉得与自己无关的人，如那个叫托马斯的，还有那个有几亩地的农妇、助理林务官、杂货店学徒、肉店老板娘等，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是女人最后的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人家同她说“再见”，她就止不住嫣然一笑，然后以双倍的热情回答“再见！”，因为此时她胸中激荡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绪，即得到解救的情绪。人都走了，她便着手处理积压下来的事情，数着、算着、整理着。她屋里那张斜面桌还从来没有这么干净、整齐过，连上头的墨水斑点她也完全擦掉，墙上的挂历也重新挂正了——要让接替自己的人无话可说，感到满意。既然自己现在心情愉快了，那就也要让别人心满意足，无话可讲。既然她现在已经为自己的一生找到了归宿，那么就让她这里的一切也都各得其所吧。

她干得是那样起劲，她手脚麻利、十分卖力地把一切都归置好，干得完全忘记了时间，所以当门被推开时，她委实吃了一惊。

“哟，都六点了吗？我的天，我一点也没有注意看时间呢。唔，再有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全归置完了。你理解我的，我是想把事情做得让别人挑不出毛病，这样交出去我才心安。现在我还要做做扫尾工作，然后就结账，结完账我就属于你了。”

他想在外面等她。“不，你只管进来坐着等吧，我去把外面的百叶窗放下来，完事以后我们一起出去，即便再有人看见，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关系呢？明天他们反正还会知道得更多的。”

“明天，”他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已经没有明天了。至少我们两个人是没有明天了。我刚才这次散步确实太好了：天空、花草、树林；唔，仁慈的上帝，这位老先生还真是一位挺不错的建筑师呢，他的设计虽然有那么一点不大人时，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当上建筑师，同老先生比也是望尘莫及的！”

她带他走进了窗玻璃里侧那神圣不可侵犯、闲人不得进入的隔间。“我没有沙发请你坐，我们的国家可不那么大方啊，不过你可以坐在窗台上抽支烟；再有十分钟我就完了，”——说到这里她好像得救了似地舒一口气——“什么事都办完了。”

她一栏一栏地把数字加起来。这件事进行得十分轻易迅速。然后她从钱柜中取出那有点像风箱的黑色钱袋，开始核对了。她把票子按五先令、十先令、一百先令、一千先令券分别摆在写字台边上，将手指放在海绵上蘸湿，然后就以训练有素、非常敏捷的食指动作点起那些蓝色的钞票来。她数得像机器一样快，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点完一摞，就用铅笔把同类钞票总额迅速记下，然后急不可耐地把账本上的数字同现金数额进行核对，核完就在数字下面划一道线——那用铅笔划的、使她得到解放的最后一道横线。

突然她听见自己旁边有急速喘粗气的声音，于是便抬起头来看。原来费迪南不知什么时候轻轻站了起来，穿过屋子走到这边来了。现在他站在她身后，越过她的肩看着桌上。

“怎么啦！”她吓了一跳问道。

“我可不可以，”——他的声音低沉轻微，像蒙上了一层皮，“可不可以拿一张看看？我很久很久没见到一千先令的票子了，而那么多的大票堆在一起，从我生下来到现在也还没见过呢！”

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拈起一张，就好像拿易碎物品那样，她觉察到他的手拿钱时抖得厉害。他这是怎么了？他两眼直勾勾地瞪着这张蓝色钞票，那细长的鼻翼在瑟瑟抖动，眼里射出奇异的光。

“这么多钱……你这里经常有这么多钱？”

“当然啦，今天还算少呢，才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如果到季度末尾，种植葡萄的农民把税款交上来，或者工厂把工人的工资汇来，那时常常是四万、五万、六万——有一次甚至到了八万呢。”

他怔怔地盯着写字台，同时双手抄在身后，好像害怕这一大堆钱似的。

“你不觉得……这么多钱放在桌子上，你难道不觉得有点发毛吗？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害怕？怕什么？这个地方是加了栏杆的，你瞧那儿，一根根那么粗的铁栏杆，另外，旁边就是杂货店，楼上住着一个种牧草的农民，要是有人有盗贼，他们一定能听见的。每天晚上钱又总是装在袋子里，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的。”

“要是换了我，我可是会害怕的。”他压低声音回答说。

“别瞎说了，你怕什么呀？”

“怕我自己。”

她抬头一看，目光碰上一张半张开的嘴、一双避而不看她的眼睛。接着，他在屋里来回踱起步来。

“我会受不了的，一小时也受不了，在这么多钱旁边呆着我简直没法喘气。我会来回算计，想着：嗨，一千先令，一张四方纸片，一张莫名其妙的纸，要是我把它拿走。装进我的腰包，我就自由了，就获得了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过一过顺心的日子；而用这儿放着的这些钱——刚才你说是多少？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我们可以好好过上两三年，可以去游览世界，每分钟都真正在生活，不是像我们现在过的这种日子，而是过真正的、称心的生活，人的生活，因为我们生下来本来就是人啊，用这些钱，可以使自己活得真正像个人样，自由自在地活动，而不是被捆住手脚动弹不得。只需一个小小的动作，五个指头肌肉一收缩，一走了之，就自由了——啊不，一想到这点我就受不了，要我整天瞅着这些东西，守着这些玩意儿，整天嗅着它们，摸着它们，然而同时心里又清楚它们是属于那个荒唐的、吓唬人的怪物——国家的，那我简直就要发疯。国家，这是个没有呼吸、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没有知识的泥塑木雕，是人类用来摧残毁灭自己的最愚蠢的发明。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可是会发疯的……我会在夜里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仅仅为了不至于拿上钥匙去打开钱柜。而你竟能同这些东西在一起生活！你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吗？”

“没有，”她胆战心惊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么国家倒真是走运了。恶人总是交好运的。哎呀，你快点弄完吧，”他差不多是气呼呼地说，“快些核对完。把钱拿开吧。我见不得这东西了。”

她迅速地锁上钱柜。这时她的手指忽然也抖起来了。然后，他们出了邮局，朝火车站方向走去。天已经黑了，家家户户亮起了灯火，他们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屋子里面，人们围坐在桌旁进晚餐，当他们走过最后一家的窗户时，里面传出一阵轻微的、节奏分明的喃喃声：这是在做晚祷。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好像他们不是单独在一起。费迪南表露的那种思想，一直像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们。他们感到它时而在身前，时而在身后，又始终在他们心中萦回，现在呢，当他们拐弯走出了小镇，离开了街道，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时，它也仍然紧紧尾随着他们。

转过了最后几幢房子，他们便突然置身于漆黑的暗夜中了。天空比地面稍亮一点，在朦胧的光亮中，依稀可见一条林荫路影影绰绰伸向远方。落光了叶子的树，这些黑魃魃的枯骨，它们那光秃秃的枝桠像烧焦灼手指，伸向没有一丝微风的夜空。有个别农民赶着大车在马路上来往。你看不清他们的形象，只能听见他们发出的声音，听得见黑暗中那笨重的车子的辘辘声和人的脚步声——这说明，这条路上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里没有小路通往火车站吗？随便什么小路，碰不到人的小路？”

“有的，”克丽丝蒂娜回答道，“从这儿往右就是。”她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开口说话了。这样一来她就可以有一分钟不必去想那个念头，那个从邮局到这里一路上跟随着她的念头，那个不声不响、紧追不舍、寸步不离左右的危险的影子。

他又默默无言地在她旁边走了一阵，好像已经把她忘了。甚至他的手也一点没有挨着她的子。突然——像一块石头扑腾一声打破了沉寂——他问道：“你是说月底能集中三万先令现款吗？”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她不想让他看出这一点，便用若无其事。镇定自如的声音回答道：“对，我想没有问题。”

“要是你除此之外再拖延一下上交的款子……就是说把那些税款或者什么的款子多保留几天不交上去——在这方面我对我们奥地利很了解，这样做上头是不会太严格追究的——那么你可以凑齐多少钱？”

她思索了一会儿。“四万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有五万……不过你为什么……？”

他几乎是厉声答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的。”

她不敢反驳他。他说的不错，她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问了。他们又默默无言地静静地走着。近处一个池塘里，青蛙拼命呱呱大声叫起来，冷不防听到这像嘲弄一样的声音，简直就使

人感到浑身疼痛。他突然站住了。

“克丽丝蒂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欺骗自己。现在我们两人的处境是极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互相抱着极为真诚的态度。让我们来一起好好地、仔细地考虑一下吧。”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火光一闪，她看见他那神情严峻的脸。“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是的，我们今天下了了结一切的决心，我们的打算，用报纸上常见的动听的德语说法就叫做‘逃遁离开人世’，然而这话并不对。我们根本不想‘逃遁’，不想离开人世，你不想，我也不想。我们只是想最终脱离我们那被人糟蹋毁坏掉的生活，而又没有别的出路，才决定这样做的，如此而已。我们并不想逃离人世，而是要逃离和摆脱穷困，甩掉这单调乏味、讨厌透顶、不可忍受而又无法避开的贫困。如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手枪是最后的、惟一的出路。但这一点是看错了。现在我们两个都知道，可能还有另一条路，一条最后的路之前的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胆量走这条路，以及怎样走这条路。”

她不作声；他猛抽了几口烟。

“这个问题需要作十分冷静、十分具体的斟酌考虑，就像解一道数学难题那样……我当然要向你讲明事情的全部严重性。我要明确、坦率地告诉你，走这条路恐怕比另外那条路需要更大的勇气。那一条路并不难走。手指一扳，肌肉一收，亮光一闪，就完事了。这一条路却要困难些，因为它要长些。紧张的时间不是一秒钟，而是几星期、几个月，必须不断地掩护自己、隐藏自己。心中无底的事比心里有数的事更难坚持；短暂的、巨大的恐惧比长期的、不可捉摸的恐惧要容易承受些。因此必须事先考虑好，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承受，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些紧张的折磨，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究竟是干脆利落地结果自己的性命好呢，还是再次开始生活？这就是我考虑的中心。”

他又向前走了，而她机械地跟着。是她的腿在走而不是她在走，她的全部思想机器好像都失灵了，只是等着他发话，等候他发出指令。从自身内部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的力量，她脑子里的所有细胞都已经吓得半死，完全陷入麻木状态了。

他又一次站住了。“你不要误解我。我没有丝毫道义上的顾虑。在国家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对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大罪，所以我们怎样做都不为过分。我们无论干什么损害国家的事都行，我们，这整个挨整的一代，我们不管怎么干都超不出国家应该给予我们的补偿的范围。如果我去偷，那么，不是国家通过战争教会我、迫使我干这种勾当又是谁呢：那时候叫做什么征调，或者没收，或者像和约里用的字眼，叫什么赔偿战胜国损失。如果我们行骗，那么，我们所以能掌握这种艺术，除了归功于国家又能归功于谁呢：是国家对我们言传身教，只用两个星期就把人家三代人积攒下来的钱变成一堆废纸，把人家一个大家庭一百年来的财产，把人家的草地、房屋和田地一古脑儿骗走！甚而至于如果我去杀人，又是谁教唆、训练我去干的？兵营六个月，前线好几年！在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同国家打这场官司我们是完全占优势的，不管到哪一级法庭都是我们胜诉，国家永远还不清欠下的这一大笔债，它永远无法把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再如数归还我们。同国家讲良心，在过去的时代是应该的，那时的国家是个善良的监护人，它节俭、清廉、正直。而现在，既然国家用流氓无赖的手段对付我们，那我们每个人就都有权利像流氓无赖一样行动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我们现在为我们个人采取报复行动，我是丝毫顾忌也没有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必有任何顾虑。我那笔残废军人抚恤金，那笔天经地义应该属于我、而又被劳苦功高的财政部剋扣未发的抚恤金，如果我现在自己去取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除了取这笔钱之外，再把你父亲和我父亲被偷走的钱取回来，再把我们以及同我们一样的人被窃去的权利——过真正的人的生活那样一种权利也取回来，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不，我向你发誓，做这样的事我完全心安理得，正如我们不管是死是活，是好死、赖死还是赖活，国家也都心安理得一样；不管我们把这些蓝色纸片偷走一百张还是一千张、一万张，这个国家也不会因此多出一个穷人来，这点钱对于国家是少得几乎感觉不出的，正像一头牛在草地上吃掉几根草一样。所以说，干这件事我心里完全坦然，并且我想，我就是偷了国家一千万，也会同一个银行经理或者一个吃了三十次败仗的将军一样，照样安安稳稳地睡觉。我只是想着我们，想到你和我。我们行事每一步都草率不得，不能像一个十五岁的店铺小伙计那样，从邮局偷了十几个先令邮票钱，一小时就胡花掉，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就没了。我们年龄比小伙计大多了，不能再做这类试验了。我们手里只剩下两张牌，不是出这张就是出那张。作这样的抉择是必须深思熟虑的。”

他又继续朝前走，以便使自己平静下来。她觉得他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同时，听他这样从容镇定、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对他的钦敬之心又油然而生。她以前从未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他比自己高明，而自己对他又有这样强烈的倾慕之心。

“好，克丽丝蒂娜，让我们慢慢地研究，一步一步地考虑。作这样一种决断是不能操之过

急的。也决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和幻想。考虑一下吧。如果我们今天结束了自己，我们就一身轻了，就什么都甩掉了。一扳枪机，万事大吉——老实说，这个想法是非常美妙的，我常常想起我那位中学老师上课时给我们讲的话，他说人同动物比较起来，惟一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在他什么时候想死就可以去死，而不仅仅是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才死。这也许是人一辈子偷不掉、抢不走、可以一直不断地享用的惟一点自由吧，这就是毁弃自己生命的自由。可是我们两个呢，我们实际上还很年轻，还根本不知道我们扔掉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只想扔掉我们不愿意过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也许可以设想还有另一种我们可能会加以肯定的生活吧？有了钱生活就会改观，至少我相信这一点，你也相信这一点。而只要我们还抱有某种信念——是不是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对生活的否定就不完全是真的，我们要毁掉的，正是我们根本无权毁掉的东西，即我们内心还没有体验过的生活乐趣，也就是一种新的、说不定是非常美好的可能。也许靠这一点点钱，我真的还能有所作为，也许我身上有这种能力，但现在还没有，然而又确实存在着，只是还被压抑着没能发挥出来，而且在衰竭下去，像我现在拔掉的这根草一样会要枯死；可是，恰恰因为我拔掉它，它才枯萎的呀。所以，这种能力也许还会在我身上增强起来。你呢？——你将来或许还会生儿育女，你还可以……现在谁知道呢……而又恰恰因为还不知道，所以就特别富有吸引力……可不是吗，你懂得我的意思，我是想说……像我们经历过的这种生活，确实是不值得继续下去了，这样一种可怜巴巴的苦日子，从这星期熬到下星期，从这次假期捱到下次假期。但是，也许我们还能，说不定我们还能使它有点变化，只是要有勇气才行，比走另外那条路需要更大的勇气。退一步说，如果事情败露，一支手枪总是随时可以买到的。要是人家简直就等于把钱塞到你手里，你难道不认为应该干脆收下吗？”

“是应该收下，可是……拿着这么些钱我们上哪儿去呢？”

“到外国去，我会几种外语，法语我会，甚至还很不错，我又会俄语，完全掌握了，英语也会一点点，不会的还可以再学。”

“很好，不过……人家一定要追查的呀，你认为他们抓不到我们吗？”

“这我不知道，这一点谁都不可能知道。他们也许能抓到我们，甚至十有八九会抓到我们，但也有可能抓不到。我觉得，更多地要靠我们自己，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坚持到底，是不是相当机智、谨慎，有足够的警惕性，是不是考虑得细致周密。当然，干这种事必定会高度紧张。日子大概是不会很好过的，也许经常处在被追捕的惶惶不安中，无休无止的东奔西跑、东躲西藏。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你得自己弄清楚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克丽丝蒂娜陷入了沉思。她觉得要一下子把这事全面想清楚太困难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单独干我什么都不敢。我是一个女人——只为我一个人我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只有为另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一起我才能做点什么事。为了我们两个，为了你，那我就什么都可以干。所以，要是你想干的话……”

他走得更快了。

“问题恰恰在这里，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干。你说你觉得两人一道干容易。可是我反而觉得一人单独干更容易些。如果是一个人，我就知道豁出去的是什么：不过是一条被摧残糟蹋、遍体鳞伤的性命罢了——算啦，不谈这个。我害怕的是你可能被我拖下水。你一点也没有想过这事，这个想法完全是我的呀。我不想硬拉着你去干任何事情，我不想引诱你去干坏事，如果你想干什么，必须是发自你的内心，而不是只听我的。”

一排树木后面透出星星点点灯光。田间小路已经走到尽头，他们眼看就要到火车站了。

克丽丝蒂娜依然昏昏沉沉地走着。“可是……你打算怎么个做法呢，”她心惊胆战地说，“这些事我不懂。我们拿着这么些钱该怎么办？报上不是经常看到这些人总是全部落网的吗？你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根本还没有开始仔细考虑。你把我估计得太高了。这种想法总是一刹那间出现的念头，只有傻瓜才会一想到什么就匆匆忙忙干起来。所以他们才老是被抓获。有两类不同的犯罪——我指的是那些在传统的意义上被称之为犯罪的行为，一种是在感情冲动驱使下干的，另一种是精心策划的。感情用事的犯罪也许罪行不那么严重，但大多不能成功。那些小店员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伸手到钱柜里扒到了邮票钱，一得手就去跑马场大搞赌赛，洋洋得意，以为上头不会察觉，他们都相信奇迹。可是我不相信什么奇迹，我知道我们两人现在是完全孤立无援的，我们无依无靠地面对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集中了成千上万个密探的计谋和经验，我知道，孤零零的一个侦探是傻瓜，我比他聪明、狡猾一百倍，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他们有经验，有一整套办法。假如我们——你看，我现在还是在说‘假如’——真下决心冒这个险，那么我决不把它看成轻率的儿戏。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有一个

深思熟虑、细致周密的计划，要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估计在内。这是一种数学上的概率计算。让我们集中精力细心地把问题的各方面都考虑透彻，然后你星期天到维也纳来，那时我们再作出最终决定，不要在今天就急于定下来。”

他站住了。在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突然又变得爽朗起来。这是他身上那另外一个声音，那个被湮没了的童声，那个她非常喜欢听的声音。

“想想看，你说怪不怪，今天下午你去邮务所上班，我还去散步呢。我重新把这个世界观赏了一番，心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世界就在我眼前，美丽而光明，充满着温暖、明媚的生机，我就站在这个世界上，人还相当年轻，富有朝气和活力。于是我回顾一生，算了一笔总账，并问自己：你究竟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些什么？回答是令人痛苦的。很叫人寒心，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也没有为自己做过，什么也没有为自己着想过。在学校里，老师让我想什么我就想什么，让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在战争中，上级命令我做什么动作我就做什么动作，叫我走什么步子我就走什么步子，而在战俘营里我只是梦想着：快快出去吧！想得都快要发疯了。那时整天不务正业，疲于奔命，干些毫无意思的蠢事，后来呢，就一直只是为别人卖苦力，干的事又全是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仅仅为了喂肚皮，为了有一个立锥之地苟延残喘。现在，接连三天、一直到星期日，我要平生第一次单为我自己，为我和你，思考和筹划一件事情了。所以实际上我是很高兴的。你知道吗，我希望我们把这事好好规划一下，要像架设一座桥梁那样，必须让每颗钉子、每个螺丝钉都有它正确的部位，不能有一丝一毫误差，破坏整套静力学法则而使工程报废。我现在要精心设计我们这座桥，要让它能使用多年。我明白，这事干系重大，非同小可，但是，这是第一次为自己、为我和为你承担干系，而不是像当兵或在工厂时那样，那是担负一种卑微低下的责任，在那些地方你只不过等于零，你的命运是绑在一架你自己莫测高深的战车上。我们是干还是不干，这还有待我们的最后决定，但是，设想出一个方案、仔细思考每一个细节。估计到最易忽略的难点、使每个步骤都协调无误，——这一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桩我原先完全没有意想不到的乐事了。看来，我今天来找你是太对了。”

火车站很近了。已经可以分辨出一盏盏灯光。他们停了下来。

“你最好别再送我了。半个小时以前，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还无关紧要，现在就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同我在一起了，这已经是”——也笑起来——“我们这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了。不能让任何人猜想到你有一个帮手，要是有人能提供我的外貌描述，那对我们的事是会很不利的。对，克丽丝蒂娜，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想到各种可能，这是很不容易的，走另外那条路会比这要容易些。可是另一方面，我还从来没有，我们还从来没有体验过那叫做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滋味。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从来没有去过外国。我从没有体验过，当你用不着一天到晚在每件事情上都得盘算一下要多少钱的时候，那生活是什么滋味，我们从来没有自由自在过。也许要等尝到了这种滋味时，你才会知道这个被称为生活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吧。安心等着吧，不要忧心忡忡，折磨自己，我将制订一份详尽周密的计划，而且是书面形式的，然后我们来从头到尾研究、逐节逐条地研究，反复掂量，看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这件事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作出最后的抉择了。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她斩钉截铁地说。

从这时到星期日的几天，对克丽丝蒂娜是非常难捱的。她头一次感到害怕自己、害怕别人、也害怕各种没有生命的物件。每天早晨打开小钱柜、手指摸到钞票也成了她的一桩苦事。这些钱是属于她的，还是属于国家的？这些钱还一张不差地在那里放着吗？于是她一遍又一遍地数这些蓝纸片，点了又点，数了又数，老是没完。不是手抖，就是相加的时候忘记了数字。她一点自信也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她失去了原有的落落大方的神态，变得疑神疑鬼了。一个恍惚的、潜意识的感觉，使她思绪纷乱：她觉得似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出了她的意图，都看透了她的心思，都在观察她的动静，窥视她的行动。虽然理智明确地告诉她这纯粹是胡思乱想，但仍然无济于事。她不断对自己说，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吗？我们不是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吗？一切仍然照旧，每张钞票都还在柜里放着，账上每个数字都是正确的，我的账目经得起任何人检查。但是不管她怎么为自己辩护，还是谁看她一眼她都受不了，电话铃一响，她就胆战心惊，需要鼓足全身力气，手腕才有劲把听筒举到耳边。星期五早晨，当一个佩带着叮当作响的刺刀的宪兵踏着重重的步子突然进来时，她只觉眼前一黑，慌忙双手死死抓紧桌边，似乎在那里抗拒把她带走，然而那个嘴里叼着弗吉尼亚雪茄的宪兵却只是来给一个少女汇款的。他同这个姑娘有了一个私生子，每个月付给她一笔赡养费。他和气地苦笑着打趣说，只图一时痛快，就成年累月背上了卸不掉的包袱！可是她却笑不起来，在汇款单上写汇款金额（证实汇款人已交付这笔钱）时，索索发抖的手写出的字是歪歪斜斜的。直到大门在宪兵出去后砰的一声关上，她猛地拉开抽屉看清钱还在里面。那三万二千七百一十二先令零四十格罗森①还安然无

恙、同账册上的数字丝毫不差时，她才松了一口气。夜里她睡不着觉，就是睡着一会儿也尽做噩梦，这是因为，人的思想往往比行动更可怖，即将发生的事总比已经发生的事更令人激动不已。

①格罗森，奥地利货币单位，一格罗森等于百分之一先令。

星期天早上，费迪南在火车站等着她来。见到她时，他打量了她一会儿。“可怜见儿的！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啊，太憔悴了。你感到很害怕，是吗，我一开始就担心这点了。也许我错了，不该提前把这个想法告诉你。可是不久就会过去的，是干呢还是不干，今天我们就可以最后定夺了！”

她从侧面看他，只见他眼睛明亮，举止出奇地充满朝气。一见他这样，她全部的沉重心情便奇妙地豁然消释了。他发现她在看他。

“是的，我心情很好。我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以来都没有像这三天这样舒畅过了。现在我才真正知道，能替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只替自己，只替自己一个人，这是件多么痛快的事啊！……就是说，不只是无休无止地替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楼房添砖加瓦，不是的，现在是完全为自己，从打地基到盖屋顶，完整地建筑一座楼房！也许这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也许它一个小时以后就会倒塌，也许你一句话就把它全盘否定，也许我们两个一起把它砸个粉碎。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总归是我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我已经从中得到乐趣了。唔，这简直太有意思了：通盘考虑、全面规划，连一个细小的枝节问题也不放过！制订这样一个对军队、国家、警察、报界进行讨伐、对地球上所有强权进行讨伐的作战计划，让自己的思想先来一次演习，真是其乐无穷！现在呢，我倒是很想进行真刀真枪的实战了。充其量不过是吃败仗而已，那又有什么，我们不是早就大败给人家了吗？唔，马上你就能看到全部计划了！”

他们离开了车站。一片灰蒙蒙的寒雾笼罩着四周的房屋，搬运夫和车站服务人员无精打采地站着等待乘客，什么都潮乎乎的，话一出口，潮湿的严寒就将它幻化为缕缕轻烟。这是一个没有温暖的世界。他拉着她的手臂，牵着她在这街上的汽车之间穿行，横过马路时，他的手感觉到她在神经质地颤抖。

“你这是怎么啦，你哪儿不舒服吗？”

“没什么，”她说。“我这几天总那么心惊肉跳的。只要谁和我打招呼，我就觉得他是在监视我。不管看见谁，我都觉得他在想着我的心事。我知道这是庸人自扰，可总觉得似乎谁都能从我脸上看出我的心思，似乎镇上的人肯定早就什么全知道，什么都嗅出来了。在来这里的火车上遇着助理林务官，他一问我‘您去维也纳办什么事？’我的脸就刷地涨红了，引得他哈哈大笑起来，我这才暗暗庆幸他并没有看出什么。原来他只是想到了会男朋友一类的事而不是这件事。可是，费迪南，你告诉我，”——这时她突然把身子贴紧他——“不会永远是这样吧，我是说，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做出那件事来以后，不会老像这样吧？你看，我现在体会到了，如果老是这样，我可经受不住呀。像这样胆战心惊地过日子，见人就怕，睡不着觉，害怕半夜有人敲门，这种生活我是忍受不下去的。你说，不会永远这样吧？”

“不会的，”他回答道，“我相信不会这样。只有在这儿，你还是原来的你时，才会这样。一旦到了外边，改头换面，更名换姓，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你就忘掉这里的这个你了。你自己不也同我讲过，说你有一次完全变了一个人吗？危险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你在做我们打算做的这件事时总感到良心不安。我们实际上是在盗窃高级盗窃犯——国家，如果在行动时你老有一种干亏心事的感觉，当然就糟了，要是我那样想，我就不干了。至于说到我，那么我觉得我的行动完全是正当的。我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我所以铤而走险为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像在战争中那样为某一个僵死的思想，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江山，为一个米特罗巴①那样的大公司，或者一个同我毫不相干的什么政治制度去卖命。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决定，我们不过是刚刚开始考虑这个想法，就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我们还在举棋不定，还在掂量、摆弄这个想法，而下棋、摆弄一件东西本来就是一种乐趣，难道不应该是高高兴的吗？挺起胸膛来吧，我知道你是能做到很勇敢的。”

①米特罗巴，一九一七年建立的大企业“中欧卧车餐车股份公司”的简称。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相信我有一定的坚持能力，你说得对，我也知道，我们将来不会失掉什么。我是经历过一些艰难的，并且挺过来了。但就是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太难熬。等到事情做出来，你就又可以指望我了。”

他们朝前走着。“我们去哪儿？”她问。

他微微一笑。“真奇怪啊，整个这件事我竟一点不觉费力，我感到，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思考一遍，包括我们怎么逃走、怎样藏身以保证安全不要资本主义制度所必然出现的坏的方面，以建立以个人所，等等，的确是一种乐趣，我确实相信，我已经绞尽脑汁，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说：没什么问题，像那么回事了。我作了全面的筹划。有了钱以后怎样生活，怎样掩护自己，这些安排起来真是不费吹灰之力，惟独一件事我没有办法——一定一个地方、一个有四面墙不透风的所在，找一间屋子，以便我们现在可以坐下来好好把事情全面研究一番，我又一次看到，有钱活十年也容易，而没钱过一天都困难，真的，克丽丝蒂娜，”——说到这里他几乎是得意地微笑着看她——“替我们自己找到这个四面不透风的地方，在那里谁也听不见，看不到我们，这简直比实现我们整个冒险计划还难啊，我把各种办法都想遍了。坐车到野外去吧，太冷了；到一家旅馆去吧，隔墙有耳，听得见我们谈话，在那种情况下，我知道你会慌乱不安的，而我们恰恰需要清醒的头脑；到一家小客栈去吧，正因为没有什么客人，侍者就特别注意你；在露天地里坐着谈吧，这么大冷天呆在外面又非常引人注目。是呀，克丽丝蒂娜——听起来有点不可置信，要是没钱，想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大城市里找到一个真正清静自在的地方真是难上加难啊。我甚至搜索枯肠、挖空心思出了几个办法——真的，我甚至想过我们是否可以爬到斯特凡大教堂^①塔顶上去。像这样的大雾天，那儿不会有人上去的，可是我又觉得这个想法太荒唐。最后，我找到我们那半途而废的楼房工地的值班看守，他住一间小木房，里面有个铁炉子、一张桌子，我记得好像只有一把椅子，这是一间简陋的小木棚。我同这个人处得还不错，跟他胡吹了一通，说我认识一位出身高贵的波兰太太，是在战时就认识的，她同她丈夫现在住在萨赫尔饭店，她之所以不便在大街上让人看到我同她在一起，是因为她门第太高、太有名气了。你可以想像，那个傻里傻气的家伙听了这些胡诌简直惊讶得目瞪口呆，于是他当然也就认为替我办事是无比荣幸了。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他困难时我还帮过他两次忙。我已经同他讲好，把钥匙放在房梁底下一个约定的地方，再把他的证件也留下，以备我们在万一需要时使用，那炉子他也答应我一早就生起来。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不受干扰了，呆在那儿是不会舒服的，不过，为了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就得一起钻进这个破棚子里去，在那里呆上两个小时。那儿谁也听不到我们，谁也看不见我们，我们就可以冷冷静静地作出决定了。”

^①斯特凡大教堂，维也纳最著名的教堂，建于十四至十五世纪。

工地在弗洛里兹村，距市中心很远，四周围着木栅栏，空荡无人。刚刚砌起墙的大楼，几百个没有安装窗子的窗户洞黑黢黢的，显得十分冷落凄清。柏油桶、手推车横七竖八地乱放，水泥、砖头东一堆西一堆到处都是，乱糟糟地堆在松软的泥地上。这景象使人感到，似乎是一场自然灾害猝然袭击了热火朝天的楼房工地，使工作戛然而止了，这种冷寂的空气同建筑工地的热烈气氛是极不协调的。钥匙果然放在一块木板下面，潮湿的雾气使谁也看不清这里发生的事情，提供了很好的掩护。费迪南取下钥匙打开了小木棚的门，炉子已经生着了，棚里空气暖和而适意，弥漫着上好木料散发出的清香。费迪南一进来就回身锁上门，又往炉里添了几块劈柴。“万一有人来，我就立刻把这些纸全扔进炉子里去，不会出什么的，你不用怕。再说现在谁也不会到这儿来，谁也听不见我们谈话，这里除我们之外再没有别人了。”

克丽丝蒂娜站在屋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一切都是做梦，而只有她面前这个男子是真实的。费迪南从衣袋里掏出几叠账簿纸，把它们展开，说道：

“请你坐下来好好听我说，克丽丝蒂娜。这是整个行动计划，我写得很细，修改了三次、四次、五次，我认为现在这个方案已经非常具体明确了。请你仔仔细细地从头到尾看一遍，一条一条地读，凡是你觉得不对的地方，就用铅笔把你的问题或顾虑写在右边，然后我们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细谈。这事干系重大，不能有任何一点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不过，现在我还想说点别的，说点在这份行动方案中没有写进去的东西。这只能由我们两人一起来谈，它只牵涉

到我们两个。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你和我，我们是一起干这件事的。因此，我们的罪是平等的，虽说按照法律恐怕你才算是真正的罪犯。你是国家职员，对此负有责任，受到通缉的是你，警方追捕的是你，在你的家庭成员面前，在任何人面前你被认为是罪犯，而我呢，只要没有同你一道被抓获，那就谁也不知道我是同案犯、唆使犯。所以你冒的风险比我大。你有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使你的生活开支有保障，退休后永远领取退休金，而我则是一无所有。因此，无论从法律意义上说，还是从——怎么说呢，就说上帝吧，无论从法律上说，还是在上帝面前，我冒的险都比你小得多。我们各自承担的份额并不相等。你承担的风险比我大，我有责任明确告诉你这一点，让你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性。”他发觉她这时垂下了眼皮。

“这一点我必须毫不含糊地告诉你，今后我也将不向你隐瞒任何一点危险。此外还必须明确：你所做的事或你我之所为是无可挽回的。这一步跨出去，就永远退不回来了。即使我们用这笔钱惨淡经营，赚它几百万先令，用五倍于我们窃走的款子退赔，你也一辈子休想再回到这里来，任何人都将不能宽恕你。干了这件事，我们就无可挽回地从那些过着安稳日子的人，从那些安分守己的、可靠的国家公民的行列中被驱逐出来，就要一辈子生活在险境中了。这一点你必须清楚。不论我们怎样想方设法保全自己，总是会出现意外，出现人确实无法估计、不可逆料的偶然情况，把我们一下子从那称心如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揪出来投入监牢，蒙受耻辱，遭人唾骂。冒这样的险是没有什么安全可言的，我们到了那边，过了国境线，并不是就有了安全，今天我们不安全，明天也仍然不会安全，永远没有安全。你必须看清这一点，就好像在决斗时看清对手的枪那样。枪弹打出来，可能打偏，也可能命中，但不管哪种情况，你总是面对着枪口的吧。”

他又停了一会儿，并竭力去看她的眼睛。然后他瞅着地面，谁都可以看出，他那放在桌上的手一点也不哆嗦。

“再说一遍，我决不愿让你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一点不能为你开保票，丝毫不能，也不能为我自己开保票。我们今天一齐铤而走险，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辈子拴在一起了。我们所以干这件事是为了获得自由，为了自由地生活——或许我们哪一天也愿意不受对方的约束而自由行动吧。甚至这种情形很快就出现也说不定。我不能替自己担保，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更不知道我一旦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今天我心中的这种不安分情绪只是由于郁积在胸中的闷气没能得到发泄而起，但它也可能一直存在下去，甚至还可能增强。我们互相了解还不深，我们不过是经常在一起呆上几个钟头而已，因此要说我们能够永远生活在一起、愿意永远生活在一起，就未免有点离奇了。我能对你作的许诺仅仅是：我会成为你的好伙伴，这就是说我决不会出卖你，而且决不打算强迫你去做你所不愿做的事。如果你什么时候想离开我，我是不会阻拦你的。然而我不能许诺永远留在你身边，我什么也不能许诺。我既不能许诺事情必定成功，也不能许诺你事后将会幸福或者安然无事，我甚至不能许诺说我们将不分离——我对你不能作任何许诺。因此，我现在并不是在鼓动你去干，恰恰相反，我是在给你泼冷水，让你清醒：你的处境比我不利，你将被认为是案犯，加上你又是女的，比我更有不便处。你冒的风险很大，这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我不愿将你引入歧途。我不想鼓动你。请你看看这份计划吧，看完好好考虑考虑再作决定。不过我要再次提醒你：你必须明白，一旦决定下来，就是不可挽回的了。”

他把写着计划的纸放在她面前。“请你抱着最大的怀疑态度、带着极高的警惕来读这份手稿，就好比有人想骗你上钩，让你签署一份对你很不利的合同那样。你看计划这段时间，我去外边走走，再一次看看这工地吧。我不愿这个时候呆在你身边，不想让你感觉到我的在场对你是一种压力。”

他站起来，没有再看她就走出去了。克丽丝蒂娜面前放着一叠账簿纸，折了几折，缮写得清清楚楚。她的心怦怦乱跳，只好稍等几分钟，然后开始读起来。

这份手稿写得十分工整，就像过去某个朝代传下来的文件一样，有折道处都折了起来。整个计划分成几章，每章都加了小标题，小标题下面用红铅笔划了线以醒目目：

- 一、行动
- 二、灭迹
- 三、在国外的措置及下一步计划
- 四、不幸败露时的处置
- 五、结语

第一章“行动”又分为若干小节，其余各章亦然。每一小节都编排好数码，像一份条约那样一目了然。

克丽丝蒂娜拿起稿子，从头到尾读起来。

一 行动

1) 选定日期：不言自明，行动的日子只能考虑放在某星期日或节假日的前一天。这样做可以使发现存款失窃的时间延迟至少二十四小时，从而赢得潜逃所绝对必需的领先时间。由于邮局是六点关门，就有可能赶上开往瑞士或法国的晚班直达快车，此外，十一月天黑得早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十一月为旅游淡季，差不多可以确有把握地预计，夜间列车在奥地利境内行驶时，车厢里我们的隔间内再无别的乘客，这样一来，报上登出失盗消息后便很难找到证人提供外形描述。如果进一步考虑，那么国庆节（邮局休息）前一天，即十一月十日是个特别有利的日子，因为选定这一天，到达国外就是一个工作日，其优点是可以不大引人注目地购置第一批物品，进行化妆和改装。这样看来，似应尽可能隐蔽地拖延邮局各种收入款项的上交日期，以便采取行动时获得尽量多的钱。

2) 动身出走：毫无疑问，出走必须分头进行。我们两人都只买短程票，先买到林茨，从林茨又只买到因斯布鲁克或边境，从边境再买到苏黎世。看来你必须多提前几天购买去林茨的车票，或者最好由我代买，以便售票员（他无疑是认识你的）无法提供你真正的去向。关于其他掩人耳目、消灭痕迹的做法详见第二章。我在维也纳上车，你在圣珀尔滕上车，列车在奥地利行驶的整整一夜我们不交谈一句话。考虑到以后的追查，这样做非常重要，可以避免有人知道或猜到本案有同案犯，这样一来追查工作便始终只是针对着你一个人、你的姓名、你的个人特点进行，而不会怀疑到我们在外国扮演的那对夫妻了。另外，列车进入外国境内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需在列车员和其他官员面前避免露出任何表明我们是一起旅行的迹象。只有边境检查员例外，因为我们要出示共同的护照。

3) 证件：当然最好除我们的真护照以外再弄到假护照。然而现在没有时间了。可以等到国外再设法。但是，在任何边卡当然决不能亮出霍夫莱纳这一姓氏，相反，我作为完全清白无辜的公民，则可以在任何地方填写我的真实姓名。我要在我的护照上作一点小小的改动，以便将你的名字和照片加进去。橡皮公章我可以自己制作，我从前是学过木刻的。此外，我还可以将我的姓氏法尔纳的首字母F稍加涂改（我查看过了，完全是可行的），使它看起来和K没有什么区别，而变成姓“卡尔纳”，这样一来，即使以后出现我现在认为是不可能的那种情况（见第二章），这个姓氏也会把人引到一个完全无关的方向去。改动过的护照就是以夫妻面貌出现的我们两人的共同证件，它只需使用到我们将来在某一海港城市弄到假护照时就足够了。如果钱够用，两三年内办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4) 款子的携带：行动前最后几天要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尽可能做到把钱都换成大票，一千先令或者一万先令面额的，以减轻行动时的负担。这大约五十张到两百张钞票（视一千先令钞一百先令钞的多寡而定），在旅途中由你分散装在皮箱、皮包里，或者至多再缝一部分在帽子里，用这个办法应付目前手续比较简单海关检查显然是足够了。沿途我将在苏黎世车站和巴塞尔车站兑换一批钞票，这样我们到达法国时已带有外币，不必在那里某处为购置第一批必需品而过于引人注目地去兑换大量奥地利货币了。

5) 逃亡的第一站：我建议定为巴黎。它的优点是毋庸周折，一趟火车直达，从而能在事发前十六小时、张榜缉拿前大约二十四小时就已抵达那里，而且有一定的时间置备必要物品进行改装和完全改变外貌特征（这一点将只涉及你）。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所以我们可以避开专为外国旅游者开设的旅馆，而到一家郊区旅店去投宿，这就不太引起注意了。巴黎的优点之一是过往旅客特别多，因而对个别人进行监视几乎是不可能的，另据朋友告诉我，巴黎对申请居留的规章执行起来也比较随便，不像德国那么严，那些德国房东，甚至整个德国民族，都是生性喜欢刨根问底，事事要求一丝不苟的。此外，德国报纸对一件奥地利邮局盗窃案大概也会比法国报纸报道得更详细些。等到报上登出第一批消息，我们很可能又已经离开巴黎了（详见第三章）。

二 灭迹

最重要的是必须给当局的追查制造困难，尽可能将其视线转移到错误的方向，任何虚假的踪迹都可以延缓追查工作的进度，而事过若干天之后，关于作案人外貌特征的描述就会在国内外，特别是在国外完全被遗忘了。因此，一开始就充分估计到当局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对策，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按常规，当局将从以下三方面开展其追查工作，1) 彻底搜查住宅，2) 向所有熟人进行查询，3) 追查同谋者。因此，仅销毁家里的全部证据是不够的，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打乱侦破工作的步调使之走入歧途。这方面的措施包括：

1) 护照签证：任何刑事犯罪一经发现，警方都会立即向所有外国领事馆进行调查是否近期曾为嫌疑犯签发过入境签证。本案的在逃嫌疑犯为H①。由于我不是用H护照，而是以我自己

的名义去申请法国签证（关于我参见本章第五节），这样做我至少暂时不会引起怀疑，所以，根本不去为H护照申请签证实际上也就行了。然而因为我们想把警方的追踪活动引向东方，我将用你的护照为你申请罗马尼亚入境签证，其结果自然是，警方的追踪搜查将首先集中在罗马尼亚方向以至整个巴尔干半岛方面。

①H，即霍夫莱纳（Hoflehner）。

2) 为了增强警方这一推测，你最好在国庆前一天向布加勒斯特发一封电报给布兰科·里克济奇①——布加勒斯特火车站留局待领。电文是：“明日下午偕行李抵达，车站接。”可以确有把握地认为，当局一定会对这几天从你的邮务所发出的全部电报和电话逐一进行检查，从而迅速发现这封极为可疑的电报，这将使他们相信：第一，发现了一个同伙，第二，逃跑的去向已经掌握。

①虚构的罗马尼亚人姓名。

3) 为使当局对这个于我们至为有利的错误判断更加深信不疑，我用伪装笔迹写一封长信给你，你细心地把这封信撕成很小的碎块，再把这些碎片扔到字纸篓里。刑警是必定要搜查废纸篓，把碎纸屑对起来的，这样，虚假的迹象便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4) 动身出走前一天，你悄悄到火车站打听一下是否发售去布加勒斯特的直达票、票价多少。无疑，车站售票员将出面作证，从而更加有利于加强我们布下的迷阵。

5) 在旅途中你是以我的夫人的身分出现、以这个身分呈报有关当局的。为了使我完全摆脱与本案的干系，只需做一件小事就够了：据我所知，没有人见到过我们两人在一起，而且除你姐夫外谁也不知道我们相识。为了迷惑你的姐夫，我将在今天去找他，向他告别。我告诉他，我终于在德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职位，就要动身前往了。我也将和我的房东太太结账，付清全部欠款，并给她看一价电报。由于我从你动身前一星期起就不再露面，我们两人之间有任何联系的可能就完全排除了。

三 在国外的措置及下一步计划

详细的规定只有在现场才能作出，此处只提几点一般的考虑：

1) 外貌：我们必须在衣着、谈吐、举止上装成中产阶级小康人家的模样，因为这样的人最不起眼，既不太讲究，也不太寒酸。而主要的是我将冒充一个很难被怀疑同盗窃案有瓜葛的阶层的人士：我要扮演一个画家。一到巴黎我就买一个轻便的小画架、一把折叠椅，再加上油画布、调色板，这样一来，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职业部一目了然，无需多问。况且，法国和一切风景优美的地方一年到头都有成千上万的画家在活动，这就使我们比较容易混迹其间，并且一见面就能引起人们某种好感，如人们对那些与众不同而又没有什么危险性的人物常有的感觉那样。

2) 我们的衣着也必须符合这一身分。绒布或亚麻布上衣，稍微突出一下艺术家的派头，此外就不要任何引人注目的服饰了。你还要以助手的面目出现，替我拿画盒和相机。这号人是不会有谁打听他们的行踪和意图的，他们寻找僻静的地方不会有人感到奇怪，说话带外国口音也不会有人特别注意。

3) 语言：我们应尽可能只在无第三者时交谈，这一点极为重要。无论如何要避免让人发现我们用德语谈话。在人前交谈时最好是用我们小时候都会的那种儿童语言，这种话外国人不仅听不懂，而且也无法猜出你我讲的是哪国话。住旅馆要尽可能住拐角房间，或者邻室无法窃听的房间。

4) 经常变更居留地：经常变更居留地是必要的，因为超过一定的期限就可能有纳税的义务，这虽说与我们这件事毫无关系，但总归是会带来一些不愉快的。居留期限一般以十至十四天为宜，在较小的地方不超过四周，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避免同旅馆人员过分熟识。

5) 现款：在我们还没有租到银行保险箱之前，现款必须由两人分开携带，而租用保险箱至少在头几个月内是危险的。不言而喻，钱不能装在钱包或敞开的衣兜里，而必须缝进鞋里子、帽子或衣服中去，这样一来，如果遇到意外的搜身或者任何别的难以预料的不幸事件，在我们身上发现较多的奥地利货币时，也不致产生进一步的怀疑。兑换货币必须从缓，务必谨慎从事，而且只能在较大的地方如巴黎、蒙特卡洛、尼扎等处，决不能在小城市进行。

6) 要尽量避免结识人，至少在头一段时间必须如此，直至我们设法弄到新证件（据说在港口城市较为容易），离开法国到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去。

7) 现在就对我们将来的生活方式提前作出规划是多余的。根据我到目前为止所作的估算,如果我们保持不讲排场的中等生活水平,这笔钱可以维持四年到五年,在这段时间内,今后事态如何发展当会有个眉目。必须尽早设法把钱存放起来,取代全部现款带在身边这一方式,这无论如何是相当危险的。然而只能在找到绝对安全、隐蔽的办法后才可实行。最初一段时间需要极度谨慎、严密隐蔽、经常检查,半年以后就可以放开手脚自由行动了,那些可能发出的通缉令也都被人忘记了。还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提高外语水平,逐渐改变自己的笔迹,克服心中对所扮角色感到的陌生和拘谨。可能的话,最好再学会一技之长,这样就可以采用另一种生活方式、从事另外的活动了。

四 不幸败露时的处置

从事这样一桩无异沙上筑台、毫无把握的冒险行动,必须一开始就作好失败的准备。危险情况究竟何时出现、来自何方,不可能依靠神机妙算事先得知,而只能随时根据具体情况一一商量对付。不过可以大致掌握几条基本原则:

1) 如果由于某一偶然的原因或失误,我们在旅途中或变换居留地时失散了,那么就应当各自立即返回最后一次共同过夜的地方,到那里后,或者在火车站等候对方,或者写信给对方(到该市邮政总局领取)。

2) 如果不幸我们的行踪被发现,即将被捕,那么我们那时必须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可以采取最后一着。我平时手枪不离身,睡觉时也总放在身旁。我也为你预备好毒药氰化钾,你可以悄悄装在粉盒里随身携带以防不测。心里有了这个底。随时都可以采取我们原先决定采取的行动,我们就能在任何时候都活得更踏实些。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反正是下定了决心,决不再回到铁丝网或者铁窗内去了。

万一出现另一种情况,即两人中一个被捕,而另一人不在场,那么后者就要承担起伙伴的义务:立即逃走。要是出于不恰当的儿女之情前去自首,以便与伙伴同甘共苦,这样做将是极大的错误,因为,一个人的负担终究要轻些,在仅仅被拘留时也比较容易设法为自己开脱。此外,尚未失去自由者可以帮助灭迹,可以给被捕者送消息,甚至还有可能帮助他越狱。自愿放弃自由,放弃那我们不惜为之冒最大风险的自由,是荒唐的行为。要自杀是不愁没有时间的。

五 结语

我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采取这次冒险行动,是为了获得自由,至少是获得一段时间的自由。这个自由概念也包括我们相互间的人身自由在内。如果两人中某一出于内在的或外在的原因,感到同对方一起生活十分别扭或不堪忍受,那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脱离对方。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铤而走险全然是自觉自愿,没有强迫,没有向对方施加任何压力,每人都只对自己负责,因此,无论何时,谁也不能在口头上或内心里责备对方。我们从第一分钟起就平分所得钱财,以便每人都保持自由,同样地,我们也要平分责任、平分风险,各自承担自己行动带来的一切后果。

我们每时每刻都确信自己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对方的事情,而仅仅做了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惟一正确、顺理成章的事。对于整个未来的计划和安排来说,这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负责了。抱着心虚理亏的想法去冒这样大的风险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受对方约束,经过充分的考虑,确信这条路是惟一可行的、正确的,我们才可以走上这条道路,才必须走上这条道路。

她放下这一叠纸,抬起头来。他已经回来了,在一旁抽着香烟。“再看一遍吧。”她听从了。等她再一次看完了稿子,他才问她:“一切都清楚、明白吗?”

“对。”

“你觉得里面还缺点什么吗?”

“不,我看你什么都想到了。”

“什么都想到了?不对,”——他微微一笑——“有一点我忘了写进去。”

“是什么?”

“哎,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任何计划都有一点欠缺。任何犯罪行为都有一点破绽。只是事先不知道在哪里罢了。每个罪犯,不论多么狡猾,总是会犯一个小小的错误的。他把他所有的证件都收走了,却偏偏把他的护照落下了;他估计到了一切障碍和阻力,但往往忽略了最明显、最不成问题的一点。谁都会有一点疏忽闪失。所以,大概我也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吧。”

她声音里充满了惊讶。“那么你觉得……你觉得事情不会成功……?”

“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事很难。走另外那条路要容易些。违抗自身的规律,几乎总是失败的——我这里说的不是法律和法规,不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和警察。这些都是可以对付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内部规律:这个是往上的,那个是向下的,该高升的总是会高

升，该垮台的总归要垮台。我这辈子还没有过什么成功，也许这是命中注定了的，甚至可以说，大概我们是气数尽了，非完蛋不可了。如果你真心实意地问我，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相信我是个有朝一日会非常幸福的人，也许幸福压根与我无缘，有这么一个月、一年、两年的好日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我们决定去冒险，那么我也不是想着什么将来活到白发苍苍、年逾古稀，在绿茵环抱的温暖家庭中颐养天年，在美满幸福中了此一生之类，我只是想到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只是延缓一下我们用手枪来结束一切的时间而已。”

她安详地看着他。“谢谢你，费迪南，谢谢你对我这样真诚。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慷慨激昂地大讲一通，那我反而不信任你了。我也不相信我们会长期一帆风顺。每当我设想这件事，总是想到一半就被严酷的现实拉回来。也许我们打算做的事是白费力气，毫无意义。可是不这样做，照目前这样生活下去，就更没有意义了。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出路。所以说——你可以指望我的合作。”

他看着她，目光清澈、明亮，但没有喜悦。“永不反悔？”

“决不。”

“那么星期三，十号，六点钟？”

她毅然地、坦然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向他伸出手来。

“对。”